



康乃馨译丛

文学系列

eles, e b...
o, por nome Louren
us Alcantaras, e hum
fco, e bñ Clerigo.
ay e amay donos
ois o Bay
ente feito
lentrão
em nob
molber



盲人的峡谷

BARRANGO DE CEGOS

阿尔维斯·雷多尔 / 著

吴志良 吕平义 孙成敖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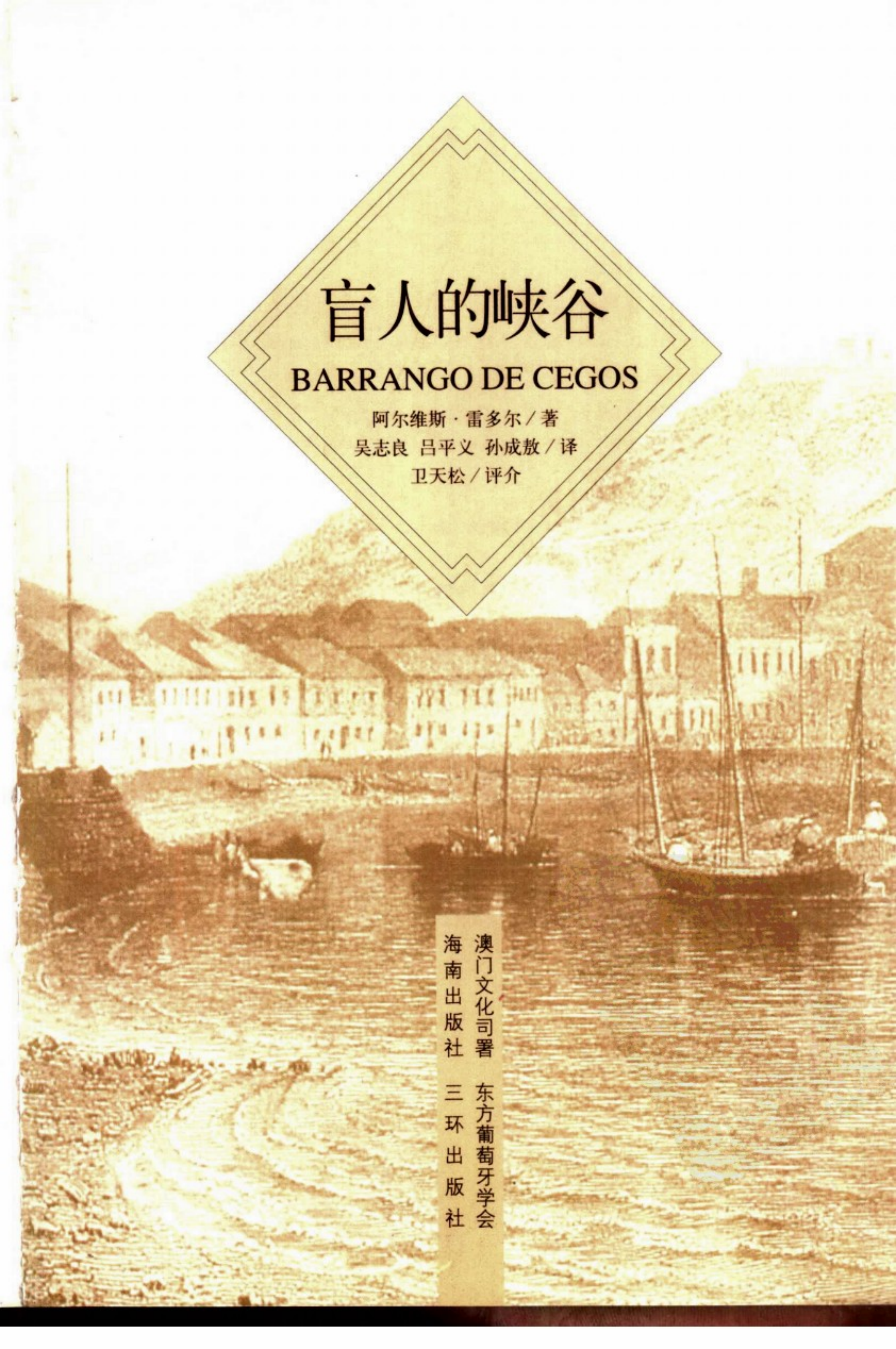
卫天松 / 评介



Handwritten text in a script, possibly Portuguese or Spanish, including words like "mandado" and "aprimo".



澳门文化司署
海南出版社
三 环 出 版 社
东方葡萄牙学会



盲人的峡谷

BARRANGO DE CEGOS

阿尔维斯·雷多尔 / 著
吴志良 吕平义 孙成敖 / 译
卫天松 / 评介

澳门文化司署 东方葡萄牙学会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盲人的峡谷/(葡)阿尔维斯·雷多尔著;孙成敖等译,一海南:
海南出版社,2000.4

(康乃馨译丛/林宝娜统筹)

ISBN 7-80645-477-2

I. 盲… II. ①雷… ②孙… III. 传记文学-葡萄牙-现代
IV. I55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1664 号

盲人的峡谷

阿尔维斯·雷多尔著

吴志良 吕平义 孙成敖译

责任编辑:黄宪萍 刘 靖

插图:徐智勇 钟 凯 顾问:余 安

澳门文化司署 东方葡萄牙学会 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570105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年4月第一版 2000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25

字数:190千字 印数:10000册

ISBN 7-80645-477-2/1.50

定价:28.5元

盲人的峡谷



评介：作家与作品

“歌唱

就是推动时间与未来的城市相遇

让我们的生活更快地向前”

卡洛斯·德·奥利维拉

一、阿尔维斯·雷多尔与新现实主义文学

1939年，阿尔维斯·雷多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雇农》问世，开了新现实主义——葡萄牙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称谓——文学创作的先河。

自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起，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报刊上撰文，批判所谓的“新人文主义”所表现出的一种文学观点。

20世纪初期，文坛为现代主

义即先锋派文学所占据，他们主张取消传统，否定学院派作家和文学大师，极力追求标新立异。

这一文学主张走向极端便是为艺术而艺术，换言之，即主张文学的独立和远离现实。在葡萄牙，这种现象发生在被称为第二代的现代主义作家身上，他们以文学杂志《现场》为核心，埋头于探索人的心理状态和个体的存在，力求远离社会与政治。与现场派作家相反，新现实主义作家主张文学要参与进步的社会运动。他们指出，任何一种艺术都并非没有倾向性，包括先锋派文学所主张的那种美学。

还要指出的是，欧洲当时的社会与政治局势导致知识分子采取了极端的立场。在 30 年代，面对自由派的危机与贬值，许多知识分子被吸引到法西斯阵营或是共产主义一边。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他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残无人道，都力求寻找一种群体行动，使其重新产生一种团结一致和情同手足的感觉。

在文化领域，苏联作家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1934），著名小说家马克西莫·高尔基主持会议，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立为文学创作的范例；在政治领域，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呈上升态势，西班牙发生内战（1936——1939），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9)。上述事件引起了震动，为文学创作与政治活动产生一种紧密的结合创造了合适的气候。

自 1927 年起，受法西斯主义启示而建立的独裁政权在葡萄牙得到加强。这一独裁政权自称为新国家，其思想基础是主张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和解，维护农业世界——即农村——有如神话的价值观念而反对城市，赞扬其海外的帝国体制。

新国家通过镇压机构强制推行独裁统治，这便引起了社会不同阶层，特别是新一代的新现实主义知识分子的反抗。

在新国家独裁政权的统治下，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主张艺术要干预政治和社会，以此来反对法西斯极权主义推行其意识形态的作法，反对其艺术要服务于政治的创作纲领，例如 1940 年，新国家在里斯本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展览，题为《葡萄牙世界展览》，目的旨在为其思想宣传服务，特别是为维护其海外帝国统治服务。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强烈地要确立自己的地位，正是在这种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下，新现实主义从被剥削阶级的立场出发作为一种战斗艺术应运而生。与前一代主张艺术的绝对独立和对抽象的人特别感兴趣的作家们相反，新现实主义作家主张要把人作为历

史进程中的群体加以生动的描写。

20 世纪 40 年代，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在文化上的蒙昧主义和法西斯压迫（一党制、政治警察、新闻检查、出版物由国家控制，等等等等）的笼罩下，葡萄牙的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五。基于这种背景，新现实主义作家一方面要对政府的霸权进行批评和抵制，另一方面又力图通过他们的作品使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也能够参与其中。

葡萄牙劳动者不仅在社会中扮演主要角色，而且也是文化艺术的主人公，为他们的尊严而战斗乃是新现实主义作家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因此，第一代的新现实主义作家特别关注社会题材，并使自己的作品甚至在语言上都要贴近劳动者。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劳动者，同时劳动者也是其作品的主要读者。

葡萄牙新现实主义作家不仅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而且还接受了其它方面尤其是巴西艺术家——包括画家与作家——的影响。巴西的艺术家们也强调要成为被剥削者的代言人，尽管与苏联的模式相比，他们使用的语言更为现代化。

选择使用新现实主义的称谓而避免提及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为了骗过书刊检查，同时也表明这种新的现实主义把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奉为自己的楷模，他

们将从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中寻求叙述和描写的方法。然而，19 世纪的现实主义把人描写成是受遗传和环境因素所决定的生物，新现实主义则与此相反，认为人是其自身历史的主宰，有能力参与社会的变革，文学的任务就是说服人们要为自己的命运而斗争。

二、《盲人的峡谷》中的里巴特茹地区的景色

法西斯主义把农村描写成是一个幸福、和谐和价值观念高尚的神奇之地，新现实主义作家要讲述的却是农民所受的剥削、他们每况愈下的生活条件和与此同时萌生的一种变革的希望。

阿尔维斯·雷多尔的大部分小说都把农村场景安排在葡萄牙的一个地区——里巴特茹——其特点是那里的大庄园主们拥有强大的权势和无恶不做。

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雇农》中，讲述了一群农民（经济上处于衰落的农村少量土地的占有者）的故事。这些农民每年都要由里巴特茹地区的北部南下，到沼泽地区出卖劳动力充当割稻工。这些“雇农”因为经济原因而在本国内迁徙，大庄园主们对待他们的粗暴和不人道的方式加剧了他们的痛苦历程。他们饱受压迫之苦却不知道要从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因此便要由一位“具有叛逆精神的割稻工”象征这群人所

能够具有的觉悟。概言之，这正是几乎所有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模式：一个剥削的场景，一群被剥削者和一位主人公（正面英雄），这位主人公体现了这一群体有能力自我解放的前景。

新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尤其是 40 年代的作品，都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模式：一方是统治阶级，他们是恶的纯粹象征；另一方是被剥削者，他们被赋予了深刻的心理内涵，同时又是未来世界的希望。

《雇农》（1939）与《盲人的峡谷》（1962）的问世时间相隔了二十余年，尽管这两部作品有其前后相一致的地方（大庄园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辩证关系），但是其不同之处也是十分显而易见，后一部作品显示了作家在叙述技巧上已日臻成熟。

《盲人的峡谷》也选择了里巴特茹地区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描写了那里的沼泽地和田野，描写了那里的开渠工和雇农。里巴特茹是人间悲剧的发生之地，大庄园主对农民的压迫则是造成这种悲剧的主要根源。如果不反对文化的全球一致，一个世界就将失去它的丰富多彩和独创性，当这一世界里的自然及社会景色特点也能够起到强调一种地区差异的作用时，阿尔维斯·雷多尔的作品里的里巴特茹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地区的含义，而且还成了一种文学的象征。

三、《盲人的峡谷》的意义

这部小说以《马太福音》中的一个题词作为全书的开篇（“放他们去吧，他们是盲人又是盲人的向导；如果一个盲人领着另外一个盲人，那么两个人都将跌入峡谷。”），《盲人的峡谷》这一书名即由这一题词演变而成。这种盲症不仅是走向没落的农村贵族阶级的一种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因为总向后看而失去了暂时动力的社会的一种更为广泛的象征。

故事发生在1891年年初，以主人公迪奥戈·雷尔瓦斯的女婿鲁伊·波尔特拉·阿劳若的葬礼作为开始。鲁伊·波尔特拉·阿劳若未能顶住那一年葡萄牙发生的财政危机，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被拖入破产的境地。葡萄牙银行的储备告罄，欧洲也同样经历着全面的危机：生产过剩、通货膨胀，等等等等。

死去的女婿是迪奥戈·雷尔瓦斯大女儿的丈夫，当时他的大女儿年仅二十岁，却已有了两个孩子并且又怀上了第三胎。葬礼刚一结束，太阳宫的主人迪奥戈·瓦尔雷斯便与另外四个大庄园主聚会，讨论经济形势和选择将要走的政治路线。他们一致认为，国家财政的衰竭要归咎于共和党人的暴乱以及在进步方面（建筑铁路、工业化……）的多余投资，因此他们认为

这乃是国家的不幸。

迪奥戈·雷尔瓦斯就这样成了反动的、抵制进步的、和以农业立国的化身，也是对土地加以同样神话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的葡萄牙的化身。这位老庄园主的政治哲学信条是：“整体的平衡在于农村，在于务农的人和他们的奴隶。”

与工业进行对抗就是反对修建铁路，反对创办报纸，甚至是反对生产洗衣机——在迪奥戈·雷尔瓦斯看来，洗衣机是“抢了穷人活计让他们受苦受难的魔鬼”。鉴于工业“把人拖向深渊”，助长了“尽快获利”的期望，特别是唤起了“工人们的荒唐想法”，因此，迪奥戈·瓦尔雷斯坚持反对工业乃是期望固有的价值观念能够保留下来。对他而言，和进步的所有其它形式一样，发展工业和建立共和国都是无政府状态的同义词。

反对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前进，迪奥戈·瓦尔雷斯为捍卫一片净土（阿尔贝巴拉的神圣土地）而战斗，以使其免于受到工业以及与工业相一致的观念的玷污。一方是一块给人以错觉的圣洁之地（其家族的男性成员不准有任何婚外恋情的幻想），另一方是由其他人居住的外部世界，这些人对这块广袤的农村土地上祖辈相传的秩序构成了威胁，小说正是以这两方的对

立为出发点建构而成。迪奥戈·瓦尔雷斯偶尔也与进步结盟，他所以这样做乃是为了加强其财政权力，但却永远不允许使这个盲人世界的纯贞观念发生动摇。

当然，这种封闭作法和纯贞的幻想并不能阻挡着农业无产阶级的前进步伐，因此小说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讲述了 1891 年至 1910 年间所发生的事情，体现了迪奥戈·雷尔瓦斯由兴盛（《鼎盛时刻篇》）走向衰落（《痛苦时刻篇》）的经过。

第三部分（《荒唐时刻篇》）是迪奥戈·雷尔瓦斯死后的一种类似荒诞的结局，企图通过其孙子的形象表明，尽管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然而大庄园主雷尔瓦斯家族却能使他们的世界得以永存。

《盲人的峡谷》是以一个真人为基础写成的传记体小说，但却用这个人物象征性地代表大庄园主们所拥有的权力，不仅仅是小说里选择的那一时期所拥有的权力，而且在小说出版的 60 年代也依然如此，并且在葡萄牙一直延续到 1974 年爆发民主革命才告完结。

小说再现了在变革面前大庄园主们的失盲状态，再现了一个不合时宜且并非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永恒的农业上帝继续在舞台上杜撰着故事，他可以令时间周而复始地循环，并能废止历史的责任。

（作者：卫天松 译者：孙成敖）

书名：盲人的峡谷

Título: Barranco de Cegos

作者：阿尔维斯·雷多尔

Autor: Alves Redol

出版：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

Edica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Editora de Hainan

类别：康乃馨译丛——葡语作家丛书文学系列之二十五

Colecao: Colecao Cravo –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25)

统筹：林宝娜、姚京明

Coordenacao: Ana Paula Laborinho, Yao Jingming

中文翻译：孙成敖等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Sun Cheng Ao

评介：卫天松

Apresentacao critica: Vitor Vicoso

封面：康笑宇、马伟达、邱小强

Capa: Kang Xitoyu, Vitor Marreiros e Qiu Xiaoqiang

植字、排版及印刷：海南出版社、北京博诚印刷厂

Fotoposicao, montagem e impressao: Editora de Hainan,
Tipografia Bocheng de Beijing

印数：一万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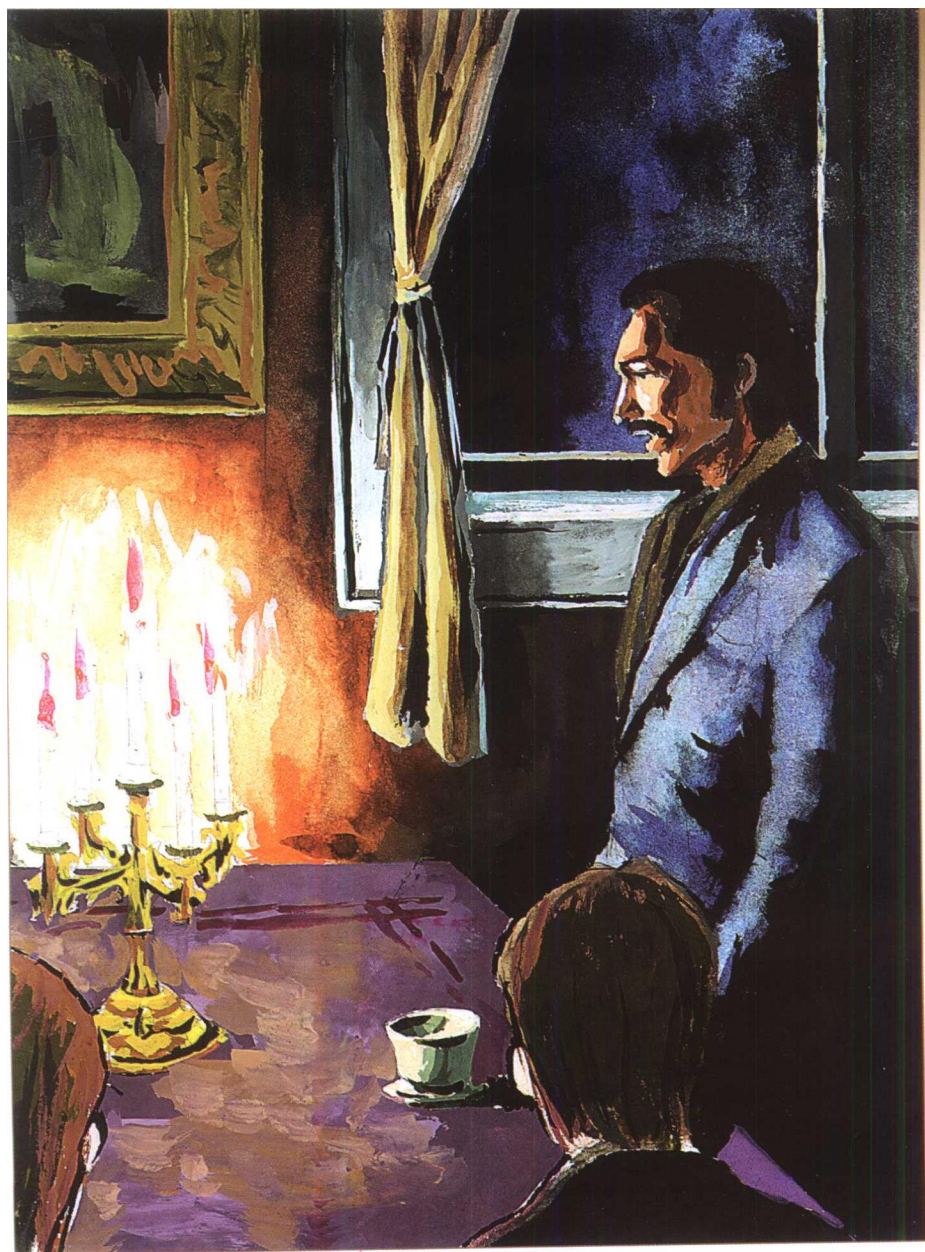
Tiragem: 10000 exemplares

第一版：澳门、海口（中国，海南），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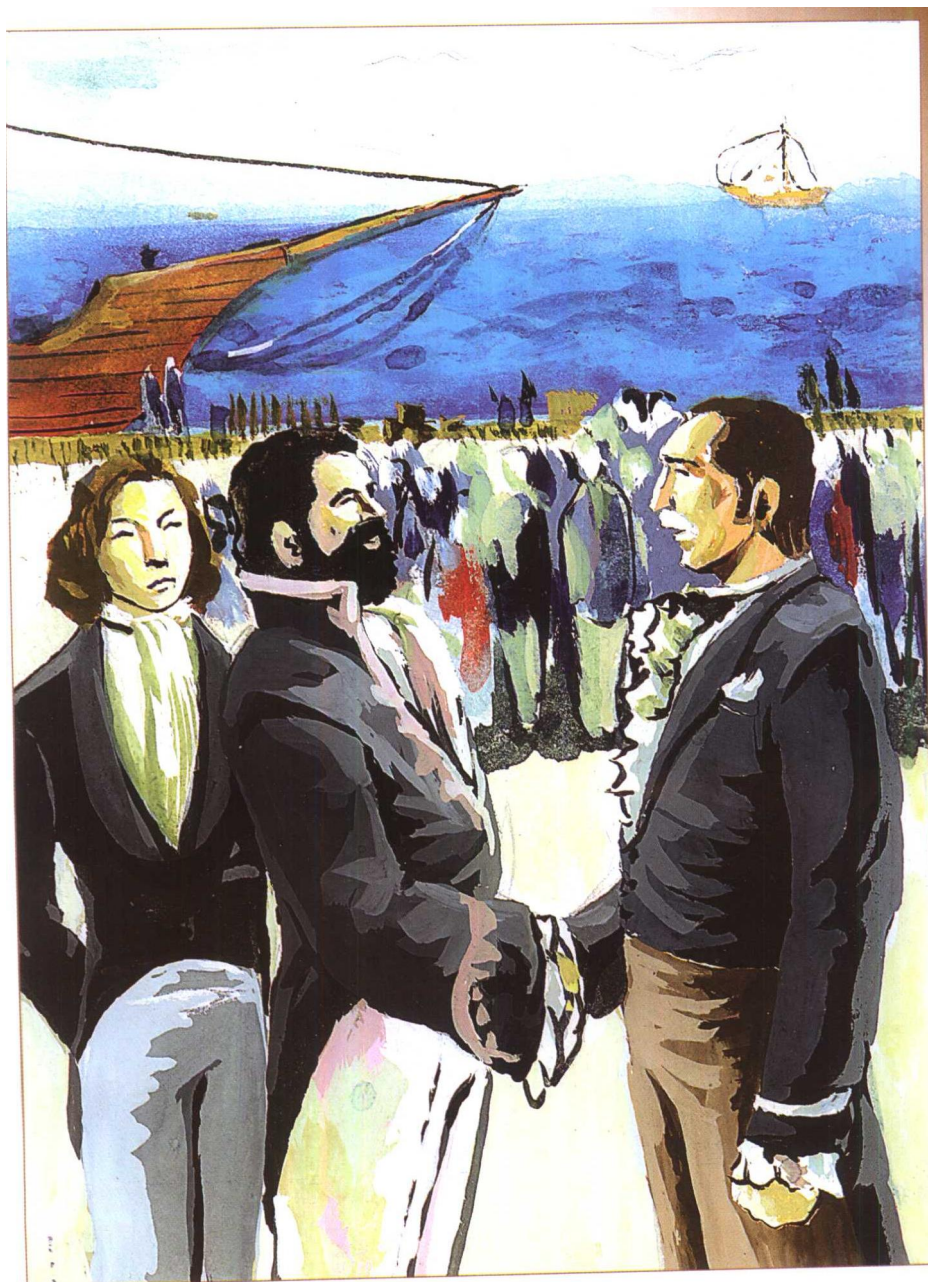
1.ª Edicao: Macau, Haikou (Hainan, China), 2000

ISBN: IPOR: 972 – 8013 – 48 – 5

ICM: 972 – 35 – 0296 – 8







目 录

评介：作家与作品	(1)
作者的主要作品	(1)
盲人的峡谷	(1)

第一卷 鼎盛岁月

第 一 章	一个《凄怆的星期》	(1)
第 二 章	我们手里有什么牌?	
	“诸位想干什么?”	(12)
第 三 章	四风亭	(38)
第 四 章	全家福	(53)
第 五 章	埃米莉娅·阿德拉德日记中的秘密	(63)
第 六 章	事实犹如女人, 需要梳妆打扮	(69)
第 七 章	每个男人的心灵里都有一匹马	(79)
第 八 章	两位牛倌请求进入罗曼史	(93)
第 九 章	去马德里的斗牛群	(109)
第 十 章	一个男人有两个影子	(123)

第十一章	如此的闲情逸致导致的小小恶习·····	(137)
第十二章	此处能知道神父的小小报复·····	(148)
第十三章	米格尔分子的故事·····	(159)
第十四章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73)
第十五章	能看得见不幸和美好事物的地方·····	(188)
第十六章	一只漂亮的狼·····	(205)
第十七章	驯马场里的马和女人·····	(217)
第十八章	汗水能够浇灌出花朵·····	(229)
第十九章	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又写日记了·····	(246)
第二十章	蜘蛛要把网织到哪里呢?·····	(251)
第二十一章	自负得有点陶醉了·····	(267)
第二十二章	侏儒认为泽·佩德罗的星相不好·····	(277)
第二十三章	两个小时的爵位·····	(288)

第二卷 痛苦岁月

第一章	站在真实和表面的镜子之前·····	(307)
第二章	爱与死的会合之处·····	(317)
第三章	害怕日光·····	(323)
第四章	阿尔德巴拉的庄园是主持公道的地方·····	(334)
第五章	爱情和友谊的小小迷宫·····	(349)
第六章	邪恶的思想和邪恶的人·····	(358)
第七章	苦恼的线团·····	(370)
第八章	或许风也刮进了田园·····	(380)
第九章	一对情人重逢的地方·····	(393)
第十章	猎取野兔·····	(404)
第十一章	猎取女人·····	(424)
第十二章	无头身躯里潜在的一丝生命·····	(435)

第十三章	关于复仇的简短对话.....	(441)
第十四章	庄园主不让别人分担复仇责任.....	(452)
第十五章	这样好.....	(464)
第十六章	奶奶对我讲.....	(472)
第十七章	现在我们还有什么呢.....	(476)
第十八章	进入无政府状态的王国.....	(489)
第十九章	我们真的该干些什么呢?	(500)
第二十章	自食其果.....	(513)
第二十一章	分庭抗礼的马.....	(524)
第二十二章	蛀虫的继续吞食.....	(533)
结 论		(535)

第三卷 荒唐岁月

第一章	老太龙钟的主人.....	(537)
第二章	胡须燃烧的马获得自由的恶梦.....	(544)
第三章	小小启示.....	(553)
第四章	老人去世的地方.....	(562)
第五章	载誉而死之人光荣.....	(571)
第六章	六代人的交接点.....	(576)
第七章	猫和鸟干的坏事.....	(583)
第八章	和平, 甜蜜的和平.....	(586)
编者的话		(589)

盲
人
的
峡
谷



第 一 卷
鼎 盛 岁 月

第一章
一个《凄怆的星期》

他不希望送葬的队伍走向阿尔德巴拉墓地。不是所有的人死了以后都配安葬在同样的墓穴里。这虽然使活着的人深感痛心，但又实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死而言，人们不尽相同。就是在上帝面前，也同样如此，要是上帝没有睡着的话……

和整个阿尔德巴拉村及其周围的一切一样，那块墓地也是属

于他家的。不用提醒女儿，是他主宰着那里的一切。他已经为女婿选定了墓地：将他放到其亲属墓室的棺木边上，那些人和他一样无足轻重。按照家族的规矩，只有配得上穴葬的人，才被深深地葬到墓穴中去。他不应该打破这条由爷爷传下来的规矩，可以这样说，从15岁起，他就总是咬紧牙关，孤身奋战，在残酷无情的斗争中，从来没有俯首低眉地后退过一步。

他知道，胜利终将会属于自己。他并不清楚敌人都是些什么人，但他觉得自己踩在地上的双脚坚定有力，而且必须坚定有力，牢牢地稳住自己的阵脚。唉！是的，他放弃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安逸生活，以及年轻人所希冀的很多东西。自从那天在庄园的大门口看见父亲浑身是血、奄奄一息而不吭一声地被马内尔·方丹戈背回家时起，他已熬过了不知有多少个难以忍受的艰辛时刻，把泪水咽到肚子里，不让一滴滚出眼眶。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件事发生在1月，确切地说，是1月13日下午5点25分，一匹鼠灰色的牝马受惊狂奔时，把他父亲从马背上甩下来，‘撞到一棵橄榄树上，摔死了。于是，二十九年以来，他便一直是一家之长。

只有做出了相应贡献的主人及仆人才有资格被葬到墓地顶端——这块能俯瞰玉带似的特茹河及其两岸

平原的地方。凡是被葬到这里来的人，不论是谁，墓穴都是一模一样的。是的，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死后是平等的。几乎是肩并肩地长眠在那里，上面覆盖着平整光滑的墓石。他们的墓穴之间只有一巴掌宽的间隔，每个墓穴顶部中央都竖着一个十字架和一块文字简略的墓碑。有些得宠的仆人的墓碑反而比主人家族人的还要考究。活着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会情不自禁地从心底里默颂起上帝来。

“这是人死后延续生命的唯一最好的办法。”每当有人同迪奥戈·雷尔瓦斯谈起他家的墓地时，他总要说出这样一句话。

现在他紧跟在女婿鲁伊·波尔特拉·阿劳若的灵柩后面，近似骄矜地高昂着头，仿佛要从远方的天空里，找到能够预测凄怆的星期之后所要发生的事情的迹象。

发病似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到银行去提款。为了能在银行门口得到几枚金币、或在提款处前面的长长队伍中占个位置，他们往往大打出手。所有人都只想提取而不肯支付。有位名叫弗雷塔斯·多斯·塞雷亚伊斯的——眼下还有谁不知道弗雷塔斯这个名字呢？——；因为某个银行现款短缺，没法支付他的一张支票，他便在银行董事办公室门口，仿佛演出一场

情节离奇的戏剧似的，突然对准董事的脑袋开了一枪。他的女婿确实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尽管直到那时，他还因为在铁路和金融界得到的收益而洋洋自得，可是，当储户们第一次争先恐后地到他有股份并任董事的银行提款时，他就如惊弓之鸟，躲在家中，竟活活地被吓死了。谢天谢地，幸亏他在答应将 17 岁的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嫁给鲁伊·波尔特拉·阿拉若时，向他提出了夫妻财产分割的要求。现在他的女儿还只有 20 岁，却已经守了寡。等待这个已有两个孩子又怀着身孕的她，将是什么呢？他能保护那些孩子吗？当然，这并不单就他们的财产而言，而是说是要保护他们不沾染上阿劳若家族那种好逸恶劳、浮夸自大的毛病。

迪奥戈·雷尔瓦斯默默沉思着。

陪伴着他的是送葬队伍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还有死者亲属因悲伤而不时响起的阵阵呜咽声。这一行人在路上扬起云雾般的黄埃，和城里人坐的马车所掀起的灰尘混在一起。这些城里人，虽然长着两条腿，却连几步路都不肯走。以后他们会抱怨命运不佳——迪奥戈·雷尔瓦斯这样推断——殊不知这是他们祖传的好逸恶劳、好生烦恼和畏首畏尾的本性给他们带来的。他仿佛谈到过，没错，他确实在什么地方谈到过，在某个时代，贵族青年从一间屋子到另一间屋子都需要

有人搀扶才行。这是在印度、巴西和其他一些被葡萄牙发现的地方的弊病。那些地方的阔少们，都像嘴里含着乳头的婴儿一样，光吃现成的，过惯了奢靡的生活。这些习惯于安逸生活的阔少们，干什么事情都是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当他们有朝一日发觉嘴嚙的乳头在不知不觉中失掉时，便会像走投无路的恶狼一样，忽然变得凶残起来。接着，他们又会因十分害怕现实而拼命地采取报复行动，疯狂而又怯懦地无所不为。这些连听到自己的声音和看到自己的影子都会吓一大跳的胆小鬼，竟然也搞起恐怖活动来，仿佛地球要按照他们的无能和怠惰本性来转动似的。对于这种像梦游症患者的种族，人们还有什么好期待的呢？

在参加葬礼的人中，有几个身材瘦削、忐忑不安的人，他们仿佛对于既是朋友同时又是敌人的人去世深感痛心，而实际上，他们内心深处在怀疑自己是否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心脏爆裂或突然中毒，同时把自杀看作是唯一的解脱办法。他们低声交谈，面无表情。向死者亲属表示哀悼时，两片嘴唇微微翕动，仿佛接受吊唁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他们沉浸在悲痛之中，略带夸张地期待着别人对他们作出怜悯的表示。突如其来的危机使他们惊骇得呆若木鸡。他们希望有人能杜撰出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来，比如说，把

责任推给那些共和分子。他们一方面用罪恶填满自己空虚的心灵；一方面把仇恨统统发泄到共和分子身上。

政府方面想方设法要制止不幸事态的继续发展，却还面临着债主催逼偿还过期债务的问题。葡萄牙政府的英国债主巴林银行的破产是葡萄牙政府陷入危机的迹象之一。通货膨胀加剧，货币发行量增加，物价不断上涨。巴西建立共和国之后，1890年1月英国政府就非洲问题向葡萄牙发出了最后通牒，这一切都使大家深感不安，害怕形势日益恶化。一年后，波尔图市共和分子的暴动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存在的惊恐情绪，仿佛一切都将毁灭在该死的烧炭党手里。从那时起，政府开始把眼睛盯在军队上。因为大选在即，政府千方百计要掩盖北方银行家们在萨拉曼卡铁路问题的谈判中的不理智行为。政府本想通过烟草公司的贷款摆脱困境，结果计划破产，大部分即百分之七十的股票落到了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里。

卢济塔诺银行倒闭了。在财政不景气的同时，又出现了洛伦索马贵斯^①铁路的租让权问题，尼亚萨公司的丑闻以及同英国新签条约带来的不良后果。葡萄牙政府正朝着崩溃的路上滑下去。

^① 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独立前的旧称。

此时，又一个危机震撼了整个欧洲，即生产过剩危机，而在葡萄牙发生的却是财政危机，这纯粹是因为买空卖空、投机倒把而造成的危机。

由于巴西货币兑换比价下跌，迫使里斯本和波尔图为数甚多的靠此谋生的人不得不纷纷移居国外。一些工厂倒闭了，越来越多的工人陷于失业的境地。在债主逼债和贷款迅速地被花光而产生的绝望情绪中，商店纷纷倒闭，不少商人把自杀作为摆脱不光彩债务的唯一出路。他们用悬梁自尽，对准自己的脑袋开枪或卧轨自杀的办法以解决某些问题。

丰特斯首相企图用一条法令来迫使葡萄牙的火车能开动 3 个月。这个白痴竟异想天开地认为这样一来国家就有救了。那些掏钱进行萨拉曼卡铁路冒险活动的商人，现在只好无可奈何地钻到自己买回来的火车底下了结性命。即使政府因铁路而果然有救，可是，如果这种时髦流行起来的话，国家恐怕会变得一贫如洗。

“有的人移居海外，有的人低首乞讨施舍，有人还把盲人领到某集市和马路上去。”在墓地门口，迪奥戈·雷尔瓦斯对周围的人这样说：“实际上，大家都是瞎子，尤其是那些走在前面的人。如同圣经中的马特乌斯所说的，最后他们必将同其他人一起掉进万丈深谷。”

正如步履艰难地走在灵柩前面，无精打采地迈着步子，带领送葬队伍行进的阿尔温神父对他所说的那样，事实的确如此。

教堂敲响了丧钟，足有半个多钟头了，还在不停地响着。敲钟人以此为乐，因为那凄切的钟声能令人不由自主地呜咽起来，使阿尔德巴拉村子里的老太婆们为了让主人看清楚她们的面孔而跪倒在灵柩旁边，扯着嗓门哭丧。没有人出钱雇佣她们，她们都是不请自来的，以为这样就能讨得主人的恩惠。就像吉普赛女人一样，对于别人的痛苦她们会像演戏似的装成十分悲痛的样子而恸哭。

灵柩从车上移到死者朋友们的手里，迪奥戈·雷尔瓦斯依旧心不在焉地望着它，不过他已通过儿子安东尼奥·卢西奥吩咐管家，让那些老太婆停止干嚎，但尽量不要用鞭子。片刻之后，那廉价的哭声便嘎然而止，又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些女人惊慌失措地拉着面黄肌瘦的孩子走了，躲进了家里，她们对于主人这种不知报答的举动感到难以理解。

迪奥戈·雷尔瓦斯昂首挺胸、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示意两个孩子站在他的身旁。他一边捋着浓密的胡子，一边对他们喃喃道出了他对女婿的全部看法：

“他是个懦夫……你们的姐夫历来就是一个孱弱

胆小的人。但愿盖在他身上的泥土薄一点儿吧！
……”

当神父低声祷告到最后一句话时，巴拉达斯博士、复兴党的当地议员便迫不及待地站了出来，准备开始他那口惹悬河、滔滔不绝的长篇演说。他在演说时，不时地瞧瞧左边手里那顶帽子，仿佛演说词就是从那里飞出来的。他装出一副悲痛的样子，朝死者的岳父瞥了一眼，但立即觉察到迪奥戈·雷尔瓦斯在生他的气。对巴拉达斯博士来说，迪奥戈·雷尔瓦斯意味着 500 张选票啊！于是，他立即收住了漫无边际的演说词，最后说道：

“一个男子汉去世了，在这种悲痛时刻，我们的祖国，这座金碧辉煌的大厦又倒下了一根顶梁柱。我们要以这位亡友为榜样来激励自己，并且深信他的儿女们将继承父业，为其争光。我们要善于保卫先辈们留下的遗产，再次作好准备，去告诫全世界如何掌握住一个国家的命运。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肩负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使命要去完成……”

迪奥尔·雷尔瓦斯不再去听巴拉达斯博士冗长的演讲，开始同大儿子安东尼奥·卢西奥交谈起来。他向安东尼奥·卢西奥交待了几位庄园主的名字。对，事情已经迫在眉睫，葬礼一结束，他就得与他们交谈，不

能再往后推迟了。

议员宏亮的声音嘎然而止，接着灵柩很快地被抬进了迪奥戈·雷尔瓦斯指定的墓室。迪奥尔·雷尔瓦斯接过家族陵墓的钥匙，向女婿的兄弟——在葡萄牙王室担任信使的阿劳若打了个招呼，然后就独自朝雷尔瓦斯庄园历代庄园主的高处墓地走去。他跪倒在爷爷和爸爸的墓前，为两位已故的长者做了祈祷。当他扭过头来朝下远眺，看到一群印有雷尔瓦斯家族烙印的牲畜时，不由得微笑了起来。他隆重而又简单地做完了仪式。虽然他背朝那些送葬的人，心里却清楚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也许，他认为某些人的哭哭啼啼实在太可笑了。哦，不但可笑，更令人不安。他还活着嘛，而且还要活许许多多年。上帝保佑！

他向管家要了几朵花，用手把一片片花瓣洒到仆人的墓穴上。在每个墓穴前，他都驻足默哀一番，仿佛在追忆他们的往事。

可是，他眼前浮现的是女婿的形象。女婿正坐在他面前，一边六神无主地搓着手，一边向他述说来庄园的原因。他要岳父给他出个主意，人民银行和卢济塔诺银行都倒闭了，怎么办呢？财政大臣下台了，铁路公司又濒临破产的边缘。迪奥戈·雷尔瓦斯能不能

为他给葡萄牙银行的一个董事去信，写张条子或别的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大路上传来了嗒嗒的马蹄声，一匹马奔进庄园大门。过了片刻，一条荒诞而又可怕的新闻传进庄园主的书房：

“主人，人们都到蒙特皮奥银行去提款了！警察对那些入毫无办法。”

“谢谢，若阿金！”他低声地说，同时从安乐椅上转过脸来。

他去看女婿，发现他瘫软在沙发上，一只手按在胸口上——他的胸口经常疼，最后，就像一盏油灯，风一吹就灭了：真是一个懦夫。

也许是由于这一段回忆，这个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把一朵黄玫瑰投到了父亲的墓穴上。花儿在干燥的泥土上滚了几下，停在他面前。

时值阳春，《凄怆的星期》就发生在这春暖花开的5月初。这样的日子里，所有的死者都不愁鲜花，即使是被吓死的胆小鬼。

盲人的峡谷



第二章

我们手里有什么牌？……

“诸位想干什么？……”

他停顿一下，仿佛要听其他人的想法。他没等得太久，继续用发问的口气鼓励大家开口。

“我敢肯定，大家都在思考着什么……”

他抬起头，环顾了一下四周。

“你们或许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吧？……一切都会随时发生，而且远远超出我们的猜想。什么事呢？你们的眼神在问我：什么事？……”

他阴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悲哀的微笑。

“可以这样说：车轮已经倒转，而我们不清楚它几时将停止。我敢肯定，还会有一些乱子发生的，不过我不能做出预测。以我

所见，我们大家应该团结一致。当然，只讲团结是不够的，这种团结应该是对大家都有利的团结，因为一个互不信任的联合会只能把我们引向死路，而今天我邀诸位来，并不是为了让大家去死的。”

他若无其事，神态笃定地踱来踱去。只有他自己清楚，他的痛楚究竟在哪里。

“谁想说说？……我不相信无话可说……”

他把客人们带到底层大厅里，就在他女婿猝死的那间屋子的下面。他这样安排仿佛是为了对付还在耳边回响着的女儿的喊叫，对付家庭医生贝尔纳迪诺·贡萨尔维斯大夫那个无情的断言：

“科学在这里已经无能为力了……所有的医学手段都已用过了。”

他想起了这些话，并以问作答道：

“难道我们自己就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了吗？……”

他背向客人们，打开朝着空敞的窗户，从那里可以看见铁门。铁门的栅栏上爬满了紫蓝色的牵牛花，它们投到地面上的影子几乎纹丝不动，仿佛下午的微风没有吹到那里似的。在办丧事的日子，前来等候施舍的穷人总比平时多得多，因为他们估计死者会在遗嘱上腾出一块地方，宽厚地写上施舍这一条。他们了解庄园主们的这个习俗。

村上和小镇里的穷人都在那里，他们在铁门栅栏间探头探脑地朝里面张望，希望能弄到点浆汤之类的食品当作晚餐。但是，那天下午来的穷人远比平常多得多。他想唤来管家，让那些平时不来的穷人趁早滚开。

他要在庄园保护的乞讨穷人中亲自指定施舍的对象。选择是他的秘诀之一。这似乎有点可笑，但为了强调其重要性，他曾多次重复道：“我们甚至对要帮助的穷人也应有所选择。”

“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把“不”字拉得很长，几乎每次都用力晃动一下脑袋，借以更好地考虑下面要说的话。

现在，他正与在离开雷尔瓦斯家族墓地时由他指定到这里来的庄园主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一向用作这一类会晤的大厅里，他暗自思忖着：“我们需要交换一下看法。”他懂得，每次交谈都应该有个适当的场所。在大厅里，他得意地晃动着魁梧的身躯，讲起话来声音深沉，慢条斯理，吐字清楚，并且有意识地作些停顿，措词锋利而又不伤人。等被邀的客人们在桌子周围的椅子上落座后，他便走过去，坐到事先聪明地安排在桃红木打蜡桌子顶端的那把扶手椅上，从窗子射进来的光亮照出他的半个身影，接着，他欠身站起来，

恰到好处地居高临下，控制着在坐的所有客人。

厅里的一切都显得俭朴无饰。

大厅最长的那片墙上，有 3 扇高及胸口的小窗户，挂着他爷爷和爸爸的两个半身像，黑色的镜框宽宽厚厚。厅里陈设中制作最为讲究的那只小写字台上方，空着一块不大不小的地方，待他去世时，正好可以把他的像挂在那里，他曾对儿女们讲过，将来他的像要挂在他爷爷和爸爸的两幅像之间。对面墙上，只有两个马头：一个是一匹栗棕色的马头，在自由派发起斗争期间，堂·佩德罗曾骑过此马。由于他们家持自由派思想，堂·佩德罗当众把马赐给他们；另一个是一匹瓷白色的马头，在维拉弗朗卡达的那段日子里，它曾是堂·米格尔即坎若·米格尔的坐骑。一天夜里，专制的国王堂·米格尔在雷尔瓦斯庄园附近歇息时，这匹马从马厩中偷偷溜了出来。翌日，迪奥戈·雷尔瓦斯的父亲不得不忍气吞声却又怒火中烧，违心地把马亲自牵回堂·米格尔拥护者的营地，而头天夜里，这些人正悄悄地威胁着他的府邸。

自从受到这种羞辱以后，迪奥戈·雷尔瓦斯的父亲若奥·雷尔瓦斯决心不再过问政治，并吩咐把这两匹马的头用药物处理后保存下来，作为座右铭。他对儿子说：

“除非在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我们家不能再搞政治了……政治嘛，是男妓们干的事……你是清楚妓女是什么东西的。在这方面，男人和女人没有两样，你懂吗？”接着又补充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与这样的人交朋友……当然喽，代价要高些，但也是值得的。你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吗？……”

是的，迪奥戈·雷尔瓦斯对父亲的这一番教诲心领神会。正因为如此，现在他才同里巴特茹的这些庄园主聚在一起。在这关键时刻，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诱饵都会使他们头脑发昏。

这两个马头意味着在雷尔瓦斯庄园的牲口中，总是有着配得上做国王乘骑的牡马和牝马，雷尔瓦斯庄园也愿意为以王室名义来的任何人效劳，而不去打听什么党在朝执政。当然，眼下雷尔瓦斯家族要不露声色地在进步党和复兴党之间进行选择，同时要对这两个党都施加压力，使“堂堂正正的庄园主协会”不至于成为迫害和复仇的牺牲品。

阿尔德巴拉的主人们对在本地和阿伦特若属于他们的土地上刮的东、西、南、北风是放心的。他们在那里有着占据雷尔瓦斯家族大半财产的软木林（位于庞特德索尔）、禾苗（位于埃斯特雷莫斯和库巴）和葡萄园（位于博尔巴）。人们把雷尔瓦斯庄园的斗牛夸耀

为伊比利亚半岛的标志。就在这个大厅深处，有着一个傲慢而骠勇的黑牛之头。谁见了它都会立即联想起暴力来。这头在鲜血四溅、刀光剑影的斗牛场中的胜利者，两只外形尖尖的角犹如阿尔及利亚人手中的两把锋利的匕首。这头人称“地震”的牛，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斗牛场上，使两名斗牛士和 3 名短扎枪手被送进了医务室之后，背上被插了 12 支剑还顶死了 5 匹马，为其主人和整个雷尔瓦斯庄园的铁烙印争了光。

在那个圣周的下午，入场杀死了“地震”和其它斗牛的那位斗牛士，自己也遍体鳞伤。他非常后怕，以致发誓要剪掉头上的斗牛士发辫，即使圣母玛丽娅合掌求他重新穿上荣耀的斗牛士服，他也不答应。迪奥戈·雷尔瓦斯喜欢经常对别人提起这件事：“当人们问斗牛士从哪里来，为什么那样面无血色和沉默寡言时，这位历来像塞维利亚人那样好开心取笑、一惯乐呵呵的斗牛士，是这样回答斗牛爱好者的：“啊，我刚从战场上撤下来……好一场激烈的战斗啊！”

在那个“凄怆的星期”里，迪奥戈·雷尔瓦斯也经历着一场战斗，不过，他不会剪掉庄园主和男子汉的“发辫”，他不会离开战场的。不少人是站在他这边的。他相信自己能够沉着应战，但是别人也能跟他一样吗？……他的忧虑并不来自阿伦特茹，他敢肯定，开

办工厂的企图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在阿伦特茹地区得逞的。

“诸位对新的情况很清楚吗？”他语气坚定地问。

其他 4 个人不约而同地等着他继续说下去。然而，这位主宰着阿尔德巴拉的老爷此刻想起了守寡的女儿。他知道，埃米莉娅·阿德拉德正等候着他。正是为了向她表明，雷尔瓦斯家族的人就是在死神面前也不会被吓得无所作为，他才召集了这次交流对时局看法的聚会。他背着手，在被称为“地震”的那条斗牛的头下面踱来踱去，等待着别人开口说话。

“那么，诸位请讲啊！”他一边朝安乐椅走过去，一边大声地说。

他张开手掌在桌面上用力地拍了一下：

“你们是了解新的情况的……我希望是这样……难道不是吗？”

在场的几位庄园主都默不作声，面面相觑。迪奥戈·雷尔瓦斯意识到，这种沉默是他们相互间彼此敌视的一种标志。他们大概正在为已经发生的事情互相埋怨呢。

一个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抱怨着什么，马上又有一个声音要求他说得响一点，好让人听清楚。嗣后便又是一阵沉默。

“泽·博托，我要求您回到原则上来。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互相帮助的**，”迪奥戈·雷尔瓦斯终于用戏剧性的语气强调说，同时想道：我要吓唬吓唬这些家伙。

“要是我们不懂得反击，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被人家无情的碾得粉碎。眼下，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严峻的时刻，一场战争的严重关头，一场会使我们失去独立的名副其实的战争。”

“你把问题想得过于严重了。”泽·博托心里想。

房屋的主人来到泽·博托身旁，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鼓励他大胆地把要说的话讲出来。

“我知道的不多……真的，我究竟知道些什么呢？大家知道，我毕竟不是钻到那些财政老爷和政客肚皮里的蛔虫呀。”

“不过，请说下去……”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执拗地说。

“好吧，我就说说吧。人们纷纷到蒙特皮奥银行和其他几家银行去提款，尽可能地抢购金子和银子。”一个头发十分稀疏，两只小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的人回答说。他嗓音粗哑，每一个音节从两片犹如鲜血一样红润的厚嘴唇中间过滤后才发出来，讲话时一对小眼睛总是朝着其他几位的脸转上一圈。他摊开两只手掌，仿佛要阻止命运的车轮继续滚动。然后又缓慢地把手掌

翻过来，手心朝上，做出一个贝壳形的姿势，似乎要接住什么东西一般。硕大肥胖的身躯紧紧地挤在安乐椅里，好像被捆在上面一样。他快速地扭动着肩膀，仿佛要摆脱束缚着他的一种力量。

“泽·博托，说吧，把您的想法竹筒倒豆子般全都说出来吧。”迪奥戈·雷尔瓦斯坚持着，同时把桌上插在烛台上的蜡烛点亮，心里想：

“让我好好看看这些家伙的嘴脸。”

泽·博托眯起两只小眼睛，仿佛烛光要刺伤它们似的，然后注视着迪奥戈·雷尔瓦斯的每一个举动。他又用眼角斜视了一下由迪奥戈·雷尔瓦斯挑选来的其他三位伙伴，发现了他们心绪不宁的神色，不由得暗自想道：

“唉！他是怎么想的呢？大家对这场灾难又是如何想的呢？……他们受了害，甚至受到了奸污！受到了奸污又得不到好的补偿。”

“迪奥戈·雷尔瓦斯，请听我说一句！我是决不会像许多人那样去自寻短见的，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到这里来可不是为了谈论死活的，泽·博托。”福图纳托·罗林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插话说：“不必麻烦上帝了，快点把您手里的牌亮出来吧！是男

子汉大丈夫，就把底牌亮出来吧！”

泽·博托猛地耸耸肩膀。他讨厌福图纳托·罗林射过来的目光，了解这家伙会当着众人的面吐出一大堆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来的，于是改变了原来生着气的那副样子，接下去说：

“大家都耐着点性子嘛！……吵吵嚷嚷无法做到互相理解。”

此时此刻，迪奥戈·雷尔瓦斯仿佛只关心点燃着的蜡烛，眼睛盯着打开着的窗户。一阵阵穿窗而入的微风把蜡烛的火苗吹得曲曲弯弯地扭动，使大厅里散发出一阵阵蜡烛味儿。

泽·博托再三斟酌着要说的话：

“你讲起打牌来了……你是懂得这种游戏的。”

“是的，我有种种嗜好。我有所嗜好并不坏嘛！连王室里的人都知道我的好色，喜欢斗牛……还有打牌。要是在别的场合，我早就给你点颜色看看，狠狠地揍你两拳了。这是我的嗜好，我自己对此负责，泽·博托，我不欠任何人的情和债，难道我欠吗？……”

“别这样吵下去了！”佩德罗·萨达尼亚插话说，不安地皱着双眉。在此之前，他一直低头不语，两个指头压着额角，心里暗想：“这头痛病又犯了，痛得脑瓜快要炸裂了，真该死！”

“对我来说，眼下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赌博，泽·博托，要是你不介意的话，就用赌场里的行话讲吧，这样反倒会更好懂些。”福图纳托·罗林说。

楼上不时地传来一阵阵压抑的呜咽。但只有当响起小心翼翼的脚步声时才能听到（可以肯定，是女佣们的脚步声），这种痛苦的哭泣仿佛是提醒五位庄园主他们之所以进行会晤的真正理由。

“遵命，尊敬的福图纳托·罗林……”

“像平时那样，用你来称呼我吧。”福图纳托·罗林说话的语气显然不像先前那样咄咄逼人了，“我们是老朋友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想提示在购买莱济里亚斯公司股票时泽·博托所要的花招）。”

泽·博托神秘莫测地微笑着点点头，只有他自己才说得清楚这微笑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他没有对任何人，更不会对用自己的名字来炫耀其贵族身份的福图纳托·罗林讲。“请用‘n’而不是‘m’，请写得工整一点：这可是一个法国名字，读作罗任。”在书写他们两人的名字时，福图纳托·罗林缺乏涵养地在律师和其他司法人员面前强调着他的名字的写法。“我叫泽·博托，总是用两个‘t’的，这样就无需提及我的家世了。”

迪奥戈·雷尔瓦斯把两个大拇指插在坎肩里面，

露在外面的几个粗壮有力的手指不时地敲着他那宽厚壮实的胸脯。他希望这种话中带刺的交谈尽快结束。这两个人碰到一起，总是吵个不停。他没有插话，还多少觉得很有趣，虽然眼下正处于一种不幸的时刻。少言寡语，但头脑清醒的若奥·维托里诺暗暗向他做了个手势。

“我再次遵命，亲爱的福图纳托·罗林，我活着就是为了使你称心如意。”泽·博托放低声音讨好地说：“你既然要我用赌博和打牌的行话讲，我就这样对你说：我们现在有 5 个人，还有一个人也要作我们的牌友，你要我亮出手里的牌，可是我要问你：我们手里有什么牌呢？你和我……还有我们大家，你手里有什么牌吗？……”

“牌嘛，总是有的。”福图纳托·罗林语气肯定地说，“不过除死亡之牌之外，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他站起来，走到桌子的另一边，惊讶地盯着泽·博托。

“不幸得很，我们死去的人太多了……”接着又改口道：“或是说，要感谢上帝！谁来左右一切呢？我们不能在危险面前当逃兵……我一向讨厌那些临危脱逃的人。”

“对极了，福图纳托·罗林！”迪奥戈·雷尔瓦斯

高兴得叫了起来，右臂像断头机的闸刀似地用力向下一压，接着便做了个手势，要福图纳托继续讲下去。

“我们都应扪心自问，就眼前发生的事情，我们是否犯有过错呢？我经常喜欢这样问自己（为了更有力地强调他的话，他抬起了头发蓬乱的头）。福图纳托·罗林！……你说说吧，老兄！难道你不也要为这一种局势承担罪责吗？……”

“我们大家都要承担。”佩雷拉·萨尔达尼亚一边说，一边把一撮鼻烟塞进鼻孔。

“我不这么认为。”泽·博托提高嗓门说，同时想把他沉重的身躯从椅子的扶手中挪出来。“罪责，这作何解释？……我，以及许多与我持同样看法的好心人都认为，所有这些灾难都起源于波尔图暴动。共和分子的暴动使得许多善良的人胆战心惊。据我所知，有些人已经把钱转移到了国外……譬如巴黎、伦敦。眼下不少巨额财富已经消失，而且还在不断地外流。……”

“这些人向来都是一些贪生怕死的胆小鬼！”若奥·维托里诺说：“他们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了可靠的地方，而且还同互助团里的烧炭党人进行私下接触和密谈。”

“就这些吗？”迪奥戈·雷尔瓦斯在大厅深处问道。

燃烧着的蜡烛味道使他感到腻烦，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躺在棺木中的女婿的枯瘦模样。在客人们粗声大气的争吵中，他隐隐约约地听到女儿在哭泣（选择这种时候来讨论这种事情合适吗？我曾担心过眼前的这种恐惧，但也许是我操之过急了……）。“看来，这是发生了一连串事情的结果。巴西的独立……”

“自由派的斗争。”有人反驳说。

“我坚持认为，是巴西独立、殖民冒险、目前巴西共和国的建立，英国的最后通牒、波尔图暴动……还有英国巴林兄弟银行的破产，以及其它等等等等原因……。”

“的确如此。”若奥·维托里诺强调说，同时用手帕揩干了手上渗出来的汗水。

“是的，先生，的确如此！不过也许再加上一点辛辣味。”福图纳托·罗林打断了他的话。接着，他左顾右盼，仿佛担心还有其他人在听他说话，压低了嗓门说：“一些政府银行家的破产不也是——我是提出问题——不也是英国人由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缘故而耍的花招吗？我并不是在暗示什么，而是在提问题。”

“可以说，这是一种政治破产。这样说，是为了提醒大家，一个没有钱，没有贷款的国家……”

“我们大家都是有廉耻之心的人啊！”佩雷拉·萨

尔达尼亚粗声粗气地说。

“您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吗？”泽·博托挑逗地问道。

福图纳托·罗林瞥了迪奥戈·雷尔瓦斯一眼，仿佛在向他表示求援，同时心里想道：要是换了别的场合，就不会这样地便宜你们了。迪奥戈·雷尔瓦斯果真帮助了他，要求再听他继续说下去，并且表示，在这种会晤中，大家应该习惯于听别人讲话和插话。是啊，毫无疑问，大家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不过要把握好时机。不然的话，就会彼此纠缠不清，白白浪费不少时间，而得不出任何应有的结果。

他走到窗前，朝着大门的两边喊道：

“把那些人统统撵走，让人安静一点。”

随后，他又回到桌旁，要福图纳托。罗林继续往下说。福图纳托·罗林等佩雷拉·萨尔达尼亚一阵咳嗽过后——此人有哮喘病，只要稍稍劳累一点，就要咳嗽——，接着说了下去：

“我过去常说，是英国人剪断了我们的灯芯，现在又熄灭了我们的灯火。他们想以此提醒我们，我们是个贫穷的国家，不应该洋洋自得地占有比葡萄牙本土疆域更大的非洲国家（他试图做个比喻，却又觉得力不从心），要大许许多多……”

他张开两只粗大的手臂，仿佛要从那里找到比较

大小的方式似的。

“英国人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福图纳托·罗林。”
泽·博托反驳说，“我们要打消是英国人造成大陆灾难的念头。这是共和分子惯用的说法，请原谅我这样对你说话。我了解你的思想……可是共和分子把这块土地上的所有灾难统统归罪于英国人，这是不公正的！存在危机嘛！这才是灾难的症结。是有危机存在嘛！”

“我们的创伤就是从那儿开始的。”迪奥戈·雷尔瓦斯补充说，“恰好是从那儿开始的，难道不是吗？”

他这话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大家说的，或许更是针对从里斯本前来奔丧现在业已匆匆离家而去的那些人说的，仿佛惊恐有人会用匕首杀死他们，会在没有警察和军队保护的道路上突然袭击他们似的。

“我们的危机确实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了……（他停顿了一下，两手十字交叉地放在胸前）我要说，事情坏就坏在国家的钱用到了一些无用的投资上去了（他们还没有领会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比如说，把钱用到铁路上，用到海外的黑幕交易上，用到我国没有原料的一些工业上，总之，用到种种我们得不到收益的事务上，我把这些投资叫做无用的投资。我以为这种说法是十分恰当的，难道不是这样吗？正像不少人所干的那样，他们把钱用到投机活动中去了，难道不

是吗？这样的人也不是东西，他们同样对所发生的危机负有责任。”

泽·博托的身子开始在椅子上活动起来，好像迪奥戈·雷尔瓦斯的一番气话使他肥大的身躯缩小了。福图纳托·罗林在他浓密的胡子下面露出了一丝微笑，心想，“你这个无赖的家伙，现在心满意足了吧！”

“为了能真正占领这块土地……我说的是这块土地（他用左手的食指敲了几下桌子），它是属于我们的，是光荣的上帝赋予我们的，它面积很小……这是由于我们的过错造成的。我们都是些蠢人，是没有出息无所作为的人。我们想换个地方，想过弹弹吉他、唱唱歌跳跳舞的好日子。我们的心灵是个瞎子，我们想到外面的世界去航行，对，先生，这当然很好。可是哪来的人呢？……哪来的钱呢？我们要出去，但是却忘记了，‘一个民族要想很好地发挥它的长处，首先是要十分了解……’这话可不是我说的——他解释道——，不过差不多是我的观点，‘要十分了解我们自己居住着的土地，它所蕴藏着的矿藏，所出产的物品，以及它们能派上什么用途。’只有庄园主，而且只有为数不多的庄园主，才遵循这句至理名言啊！”

“千真万确，迪奥戈·雷尔瓦斯！”若奥·维托里诺用赞许的口气说，“我们拥有整个的阿伦特茹……有

贫困也有富足，还有结束遗产继承权的法律。”

“这话可是自由派分子说的啊！”佩雷拉·萨尔达尼亚怒气冲冲地说。

“好了，就算是吧！我是自由派分子……该废除一切遗产继承权了。教会土地法是一个步骤，废除长子继承权是另一个步骤。但这并不意味着全部！土地应该交给能种和会种的人嘛。当然，这不是说用锄头去耕作，因为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做法。由于民众的懒惰，那会倒退到休耕地制度上去的。但是，土地应该属于那些富有创造精神，对大地充满信心的人们。”

“就像我们大家正在做的这样。”迪奥戈·雷尔瓦斯对若奥·维托里诺慷慨激昂地发言有些生气地说。他感到诧异，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若奥·维托里诺如此冲动过。“要是你仍允许的话……（他拉出怀表，把金链子在手指上绕了几圈。）天色不早了，我不想赶你们走，但是在这风云多变的时刻，太晚离开这儿似乎是不妥的。那些无赖们正在外面逍遥，为所欲为，干着偷盗和抢劫的勾当。若是逮住了他们，他们便托词是饥寒所迫，那些卑劣的共和分子就在法庭上为他们辩护。他们花我们的钱召开大会来反对我们。换个时间，换个日子，我会十分高兴邀请诸位一起吃晚饭的……”

迪奥戈·雷尔瓦斯边说边觉得对女儿和两个外孙有点不近人情，虽然有家里人陪伴着他们。他之所以举行这次会晤，目的是要让埃米莉娅·阿德拉德懂得，即使是死神也不能阻止活人的道路，不能阻止那些真正想活着而且活得长久的人的道路。但此刻他在考虑这样做是否合适，也许是开始感到疲劳了吧。他急着要结束这次会晤，仿佛4个儿女和孙子们会突然离开，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那座巨大的宅邸里。有时候，他有些话显得干巴巴的，几乎是枯燥无味，味同嚼蜡。对他一开始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他们扪心自问，是否是他的过错，是否只是他一个人的过错。这是葡萄牙民族的又一个毛病，即话说得很多，做得很少，或是什么也不去做，只喜欢大言不惭、空话连篇。

几位庄园主正聆听着他的讲话。“我哪里能知道他们正在想些什么呢？”他神态严肃地点点头，又说了下去。

“我们要立即把农业协会动员起来，把一切说话有份量的人统统动员起来，大家一起到政府去提醒当局，不要让无政府主义泛滥到农村来……农业贷款公司应该贷给我们所需要的全部贷款……”

“我有自己所需要的钱，迪奥戈·雷尔瓦斯。”泽·博托得意洋洋地说。

“我们大家都有，老兄！”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喊道，“不过，要是工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并向政府施加压力的话，我们就得小心行事才是，竭力截留住我们能够截留的钱。现在你清楚了吗？也许还不那么明白？……”

他用两只暗黄色的眼睛盯着泽·博托。

“所有的钱，所有的贷款……所有的一切，决不能耽搁，明天就动身。我将带上区政府的人一起去里斯本，到财政部去，我们大家都去，向政府反映眼下老百姓中存在的骚动……”他察觉到福图纳托·罗林态度不明朗，便耸耸肩膀表示歉意。然后又冲着他说，“当然喽，什么事还都没有发生，可是你，或者我，或者我们大家能够保证乡下的老百姓，起码我们这里和阿伦特茹的老百姓不会聚集到一起闹事吗？所以，在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必须揭露出这种危险。我们需要钱。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来自农业，所以，国家百分之七十的钱也应该用到我们身上来。诸位同意我的这个意见吗？”

“好极了！”佩雷拉·萨尔达尼亚仿佛要离开似地欠身站了起来。

“别急，等一等，大家还记得我们两年前立下的那个协定吗？”

“协定？”泽·博托皱起眉头，抓挠着两边的鬓角问道。

“对，泽·博托朋友，那是一个没有进行签字仪式的协定，一个君子协定。这比写成文字的协定更有效。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对大家也一样。”福图纳托·罗林没有好气地说。

“太好了，但愿如此。眼前的危险更大了。一些与国内外银行家有联系的工厂主可能会再次到我们这个地区来开办一些工厂。现有的工厂对我们来讲已经够多的了。你们知道，我并不反对兴办工业，不过，我认为，正如诸位所知道的，而且诸位也同样认为，”他改口这样说，以便更好地把他们束缚到君子协定上来，“应该划出一条工业区和农业区的明确分界线，否则就会产生农业人口外流的问题。农民跑到工厂去做工的人数已经不算少了。据我所知，这些工厂是由别的区来投资开设的。在工薪待遇问题上，如果我们和工业竞争，那是要吃亏的。这有他们方面的原因，也有我们方面的原因。一切力量对比的劣势都在于农村，在于庄园主和庄园里的农民。我当尽力而为……诸位是否已经看到了这种危险？你，泽·博托，看到眼前这种危险了吗？”

“我还不想说反对，但是想提出一个问题。据我了

解，你与烟草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唉，你这个坏蛋！要是能给你点颜色看看的话……也许会有这么一天的……）我并没有把这作为秘密掩藏起来。你到底想问什么？”

“倘若他们要你让出一些地产来……”

“我会回答说，不行！你所要了解的就这些吗？”

对方没有作声，未予回答。这时候，福图纳托·罗林怒容满面地把若奥·维托里诺拉到了大厅的深处，向他保证说，毫无疑问，泽·博托与英国人关系密切。他的财产不就在英国伦敦的保险公司保的险吗？

“还有一桩事儿呐，迪奥戈·雷尔瓦斯。”泽·博托又说，“要是你允许在这里开办工厂，而你在厂里又占个名利双收的好位置，你还会坚持这种态度吗？”

“恰恰还是这样。”

迪奥戈·雷尔瓦斯目光炯炯地盯着对方：

“我这个人只有一个信念，向来说一句是一句。对我来说，机器嘛，只有农业机器才有用处。就是农业机器也并非都是好的。有的机器只是在夺走我们手里的钱财，留给我们一堆废铁罢了。”

“卷烟机呢？”泽·博托居心叵测地问道，心想，这下他要尝尝骄矜自负的苦果了。

“对，这些机器也是如此。我只是为了照顾仆人和朋友们吸烟的嗜好。如果你想入股，我可以让你一些股份。不过，你听明白点，我在烟草公司里投资仅仅是为了不让外国人占有它的全部资产罢了。”

“对于你的解释我很满意，谢谢你，迪奥戈·雷尔瓦斯，我为你的直言不讳感到高兴。我将不会忘记你的好意，我指的是股票的事……”

大家都站了起来，三三两两地进行着交谈。迪奥戈·雷尔瓦斯一面过去关窗户，一面思忖着泽·博托最后带有挑衅性的几句话，他怀有敌意地像老鼠一样无耻而又伪善的两只小眼睛表现出了这种挑衅。他们俩谁也不喜欢谁。迪奥戈·雷尔瓦斯怎么会喜欢这种曾经反对莱济里亚公司卖给他特茹河边一块绿洲的人呢？当法律允许财政部拍卖王子的财产时，他曾阻止过这笔买卖的成交。他心中有数，泽·博托与经营铁路的人关系密切。那些家伙对在铁路两旁开设工厂最感兴趣，因为这样他们可以获取更多的运输费。

迪奥戈·雷尔瓦斯回到了彼此对立的那些人中间，问道：

“我们明天就去里斯本好吗？乘上午 10 点的那趟火车，行吗？”

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

佩雷拉·萨尔达尼亚走到迪奥戈·雷尔瓦斯身旁，要求与他“单独说句话”。他想求迪奥戈·雷尔瓦斯帮帮忙，一个小小的忙：能否在银行为他搞到几百英镑。“哪个银行？”迪奥戈·雷尔瓦斯问道：“肯定不会是我女婿的银行吧？”

“你的，老兄，你的那个银行。如今还有谁不知道，葡萄牙银行对你是绿灯常开的……”

“我？……现在这个时候！”

他让大家坐上马车，把他们一直送到庄园的大门口，但是他却暗暗思忖，拥护堂·米格尔的佩雷拉·萨尔达尼亚是如何了解到他在银行里的权势的。他站在那里，仔细揣摩着刚才自己所说的和所听到的那些话。这时候，看守马棚的侏儒若阿金·塔伦塔从远处见到他这副模样，深信不疑地认为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有意要离开女儿和两个外孙，一个人偷偷地伤心落泪。看到主人走过来，他忙从坐着的凳子上站了起来。每天夜晚忙完活计后，他总要到这儿来散心，一边抬头望着满天星斗，一边揣度着人是否真的能升上天堂，那些忽闪着的星星是否真是上帝和一些灵魂发出来的光亮。因为这个缘故，也因为他生理上的缺陷，牧工们常拿他逗乐，但还是喜欢要他编诗，在赛歌时进行演唱。

侏儒是一位诗人，这一点连迪奥戈·雷尔瓦斯都知道。有一天，给斗牛打完烙印后，他问若阿金·塔伦塔能否把他们干的活儿用诗句唱出来给他听。侏儒回答说：“唱出来可不行，老爷您知道，我的诗句不是唱出来的，而是用脑子想出来的。”

看到主人走过来，侏儒不禁喃喃自问：“要不要向他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情呢？与他谈这些是否有些胆大妄为了呢？”

迪奥戈·雷尔瓦斯想看看为外孙挑选好的那匹牝马。在女婿安葬的那一天，他走近了那匹马，抚摸起来。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会有这种冲动。也许是为了更好地考虑该对女儿说些什么，也许是要揣摩一下几位庄园主会晤时所说的某些话。

法律嘛，还得由他们这些人来定。要是他们都各自为政，我行我素，那么他最多不过是一条漏水的小船罢了，只能任凭洪水的摆布，被卷向浩瀚的大海。

至今他还记忆犹新，在不懂事的幼年时的一个下午，他看到一条被遗弃在特茹河岸边的一条小船，黑糊糊的，被凶猛的波浪拍打得破烂不堪。从此，那条小船便作为一种无法挽回的失败象征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是的，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想要看一

看送给外孙鲁伊·迪奥戈的那匹马。这是一匹勇敢而又听话的马，他对它充满信心。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更能使他感到受鼓舞了。

盲人的峡谷



第三章 四风亭

迪奥戈·雷尔瓦斯跟守寡的女儿只谈过短短的几句话。当时，面容憔悴的女儿正心不在焉地坐在玛丽娅·特蕾莎的摇篮旁若有所思。孩子已经入睡，可她没有察觉，依然机械地晃动着摇篮，仿佛要以此抚慰自己那颗痛苦得几乎碎裂的心。房门嘎吱响了，她猛地回过头来，两眼闪着惊异或许是仇恨的目光，因为竟有人违抗她的吩咐来打搅她。但当她发现来人是爸爸时，便立刻蜷曲身子，默不作声。她的眼中没有泪水，她一向不喜欢让别人看到她哭泣，这乃是她高傲的秉性。她十分清楚这种性格不是来自母亲维拉维尔德斯家族。那个家族的人动辄就要泪流满面的。

迪奥戈·雷尔瓦斯朝女儿走去，虽然感到他们之间隔着一堵坚厚的仇恨之墙，但他还是用了全身的力气，硬是用肩头把这堵墙顶碎。不，他不能再让女儿沉溺在痛苦之中了。但当他看到女儿对他冷若冰霜，视同陌路时，又不禁发起愣来，手足无措，仿佛女儿会像对待其他人一样辱骂他。

“这个孩子真令人难以忍受！”当大儿子安东尼奥·卢西奥听到大理石的楼梯上父亲的脚步声时曾对他说：“她以为她丈夫的葬礼一结束，爸爸您就该来陪伴她。她认为我们对她的婆家不够礼遇，但是我们仍然坚持……”

迪奥戈·雷尔瓦斯认为，在女儿心灵受创，内心悲苦的时刻，他必须说些使她能够理解的话。“可到底说些什么好呢？”他想去抚摸女儿那一反往常习惯而显得有些蓬乱的乌发。她似乎猜到爸爸的用意，敏捷地躲闪了一下，有意不让他手碰到自己。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的这一作法触痛了迪奥戈·雷尔瓦斯的心，他感到自己成了个令人厌恶的角色，想要马上离开，把她一人撇在屋里。“我们都将成为孤单寂寞的人，在这种时刻，我们是不该分开的。在痛苦当头，需要寻找解脱途径的时候，我们要在一起互相支持。”尽管他这样想着，但还是愤然地把脸扭向门外，准备迈步走开。

可是他没有举步，却不由自主地向躺在摇篮里的外孙女俯下身去。他整了整外孙女盖着的毛毯的花边，见到她在酣睡中甜蜜地微笑时——准是在做一个好梦——。他脸上不禁也露出了笑容，同时，几乎是粗鲁地抚摸了一下女儿的头，想以此来缓和父女之间似乎日益增长的毫无道理的不快。女儿虽然不能说是因此而感到受了伤害，却依然无动于衷。他觉得女儿的这种态度并不奇怪，不过需要使她明白：对于正面临的灾难绝不能逆来顺受，必须要抗争。他不能让不信任的浪潮也将父女俩淹没。倘若这样，一切都将完蛋，而现在还远没达到这种地步。恰恰相反，结果他能沉着应战的话，甚至还有可能从这不利的局势中获得好处呢。不过儿女们必须帮助他保持这种镇定。在胆小鬼不敢面对不利事态惊慌失措准备逃避时，这种帮助会使勇敢的男子汉们得到宽慰和补偿。

“我们大家都必须坚强起来，米拉伊！”迪奥戈·雷尔瓦斯用了没有旁人在场时对她的亲昵称呼。他要使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相信，认为他偏爱玛丽娅·多·皮拉尔是一种孩子气。他想：“就是有的话，我也会做得不露声色，叫人察觉不出来。”

“让我来陪陪你吧，米拉伊！你需要好好休息……”他用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女儿说，一边把

她的头搂在怀里。

“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这里好了。”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我已经是一个孤零零的人了。我明白自己的处境，您知道，我一向是这样的。”

“米拉伊，你又说起傻话来了。别再这样无谓地自己折磨自己了。”

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却陡然站了起来。他瞥见女儿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本想上前去帮她拭干，但一看到女儿怀有敌意的目光，便没有贸然举手。

“您从来没有喜欢过他……”

“你呢，孩子？”

“他是我的男人。”

“我不是问你这个。”

“爸爸，我们刚来时，我求过您，求您帮助他，给他勇气。当时我已知道他的心脏不好，我们不应该惊吓他。可您还是让人把那令人不安的消息告诉了他……”

“米拉伊，你可不能乱加猜想啊！”

“我知道，他是怎样熬过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的。他十分痛苦，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会吓得惊恐万状，就会身不由己地哆嗦起来。在他看来，一切都十分突

然……他魂不附体，惶恐不安，只担心我和孩子们的前途……”

“正因为如此，才需要认真地面对所发生的种种事情。”

“可他是一个懦弱的人……”

“对啦，米拉伊，你这句话就道破了一切。他是个懦夫，任何一件小事都会把他击垮。”

“可是，您帮了他的忙吗？”

不知道迪奥戈。雷尔瓦斯是如何按捺住心头的恼怒，没有动手打女儿的。或许是因为他看到了摇篮里的外孙女玛丽娅·特蕾莎，或许是由于自己确实有过错（但是错在哪儿呢？他怎么能不让女婿知道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呢？）或许是因为他疼爱女儿，疼爱自己所有的家人，总而言之，谁也不会原谅他在那种时刻动手打人的粗暴之举的。

他走出女儿的房间，正好碰上有人叩门，是女佣伊丽娅来了。伊丽娅想哄劝一下他的大外孙鲁伊·迪奥戈。这孩子已经3岁了，那张没有血色的脸活像他爸爸，一双眼睛又大又蓝——阿劳若家族那种悲郁冷漠的眼睛。女佣告诉他，鲁伊·迪奥戈在他爸爸回来之前不肯上床睡觉。迪奥戈·雷尔瓦斯本想去哄哄他，但是最后却向府邸的顶楼走去，钻进了四风亭，仿佛

要避免和任何人接触。他喜欢一个人在亭子里度过生活中痛苦和幸福两个极端的时刻（他把痛苦和幸福的时刻称为极端的时刻）。现在他正处于痛苦这种极端的时刻，他意识到要保持头脑清醒，要有理智，不能心灰意冷。恰恰相反，他宁肯内心充满激情，但又不能让这种激情冲昏头脑。现在，他要看清楚自己周围的一切，甚至看得更远，看清那些隐伏着的一切，看清利害纠缠的生活中的种种神秘莫测的力量。现在这种力量颇令人难以捉摸，需要预测，避开来自它们的打击。此外，还要牢牢地控制住它们。对，这是至关重要的。

明天，他要与其他几个人一起同农业大臣议事，在谈话时他要掌握话题，表现得有所节制，要谨言慎行，倘若大臣显得不理解当前农村的局势，他就可以更好地作出强烈的反应。刚才同埃米莉娅·阿德拉德不愉快的口角使他分了心。她生气，因为他没有保护她。她从小就好嫉妒，不过那天却使他更加感到不安。他原以为自己有能力说服她，但是女儿尖酸刻薄的言辞，对他不敬的神色，实在使他大为不快。然而这次谈话的本身并不要紧，即使今后有可能旧话重提，但是以后还会有其他的谈话，像大自然覆盖和溶化地上的沉渣残物一样，会把这次的谈话掩埋和溶化掉，使其逐渐

在记忆中消失。

他一边默想，一边踏上了亭子的楼梯。与往日一样，步子迈得很慢，这并非因为 44 岁的年纪使他动作迟钝，他仍然觉得浑身是劲。他正在思忖着在进入亭子以后，面对着挂在那里的祖父和父亲的半身像都该说些什么。他一直称这亭子为“四风亭”。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迪奥戈·雷尔瓦斯只从他的眼神里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作为回答。这是十分清楚而不难猜测的：亭子东、南、西、北四面都开着窗户，四面八方的风都可破窗而入，穿窗而出，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不过，他眼神里的那丝神秘的微笑还意味着，这座由他祖父雇人修建、只有雷尔瓦斯大家庭的家长才有资格步入的亭子里，有着使雷尔瓦斯家族拥有权势的四个秘诀：目标、勇气、至善和毅力。就在这个几乎总是四风相宜的亭子里，藏有可以称之为是雷尔瓦斯家族近百年历史的奥秘。

登上亭子前，迪奥戈·雷尔瓦斯曾吩咐女管家布里吉达晚餐时别叫他，但是要准时为孩子们开饭，不必到各个卧室和客厅去找他们，像往日一样，只要摇几下走廊里的铃就可以了。摇铃后 5 分钟，准时开饭，谁都不能迟到一秒钟。过了时间，任何人都不能擅自

到饭桌旁用餐，只有他才有权根据迟到者的理由决定是否准其入座。这个晚上，他不希望任何人以任何微不足道的理由来打扰他，他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一番。

往常，不管是用油灯还是靠穿窗而入的月光来照亮亭子，他总要把三蕊油灯带进亭子。这天晚上，虽然月光还不甚清晰，朵朵浮云在月下徐徐飘动，绰约而过，使得月光时明时暗，但他却把三蕊油灯吹熄，亭子里只剩下了月光。

他脱掉外套，扯下黑胸纱^①喃喃自语地说了句每次入亭照例要说的话：

“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是他人亭同已故的祖父和父亲“相见”时的习惯用语。

柔和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亭内，亭子里的陈设显露无遗：一张用玉米杆作垫子的铁床。一张十分普通的深咖啡色的桌子，它像亭内的长凳和椅子一样，上面布满了蛀虫洞。那个留有苍蝇爬过痕迹的圣母玛丽娅画像的镜框也许同样如此。东北角墙边有一个铁脸盆架，上面放着一只脸盆。此外，还有一个水桶和一只小水壶。一切都十分简陋，和阿尔德巴拉当地的普通农舍一模一样。

^①一种用来为死者吊唁用的黑纱，形状如宽领带，佩在胸前。

“这是我的第一个房间。”迪奥戈·雷尔瓦斯的祖父活着时曾这样说。迪奥戈·雷尔瓦斯长得简直就是他祖父。他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使这个家很快地变得更加富有，便一直保持着四风亭这些简陋的陈设，以资对比，让人可以看出这个家先前如何，现在又怎样。有关他祖父的无畏和冒险精神传说颇多。据说他比强盗还要凶残，比神父还要诡诈。迪奥戈·雷尔瓦斯认为，所有这些说法，只不过是那些仇人和无能的懦夫对他祖父的诽谤而已，因为在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他祖父贝尔纳多·圣塔·巴尔巴拉。雷尔瓦斯那样生财有道，吉星高照。当时的朋友和佣人们给迪奥戈·雷尔瓦斯的祖父取了一个绰号，叫做“鞭子”，因为他相信用鞭子可以解决一切。实际上他并不常用鞭子，而是把它当作一种象征，即在生活中，当用别的办法无法获得他所期望得到的东西时，付诸武力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在这方面，他应用得极为得法，有关的例证比比皆是，最好的见证莫过于那修建在马族多索尔富丽堂皇的庄园宅邸上陈设简陋的四风亭了。这幢金碧辉煌的宫殿原属戈麦斯·弗莱雷将军^①的一个伙伴，此人同戈麦斯·弗莱雷将军一起，声名狼藉

^① 领导波尔图暴动的将军之一，该次暴动以失败告终。

地倒了台。迪奥戈·雷尔瓦斯的祖父修缮了四风亭，这不仅仅是为了站在亭子上可以鸟瞰庄园四周的田地，眺望那使他着迷的特茹河，还因为“鞭子”曾想筹建一个直通马德里的航运公司，如果政府决定执行在菲利普国王时期被忘却的意大利人安东内里所提出的计划的话。

这个摆放着简陋的只有穷人家中才能见到的家具的亭子，成了迪奥戈·雷尔瓦斯的安身之地。他亲自打扫，以示谦卑，自然，更表示骄傲，因为这亭子除了祖父“鞭子”、父亲若奥和他本人这三代家长之外，任何人不得入内。只有一次，一位侯爵夫人打破了这个规矩。有关侯爵夫人这个称号的来历，这里不作介绍，只能说这位贵妇人脾气固执、古怪。她扬言，只有迪奥戈·雷尔瓦斯在四风亭脱光她的衣服，她才肯接受他的求爱。迪奥戈·雷尔瓦斯总是对祖父的“只要有利可图就干”的格言信守不疑。为了不背离祖父的这一信条，他决意违反亲自向父亲许下的诺言，这就是：除他之外不准任何人入亭。因为他觉得祖父的话更值得遵从。这件事后来并没有给四风亭带来任何损害，也没有对雷尔瓦斯家族的名望产生过不良影响，因为侯爵夫人觉得床垫太硬，没有在亭子内久呆。自从那次与侯爵夫人有过短暂的幽会以后，亭子里便多

了个望远镜，它是侯爵夫人为纪念这次痴醉缠绵的幽会而留下的。后来这次幽会在里斯本成为丑闻，直到侯爵夫人去世后才逐渐被人忘却。但是这次幽会确保了雷尔瓦斯家族养马场的发展，这位女人的丈夫是负责兵马补给的一位高级军官。

那天夜里，迪奥戈·雷尔瓦斯躺在硬帮帮的玉米杆床垫上，油然想起了侯爵夫人。望远镜依旧放在桌子上。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比他大了几乎 20 岁。对于当年只有 17 岁的他来说，这个女人不能不成为他情场纵欲的良师。他同样为能爱上她而感到骄傲，他所以能带着无以伦比的快乐在女人身上发现某些比“猪圈里的生活”更有趣味的事情，全靠侯爵夫人。这位贵妇人用“猪圈里的生活”来比喻一些男人的粗野的性生活。

他又想起了女儿，想起了她对自己说的话，同时也想起了曾偎依在他怀里的第一个情妇，也许是他唯一的真正的情妇。在这种回忆之中，他竟然不知不觉地把女儿和情妇混淆了起来。他的头在枕头上转来转去，寻找着放在这里长达数月之久的香水。他能辨别出这种香水的特殊气味，那是他派人专门从巴黎买来送给情妇的。他自从成了鳏夫之后，就悄悄地把这位情妇安顿在里斯本。说实话，在他妻子瞑目前不久，他

就已经有了这位情妇。光阴荏苒，转眼已有 11 个年头了。他的妻子玛丽娅·若娜·罗琳·维拉维尔德斯是那天下午参加庄园里聚会的福图纳托·罗林的二堂妹。1880 年 12 月的一个上午她生下小女儿玛丽娅·多·皮拉尔之后不幸去世。维拉维尔德斯家族的人一般都去世得早。看，迪奥戈·雷尔瓦斯多么不会挑选配偶啊！不过在挑选当地产品和牲口方面，他却显得十分精明能干，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上，要数他最好，数他第一。他格外喜欢玛丽娅·若娜·罗琳·维拉尔德斯这个五官娇巧、身材苗条、皮肤光滑洁白、外表柔弱的姑娘，这也许是她与体格健壮、肤色黝黑的雷尔瓦斯家族的人形成鲜明对照的缘故吧。但是他又觉得孩子们确实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不少天生的柔弱。

“明天去对农业大臣说些什么呢？”迪奥戈·雷尔瓦斯惴惴不安地问自己。他竭力想忘掉刚才那些萦绕在脑海里一团乱麻似的回忆。为了能使自己单独一个人更清静些，他没有点燃三蕊油灯，结果却陷入了思绪万千的回忆之中。这些回忆并不奇怪，但现在他需要的是理智，也许应该让它们深藏不露，而不该肆意泛滥。当天下午，他派人向区长传话，请他翌日一起乘火车去里斯本。在见农业大臣之前，他要把议员巴拉达斯博士拉上。在阿尔德巴拉，他通过私情和使用

小恩小惠等种种手段，使全部选民无一例外地投了这位议员的票，甚至连那些残疾和已经死去的人也都投了票。迪奥戈·雷尔瓦斯如此用心良苦，竭力地使巴拉达斯博士当选为议员，并非只是让他有机会大摇大摆地出入国会和给死者做冗长的悼词而已，他要让议员陪着他去见农业大臣，想看看此人到底有多大的才干。至于以后嘛……，啊，他总有办法……他不想全盘考虑这些，虽然他需要马上到女婿的银行去一趟，以便准确无误地摸清银行的实情，了解在给外孙们办理遗产继承时能够得到些什么。他还必须见见女婿的兄弟曼努埃尔·阿劳若。这个恶棍即使在耶稣殉难的圣日，要是发现神父身上有他想要的东西，也会毫不迟疑地去抢劫的。

“我们又在一起了！”在死一般寂静的亭子里，他再次重复了这一句话。

他走过去对着祖父和父亲的半身像虔诚地禀告，声音一点也不沮丧，宛如祖父、父亲活着并坐在他的面前一般。他要向他们表明，他是怎样用从他们那里遗传下来的力量和勇气，毫不畏惧地面对诸多不幸的事件。

啊，不，不必大惊小怪地把这些称作不幸事件，他可不是那种胆小鬼。在这种非常时期，在周围尽是些

绵羊般的人群中，他要以敏锐的目光明察一切。而那绵羊似的人，有的正在成批自杀，有的正准备向工业金融资本家和铁路杀手们投降——他永远不会忘记修建铁路占用他的土地时赔偿给他的那几个可怜巴巴的钱。还有一些人惶惶不可终日，连在追捕鹌鹑季节里那些惊恐万状地逃命的鹌鹑都不如。眼下，绵羊似的人比比皆是，可就是没有能将这羊群带到安全可靠地方的牧羊人。他能否幸运地成为这样的羊倌呢？实在难说！

突然，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挨个儿走到每个窗户跟前朝外瞥了一眼。那一夜风似乎停息了。他靠着向南开着的窗户呆了一会儿。“凄怆的星期”的飓风就是从那里刮起的。他必须顶住这场飓风，但他能顶住吗？……他相信自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否则就会前功尽弃，雷尔瓦斯家族一百多年来积累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难道生活会迫使他回到了除了简陋的四风亭再没有别的任何财产的地步吗？……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才乐于作出这种假设。此时，他决定把油灯的三根蕊——一点亮。

亭子里展现出一片片黑影。突然间，一阵刺耳的汽笛声划破了静谧而又沉闷的庄园夜空。在这令人可怖的笛声中，有人正乘着火车逃离里斯本，到他的怀

里来寻求安宁的避难所。

迪奥戈·雷尔瓦斯不假思索地伸出双手欢迎他们。

盲人的峡谷



第四章 全家福

自从王室给他面子，坐在他的相机前照过相之后，摄影师诺里埃尔名气陡增，成为知名人士，所有那些头等和二等的贵族以及家财万贯的资产阶级都开始争着请他照相。

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喜欢穿着打扮，卖弄风情，迪奥戈·雷尔瓦斯对她素来是有求必应的。在去辛特拉镇赶集回家的路上，她那个梳着安达鲁西亚发式的脑袋突然产生了一个执意要照相的念头。就在他骑着驴子去瓦泽亚德科拉雷斯镇嬉戏的那一天，结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鲁伊·波尔特拉。阿劳若。

迪奥戈·雷尔瓦斯乘着一辆崭新的马车去接他的孩子们。这

马车是他让木匠泽·塞热罗仿照一本英国杂志上的图案精心制造的。马车装饰得精致、豪华，系着 5 匹步伐矫健、形态完美的高头大马。看着这一切，他感到舒服极了。旁人也觉得赏心悦目。几匹辕马的色泽如马樱花般漂亮，白、红、黑三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十分逗人喜爱。这是雷尔瓦斯家族精心培育出来的良种马，绝对是空前的杰作，尤其它们那纯黑色的鬃毛和四只马蹄，使近似紫丁香般的皮毛更加引人注目。那在前头拉套的马，其乳白色的皮毛银光闪闪，仿佛比它的主人还要更加骄矜自负，总是不高不低地昂着头，显得欢快而庄重，两条前腿麻利地踏着节奏明快的步伐。控制着 4 匹辕马的脚步和行进速度。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迪奥戈·雷尔瓦斯一双精明的手正握着 5 匹马的缰绳驱车前进。

如果说马和主人彼此感到自豪的话，那么孩子们得意洋洋地样子更无法形容，他们使父亲同意不让女佣坐他们的车，把她打发到阿伦特茹式的行李车上，坐在侏儒若阿金。塔伦塔的旁边。孩子们对新马车精致豪华的装饰感到如此荣耀和骄傲，竟执意只有爸爸才能同他们坐新马车，连车夫也不要。迪奥戈·雷尔瓦斯没有同意。

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和爸爸一起坐在车夫的位置

上，两个男孩和玛丽娅·多·皮拉尔同车夫泽·博尼托一起坐在后面。泽·博尼托对自己身穿的新衣服、银光闪闪的钮扣和头上的鸭舌帽也感到乐滋滋的。在车上，他们聊起了那天骑驴嬉闹的事。安东尼奥·卢西奥拿阿劳若向姐姐大献殷勤的样子取笑，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则拿安东尼奥·卢西奥向情窦初开的小路易莎——玛丽娅·路易莎·桑巴约·金特拉百般求爱的样子开心。米格尔·若奥和玛丽娅·多·皮拉尔对行进中的 5 匹健壮的高头大马赞许不绝，没有留意哥哥和姐姐之间的相互打趣。考虑到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和阿劳若之间年龄悬殊的爱情，迪奥戈·雷尔瓦斯心里想：“连死神都有它的怪癖。”迪奥戈·雷尔瓦斯赶着马车小跑着离开辛特拉镇，像往常一样，一些赶集的朋友聚到一起，鼓掌为他送行。体面地离开小镇以后，迪奥戈·雷尔瓦斯便扬起鞭子，啪啪几下，5 头牲口蹄声踏踏地奔驰了起来。叮叮 咣咣的马铃声盖住了车上断断续续的嬉笑，直到泽·博尼托为了给马饮水，在一处泉水边停了下来，埃米莉娅·阿德拉德才向爸爸提议说：

“爸爸，您应该和我们一起照个相！我们 5 个人合张影！……把照片放得大一点，要同在辛特拉城堡里看到的那一张一样大。”

迪奥戈·雷尔瓦斯平素不常吸烟，现在却点燃了一支雪茄，满口答应说，可以请维拉弗朗卡镇的摄影师特谢拉前来拍照，此人技术不错。可是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却坚持要请里斯本的诺里埃尔，说他拍的照片与众不同，照片上的人就只差不会说话了。

布里吉达和别的女佣看过放大的照片也赞不绝口，这时，迪奥戈·雷尔瓦斯才觉得说服摄影师到庄园里拍照的时间和金钱没有白花。是的，这张照片拍得确实很好，几乎与从前某位艺术家为丽塔·康斯坦萨姑妈所作的画像一样精彩。正是这幅画像，才使侏儒若阿金·塔伦塔来到了雷尔瓦斯家族的庄园。丽塔·康斯坦萨看到西班牙一位画家一幅画的复制品后，十分喜爱画中的侏儒，便要求找个侏儒来为她牵猎犬。她则学着亚马逊女人的样子，骑在一匹暗黄白色的马背上，这匹马是父亲在一个复活节的星期天送给她的礼物。这里，我们不谈这个与丽塔·康斯坦萨那幅画中的人物非常相似的侏儒的经过，因为这故事实在太长了。

毫无疑问，这张照片成了大家喜爱的珍品。

尽管迪奥戈·雷尔瓦斯不得不用手拿着硬边礼帽，高高的帽顶几乎遮住了站在后面的儿子，埃米莉娅·阿德拉德还是执拗着要爸爸穿上庄园主的服饰拍

照。摄影师坚持说：“照相艺术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大家要耐心点儿，我懂得怎么才能照好，我可是王室的艺术人啊！”但是，即使这样的道理也没能说服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她坚持坐在爸爸边上，因为她要炫耀自己为拍这张照片让人赶做的那条暗玫瑰色的褶裙，要显得比谁都漂亮。迪奥戈·雷尔瓦斯已经开始对照一张相片也要如此麻烦感到扫兴，为了拍这张全家福，他不得不派人叫来了理发师剪发修面，又让裁缝精心缝制了安达罗西亚式的上衣和裤子。现在，看到女儿和摄影师争吵的情景——摄影师威胁说，尽管他们付了钱，他照样可以离开庄园，不给拍照——，他需要多大的耐心啊！要是在其它日子，他早就把摄影师撵出庄园了。可是，这毕竟是女儿 16 岁的生日啊！于是，他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站着照相，而摄影师可以不在照片下面留下姓名。

“好了，师傅，就这样办吧！”说完，迪奥戈·雷尔瓦斯坐到被指定的椅子上。年仅 10 岁愁容满面的米格尔·若奥坐到了另一把椅子上，他显得如此伤心，以至在照片上都可以看得见他眼睛里噙着泪水。他喜欢两腿交叉地站着照相，后来有一天他对爸爸说出了心里话。

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站在他们俩中间，婷婷玉立，

苍白的面颊两边各印着一个迷人的酒窝，嘴角上挂着一丝微笑，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了一排漂亮的牙齿。安东尼奥·卢西奥紧紧站在爸爸的背后，仰着头，把一只手搭在椅背上，身上穿着一件崭新的外套，头上戴着一顶事先为他挑选好的科尔多瓦式的帽子，可谓神气十足。玛丽娅·多·皮拉尔披着一头蓬松卷曲的头发，靠在爸爸的腿上，显得比谁都快乐。知道迪奥戈·雷尔瓦斯此刻内心充满了焦虑，他的大女儿正悲恸欲绝，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提起照片的事情呢？

因为玛丽娅·多·皮拉尔指着挂在二楼小厅里的那幅放大的照片，正同两个哥哥争论不休。二楼这个小厅是个乐室，里面有一架竖琴和一架老式钢琴。虽然有家庭教师，但是两个姑娘都很少去摸它们。跟迪奥戈·雷尔瓦斯一样，她们俩都听觉不灵。

“我们 5 个人靠得很紧。”她说；而我就像爸爸所讲的那样要问：‘我们彼此互相喜欢吗？他喜欢我们大家，是的，唯独他坐在那里最合适。你们都说爸爸最喜欢我’……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使他不高兴过……”

“得了吧，将来有你惹他生气的时候。”14 岁脾气乖戾的米格尔·若奥不无抱怨地说：“像你这种年龄的

丫头大概最让人费解。”

“一个傲慢的黄毛丫头！”安东尼奥·卢西奥补充说。

玛丽娅·多·皮拉尔皮肤黝黑，个子与年龄相比显得偏高。像母亲一样，也有一双浅栗色的大眼睛，一头金发，也许要比母亲的稍深些，相貌十分动人。在阳光好的日子里，她的眼睛有时呈浅绿色，显得更加活泼有神，却不那么温顺。鼻子略微有点鹰钩形，灵敏的鼻翼微微翕动，两片略微粗厚但线条分明的嘴唇富有表情。“还会长好看的。”布里吉达保证说。她对玛丽娅·多·皮拉尔一直很亲热，因为这个姑娘一生下来就没有了母亲，可是这却成了深受母亲宠爱的哥哥安东尼奥·卢西奥厌恶她的原因。安东尼奥·卢西奥认为，妈妈的死完全要归罪于妹妹玛丽娅·多·皮拉尔。由于这个缘故，他曾不止一次地要她住嘴，不让她说话。安东尼奥·卢西奥的裤袋里经常偷偷装着一副扑克牌，一个人津津有味地玩着 21 点。这副牌是庄园里的一个马倌儿送给他的，并且教会了他玩这邪恶的 21 点。眼下玩扑克牌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嗜好。

经迪奥戈·雷尔瓦斯同意，19 岁的安东尼奥·卢西奥已经开始蓄胡，那引人注目略呈红色的髭胡沿两颊弯弯上翘，直到颧骨为止。他梳着分头，由额前中

央的一缕头发开始的头路笔直通到后脑。因为头发太长，他让人把两边太阳穴处的剪短了一点。

他是个天生的胆小鬼，但是，一旦认为需要显示自己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时候，同样也会作出强烈的反应。他的脸色显得比米格尔·若奥更加苍白，在风流韵事方面极富有想像力，这也许是父亲不准他与阿尔德巴拉村里的姑娘们寻欢作乐的缘故吧。迪奥戈·雷尔瓦斯对他的警告是十分严厉的：“我会让你去夏尔卡呆上两年，日夜守着那些快产仔的牝马！”

玛丽娅·多·皮拉尔说：

“你们对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姐姐发脾气了……”

“住口，黄毛丫头！”

“我听到了。”

“你也隔着门偷听吗？”

“没有，但应该去听。有些时候也不必装成傻瓜。”

“什么时候？”米格尔·若奥趴在桌子上懒洋洋地问道。

“看你偷着抽烟，听你给佣人们讲下流话的时候。”

安东尼奥·卢西奥抬起头来，瞥了弟弟和妹妹一眼。

“米格尔·若奥去过车房了吧？”

玛丽娅·多·皮拉尔装作没有听见。米格尔·若

奥的面孔涨得通红，两手微微颤动，假装打起瞌睡来。

“回答我，玛丽娅·多·皮拉尔！……”

“弟弟同他们都胡扯了些什么？”

对于哥哥安东尼奥·卢西奥的再次逼问，玛丽娅·多·皮拉尔嬉笑着耸了耸肩膀，用鼻子和嘴唇做了个鬼脸。

“要是他讲了呢？”

“一个黄毛丫头，你知道什么是下流话吗？是谁教会你的？……”

安东尼奥·卢西奥走过去，揪住了玛丽娅·多·皮拉尔的一只胳膊，用力摇动着。

“没有，谁也没有教过我……不过，我听说过。”

“快讲，是不是那个下贱的女佣说的？”

“我是绝不会像哥哥那样去同女佣们胡扯的。”

“蠢货！”

“不过，现在我倒要想同一个女佣聊上整整一个晚上，因为我一个人上床实在害怕……”

“别傻了！”

安东尼奥·卢西奥坐下来，洗好牌，又玩起他的21点游戏来。

“一个傻丫头！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这样了！……也未免太早了点。”

玛丽娅·多·皮拉尔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两臂交叉着放在微微隆起的胸前。

“我知道，我会梦见鲁伊姐夫的……在以后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会看到他直挺挺地躺在棺木里的。”

他们兄弟姐妹之中，只有玛丽娅·多·皮拉尔喜欢鲁伊，喜欢他把自己抱到腿上坐着，微微抖动她的身躯，然后亲昵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凑近她的耳朵小声说：“你将成为全家最漂亮的姑娘。”

盲人的峡谷



第五章

埃米莉娅·阿德拉德 日记中的秘密

鲁伊被安葬的那一天，他如果不离开我和玛丽娅·特雷莎呆着的房间，我是不会重新拿起这个已有四年多没碰的日记本，来向自己解释几个钟头前我无法对他说出的事情，而那个晚上，我本来肯定会讲出来的。现在我要问，这样做是否要更好一些，我的回答也许是否定的（以后再认真琢磨），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虽然我痛苦地察觉到，和他在一起时，我总感到自己变得渺小了，见到他或听到他说话时，我好像已不再是我自己。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别人，对可怜的鲁伊我也是这样。天哪，直到他那样忧郁地死去之前，我才开始理解他！

那天，他回到家里，把不幸的消息告诉我时，显得多么需要我，依赖我，仿佛他是我的孩子，而在此之前，他却总是像对待孩子一样地对待我。结婚时，他的年龄差不多比我大一倍，虽然我对他并非有着伟大的爱情，但对我来说，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大家都说，结婚后，爱情自然而然地会来的，可是没有，它没有来到我的心房。

在我的嫁妆中，我带去了所有的一切，唯独没有爱情，也许这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那么，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呢？好，我来回答，但不是要揭示物质和人生的价值，揭示再次出现的顾影自怜的情感，换句话说，我真的只有自己陪伴自己了。首先，我要讲一件到现在才想说的事情：这本日记是我的好伙伴，几乎是我7年来一个秘密嗜好，它记载了我和家里其他人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我和两个弟弟的法语家庭教师马德梅塞莱·基贝特，也叫米谢莱·基贝特，见我闷闷不乐，就劝我写日记。她对我说，理解和懂得我的内心经历着的事情是重要、重要又重要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喜欢“重要”这词的原因）。只到神父面前忏悔心事是不够的，尤其是忏悔神父如此依附着我们的时候更是如此。她很精明，完全清楚我们对阿尔温神父不十分尊重。阿尔温神父是个好神父。但她到底在我

身上发现了些什么才劝我写日记的呢？

她对我说，写日记是件有趣味的事情，法国女孩差不多都写日记，有的还配上插图。但是，由于大人的缘故，她们必须把写好的日记悄悄地藏起来，因为大人们不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而想了解孩子们生活中的一切。当时，她和我一起找了个藏日记的地方。我问她，是否在我身上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要在那时候劝我写日记，而她只是甜甜地一笑。当时，安东尼奥·卢西奥正迷恋着她，所以他的法语比我学得好。米谢莱·基贝特盯着我的两只眼睛，我的脸不由得红了。于是米谢莱·基贝特回答说，她劝我写日记是因为我正在思考着的那桩事的缘故。好了，我作这种解释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由于妹妹玛丽娅·多·皮拉尔，我才开始写日记（现在我开始指名道姓地说了；反正最后要撕掉的），我发觉她取代了我在爸爸心目中的地位，这使我感到痛苦。这个时候，我完全意识到了母亲的去世给我带来的损失，所以在写这几页日记的时候，我成了安东尼奥·卢西奥仇视妹妹玛丽娅·多·皮拉尔的同伙。我们会趁她睡熟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偷偷打她，当时谁也无法发现她在梦中突然惊哭的原因，以致把她带到阿赞布雅的马尔多纳多大夫那里去看过好几次，确信

她害着某种莫名其妙的怪病。现在我的妒忌心不那么重了，因此能够直言不讳地说出因为打她而甚至感到手酸背痛。我的肚子仿佛石头一般，里面不能装有什么东西，曾多次饭后呕吐。

但归根结底，所有其他的原因都不算什么。是因为他，我才开始写日记的。现在，也是因为他，我才到过去同米谢莱·基贝特一起藏日记本的地方取出我的日记。去了里斯本两天，回来后他告诉我说，他已同财政大臣谈过话了。对于我们来说，事情并不像对大多数人那么糟糕，甚至鲁伊名下的财产也并没有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如果说卢西塔诺银行倒闭了，那么人民银行也同样如此，因此，对鲁伊来说，事情本来并不那么棘手。他还谈了一些关于别的银行和商业方面的事情，对这些我没有用心去听。最后，他说鲁伊家的人都好虚荣，要是鲁伊早一点来找他并听他劝告的话，事情也许就不会糟糕到这种地步。可是我回答他说，谁都清楚，他并不喜欢鲁伊。刚一结婚，鲁伊本人比谁都先发现了这一点。他说，这完全是因为我。我很遗憾，为什么当时我没有能够给他一拳。要是我动了手，他的脸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竭力控制住自己，因为不能随心所欲而真想痛哭一场。可是我没有哭，我不愿意让他伪装心地善良对我说些亲切动

听的话语。他素来装出一副对人慈善的样子，我很了解他，于是我对他这样说：“真的是因为我吗？我从来没察觉到。”他便对我说起了鲁伊和我结婚前的生活，说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到处都有他的情妇。他还知道得很清楚，鲁伊婚后仍然会继续这样生活。他曾经告诉过我，只是当我威胁说要弃家出走时，他才勉强答应了这桩婚事。就在那一天，爸爸第一次打了我。然后他又急急忙忙想把事情了结。他知道，我真的会出走的，所以亲自去里斯本请鲁伊来庄园和我们一起用晚餐。我对他说：“在这方面，男人都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有别的相好。”我盯住他好一会儿，并看出他明白了我的用意，于是有意避开了这个话题。看到爸爸也会回避某些重要的事情，我心里不由地感到一阵欣喜。

我真的因为了解到他也是一个胆小鬼而高兴吗？

当爸爸提醒我说鲁伊是个懦夫时，我回敬他说：“爸爸也是个胆小鬼。”同时，我举起手来，求他不要碰我。于是我们俩都举着手，呆在那里。突然，他的目光使我感到害怕，我便说了声请原谅，我并不是想要冲撞他的。但我想起了孩子们，尤其是肚子里怀着的孩子。我明白，要是这时候我还不显出后悔的样子，他会夺孩子们的财产继承权的。我这个一向为所欲为

敢对别人出言不逊的人，不知有多少次对鲁伊傲慢无礼过。只有今天才认识到，我是个多么软弱无能的人啊！

现在我感到我会后悔的，不愿把所想的这些写进日记，我知道，我才 20 岁就已经成了寡妇。

我不能继续生活在这个家庭里。以前我一直以为在这里会过着一种幸福或者说近似幸福的生活，可是现在突然想到，“是什么缘故使我去想这些呢？”

我已切身体会到，就像亲眼看到的事情一样，我已无法忍受这种温和的地狱生活了。

盲人的峡谷



第六章 事实犹如女人， 需要梳妆打扮

要是迪奥戈·雷尔瓦斯能从女儿的肩膀上偷偷看到她正在写的日记，就会打断她说：“你在按照你的方式描写事实。”肯定他还会用庄重而深沉的嗓音强调一句：“不是吗？”他的那种嗓音曾给大臣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的，人们不是每天都能同一位大臣讲话的，哪怕他是个笨蛋——真要是个笨蛋就好了。可眼下一位大臣已不只是一个人，却变成了一个机构。在这机构的背后，有秘密警察留有仁丹胡子的官员和将军麾下的士兵，还有那些把他们捆在一起的公文。法律充其量只是在将要被吞食的火鸡周围用粉笔划的一个圆圈罢了。粉笔划的圈该是多么脆弱啊，随便几滴雨水

就可以把它冲刷掉，可是火鸡却无法逾越这样一道假想的白色深渊。迪奥戈·雷尔瓦斯朝女儿走去时，可能也曾这样想过，他就是带着这些想法从里斯本回来的。他已把这些想法告诉了管家，可见他是多么需要一吐为快，多么不相信农业代表团的伙伴们。“鉴于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及其与国家领导人磋商之事的重要性，他们荣幸地受到了大臣阁下的接见。”第二天上午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的。

“不，米拉伊，那儿要作些小小的改动，然后再往下写。我们永远要重视一些表面上似乎并不重要的小事情。我曾不止一次地提醒你注意，你也同意我的看法（在假想的谈话中，让我用你而不是用您来称呼吧），你还记得吗？…不是吗？…我会使你记起来的。我这人太讲究准确性了。不过你先别插话！

“当你又对我说我不喜欢你丈夫的时候，不是这样吗？我用反问回答了你。那时你觉得我有些不礼貌，我不应该用问话作为回答。我问道：‘你呢？’你当时显得很困惑，只是习惯地用受宠的略带威胁的样子摇摇头，你刚要说些什么，可我却让你撒谎，提醒你曾经对我承认过，‘对，不错，然后呢？’这都是你自己说过的话。千真万确，你并不喜欢他（说“千真万确”时，迪奥戈·雷尔瓦斯用了一种更能传情的语

气），因为你从来都认为他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

“不，别着急，让我把话说完。那时候，你还有一般女孩子傲慢自负以外的东西。我对你迁就得太多了，米拉伊，可你辜负了我啊！你可要当心！你稍微背朝着我，眼睛盯着地面，而我却看见了，你不要说没有！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你脸上露出了那两个想表示点什么的酒窝，就像你微笑时总要露出来的那样。是的，你是个傲慢的姑娘，你知道，我对傲慢地对待我的人我是怎么想的，更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对我来说，我唯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轻视我。仇恨吗？随之而来的就是仇恨，笑脸相迎是不可能的！

“我要问：也许因为你不相信他能让别的女人代替你，所以你就以为他是一个懦夫吗？我不知道你是否完全有道理，但是在这方面，你应该是完全有道理的。你是个漂亮姑娘，现在出脱得更加标致了。对有些丈夫来说，要是能够看到妻子，某些妻子，由于他们的过世而身着丧服，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可你穿着黑色的丧服却显得多么好看啊！

“是你后来对我讲的，我并没有要求你这样做，而且完全没有那天夜里你指责我是杀害他的帮手时的那种激动情绪……请注意你具有的提醒别人的能力，米拉伊！你对我说，他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因为他几

乎是哭泣着告诉你正在发生的事情，用悲观主义者所特有的敏感预测自己和家人将要面临的不幸。

“我要问：你能爱上这样的男人吗？现在你总该明白了。我也曾预测过，不过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今后永远也不会是。鲁伊·波尔特拉·阿劳若不配做我的女儿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的丈夫。要不是因为你，我与他并没有任何过不去的地方。

“正如你所知道的，早在你爷爷创建莱济里亚斯公司和开办其他一些事业时，我们就跟鲁伊·波尔特拉·阿劳若家里的人有来往了。同这种生性好色的人进行交易和接触，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虽然我知道他们都是些心胸狭窄的人。你是否还记得，我对你只用过一次‘也许’这个词，而且强调，它是整句话中最重要的一个词。我只用过这么一次：‘也许爱情以后会来的。’我的孩子，迟到的爱情是很罕见的，为什么？……你已经 20 岁了，现在守了寡，而且要一直守下去，就像我们雷尔瓦斯家的其他女人所做的那样，包括那些可能并不喜欢自己丈夫的女人。你不能让你的孩子们有个继父，因为我还活着……你是不会没钱花的，也不愁没钱养育他们和为他们操办婚事，就用守寡来赎你所犯的罪过吧，这是上帝的意旨。

“啊，是的，你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就是因

为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我可以把一些事情讲给你听……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对你的孩子们重复我所说的这些话。爱情是永远不会在婚后到来的，米拉伊！爱情可以发展，可以加深，就像森林里的某些树木那样，根深叶茂但这必须要有爱情的种子。只有爱情的种子才能带来更多的爱情。

“在爱情上不能搞嫁接，情况是不一样的！天上的飞鸟把种子撒下来，但是只有大地才能把到处飞来飞去的小鸟叼来的种子收留下来，供给养料，使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大地具有我们人类所没有的奇迹般的威力，我们无法模仿大地，至少在爱情方面是这样的。鲁伊·波尔特拉·阿劳若向你献媚求爱，你就得意忘形，仅仅因为自负你才投入了他的怀抱。你那时才刚满 15 岁，而他已经 28 岁了。他已经有了生活经验，而你对生活所包含着的使我们惊讶不已的一切都一无所知！

“米拉伊，人在结婚时要有爱情，且不说几乎总是如此吧，但很多时候是这样的，至少要有一点儿爱嘛。有时候，这种爱就像小河里的涓涓细流，会突然消失。为什么？这就多少有些微妙难解了！不过，还是你说得对：是我谈起这件事情的。有些女人……当然还有男人，充其量最多不过像有些人收藏的空海螺罢了。看

上去挺漂亮，里面似乎有声响，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看作是大海的声音。是的，有一种声音。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就会发现，它根本没有什么声音。在爱情方面，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她们漂亮，甚至十分标致，我们钟爱她们。可是他们一经接触，甚至在第一次接触之后，就立即发觉他们连一个声音都不是。她们一生下来，爱情之血就是灰色的，但却又意识不到。我也弄不懂，有些女人，当然也有男人，他们外貌漂亮动人，但是身体里流动着的血却缺乏爱情所赋予的色彩。这种色彩由于一种惊异的直觉而加深，在整整一生中，总是呈现出种种新的色调。”

“不说了，我漫无边际地扯得太远了。当然，你可能会变成为一个空海螺，尽管……你需要领会我的意思：不是我，你的爸爸，现在要对你讲那些应该由鲁伊·波尔特拉·阿劳若对你说的话。”

根据我对迪奥戈·雷尔瓦斯的了解，他要说的大概就是这些了。开始时他语句有些尖刻，后来就变得平和起来。有些时候情况又恰恰相反。他留意不使自己的话显得单调乏味。细想起来，其理由也许不同：让别人永远也不可能事先料到他会作出的反应。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别的缘故。

然而，我们已经在给事实做了一些小小的梳妆打

扮了。诸位须知，迪奥戈·雷尔瓦斯向埃米莉娅·阿德拉德讲述了他所做的一切，但有一件事却忘了，也从来没有对管家提起过，那就是他在情妇家里曾度过了一个下午。当他的妻子玛丽娅·若娜·罗林·维拉维尔德还在世的时候，他就已经同这位情妇有着瓜葛了。

正如他在解决农业上的一些急迫问题时所说的，里斯本乃是一片沼泽地，人们的双腿会深深地陷入进去。但也许因为只有在沼泽地里才能生长出奇花异草，所以也只有在里斯本这种地方，一个人才能神秘地经历着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而且最后又以简单掩盖了神秘。

他从女婿的银行里出来，坐到了一辆马车上。在银行里，谈判进行得还算顺利。考虑到当地的时尚，他去了希亚多^①买了些巧克力、新鲜的蛋糕和热乎乎的炸油条，然后带着大包小包从希亚多来到拉帕区的一条街上。这条街十分僻静，适宜于调情做爱和娼妓出没。当他要车夫去拉庭院的门铃时，也许他有些疲倦了，因此朦朦胧胧预感到罗莎丽娅可能不在家。女佣出来开门，结果是他猜错了。迅速地交换了一阵手势

^①里斯本老区的商业中心。

之后，他溜进了大门，让女佣埃特尔维娜帮他付了车费，把大包小包提进家来。

毫无疑问，到那里去歇息歇息是值得的。从大臣那里得到了保证之后，是该轻松一下疲劳的神经了。第二天，他有不少事情要办，此外又增加了去希亚多一个糕点铺的任务——他看到那里有两片店都贴着招租的广告，不禁大为惊讶。虽然他知道招租者并不要求付钥匙费^①，但他还是要到店里去探听个究竟。当然，他是不想开店经商的。不过，付几个月的租金也许是值得的……不管是政府倒台，还是风暴刮起，一旦风暴过去，在希亚多有一、两片商店就是财富！他不愿意看到钱财和儿女们停滞不动，他以为这是病态的一种标志。

他把这种情况告诉罗莎丽娅的时候，罗莎丽娅也感到十分惊讶。随后她便从容不迫地开始诉说自上次他离开之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但是，那两片店的招租广告更使她感到兴趣。她把迪奥戈·雷尔瓦斯的头揽到怀里，抚摸着，虽然两个人本来都有点儿生气，她还是用宽大的袖花边搔他的胡子。要是在别的时候，迪奥戈·雷尔瓦斯早就消了气，把她的衣服脱个精光。也

^① 承租店铺除要交纳房租外，还要交纳一笔移交费，称之为钥匙费。

许他最终要在那里过夜。“以前在里斯本有过这种事情吗？从来没有！这可能会倒大霉，但正像你说的，也可能会是一笔大好的生意。”此时此刻，罗莎丽娅暗自思忖着一个想法，即将把其中的一片商店登记在自己名下。一片妇女用品商店，专门经销时装，而且统统是巴黎的时装。多么赚钱的生意啊！要为商店取个漂亮的名字。用法文名字蛮好……比如夏姆帕斯。^①可是，用她的话来说，糟糕的是，迪奥戈·雷尔瓦斯在给她月钱方面像座钟一样准时，却依然精明，丝毫没有她认为一个大富翁应该有的愚蠢。

罗莎丽娅是西班牙加里西亚人，出生于科罗尼亚。她到葡萄牙来是想看看里斯本下的雨是否同加里西亚的有所不同。可迪奥戈·雷尔瓦斯却是干旱的夏季的云彩，所下的雨水不多。她喜欢褐色皮肤的迪奥戈·雷尔瓦斯的强悍，就差把他驯服，使他成为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理想中的男人。

透过玻璃窗，两人望着窗外的濛濛细雨。罗莎丽娅不禁想起了家乡的雨景，脑海里立即想起了一首故乡的歌谣：

^① 巴黎一繁华商业区的名称。

晴天天下起雨
魔鬼出了门
袋里装着针
专门扎女人……

此时此刻，迪奥戈·雷尔瓦斯正好也在回想着女人和一个雨夜，不禁哈哈一笑，然后打了个哈欠。

“你在笑什么啊，我的小魔鬼？”

“一天夜里，为了我的侯爵夫人，我被雨淋成了一个落汤鸡。我足足等了 3 个钟头，等着她的男人外出……”

“他外出了吗？”

“当然，罗莎丽娅。我雷尔瓦斯家向来是交好运的。”

盲人的峡谷



第七章 每个男人的心灵里 都有一匹马

这是永远不可能的！

“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不少人希望具有某些马所具有的高贵、勇气和忠诚。当然，的确也有些马瘦骨嶙峋，软弱无能。人呢？……也不乏这样的人。我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有的人，甚至会害怕自己的影子，这个谁都知道！……我正瞧着门达尼亚的脸，他正在想起某个这样的家伙，难道不是吗？”

在里斯本办事顺心的时候，迪奥戈·雷尔瓦斯总要去图尔福俱乐部或者斗牛俱乐部，这已成为他的一个嗜好，到那里见一些相识的人——说朋友还为时过早

——，同这些人谈上几个小时。听够了城里的流言蜚语，这些人更喜欢听迪奥戈·雷尔瓦斯吹嘘一通他的斗牛和马匹。迪奥戈·雷尔瓦斯为自己成为伊比利亚半岛牛马业的主宰而洋洋自得，所以要使他打开话匣子倒也确实不难，只要激发起他的虚荣心就足够了。当然，方法要巧妙些，因为此人不喜欢有人拿他取笑，关于这一点，某位好色的子爵是可以作证的，迪奥戈·雷尔瓦斯曾经准备教训此人一顿。当时在场的众人劝住了他，否则，准会有一场好戏看的。他说，他不想让人从反面去看他。接着还笑着补充说，他衬衣反面的里子是十分粗糙难看的。

那一天，迪奥戈·雷尔瓦斯的心境很好。他女婿去世的那个“悲怆的星期”快过去一年了，而这一年他觉得自己过得问心无愧，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久前他刚刚得到的东西是重要的，十分的重要。

“骑手要它后退，而它却无缘无故的竭力向前奔驰，当我看到这样的马时，就不由得想起一些人来。他们没有任何道理；只是因为一味任性，无论干什么都要反着来。骑手把缰绳向右拉，而它们却执拗地偏偏要向左走，只有动用了马刺和棍子之后，才肯服服贴贴地听话。到头来，有的就变成了瘦骨嶙峋的劣马。当然啰，也不乏随时随地想要报复的马。”

“我们多少都有点这种脾气。”有人证实说。

“我同意你的看法……”

他用一种厌恶的口吻讲出了上面这句话，接着又继续发表议论：

“在我们人与人之间，自由派人士容不得君主专制主义者，或者进步党人容不得复兴党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有些灰色的马会仇视红棕色的或其它颜色的马，正如有些政治家只喜欢看一种颜色，要是不对他们动用武力的话，他们是不会去看其它颜色的。他们都是些固执的家伙。”

听他说话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迪奥戈·雷尔瓦斯愿意同他们开心逗乐，一方面因为他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另一方面，在交谈之中，这些人总会透露出某些金融和政治方面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可以帮他实现自己构思好的计划。时令快敲响 10 月的大门了，下午已有些寒意。从来不会忘记，正是坐在这张沙发椅上，通过传到耳朵里来的一些蛛丝马迹，他在尼夏纳卡搞到了几公顷与他的地产连在一起的良田。

“我们这个世界，不乏咬人的人和咬人的马，而好踢人的人，能不认识他们的主人吗？他们不过是一群牲口罢了……去踢与自己配对的马是不多的。现在，在

他们自己惹出来的‘好事’中，在这一场危机里，不知有多少人脱缰而仓皇逃跑，就像莱济里亚人形容脱逃的马一样。这就是我开始所说的，而且认为说得很对，即每个男人的心灵中都有一匹马。”

“迪奥戈·雷尔瓦斯朋友，有些人的心灵可是飞鸟啊。”

“也许是，也许是……归根结底，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当然喽，差不多是一样的。”他马上改口说。接着，他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大家都看到了，我们讨厌这种人，他们鼠目寸光，嘴角叼着香烟……但并不往里吸。在里巴特茹甚至有人说，有些马甚至会用烟斗吸烟，它们见什么就吃什么，而这些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他们都是一路货色，昏昏沉沉、愚笨无知、冷漠无情。而那些乖戾固执的人呢？……只有那些不知道马会咬槽磨牙的人，才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只有一点差别：对打着我家烙印的马进行精选，使之纯而又纯，一旦发现了咬槽磨牙的劣马，在无法使它具有良好的灵魂时，就派人宰了它。”

“卖给吉普赛人嘛……”

“倘若有一天，我在这儿看到一匹从我家的马群里分离出来并打着‘雷尔瓦斯’烙印的马，要被赶到集市上让吉普赛人追逐挑选的话，我就给它当头一枪，结

果它的性命。至于吉普赛人嘛，他们只能到安达鲁西亚去唱唱歌，跳跳舞。可就连他们唱的歌我都不喜欢去听……让人感到悲悲切切的。”

一阵沉默悄悄来临。迪奥戈·雷尔瓦斯望着窗外的街道，心里却正仔细推敲着如何更好地表达下面要说的话：同马的灵魂一样，人的灵魂也是可以教诲的。确实是这样的……

“对，人的心灵如同马的心灵一样，也是能够教诲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为人的心灵就是一匹马。”

他一边望着前方，谁也不看，一边用手捋着由于上了年纪而间杂着几根白须的黑胡子。

“一匹马进入驯马场时，野性十足，但是走出驯马场时，就完全变了样，有时让人比在田里干活还要淌出更多的汗水。刚进驯马场时，谁也不能碰它一下，可是，从驯马场出来的时候，仿佛成了一把最好的吉它，只要会用手指头弹拨就行了。人生实际上就是驯马场，确实是一个驯马场。有的心灵是用糖捏成的，就是我们用来喂马的糖。我们亲自用手来喂，好让它看清楚是谁在喂它，并且让它意识到，它配得上这种奖赏。马是心领神会的，因为我们给它吃……现在我又要问了：您还说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吗？”

他朝着一位带着单片眼镜上了年纪的人问道。此人在谈话开始时曾打断过他的讲话，并且在整个交谈过程中，始终面无表情，沉默不语，脸色也许比谁的都更为苍白。

“请原谅，迪奥戈·雷尔瓦斯，请原谅。只有上帝才能够触及人们的心灵。”

“请别这么说，顾问先生。上帝所给的只不过是一堆泥土，是我们把它揉捏成各种形状的人。问题在于要有耐心，要使用鞭子和要喂糖吃……不论是喂糖吃或是拿鞭子抽，都需要恰到好处才是。这就是秘密之所在，所有的秘密都在于此！”

快到晚饭时分，这群人开始陆续离去了，迪奥戈·雷尔瓦斯仍然留在那里，也许他想看一场夜戏吧。既然剧场就在附近，他便不想远去。他想看场喜剧。他已有一年多没有看过戏了，细算起来，正好从女婿死在家中的那天起，他一直没有进过戏院。

他已去过农业协会、银行和信贷社。国家正面临一场全面崩溃的威胁。在这种时刻，要是有人以为自己能够稳住阵脚的话，那恐怕就是他了。政府收入的一半用来支付国家债务。法国的里奥纳伊斯银行坚持要葡萄牙财政部偿还惊人的巨额贷款，美国巴社银行的债务清理人员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为能勉强维持

一些公司和购买白银铸币，从烟草公司搞来的贷款大部分在偿付外债利息中化为乌有了。在葡萄牙银行，有人私下悄悄对他说了实情：贸易赤字将会下降，但这只是由于银行银根短缺的缘故。仅在里斯本，已有四百多家商店破产倒闭了。为能得到生产火柴的垄断权，他不想加入某个公司吗？

“火柴的垄断权？……一些小工厂吗？……它们会被征用的，没错！”

“在一个小国家里，一切小的企业都该消亡。”门达尼亚博士现在这样说，他是来这里消磨时间的一伙人中唯一留下没走的。

“您以为这件事如何？……听听这个无赖的讲话总是有好处的！倒不是因为我有兴趣。”

“可是，您应该有兴趣，明白吗？既然您已加入了烟草公司，想必也已插手火柴业了。使人染上恶习的生意总是赚钱的……”

“博士，您可知道，对于只是筹钱修筑铁路，修筑萨拉曼卡铁路这类冒险活动，我是怀有……恶感的，某种恶感。您是个热心肠的人，顺便讲讲这件事。”

“您不喜欢铁路吗？”

“并不完全如此，门达尼亚博士，容我慢慢地说。我将继续卖我的马。可我的钱越多，失去的也越多。您

知道，是啊，您是知道的，财政大臣不了解部里的情况，给了铁路这条饿狼提供了贷款……总共 1300 万法郎！……1300 万，您听见了吗？……谁都未料到这是凶还是吉！依我看来，定是凶多吉少，但愿上帝宽恕我这样说。当然，这个名副其实的宴请最后还得由我们来掏腰包……”

门达尼亚对迪亚斯·费雷拉主持的财政部抱有一定的信心，确信奥利维拉·马丁斯的建议是能成功的。迪奥戈·雷尔瓦斯提醒他说，糟糕的是共和分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话音刚落他便告辞了，使门达尼亚博士无法说明关于农业开发法令的好处。把北方人弄到南方来，瞧，多漂亮的事啊！唉，这只不过是文人们在玩弄笔墨罢了。他对这奢谈已不感兴趣了，所以干脆说声：“再见，祝您万事如意！”

迪奥戈·雷尔瓦斯开始欣赏起正在降临的夜幕。他背着手，沿着希亚多街区往前走，不时向左右两边的熟人问候致意。他想去阿莱克林大街，看看特茹河。经过一番闲谈之后，他很想看看流动着的河水。就同人要洗澡一样，也需要用水给心灵里的马冲洗冲洗才好。

迪奥戈·雷尔瓦斯过于坚持己见。这天上午，他发明了这个比喻，美滋滋地品味着，以为这个比喻是

颇为恰当的。尽管似乎很奇怪，但一个性格倔强的人确实同样也有某些小的软弱之处。他说过用鞭子抽人的手同时又能给别人送糖，此刻他想起了他这句话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今天，他才终于做到了这一点，使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变得温顺听话了。辛特拉·多阿劳庄园已经拍卖了，在此以前，妄自尊大的女儿未曾同他讲过一句话，也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他觉得女儿在傲慢自负中死去的同时，又在他们家传统的傲慢自负中复活了。他厌恶女儿敢于胆大妄为地反抗他，同时又对她的所作所为赞叹不已。庄园的拍卖是在午饭之前开始的。来的人不多，在流浪汉成群结伙地在马路上闲荡的年代里，这显然是不足为奇的。还是让他们只是去乞讨为好！这样就不会有很多人能带着钱来哄抬一座庄园的价格了。为了家族的名声，鲁伊·波特拉·阿劳若的兄弟——曼努埃尔·阿劳若来了，并开了价。当迪奥戈·雷尔瓦斯做了个手势，要大家继续抬高出价的时候，曼努埃尔·阿劳若过去对他说，在这样的赌气抬价中，也许他是不会占上风的。迪奥戈·雷尔瓦斯耸耸肩，显得满不在乎，等候对方的远去。就像拳场上的搏斗一样，他们俩都争着报出高于对方的价格，结果庄园的售价终于达到了危机爆发之前的真正的实价。

曼努埃尔·阿劳若往上推一推单片眼镜，又把价格抬高了一大截，准备出 10 万雷亚尔。说完就转过身去，根本不管结果如何。仿佛是扔出了一块骨头，迪奥戈·雷尔瓦斯做出了这样的比喻。正因为如此，他叫住了曼努埃尔·阿劳若：

“曼努埃尔·阿劳若，你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的耳朵有点儿背。是因为庄园的事情吗？
... ..”

迪奥戈·雷尔瓦斯清楚，曼努埃尔·阿劳若这个无赖不仅在王室信使团方面，而且在铁路方面都陷得很深。他把自己的兄弟拉进这桩生意，却把能赚钱的部分留给自己。比如那桩枕木的骗局，由于木头质量低劣，两年内统统被换了下来。迪奥戈·雷尔瓦斯正同一个无赖打交道。

“对，”迪奥戈·雷尔瓦斯继续说，“我看你是来同我哄抬价格的，好用庄园卖来的钱偿付你兄弟的债务，难道不是吗？现在看来，一切都已圆满地结束了。”

曼努埃尔·阿劳若狮子般迅猛地扭过身去，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完全转过去，迪奥戈·雷尔瓦斯又让他转了过来，并愤懑地说道，我们把这桩事了结了吧。

“道声午安吧，仁慈的圣人！”接着小声对他说，“你对庄园感兴趣吗？看来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家族的一贯爱好……”

“关于这个庄园，你大可放心，它将属于你的侄子们，同时也是我的外孙，他们才是庄园的真正主人。难道不是这样吗？……”

迪奥戈·雷尔瓦斯从来不把这个只带单片眼镜的家伙看在眼里，他显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最后说道：

“我想求你一件事，一件小事！在你他妈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声早安呢，明白吗？（说着，便朝曼努埃尔·阿劳若走过去）。你别这样瞧着我，我不喜欢你这双冷漠无情的眼睛……它们会使我狠狠地揍你一顿的。”

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对方想要争个面子。只见他心神不安地盯着法院的官员们，仿佛以此来揭露迪奥戈·雷尔瓦斯对他的挑衅，可是却发觉缺乏欢迎他的人，于是便声嘶力竭地喊道：

“也许这要等到很久以后，……而以后……大家都会瞧不起你的。”

就像迪奥戈·雷尔瓦斯后来对车夫讲的那样，这是一句具有魔力的话。

他的匕首正好刺中曼努埃尔·阿劳若的下巴尖，使他惊叫一声，吓得飞也似地拔腿便逃。迪奥戈·

尔瓦斯马上追过去，一把抓住了他，把他按倒在地上，一只靴子的后跟踩着他的肩膀，同样用眼睛示意他，另一只脚可能要踩到的地方：不偏不斜，就像对付所有的胆小鬼一样，正好是臀部。

“把你放到油锅里活炸我才解气，兔崽子！”

由于有附近村民围观，两位朋友走上前去对迪奥戈·雷尔瓦斯好言相劝，要他别把事情闹大，成为丑闻。这么做对他和曼努埃尔·阿劳若都是不光彩的，更何况他们还是姻亲。

“姻亲到此已经结束，彻底地结束了。我跟这种人没有任何关系。”

说完，迪奥戈·雷尔瓦斯便朝马车走了过去。他依然能听见背后一个威胁的声音，可却连头也没有回，以为不值得这样去做。后来他想起了该向法院人员提醒一个细节，便吩咐车夫把马车驾到他们的身边。

“你们要把地契写在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维拉维尔德斯。雷尔瓦斯的名下。”

“阁下，也就是说，雷尔瓦斯·阿劳若。”文书点头纠正着说。

“我说过了：雷尔瓦斯。我女儿名字的最后一个是雷尔瓦斯，不要忘了。”

在回里斯本的路上，迪奥戈·雷尔瓦斯还在独自

发笑。在这之前，他已去了坎波·格兰德田园，把地契交给了埃米莉娅·阿德拉德，虽然他们以前并没有就这件事谈过一句话，但迪奥戈·雷尔瓦斯又听到了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在丈夫葬礼之后所消失了的欢笑声。他那只过去握鞭子的手现在给他送糖来了。对于迪奥戈·雷尔瓦斯来说，这又是一个补偿：米拉伊心灵中的马儿没有玷污他的手。

幸好，她离开他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堕落。

他去图尔福俱乐部时，心里隐藏着这个秘密。

他的天性驱使他去享受一番做爱的欢乐，但是那一天却决定要节制一下。也许明天……对了，明天上午10点钟他要去看看那3个寡妇中的一个。他私下称她们为娇美人儿。福图纳托·罗林也认识她们，还打趣地问迪奥戈·雷尔瓦斯：

“你是在哪个站下的车？”

他用铁路上的行话来逗他回答。

当然啰，只有明天才能够知道在哪个车站下车。也许，为了省事，他要抛起一枚硬币，通过正反面来做出决定。

眼下，他真正想要做的就是稍微散一会儿步，轻松一下两条腿，所以就向特茹河边走去。先是一个人吃晚饭，然后去剧院看戏。他从心底里觉得该看一场

戏了。由于女儿埃米莉娅·阿德拉德不喜欢那个西班牙女人，他不去罗莎丽娅那里过夜了。迪奥戈·雷尔瓦斯清楚这一点，所以顺从了她的意愿（当然，就这么一次），而无需埃米莉娅·阿德拉德求他。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具有雷尔瓦斯家族骄矜自负的血统，雷尔瓦斯家的人向来都是不求人的。

盲人的峡谷



第八章

两位牛倌请求进入罗曼史

不是请求，至多只是建议而已，这就足够心领神会了。那些俯首听命于他们的人，或者对他们敬而远之的人，都没法与他们保持距离。假若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雷尔瓦斯家族的神话之一，是迪奥戈·雷尔瓦斯的爷爷“鞭子”留传下来的。他曾说过：“我们家族的人可以站着倒下，但决不允许别人靠近。”

从此，由于不适当地使用这个原则，雷尔瓦斯家族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观念，即世界上所以出现“尊荣”二字要完全归于雷尔瓦斯家族的功劳。当有人从他们的果园摘来一篮水果，或从他们的地里送来一些粮食，或站在他们家喂养的牲口面前时，他们

便觉得那是精品，是好得不能再好的精品。为了表示他们的东西优于一切，他们使用了唯一准确的一句话：“这里面包含着尊荣。”

他们是为了尊荣而生活在世界上的。

一切达不到“尊荣”的产品统统都不打上家族的标志卖掉，而是烧毁，或者杀掉——少数打上他家烙印后又退化了的牛马更是如此。雷尔瓦斯家族的铁烙印很简单：在一个三角形内加上字母 R，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一些生性怯弱的斗牛的结果往往更糟：它们被阉割驯化后，带上牛轭，在铁刺的驱赶下干着种种粗杂的活计，再也没有资格去西班牙的斗牛场，在灿烂的阳光下，在英勇的拼搏中死去而成为牛类中的佼佼者，而像从贝拉地区来锄草和收割的衣衫褴褛的庄稼汉一样，最后在平庸的劳动中了结一生。庄园的牛倌对于来自里巴特茹打短工的农民和因退化而被当作耕牛使用的斗牛是毫不心软的，不让它们有喘息的机会，尽管在驯化过程中也会发生不幸。

诸位，现在我记起来了，请让我讲给你们听吧：有一条叫做‘小鸟’的斗牛，一天，若奥·佩德罗·博达·德亚瓜想用牛轭把它与两头性情温和的耕牛——我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系到一起时，由于靠它太近，被它顶死了。哦，现在我记起来了！……其中一

头皮毛最黄的叫做‘直角’……另一头嘛……我就怎么也记不住它的名字了，不过，这没有多大关系。从那天上午所发生的事来看，‘小鸟’这个坏胚子确实是一头烈性的牛。它哞哞叫着，蹄子乱蹬，摇动身子竭力要摆脱压在身上的牛轭，把套在一起的两头牛拖到了田野里。它背上带着铁刺，几次摔倒了之后又爬了起来。好弄虚作假的工头萨尔萨从来没有这样丢过脸，不禁埋怨起自己的命运来，因为要是迪奥戈·雷尔瓦斯主人知道‘小鸟’在经受了这么多的折磨之后还能如此刚烈，那谁也无法使他不被辞退，被逐出庄园了。这样一来，他工头的日子也就宣告结束，因为以后再也不会有别的庄园长年地雇他当牛倌了，而这对萨尔萨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光彩啊！他曾经向迪奥戈·雷尔瓦斯主人说过：看上去，‘小鸟’肥肥壮壮，但弱得活像一滩烂泥。可他对我们说起它时，却又是一个样子：要是‘小鸟’有一天能够进入斗牛场，那就够斗牛士们受的了，它准能避开斗牛士的刺枪。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问他‘小鸟’是哪一头母牛生的，他说是西班牙的种牛和一头叫做米莫萨的母牛交配而生下的。先生，这样的杂交就是好。牛的情况跟我们人一模一样，真的一模一样。于是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十分生气地说，让它拉犁耕地去吧。这件事比从他嘴

里拔掉一颗牙齿还要使他难受。是的，先生，就是我，您的仆人，若奥·阿托乌基亚把它从牛群中赶回到庄园的牲口棚来的，并且当天就阉割了它。我们把它的辜丸放到固定的阉割器上，用小锤子一下下地敲着，直到把它弄碎为止。是萨尔萨亲手用锤子敲的，否则，有的牛倌至今还会在莱济里亚闲着没事干呢。我的意思是说，迪奥戈·雷尔瓦斯会把有些牛倌赶出庄园的。——让斗牛干活时，斗牛就开始受罪了。干活的确是一桩令人不开心的事！……甚至连牛也是一样……等另外一天，我会讲述一头斗牛在这种不幸的过程中是如何受罪的。现在我总是说，牛经过被阉割的痛苦后，和阉人一样，总显得没有生气。而在被阉割之前，仿佛它的身体里藏着一群大大小小的魔鬼似的。人们难以理解，一头那么大的牲口，怎么会跳得如此之高……

经过三番五次的折腾之后，我们就教它们拉犁耕地。这种木犁是夏种用的，这比别的犁要重得多。有人用牛轭把它们同别的牛套在一起，用皮绳从脖子下面把牛轭系住，再把绳子在牛角上绕几圈，上帝保佑！然后再用我们叫作“卡德加”的木栓把绳子卡住。

“小鸟”身躯硕大，长得比一般的牛长些，皮毛深紫，脑门上的毛有些卷曲，两只角又粗又大。我们给它套上牛轭的头两天，它似乎还能忍受这种不幸的命

运，可是到第三天上午，它身体里的大小魔鬼统统兴妖作怪了，乱蹦乱跳拼命奔逃，比野兔还快。一路上，它摔倒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与此同时，我们一齐用刺棍不断地刺它，使它连气都喘不过来，于是它便哞哞哀叫起来，仿佛在求我们怜悯它。后来它一下趴在地上，两眼直勾勾地死盯着在场的人。我走过去说：“这牛发脾气了。”可是若奥·佩德罗·博尔达·德亚瓜却像中了邪似的，哈哈大笑起来，工头萨尔萨则派人抱来了干蓟草，点着往‘小鸟’的尾巴上扔去。唉！这些年轻人真是……

要是换了别的牛，它们都会径直朝着田野拼命逃奔的。可是‘小鸟’却不然，它大声吼叫着，一跃而起，对着若奥·佩德罗·博尔达·德亚瓜猛冲过去，相信这一切都怨他。它把牛角猛地向他的大腿刺去。上帝保佑！一下子把他顶在头上打了几个圈圈，然后把他抛到空中，接住后再把他抛上去，一连重复了好几次。这时候，我过去一把抓住了牛尾巴，使劲地往后拉，大家也都乱哄哄地喊叫着，把手里的刺棍狠狠地向它刺去。可是，尽管如此，‘小鸟’依旧把若奥·佩德罗·博尔达·德亚瓜顶在粗壮的两角中间，一直到发现他的血滴到了肚子下为止……

于是，它昂起头，沿着包围它的人群奔跑起来，想

方设法要跑出去。它果然冲破了人们的包围圈，因为大家都失魂落魄地躲到乱哄哄的牛群后面去了。最后，若奥·佩德罗·博尔达·德亚瓜丧了命，横在‘小鸟’的两条前腿之间。‘小鸟，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众人，只有从来没见过斗牛的人，才可能说他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得不找来绳子，把它拖开，还需要两个人骑着马才行。若奥·佩德罗·博尔达·德亚瓜遍体鳞伤，就像受难的耶稣一样。

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知道了这一情况之后，只做了两件事：“先是用不信任的目光看了萨尔萨一眼，然后吩咐说，无论如何，一定要给‘小鸟’套上牛轭，迫使它永远拉犁耕地，即使上帝也不能解救它。于是萨尔萨又把‘小鸟’拴到阉割器上，用锤子再次在它的睾丸上敲打起来，直到它倒下之后才罢手。这样干也太过份了！若奥·佩德罗·博尔达·德亚瓜的儿子却交了好运：迪奥戈·雷尔瓦斯让他进了庄园，付给他与成人一样的薪水，让他陪着少爷小姐们骑马散步，过上了贵族般的生活。但是他的母亲却不愿意看到儿子从事这种工作。瞧，这女人有多傻啊！她说她心里不踏实，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差事。真是个愚蠢的妇人
... ..”

正如我已在若奥·阿托基亚讲述上面这个故事之

前所说的，雷尔瓦斯家的人是不求人的，同样也不喜欢别人去求他们。

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应该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进行给予。那些俯首贴耳或愁容满面在他们家里干活的人，不等一双鞋穿破就会被打发走的。大家都恪守自己的岗位，彼此谈不上亲密无间，但也分不出高低贵贱。一个牵着印有雷尔瓦斯印记的牝马和穿着印有同样印记的坎肩的牧工，必须维持其应有的尊严。

雷尔瓦斯家族的慈善事业都由女人们去办。她们都要学习西班牙语、法语或英语，学习音乐，但都学得不多。她们谁都不想像若奥的侄女那样到世界各地去闯荡。愿上帝保佑她的心灵安宁吧！她们也学一点欧洲地理和历史，对其它地区就不感兴趣了。她们还学习在丝织品上画画儿和刺绣，因为一位太太能向外人显示一下自己的手艺是件十分光彩的事情。但是谁都不能例外，哪怕是流着眼泪，也要学会骑马，并且像真正的骑手一样精通骑术。此外，就是向那些值得施舍的人行善。

有所节制地使用鞭子是雷尔瓦斯家族男人们要干的事。而女人们则是送糖。她们挨门串户去看望村子里的病人，保护孕妇，把家庭医生贝纳迪诺·贡萨尔维斯使用灌肠和拔火罐的办法也治不好的病人介绍到

镇上的医院去住院治疗。她们每年都要为医院组织一次斗牛（使用幼牛），把一些斗牛高手带到小镇来。从骑马抖动红布到插短剑，从抱牛头到拉牛尾，不表现出精湛技艺的为数极少。不仅如此，他们还炫耀一番自己的“头衔”，让观众看一看葡萄牙驻印度果阿的总督的后代如何使用带刺的铁棍去刺牛头，就像过去他们的先辈用长枪去刺亚洲人的身躯一般。让人们观看如何庄重地把扎着彩带的枪递给骑士，那仪式就像他们的曾祖父在遥远的大陆上传播文明一样。斗牛过程从始至终显得十分高雅，各个包厢坐满了与斗牛勇士属于同一世系的太太小姐。她们靠着的栏杆上，装饰着各种大型的彩巾。中间休息的时候，斗牛的组织者们在西班牙的乐曲声中向观众分发着各种纪念品。斗牛的过程中，斗牛士没有一次突刺和奋力抓牛不是用来献给某一个人的。

迪奥戈·雷尔瓦斯像上帝一样主宰着一切。他想起了西班牙，不由得淡淡一笑。这是当地的平民百姓唯一一次见到他的笑容，不少人也许就是为此才买票入场的吧。他高高站在上面，兴奋而慷慨，朝那些向他问好的人投雪茄。他趴在包厢的栏杆上拍手鼓掌，整个斗牛场上的人都欣喜若狂地望着他，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一时间，震耳欲聋的掌声此起彼伏。

雷尔瓦斯家族的太太小姐们正是凭此在医院里主宰一切，虽然共和分子们说，这是迪奥戈·雷尔瓦斯用其他人买门票的钱换来的。这纯属恶毒的政治谣言！

……

在这些夜晚，为斗牛勇士们举行晚宴他需要花费多少金钱啊？……

“现在请允许我继续讲下去……我是谁？我么，就是‘六指头’安东尼奥，一个愿为您效劳的奴仆，就像我给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效劳了十六个年头一样。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斗牛、斗牛士都能得到好处。斗牛结束之后，大家都前往庄园车棚边上的谷仓。那时候，我是驯马员。在阿尔德巴拉，我的西班牙方丹戈舞跳得最好。关于这一点，有谁能说个不字呢！这是我的一大骄傲。所以在莱济里亚的时候，我常跳方丹戈舞，即使只有我一个人，也照跳不误。我站到一棵树前，随心所欲地跳个不停。我跳方丹舞时，只有臀部以下的部分扭动，其它部分都不动。脚尖和脚跟落地时，犹如奏起另一种音乐，与手风琴弹出的音乐节奏完全合拍。可惜，就在那天晚上，我的方丹戈舞完结了。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怒不可遏，火冒三丈。”

“不管如何，宴会仍在继续进行，大家都尽情地吃

呀、唱呀，个个饭饱酒足。这时候，有些老爷太太却尽干些不够体面的事情，甚至使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也拉长了脸，显得不高兴起来。那些喝得醉醺醺的老爷和太太们，有些人站了起来，搭着我们的肩膀，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明白了过来，说不需要别人扶着走路。他们跌倒时，身子都扭曲着。我还亲眼看见一位太太几乎摔倒在地上，并且干了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好了，不管怎么说，我不该把所看到的一切都讲出来，但是，倒是需要让那些傻瓜丈夫们睁开眼睛看一看的。”

“两名乐师调好吉他和中提琴后开始弹奏起来，他们从法多^①开始，演奏得十分动听。为了不让我们亲自目睹那种嬉闹的场面，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命令我们离开那里：‘你们都走吧，等会儿我叫你们来跳方丹戈舞。’我心里马上想，我才不跳呢。我那时大概也有点儿醉了。对，是醉了，要不怎么会这样想呢？我讨厌他叫我们在院子里等着，这简直是对我们的侮辱。于是，我们便拿那些老爷太太出气，相互讲起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他们的情况来。什么若奥·阿托基亚曾经把一个女人搂在怀里啦，等等等等。

① 葡萄牙的一种广为流传的民歌。

“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也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能容忍了。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他同儿子米格尔·若奥及两个女儿从我们那里走过，交头接耳地小声嘀咕着什么。他们大概是生气了，因为连我们站立着把帽子拿在手里向他们问好，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倘若在过去，即使在路上碰到最潦倒的穷汉向他们摘帽问好时，他们也不会这样的。正当我们等着看这一切如何收场时，透过从四风亭照来的光亮，发现牧工们正向大厅内拥去，‘六指安东尼奥’，主人安东尼奥·卢西奥一见到我就说，‘你快去跳方丹戈舞……有位老爷要跟你比试一下，看谁的方丹戈舞跳得好。你能赢吗？可不要让我的脸上不光彩啊……’

“这下子我可倒了霉啦……要是 he 不说这句话，我才不要知道呐！有那么一位伯爵，谁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跳着来到我面前，用一个高档酒的酒瓶子指着我说，谁要是赢了，这瓶酒就是奖赏，必须要一口气把它喝光。谁也不知道里面到底装的是什 么，因为瓶子被裹得严严的。那家伙就像小丑一样，挪动着舞步跳来跳去。有些事情传染起来就像黄热病一样，但这却是另一种颜色的发烧。人嘛，总不是一根木头，同那些好挑战的老爷们跳舞，我向来是跳不好的。由于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的命令，还因为所有那些女人

的缘故，我才被卷入那桩蠢事。我脱下外套，朝着那位一直在笑盈盈地盯着我的女郎一扔，把一撮卷发朝额前拉了拉。嘿，小伙子们……多帅的小伙子们啊！……我把手指插进坎肩里，向前跳了两步，接着用脚跟拍一下地面，再用脚尖点击一下，然后，回到中间来，同样又朝左边踏两步，依着同前面一样的动作，每边各做 3 遍，接着又回到了中间，来了个单腿螺旋上升。这个动作做得相当漂亮，在用一只脚跺了一下地面后，立刻离开地面，仿佛绕着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向上旋转。每条腿各重复四次后，又在中间并拢，脚跟击地后立即往上一跳，然后就高昂着头，向那位贵族老爷发出挑战：现在该轮到你了。掌声顿时四起，而我的两只眼睛正四处寻找一位女郎，只见她把我的上衣搭在胸前，把两只袖子搭在肩上，仿佛我正紧紧地拥抱着她。嘿，小伙子们呀……我不可名状的头脑发起热来，和我孤独一人在田野里呆上 15 天之后返回来的那种狂热一模一样。我的两腿仿佛更粗壮了，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位老爷还没跳完他那猴子般的动作。这哪里是方丹戈舞啊！我又连着做了两个起身跳跃，脚跟在空中响亮地拍着，然后稍稍屈膝半蹲，右脚往前伸直，左脚着地，接着换成左腿向前伸直，右脚着地，完全按照音乐的节拍反复交替。此时，我已是汗流浹

背。我把两腿并拢纵身一跳，完完全全改变了原来的舞步，把脸朝向她，其他一切都已置于脑后，开始做起各种各样的花俏动作，不时地用脚跟和脚尖击拍地面，整个身躯只有臀部以下在扭动，其它部分仿佛石块一般一动不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说并非如此，因为我的全身都热得像燃烧一样……”

“至今只要一提起这桩事我就感到狼狈不堪……一切都从掌声开始，人们紧紧拉着我的手向我祝贺。那个夜晚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同时也是最倒霉的一个夜晚……他们把酒瓶递给我要我喝，那位女郎此时也站到了我的跟前，使我什么也看不到了。她用双手抓住我的胯部。啊，多帅的小伙子啊！……她发音不清地同我说着话，我立即发觉原来她是一位洋女人，一位法国女人，谁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呢。我把瓶子递给她，请她为我们的健康干杯，同时产生了一种不幸的冲动：我如饥似渴地把她紧紧搂在了怀里。刹那间，全场变得鸦雀无声，我的心猛地一跳，立刻平静了下来……”

“‘六指头’安东尼奥！”

“他妈的，是哪个婊子养的在叫？”……要是我熟悉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的声音就不会如此放肆了……那个女人紧紧地抱住我的头，而我竭力想要推开

她。不管怎么说，突然间我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至今这个耳朵里面还总是在嗡嗡地响呐……怎么回事！我怒不可遏地大吼一声，接着便又挨了一连串的耳光。这时候，那帮围观的男男女女都放声大笑起来，那位外国女人被人从我怀里拉走了，手里还抓着我的一块衬衣布片呢。唉，该诅咒的女人！我独自站在主人面前，他又狠狠地打了我两记耳光。我把满腔怒火硬是压制在两只手臂上，手指紧紧地握在一起，然而无济于事。至今我仍然不知道当时我怎么会那样做的：用头使劲地朝他的下颌顶去，把他顶了个四脚朝天。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喃喃地对自己说道，唉，安东尼奥，这下可糟了！要不是我自己小心，那可真的要倒霉了。从那里直到大门口，我遭到一阵拳打脚踢，当然我也踢打着别人，在混乱之中，我顺手牵来系在院子里的一匹马，一跃跨上马背，一溜烟朝着大道奔去。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往哪里逃跑才好！……那天夜里，我要是傻呵呵地留在那里，他们真的会把我活活打死的。”

“我逃走之后躲了起来，盼望着主人把这件事放过去。一天夜里，我偷偷回了家，想从老伴那里了解事情的结果：她是否求过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和少爷们。我轻轻地敲了敲门，门开了。可是出现在我眼前

的并非是我的老伴，而是阿雷加萨的母亲。她告诉我，主人已把我完全撵出了庄园，我老伴他们可能呆在小镇上。她还说，最好是我去自首，因为当局正在到处抓我，主人已经起诉我，说我打了他，而且还盗走了他的一匹牝马……正如有人说的，这下子坏事了！因为我再也无法弄到那样的一间住房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跳过方丹戈舞……我最后一次跳方丹戈舞是在警察局，没有音乐伴奏。那是什么方丹戈舞啊！……因为这个缘故，我至今还在一直诅咒那位大胡子，盼着他大难临头，我余生的希望仅此而已……仅此而已！”

这就是迪奥戈·雷尔瓦斯最后一次为那些斗牛士们举行的晚餐。“六指头”安东尼奥不得不携带家眷去了里斯本，因为在阿尔德巴拉他再也找不到工作，也永远得不到安宁了。

当人们得知迪奥戈·雷尔瓦斯的叔叔曼努埃尔·费利佩因为不听从“鞭子”父亲的话而被逐出庄园，被发配到阿伦特茹牧场时，大家并不为之一惊。虽然大家并不了解内中详情，但对雷尔瓦斯家族那些不肯顺从的人来说，倒是一个警钟长鸣的例子。据说，那个牧场位于科巴拉区，是个十分偏僻的山区，终日有猎人和猎狗守护，里面的人是难以从那里逃出去的。曼

努埃尔·费利佩在库巴的牧场里呆了四年多。只是在父亲卧床不起奄奄一息时，他才回到了庄园。

据阿尔德巴拉的老太婆们说，曼努埃尔·费利佩回到庄园时，白发齐胸，缄默不语，不同任何人交谈。当我们向他多问几句时，他却只是祈祷祝福和耸耸肩膀。我们只知道，在他父亲去世后不久，他也死了，尸体葬放在雷尔瓦斯家族墓地的墓室中。“鞭子”临终前曾留下遗嘱：他不愿把曼努埃尔·费利佩葬在他的旁边，要葬在那些值得被葬在雷尔瓦斯家族墓地穴葬区的仆人旁边。

盲人的峡谷



第九章 去马德里的斗牛群

泽·佩德罗，就是那个被名叫“小鸟”的斗牛顶死的牧工的儿子，头天夜里就来到了牛栏。那里集中了 12 头斗牛，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要和工头一起来进行精心挑选。在西班牙的马德里要举行一场仪式隆重的斗牛表演，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王子将亲临观赏，迪奥戈·雷尔瓦斯应邀为两名塞尔维亚和一名科尔多维斯的斗牛勇士提供所需的斗牛。自从他爷爷开始喂养斗牛以来，这是雷尔瓦斯家族第一次得到的荣誉。虽然他在马德里托人说过情，但在他看来，这一细节并不能缩小请他来挑选斗牛的意义。他希望能够充分表现出他是能够胜任这一使命的，用了几个钟头去翻

看那些关于幼牛的训练记录，了解了五十多头 4 岁幼牛的血缘。他吩咐萨尔萨把全部幼牛慢慢赶到瓦乌牛栏里，不让它们跑动。那 12 头被选中的斗牛，已经被精养了近一个月，他根本不在乎花钱的多少。他清楚，对于那飘扬在雷尔瓦斯宅邸上空的蓝黄两色族旗来说，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在斗牛场上，斗牛的表现往往是难以预测的，因为这不单单取决于斗牛本身，还要取决于斗牛士的水平。尽管如此，他仍然不能允许一切都听天由命。

迪奥戈·雷尔瓦斯对其斗牛能否在斗牛表演中获得荣誉是有所怀疑的。他清楚，体重大、驯养良好和喜欢拼搏的斗牛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些有着锋利牛角的斗牛是不会让斗牛士们舒舒服服地征服的。他只是对那些斗牛的皮毛色泽有所疑虑，一直到他扬帆横渡特茹河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路继续前行时，这种疑虑仍旧在他的心中徘徊。

他的 3 个孩子已经骑着马出发前往斗牛场去了。他们骑的马都是桑葚色的，臀部上有几块白色斑点，额前能隐约看到星星似的暗影。玛丽娅·多·皮拉尔骑着的牝马臀部的白色斑块最大，头部也有一块闪闪发亮的白色斑点，真是一匹好马呀！这是泽·佩德罗专门为她挑选的，她以为父亲也许能陪伴她去。可是迪

奥戈·雷尔瓦斯却要玛丽娅·多·皮拉尔和她的两个哥哥同行。他解释说，他需要泽·佩德罗。这样一来，泽·佩洛罗就不得不骑着马，跟在与主人一起乘坐马车的那群人后面。

由于福图纳托·罗林姗姗来迟，他们出发的时间往后推延了一些，到达莱济里亚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正在收割麦子的农夫们直起腰来向他们问好。这一年开镰早，将是个丰收的好年景。

虽然“悲怆的星期”已过去三年多了，但泽·博托对于英国的经济危机仍忧心忡忡。若奥·维托里诺劝慰他说：“对我们来说，糟糕的是英国的危机。”沉默寡言的佩雷拉·萨尔达尼亚本想插话，可是田野里飘溢着的香味使他的哮喘病又犯了，一个劲地打起喷嚏来。

“不，泽·博托先生对美国经济危机的忧虑不无道理。”里斯本的银行家塞克拉反驳说。

“哎，我的先生们，危机也是需要的嘛。”迪奥戈·雷尔瓦斯吹了一声口哨，好让马调整好脚步，然后这样评论道。车上的弹簧发出了仿佛破裂似的声音。

“这话可真是与众不同！”泽·博托生气地说。

“您说下去，迪奥戈·雷尔瓦斯，请说下去！”银行家恳求说。

坐在车夫位置上的迪奥戈·雷尔瓦斯挺直了身子，好让坐在后面的人也能听清楚他的话，然后就扯着嗓门说：

“我认为，危机经常是赌博的一种变局……是一种正常的机会，以便验证一下有钱的人是否配继续有钱，或者是否已经出现了有资格掌握指挥棒的新人，即新生的力量。”

“不能这样说，我的圣人！”脱了外套的福图纳托。罗林摇晃着他那戴着硬舌帽的头反驳说，“无论如何危机总是一场灾难嘛！……”

“迪奥戈·雷尔瓦斯清楚，上次危机给他带来了什么，所以他才这样说话的。”泽·博托理着他那几根稀拉的鬓发，把话说得更加具体和直截了当了。

“我在注意听你说话……你对这仿佛有点怒不可遏，泽·佩德罗。”迪奥戈·雷尔瓦斯说完便扬鞭朝着马抽去。

“先生们，我们到这里来可不是为了互相愠气的！”银行家一边请求说，一边心不在焉地盯着正在天空中飞翔的苍鹭。

泽·博托了解迪奥戈·雷尔瓦斯说这些话的含意，但他仍不明白迪奥戈·雷尔瓦斯总是请他去观看给幼牛打印和斗牛表演的用意。迪奥戈·雷尔瓦斯也

许会这样回答：他喜欢把敌人放到自己的眼皮底下，使他们能对他少干些坏事。现在，他们俩都在想着同一件事：迪奥戈·雷尔瓦斯从农业信贷银行搞到了一笔利息为百分之五的贷款，然后又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率转贷了出去，而且都经过签字画押，手续是齐全的，结果他把堂·托卡托的住宅搞到了手，这所住宅就位于特茹河畔，有花园和果园，还有数公顷种植着庄稼和牧草的良田。

炎热的天气使泽·博托不得不像铁匠的风箱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汗珠也一个劲地往下流淌。

“我快渴死了……”

迪奥戈·雷尔瓦斯默默地纠正着他的话：“哼，你快嫉妒死了，我的大肥桶！”

他们来到牧场的牛栏附近，迪奥戈·雷尔瓦斯向泽·佩德罗做了个手势，要他通知工头，他们已经到了，接着又大声喊道：

“我要午饭前去看牛！”

然后才向客人们问道：

“不知我的朋友们是否同意……”

大家都欣然同意，因为这样一来，在坐到饭桌边就餐之前，谁都可以偷偷地先到厨房里吃上一条帕尔梅塔鱼。为了让众人胃口大开，迪奥戈·雷尔瓦斯告

诉大家，他已让人准备好鲷目鱼汤和特茹河大虾，外加一些米饭，还有用烤肉叉烤的鳗鱼和用烤炉烤的小羊和新收获的土豆。另外，大家都知道基特丽娅制作的甜点味道好极了。

“基特丽娅做了那种连阿尔温神父每吃一口都会为她祈祷赐福的甜米糕了吗？”

“伙计，基特丽娅就意味着甜米糕！”福图纳托·罗林说。

“迪奥戈，她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漂亮！”

“你清楚，我素是来不去留心女佣的……”

“怎么，你把她们的头都遮起来了么？”

听到若奥·维托里诺讲的俏皮话，迪奥戈·雷尔瓦斯不由得咧着嘴笑了起来。而泽·博托的哈哈笑声却犹如滚石一般接连不断，没完没了。

被圈起来的 12 头牛安静地嚼着牧草，显出一副凶猛动物成群在一起时的懒散相。迪奥戈·雷尔瓦斯吩咐泽·佩德罗把一头像老鼠一样淡灰色的牝马牵来，他和泽·佩德罗以及工头一起进了牧场，3 个人都带着刺棍。玛丽娅·多·皮拉尔还在一旁请求爸爸允许她同泽·佩德罗一起前往，但是迪奥戈·雷尔瓦斯向她解释说，泽·佩德罗要把挑选好的牛群赶到铁丝网栏附近，好让大家都对这些斗牛的颜色和气力交口称

赞一番。玛丽娅·多·皮拉尔撅起嘴，很不高兴。

玛丽娅·多·皮拉尔已经 14 岁了。午前的炎热和青春的热血使她那张浅褐色的脸烧得通红，两只眼睛呈现出绿色。“两片嘴唇红得胜过刚切开的西瓜瓢”，里斯本的银行家一面看着她，一面这样想道。幸好这时候庄园生们和牧工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盯着被驱赶的牛群。玛丽娅·多·皮拉尔脱去了外套，只穿着一件白衬衣，显出了她苗条匀称的身段。她坐在马鞍上，双脚离开了马镫，注视着爸爸和牧工们的一举一动。

直到走到牛群跟前，迪奥戈·雷尔瓦斯还在犹豫不决地思忖着。所有的牛都很漂亮，脊背优雅匀称，大约有五百多公斤重。他猜想着这些斗牛与骑马斗牛士的角斗中将会发生的情况：也许在马埃多索尔宫的大厅里，会摆上它们之中的一个牛头，以代替斗牛“地震”的头；也许……不会把最凶猛的斗牛留到其它次要的斗牛表演中使用吧？到底哪一头斗牛最凶猛、最高贵呢？能否挑几头黑牛呢？那儿有几头皮毛黑玉般乌亮的斗牛，棒极了！但是，又有另一种诱人的设想使他迟疑不决：斗牛进入斗牛场时，在那 3 头乌黑的斗牛和一头暗褐色的斗牛中，分别夹进一头色泽鲜艳的斗牛、一头眼圈周围不是棕色的棕色斗牛以及一头灰色的斗牛。这样的图案该是多么的别致啊！正当工

头向主人称赞那头名为“画家”的身带白斑的黑色斗牛时，泽·佩德罗却指给他看一头黑白两色的斗牛，这斗牛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生殖器上覆盖着一层白毛，人们把带有这种特征的马称为“梅亚诺”。

当这群斗牛在温顺的引路耕牛的带领下走进栏圈的时候，他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

仆人们和孩子们都了解是什么在使他感到烦恼。他们也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同一个问题。玛丽娅·多·皮拉尔不喜欢那头皮毛鲜艳的斗牛，因为它的头长得不好看。迪奥戈·雷尔瓦斯骑着他那匹牝马，在慢悠悠地靠近牛群的时候，暗暗想道：“这是尊荣，可是什么样的斗牛才能配得上去参加皇家的斗牛表演呢？”他只是用刺棍子轻轻碰了一下其中的一头牛，没有使用棍尖。

这个时候，身带白斑的“画家”抬起头来，好让人们能够看清楚它，而迪奥戈·雷尔瓦斯恰恰正在考虑只把黑色的斗牛送往马德里。萨尔萨担心这头牛惹祸，便朝它吆喝道：“画家，喔，画家！喔依！”

身带白斑的黑斗牛“画家”小跑一阵后，挤进了牛群，从远处扭过头来，晃动着两只粗壮威武的牛角，仿佛在向主人示威。

“哎，萨尔萨，就把那头牛送到马德里去！”

“其它几头呢，主人？”

“由你同泽·佩德罗去挑选吧……都不错嘛。一群名副其实的皇家斗牛就要出发了！”

他感到不胜自豪，兴致勃勃地骑着牝马做了个漂亮潇洒的动作，使马一跃跳过了栅栏。当他来到朋友们跟前时，做了个邀请大家用餐的手势。

迪奥戈·雷尔瓦斯从来不喜欢在胜利到来之前沾沾自喜。但是，这一次胜利已经在望。要是这次斗牛的结果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他只要将斗牛卖给西班牙，就可以赚到大笔的钱了。在整个午餐过程中，迪奥戈·雷尔瓦斯多次提到，凡是好的东西，终将会得到公认的。

大家都在品尝着仿佛专门为天使准备的美味佳肴，喝着始终没有断过的葡萄酒——多么好的酒呀！迪奥戈·雷尔瓦斯让两个儿子随意畅饮。安东尼奥·卢西奥将在年底结婚，这也许是因为冬天凉快，而就在那个月的20日，米格尔·若奥将满17周岁。由于他准备不带他们到马德里去，所以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喝酒，而他自己也在对中部有名的博尔达牌葡萄酒的一片赞许声中被感染了。“这白葡萄酒真是甘美醇厚呀！”银行家塞克拉眨着眼睛，赞不绝口。

看到挑选好的斗牛被圈进一个较小的牛栏时，迪

奥戈·雷尔瓦斯洋洋得意，真是乐不可支。萨尔萨交给他一张泽·佩德罗书写的斗牛名单，他粗略地看了一遍，然后到牛群那里转了一圈。

“我和泽·博托打了赌。”萨尔萨对他说，“我在‘画家’身上下了 5 千雷亚尔的赌注，他在‘吉他手’身上也下了 5 千雷亚尔的赌注。”

“那好，干脆你在所有的斗牛身上都押下赌注，一共十万雷亚尔。”庄园主说，“到马德里后，我给你们这笔钱……你们把它花到西班牙的女人身上。”

萨尔萨对主人这种放荡不羁的谈话感到惊讶不已，而听到他对泽·佩德罗所说的话时，更是目瞪口呆。迪奥戈·雷尔瓦斯要泽·佩德罗把他赞叹不已的那匹马牵来，他想看着泽·佩德罗与一头小牛相搏的情景，以便了解他的骑术。年仅 18 岁的泽·佩德罗像他父亲一样，也十分勇敢，个头比刚来时长高了许多。听到主人吩咐，他立刻朝马棚跑去，与此同时，泽·塔瓦雷斯则得到了把那条漂亮的、背部呈咖啡色的一岁半的小黑斗牛的牛角磨钝的指令。

迪奥戈·雷尔瓦斯仿佛变得年轻了，他吩咐仆人们都骑上马，拿着刺棍，还让两个儿子也陪着他，然后向里斯本的朋友解释说：

“您将看到一个只有以前才能看到的场景，只有里

巴特茹这个地方才有的场景！请鉴赏一下吧！”

他命令萨尔萨叫仆人们围成一个圆圈，他和两个儿子也在其中。那头小黑牛被几头温和的引路耕牛带进圈子，随后那些耕牛便被众人的刺棍尖和吆喝声逐了出去。泽·佩德罗这个小伙子无所畏惧，他手里握着一段野橄榄树枝，权且当了刺棍。他先在人圈外面训练了一下他骑着的马，用马刺轻轻抚弄马肚两侧。他知道，无论是谁，要是不能表现出雷尔瓦斯家族传统的骑术，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是决不会原谅他的。

“开始！”迪奥戈·雷尔瓦斯兴致勃勃地朝他大声喊道。

所有骑马的人都稳稳地坐在马鞍上，手握刺棍，随时准备把那头小黑斗牛赶回去，如果它靠近包围圈的话。泽·佩德罗已经进入了这个临时的斗牛场。他勒着缰绳，让栗棕马看到自己的对手，并让它在离小黑斗牛较远的地方来回打转。这时候，处于如此之多的敌人中间的小斗牛，多少有点惊惶失措，忽而目不转睛地盯着什么，忽而又若无其事地瞧瞧周围骑着马的人。它用蹄子刨了两次地，迪奥戈·雷尔瓦斯生气了。

“这斗牛倒挺温顺的。”玛丽娅·多·皮拉尔一边说，一边硬要两个牧工给她让开一个位置。

泽·佩德罗一见到玛丽娅·多·皮拉尔，顿时浑

身是劲。只见他大喝一声，让栗棕马朝斗牛直奔过去，挑逗斗牛进攻。牛犊低下头，径直朝着他冲来。泽·佩德罗立即变换骑姿，好用刺棍去刺它。可是小黑斗牛继续向他冲来，他便一闪躲开了。接着他稍稍松开一点缰绳，让马小跑着，使马和牛相距很近却又接触不到。“没有一个人舞动红布来帮助他，这样干是相当危险的。”所有牧工不约而同地这样想道，唯独泽·佩德罗除外，他两眼死死地盯着斗牛的角，看到它恼羞成怒地不停地朝马的屁股奔来却又总是撞不到，不由得一阵高兴。

斗牛停止了进攻，重新盯着包围着它的人圈。它知道，只有冲出包围圈，才能获得田里的自由。它试图逃出去，可是没有成功，臀部挨了两记刺棍，摔倒在地上。

迪奥戈·雷尔瓦斯看到泽·佩德罗这个小伙子如此艺高胆大，不由得为有这样的仆人而十分自豪。他向他高喊，要他去刺激斗牛。但此时此刻，迪奥戈·雷尔瓦斯却犹豫不决地起来，不知该站在马的一边还是牛的一边，因为不管是马还是牛，都打着雷尔瓦斯庄园的烙印。他唯独没有想到泽·佩德罗，因为连泽·佩德罗自己对危险也毫无察觉。泽·佩德罗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有如此之大的勇气，可他知道

这对他的一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他骑着马，慢慢地跑着去重新挑逗那头背部呈咖啡色的小黑牛。那头牛趾高气扬地移动着脚步，高高扬起了它那坚毅而粗壮的头。

“噢，多么漂亮的头啊！”泽·佩德罗在挑逗它时赞许道。

斗牛和骑着马的泽·佩德罗都开始向着对方奔去，均坚信自己所掌握着的武器，准备着短兵相接。皮毛颜色不同的牛和马混在一起，难以分辨。片刻之后，漂亮的栗棕马摆脱了狂怒的黑中透红的小斗牛，泽·佩德罗那根想象中的刺枪扎偏了。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出手不准，然而却显示出了这匹名叫埃斯特雷依罗的马有过很好的驯马员，使它善于躲闪进攻和勇敢无畏。斗牛又发起进攻，准备冲出去，但是远没有第一次那样凶猛了，显然它已明白，要是它靠近包围圈，就会遭到刺棍的打击。当看到有刺棍向着它移动的时候，它就晃着脑袋远远躲开。它站得远远的，但没有低下头，只是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刚一发现包围圈中有一处两匹牝马之间的距离较大时，它那硕大的身躯便奋力拼命冲了过去，撞倒了面前遇到的所有障碍，虽然一根刺棍刺破了它背部颜色最浅的地方。顿时，响起了

一阵追赶斗牛的喊叫声、杂乱的脚步声和喧哗声。萨尔萨被背到了屋里，他的一只胳膊脱了臼，这件事很快就在仆人们中间传开了。他骑的牝马臀部被奋力逃窜的斗牛用菱形的牛角刺破，流了不少的血。

这时候，玛丽娅·多·皮拉尔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赶在爸爸之前同泽·佩德罗握手。小伙子摘下便帽向她表示敬意，却发现小姐正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瞧着他，尽管她喜欢同他一起在庄园的树林里骑马驰骋。

“泽·佩德罗，这马我送给你了！”迪奥戈·雷尔瓦斯对他说，“它叫什么名字来着？”

“埃斯特雷依罗，主人，是母马安多里尼亚和种马阿尔特尔交配下的崽儿……”

“是你配的，那就该属于你。”

在牧工们驱马追赶小斗牛而掀起的烟尘中，它返回来了。人们因萨尔萨受伤的缘故而向它发泄火气，拼命地用刺棍扎它。这使得迪奥戈·雷尔瓦斯不由自主地大声喊叫起来：

“要是再有人用刺棍去扎这头斗牛，我就强迫他在没有旁人帮助的情况下去抓住这头牛。嗯，我看你们谁再敢……”

骑在马上的牧工们吓得发起抖来，他们都熟悉迪奥戈·雷尔瓦斯说话是算数的。

盲人的峡谷



第十章 一个男人有两个影子

光荣是由付出的代价铸成的，这是一句古训。

雷尔瓦斯家族的人看到他们的斗牛使马德里广场升起了雷尔瓦斯的族旗，就体会到了侏儒若阿金·塔伦塔说过的一些话实乃千真万确。在阿尔德巴拉，不仅在观察天气方面，而且在洞察人们内心深处的秘密方面，若阿金全被看成是一位活神仙。

若阿金·塔伦塔这个看上去使人发笑的侏儒，说起话来常喜欢用古训。他常常像诗人又像巫师那样说：

“一个男人有两个影子：一个是守护天使的影子，另一个是魔鬼的影子。这两个影子都在同一个心灵中，但是，每当离开心灵

时，却总是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一个人无论什么时候，永远都猜不出自己后面跟着的到底是哪个影子。天上的星星是一种奥秘，世界上的人又是另一种奥秘……”说完之后，他总是睁大双眼，也许是在注视一些臆想中的信号和影子，只有他才能够透过人和物的表面看到这些信号和影子。

当迪奥戈·雷尔瓦斯在玛丽娅·多·皮拉尔的陪同下，坐着马车朝庄园大门走去的时候，若阿金·塔伦塔一直悄悄地望着他们。直到他们上了大路，消失在大路的转弯处后，他还停在那里，听着那从远处传来的5匹高头大马的蹄声。安东尼奥·卢西奥和米格尔·若奥立刻溜出了家门。他们这样做，也许是想不让别人看出因为父亲不带他们去西班牙而流露出来的满面怒容。因为有麦子脱粒和别的农活要干，迪奥戈·雷尔瓦斯认为他们应该留在庄园。他要儿子们懂得，应让人们知道，当他不在庄园的时候，他的孩子将代替他负责一切。可是兄弟俩明白，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工头、管家负责向所有的仆人发号施令，甚至连他们兄弟俩都不能幸免，只不过不是直接对他们吵吵嚷嚷，而是监视着他们的言行罢了。

所以，当迪奥戈·雷尔瓦斯父女坐着的马车刚从大路拐弯处消失，前往小镇搭乘火车的时候，他们俩

立即转过脸去，这样做是不难理解的（我们觉得，怨恨是魔鬼的一个影子，驱使他们盼望着前往马德里的斗牛毫无出色表现，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使迪奥戈·雷尔瓦斯备受耻笑）。随后，女仆们也转身走了。布里吉达在为玛丽娅·多·皮拉尔流泪。阿尔温神父、家庭男教师、几周前才来到庄园的英国女教师和其他一些被唤来收拾行李的男仆们也都陆续离开了那里。

只有若阿金·塔伦塔一个人留在那里，手里拿着便帽，轻轻地摇着头。他猜想，这次前往马德里不是件好事。当然他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可是他看到马车周围有一圈黑影，仿佛一件丧服裹着 4 匹迷迭香花颜色的大马和一匹银白色的马，裹着迪奥戈·雷尔瓦斯父女和车夫。那天天气很热，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天空似乎还在微微颤抖。

“在这 15 天里，越是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侏儒思忖着——就越是会发生！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不在庄园，一切都会很糟糕……谁都争着发号施令……在领班的争风吃醋中，倒霉的是那些接受命令、受人摆布的人。”

事情和塔伦塔猜想的差不多。

就在迪奥戈·雷尔瓦斯起程去马德里的当天夜

里，晚饭后，阿尔德巴拉的女人们便在家门口聊起天来。夜幕已经降临，可是天气还很闷热。这时候，绝大部分的男人还在莱济里亚忙于收割和打场——上帝保佑，是个好年成。由于迪奥戈·雷尔瓦斯早已吩咐让男人去那里干活，女人们所害怕的男人不在家，没有任何人能够使她们和孩子们呆在火炉一般闷热的小屋里。大家都来到家门口，一些女人甚至把床垫搬到街上来露宿，等待着清晨从特茹河畔吹来的微风。屋里闷热得仿佛已经没有了空气。

此时此刻，迪奥戈·雷尔瓦斯和女儿玛丽娅·多·皮拉尔或许正在西班牙尽情地享受着。老太婆仍私下都叫玛丽娅·多·皮拉尔是假小子，现在她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泽·塞热罗妻子的坏话，这样做似乎能使心里感到凉快些。尽管如此，她们也只是低声细语，没有大声喧哗或是唱歌，以免破坏了主人外出后第一个夜晚所享受的身子下凉爽的地面给人的舒适感。

要是泽·佩德罗的母亲不叫她们回去的话，恐怕全村的女人都会聚集到她家的门口。她在继续思忖自己的事情：主人给了她家种种恩惠，现在甚至把泽·佩德罗带到马德里，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去了，还有玛丽娅·多·皮拉尔对儿子的友情，所有这一切都不免使她担心。她心里越想不用害怕，越是浑身颤抖。她

漂亮的儿子心地善良，会忍受不了那些人的妒忌和仇视。对他来说，那实在是太过份了。

跟家里的其他人一样，泽·佩德罗也是一个倔强好胜的小伙子。大家告诉她那次儿子在旷野里的精湛骑术和主人送给他那匹名叫埃斯特雷依罗的马的情景，她依然记忆犹新。她以为自己太交好运了。祈求上帝饶恕，要是我这样讲是罪过的话：穷人家里吃鸡，准是有人得了病。

左邻右舍的村妇们都知道这个消息，差不多全村的人都说泽·佩德罗会成为一名骑马斗士，问题是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是否会让他产生这种想法。对泽·佩德罗来说，迪奥戈·雷尔瓦斯想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可怜的母亲一方面为此感到荣耀，另一方面却又感到痛苦。最后她决定比那些长舌妇们早点睡觉，就是为了不听她们闲扯，因为她担心如此多的闲话是不祥的预兆。

夜还是那样的闷热。那些在莱济里亚地狱般庄稼地里脱粒机旁干活的男人们不知道怎样熬过这漫长之夜。还有那些正在收割的人呢？圣明的圣母玛利亚啊！只有为面包流过汗的人才懂得面包来之不易！她清楚那些男人们还没有从莱济里亚回来，否则，天色这样晚了，谁还会呆在大街上。

孩子们在妈妈或奶奶的怀里安静地入睡了。姑娘们把家里凡是能装水的器皿统统装满了水，并以此为借口，三三两两地围坐在泉水的 3 个水管旁，与迪奥戈·雷尔瓦斯家的仆人们闲谈着男女之爱和吵架的事情。村里的人在互相开心取笑。闲话和故事讲够了，大家都累得打起盹儿来。时间过得很慢，地面开始凉快些了。从特茹河畔刮来一缕微风，是该凉快的时候了！可是天哪，结果却还是这样闷热！……

教堂的钟声提醒大家时候不早了。它每隔一刻钟、半小时和一小时都要鸣钟报时。现在 11 点的钟声刚刚响过不久，等到 12 点的钟声敲响时，就不会有人再到泉边打水了，因为这是女巫们到那里喝水和梳洗的时间。可是，天气却是如此的闷热……

几个睡眠很浅的女人听到远处传来了一阵马蹄声。这么晚了会是谁呢？马上就到午夜了。或许是马埃多索尔庄园的一个农民从坎波带来了某个口信，或许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故？在脱粒机旁干活而不发生事故是很罕见的。机器就像魔鬼一样的可怕，它会夺去穷人的饭碗，让他们受到痛苦的折磨。工头和主人都可以说，是不小心造成的。但是她们认为，她们知道，这种不幸只能产生于机器这个魔鬼的祸心。只有有用人们的双手和大地相结合生产出的粮食才是上

赐福于人的！……天那么晚了，会是谁呢？

这时候，刚刚响起午夜 12 点的第一下钟声。那几个女人顿时惊慌起来，偷偷朝窗外张望。马蹄声更近了，马上就要到眼前了。天啊，圣母玛利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一阵阵马蹄声中，地面仿佛在颤动。马蹄声沉重低沉，带着长久的回音。一只猫头鹰在教堂的塔尖上叫起来。猫头鹰，还有女巫，大概正在喝着祭台上的橄榄油。此时，就在长街的拐角处……

“圣母玛利亚，我看到了什么！”一位老妇神色慌张地举起双手失声喊道。

瞬间，整个大街一片混乱，呼叫声、哭喊声、脚步声、人跌倒在地上的响声、哀求声和祈祷声交织在了一起。

大家都看到了，是的，都用自己的两只眼睛真切地看到了一匹银白色的马，银白而高大的马，仿佛要吞掉地球似的，上面骑着一个同样也是全身白色的狼人。上帝啊，真是让人吓得浑身发抖，头发一根一根地竖起来，仿佛成了细铁丝，连头巾都被戳破了。那马每跨一步，大地就要颤动一下。在这幽灵的脚下，大地犹如一个硕大无比的空鼓，仿佛也被吓得要逃之夭夭，只留下一层表皮任它蹂躏。此时此刻，阿尔德巴拉所有的祈祷室都亮起了灯。如此之深的夜里，这种

虔诚之心是前所未有的。翌日，少数几个大胆地偷看过幽灵之马的女人说，那匹马和骑马的狼人都闪闪发光，犹如玻璃或类似玻璃。马蹄每叩击一下地面，地面就会闪出火光，令人眼花缭乱，睁不开眼睛。她们足足有半个多小时什么也看不清。究竟是谁呢？……也许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灵魂前来提醒人们许下了愿却没有兑现，或许是一个狼人希望有人帮助他摆脱命运。到底是谁呢？

这件事就发生在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起程去马德里的当天夜里。会不会是在坎波不幸身亡的迪奥戈·雷尔瓦斯的爸爸呢？……对了，正是他，就是主人若奥·雷尔瓦斯！

那幽灵，或者是其它什么，沿着长街飞奔而去，径直钻进墓地，然后又沿着原路回去了。这并不是因为有人看到了，而是街上又响起了那一阵阵的马蹄声，那种踏地时发出的沉重低沉的响声，直到很远的地方才渐渐消失。响声刚一消失，公鸡就开始啼鸣了，甚至连正在孵蛋的母鸡也跟公鸡一样啼鸣起来。在阿尔德巴拉，如此之多的母鸡所下的蛋中，竟没有一个能孵出小鸡来！……

在早晨的弥撒上，村妇们纷纷向阿尔温神父讲述了夜里所见到的一切，而且还绘声绘色地加进了不少

臆想的东西。阿尔温神父斥责了她们，说她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世界只有用信任、祈祷和恭顺才能得到拯救。为什么她们不遵照主人的吩咐去做呢？如果说天气热，那她们也应该呆在自己的庭院里，每家都有自己的庭院嘛，不要去对别人的事说长道短，不应在阿尔德巴拉听到责难和恼怒的话语。如果说真有什么幽灵、狼人或别的什么怪物，大家首先都应该在自己身上寻找过错。

这时，一位老妇人不由得想起了侏儒说过的话：男人有两个影子，一个是守护天使的影子，另一个是魔鬼的影子。

“对了，你们看到的或许就是那些有罪的女信徒身上附着的魔鬼影子。”

“阿尔温神父，可它是白色的，而魔鬼的颜色却是肉红色的。白色是天使的颜色啊……”

阿尔温神父生起气来，她们懂得什么颜色呢？她们懂得什么天使呢？教堂有自己的神学家，这些问题应该由教堂来考虑，有时候，问题是相当复杂深奥的！她们应该回家去，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对上帝要虔诚，夜里把门关得严严的……

第二天，尽管天气更加闷热，阿尔德巴拉各家的大门都关得严严实实，只有个别窗帘在窗框边稍许留

着一条缝，看不见里面有任何光亮。女人们的耳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专心致志，注意着外面的动静。

恰恰在午夜之前，同样是响起 12 点的第一下钟声，那匹白马的蹄声又传了过来，人们被吓得胆战心惊，开始了虔诚的祈祷。

这一次，那邪恶的幽灵足足转悠了两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他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在墓地里，同鬼火厮混，和阴界里灵魂在一起吗？……还是去了泉水边，同女巫们一起跳舞呢？在他迟归的路上，马蹄声变得更加沉重，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其回声变得更加忧伤，更加缓慢了。尽管如此，一些村妇口气肯定地说，她们还听到了幽灵的口哨声。当时，她们如果能想起哪位死去的人喜欢哼唱狼人或别的什么怪物用口哨吹出的斗牛进行曲，或许能发现这究竟是谁的幽灵了。

又接连 3 天，也许是 4 天，那个幽灵夜夜到阿尔德巴拉兜风，每次从村子里返回的时间都比上一次晚，人们的心里萌生了希望，盼着他忘记天亮的时辰。要是果真如此，要是在白色幽灵回到黑暗的魔窟之前公鸡打了第一个鸣，它的魔法就被打破，它究竟是一个寻找安宁的痛苦的灵魂，还是一个制造祸端的灵魂也就暴露无遗了。

但是到第五天夜里，公鸡还没有打鸣，大约清晨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响起了猎枪的声音，打破了村庄充满恐怖的寂静。接着，人们听到前几夜忧伤地踏着慢步的白马突然风驰电掣般地疾奔起来，如同一阵飓风，仿佛要卷走所有房屋。次日，村妇们说道：我听到了人的呻吟声和几声不断的枪响……那白马一面奋力嘶叫，一面从鼻孔里喷出火来，铁蹄下面不时地溅出闪烁的火星。在幽灵经过的地方，甚至有的石头也被烧焦了，谁想去看看的话，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所有的人都小心翼翼——把左手大拇指夹在另外两只指头中间，认真地进行两次祈祷——前往观看。

侏儒若阿金·塔伦塔在庄园的马厩里听到枪声时大吃一惊。片刻之后，米格尔·若奥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米格尔·若奥的脸就像那几天夜里出现的那匹马一样煞白，两手发抖，不停地眨巴着眼睛，喃喃地说：“糟糕的是没有把床单带回来，上面该有标记的。”

若阿金·塔伦塔把马身上的汗水揩干，以防它染上肺炎。他马上就明白了，原来是一桩风流韵事。他唯一迷惑不解的是米格尔·若奥为何如此焦虑，几乎是神经错乱地只讲床单的事。于是，他惊讶地问道：

“少爷还想把跟您睡觉的那些女人的床单带回来吗？恕我直言，您的脑子恐怕有点毛病吧……”

只有侏儒的这种胡言乱语使米格尔。若奥不由得笑了起来。若阿金·塔伦塔一再发誓说决不把这件事告诉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和任何其他工头，米格尔·若奥才含糊其辞地讲出发生的事情。侏儒决定保持沉默，害怕卷进这种神秘的桃色事件中去。本来他可以走开了，可是在走开之前，他仍然冒着风险劝告米格尔·若奥，重复了他平素喜欢说的那句老话：

“少爷，这就是我常说的，人有两种影子……今天夜里您随身所带的影子是魔鬼的影子。”

“我带去的是魔鬼的影子，可却把两个影子都留在那里了……”

“留给了和少爷幽会的女人！”侏儒若阿金·塔伦塔若有所指地说。

“不过那个女人挺受用。”米格尔·若奥恬不知耻地说。

他溜进了宅邸，急于要把自己的艳遇告诉哥哥。也许安东尼奥已经有了取回床单的办法，因为是他从床上取下来的，而收拾房间的女佣人对床单不翼而飞感到迷惑不解。安东尼奥·卢西奥也还没有回家。他们兄弟俩都已忘掉了不能陪爸爸去马德里的不快。

安东尼奥·卢西奥喜欢到小镇上去与一个海边的姑娘狎昵，在六弦琴和迷人的歌声中，同她跳竿子舞。

米格尔·若奥想：“去那里，男人在姑娘的跟前至少不必化妆。”

米格尔·若奥十分兴奋，根本没有一丝睡意，决定等候哥哥归来。他在为哥哥担心，要是哥哥也出了什么事儿，那可就有意思了……他倚在窗边，点燃了一支翁萨牌香烟。这是他最喜欢抽的烟，或者也许只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默默想着：

“要是我被泽·塞热罗的猎枪击中，就会像叔祖父曼努埃尔·菲利佩一样，不得不到库巴牧场去了。老头子一直在这样威胁我，这次他一定不会饶过我了。可是我真想不通，也无法想通，眼前有这么多的女人，他却要我们像稻草人似的。要是碰上漂亮标致的女人，我就要做色狼！”

他小声地吹起了口哨。

入夜之后，四处飘溢着从花园和树林里散发出来的香气。还是阿尔温神父说得对：“闲散造成恶习。”

可是，真正感到惊惶不安的是泽·塞热罗。他从来没有从坎波回来得如此之晚。他被派去修理只有他才能修好的一些辛格牌破车，然后风风火火地走了很久，才回到阿尔德巴拉。刚一回家，他立即发觉屋内发生的事情。糟糕的是那块床单上面还有白线绣的字，告诉了他谁是奸夫。他把妻子狠狠地揍了一顿……然

而这又有什么用呢？要是有一天迪奥戈·雷尔瓦斯老爷合上了眼，他不就成了主人！这桩事毁坏了他的生活……真是倒霉透了！要是让妻子去跟主人厮混，自己当王八，那还有什么意思呢。继续同她一起过下去，又是一个男子汉所无法忍受的……男子汉嘛，懂得到世界上来是干什么的。

盲人的峡谷



第十一章 如此的闲情逸致导致的小小恶习

阿尔温神父可以直言不讳地说，这不算什么罪过，因为他有一台用来衡量罪过的天平。既然所有的大圣人同时又都是大罪人，他也给自己保留了一些罪过，以保持每个人的平衡。谦卑为他的宗教生涯带来了最大的危害，他一直像今天那种悄悄买些彩票的人一样行事，每个礼拜都要小心翼翼地保证自己安全，很少进行冒险，总是设法把自己限制在命运的圈子之内。

如果我们给这命名的话，就叫恶习。有时他吸几支烟，一天最多五、六支。也喝些葡萄酒，而且是红葡萄酒。他还沾点邪恶的嗜好，喜欢打牌。不过仔细想想，

他玩牌的最主要目的是想避免安东尼奥·卢西奥犯下重大的罪过。安东尼奥·卢西奥染上赌博的可怕恶习，这一点大家都清楚。阿尔温神父明白，他的工作就是要使阿尔德巴拉羊群中的母羊只靠近犯罪的边缘，只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冒险，虽然他要为此作出牺牲。

然后，他兴致勃勃不无夸张地说：他不愿意输牌，难道有谁愿意输吗？……

那天下午，他收到了迪奥戈·雷尔瓦斯的来信，说他要马德里多呆一个星期，因为斗牛在那里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两头出色的斗牛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用其锋利的牛角戳死了十多匹马，戳伤 3 名骑马斗牛士的腿和肋骨，一位徒步斗牛士险些丧命，两名徒步斗牛士的助手被刺伤，只是没有像其他几位那样严重罢了。萨尔萨的那条名叫“画家”的斗牛，出场时气势汹汹，仿佛猛狮一般，可是未能善始善终（马德里的报纸称它是一头温顺的牛）。但是“吉它手”和“橄榄”却轰动了全场。因为他不肯作为斗牛杰人去接受奖励，走下去到斗牛场里与观众见面，所以泽·佩德罗便不得不到场内绕了两圈。作为对他不肯同观众见面的补偿。西班牙国王陛下和葡萄牙王子殿下在王室专用的包厢内召见了他们，向他们致意。当天夜里，他又向西班牙的斗牛场出售了 6 批斗牛，其中两批是再次卖给马德里

斗牛场的。

神父想道，迪奥戈·雷尔瓦斯犯了过分得意的罪过。

迪奥戈·雷尔瓦斯的两个儿子开始把眼睛盯到英国家庭女教师的身上。安东尼奥·卢西奥说她稍许干瘦了点，但是面容俊俏，惹人喜爱。米格尔·若奥却用他平淡、诙谐的口气说：鳐鱼也是如此，某一种鳐鱼，要切成片生吃，是喝葡萄酒时最好的食品。

这位英国伦敦女郎觉得这兄弟俩挺有意思，虽然并不懂得他们的暗示。她答应参加兄弟俩去办的挚友间的小型聚会。聚会的目的是值得褒扬的：庆祝绿黄两色的雷尔瓦斯族旗赢得了荣誉。为避免误会，阿尔温神父以及那位教授地理、历史和葡萄牙语的家庭教师也将参加。布里吉达答应把晚餐做得鲜美可口。安东尼奥·卢西奥当先奋勇，到酒柜上选酒，然后管家根据他的指示，熟练地进行调兑，以改变酒质和酒的烈度，因为他要使所有的参加者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一切都跟预计的一样顺利。

那天，阿尔温神父刚从帐房先生那里领了月薪，兴致勃勃，满面春风。对于迪奥戈·雷尔瓦斯在马德里获得的成功，他做了简短的演说，为在场的和不在场的人祝了酒。他激动地把两位公子哥的爷爷也包括进

去，因为多亏了此人，他才从阿伦特茹来到庄园。现在他已被看作这个家庭的一位挚友。他亲眼目睹了迪奥戈·雷尔瓦斯的4个孩子怎样呱呱落地。是他把盐放进了他们的嘴里，把圣水撒在他们头上。在早晨的弥撒和晚上的祈祷中，他祈求上帝保佑他们，盼望幸福跨进雷尔瓦斯家的大门。这是他的全部愿望。

忽然，他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要给家庭男教师讲述一下当地的历史。

“马埃多索尔^①这个名字使这里善良的人民熟悉了树丛中的这座小土山。那里曾经历过我们历史上的伟大时刻。”

英国女教师一边喝着把不同的酒兑在一起的饮料，一边频频点头。

“所以叫‘马埃多索尔’，”阿尔温神父继续小声地说，“因为神圣的天体仿佛就在这块土地上诞生。这是极有意义的象征，因为太阳就从这座宅邸的屋顶上升起，雷尔瓦斯家族的先生们，真正的贵族，他们像母亲一样，为以劳动为生的贫穷人家，中等人家甚至富裕人家分配工作，带给他们阳光。我们大家在这里如同在天上一样，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天意。正因

^① 意为太阳的母亲。

为这样，雷尔瓦斯家族及时地为仆人们修建了这个村庄，定名为阿尔德巴拉。古人认为，苍天一分为四，阿尔德巴拉是其中之一。它要比太阳整整大 40 倍，是金牛星座的眼睛。现在我言归正传，我的意思是说：马德里震惊于阿尔德巴拉的主人驯养的斗牛的凶猛和高贵，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富有象征性的天体中，马埃多索尔是一颗最大的星星。”

安东尼奥·卢西奥对阿尔温神父不停地说谢谢，不让他离题万里地扯下去。可是这位老神父觉得自己重新具备了那种滔滔不绝的演说口才，只要能扯到什么地方，就一定要讲到什么地方才肯罢休。

他站起身来，向大家祝了一次酒。

家庭男教师很不高兴，也想说说他的看法。他提醒老神父说，阿尔德巴拉是天上的四个守护神之一，波斯人就是这样认为的。至于太阳这个字眼，对了，太阳是阿拉伯人所崇拜的，它不就是阿拉伯人占领葡萄牙时传来的字眼吗？恐怕大家都了解，阿拉伯人是如何把这个词汇留给巴特茹各地的吧？

神父耸耸肩膀，没有出声。这并非因为他愚昧无知，而是不屑于谈论那些不信奉基督教的异教徒。他已经说出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想再做任何补充，尽管他对家庭男教师圣托斯·平托知识的渊博称赞不

休。他只想提醒对方注意一点：知识渊博有时会带来危险。一切都始于和终于《圣经》——世界上唯一真正博学的书，这一点或许没有必要去提醒他了。

这时候，英国女教师库丽小姐正在同米格尔·若奥用英语交谈。看来她不大高兴，安东尼奥·卢西奥也不高兴，他已察觉到弟弟在桌子下面所做的手脚，这促使他提议大家马上去游艺室兼吸烟室。那里，他要同阿尔温神父算清几笔帐，同时还可以更好地发现米格尔·若奥所耍的伎俩。由于泽·塞热罗女人的缘故，他已把米格尔·若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可以不用多费口舌与他啰嗦。米格尔·若奥表面上装出一副胆小害怕的样子，可是实际上他早已制定好把英国女教师搞到手的计划，所以他不无反感地说：

“如果我愿意，可以立即跟她上床。不仅如此，还可以马上写信到马德里，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爸爸。我并不想玩弄威胁的把戏，跟我最好明来明去。”

面对情绪激动的弟弟，安东尼奥·卢西奥犹豫了片刻：

“你来做我的搭档，玩几盘苏埃卡牌^①，我们合伙赢神父和男教师，把他们牢牢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① 苏埃卡牌是一种 40 张的扑克牌，4 人分两组玩，每人持 10 张牌。

“我不想参与这种勾当。”

“要让他们完全站在我们这边，近期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阿尔温神父早就跟你站在一起了。”

“加强防范永远不会多余。”

家庭男教师想托词推却，可是却被老神父网在里面。库丽小姐要玩台球，她头晕得直打转转，不时地吃吃发笑。现在她很想畅快地笑一笑。米格尔·若奥则噤着嘴不作声，这正是他的计策。库丽小姐后悔了，觉得她不应该使他不开心。安东尼奥·卢西奥和米格尔·若奥兄弟俩都长得很潇洒，但是她喜欢年轻的米格尔·若奥嘴唇上方黑色茸毛的程度胜于安东尼奥·卢西奥浓密的棕色髭胡。她已进入更喜欢年轻小伙子的年龄。她用球杆碰击了几下红球，想将球看得清晰些，身子伏在球桌上，夸张地装出一副难打的姿势。

打完第四盘牌，男教师不想玩下去了。他不喜欢赌博，认为赌博不适合自己的。神父提醒他，投第一块石头的人没有罪过：

“您肯定了解这一点（他挑战性地淡然一笑）。可是您不知道，您的肚子里有一条绦虫。”

大家听罢不禁捧腹大笑，男教师则怒容满面。

“圣托斯·平托老师只喝了点汤，别的都喂了绦

虫。’安东尼奥·卢西奥冷嘲热讽地说，因为男教师对他无可奈何。

“也许他肚子里是条 7 头怪蛇。’神父也打趣地说。

圣托斯·平托老师把手里的牌朝桌面上一扔，说：

“你们拿这种恶病来打趣逗乐，实在太不友善。”

瞬间，屋子里哑然无声，死一般寂静。

“库丽小姐，”男教师说，“我看咱们该回去了。”

英国女人用英文咕哝着什么，继续用球杆胡乱捅着球。安东尼奥·卢西奥来到圣托斯·平托老师跟前，说他们俩都是应邀而来的客人，因此可以不用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他还提醒说，他弟弟米格尔·若奥第二天要去庞特德索尔庄园，他也没有上课的任务，所以请他们俩继续留下来作客。

“可是不能逼着我打这种几个人合伙算计一个人的牌。”家庭男教师更加怒气冲冲地说。

“决不会这样的，博士……”这个家伙需要好好揪揪耳朵。”在这儿，您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可是把这种十分诚实的赌博说成是几个人合伙算计您岂不言过其实……”

“我差不多已经输了 5 千雷亚尔了。”

“恕我直言，’神父提醒道；您不该当着主人的面说自己输给了他们多少钱。我们要说我们赢了他们多

少钱才是，圣托斯·平托老师……”

神父的插话使男教师感到心烦意乱。他重新坐了下来，不假思索地胡乱出牌。老神父生气了。

从这时起，阿尔温神父和安东尼奥·卢西奥又像平时背着迪奥戈·雷尔瓦斯那样赌起牌来了，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手边放着两叠牌和一瓶西班牙白兰地。

米格尔·若奥起身告辞，决定放弃到库丽小姐卧室去的计划。对于背后已有一个幽灵的他来说，这样赌法太过份了。为使自己睡意更浓他干脆连喝了两杯白兰地，然后在走廊里消失了。安东尼奥·卢西奥只对他大声说了一句话：

“看你能搞到什么！”

“让你的灵魂安静下来吧，因为我的灵魂已经死去了。明天的庞特德索尔之行让我失去了头脑……再见！祝你们玩得痛快，又花费不多……”

库丽小姐见他走开，心里油然升起一股不悦之感，她把身子伏在球桌上，转动着球杆，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中，最后一屁股坐到沙发里。在那座偌大的宫殿般的邸宅里，她感到十分孤独寂寞。可是，在接纳她为家庭教师的时候，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的要求是很明确的。在里斯本，她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只要不出闹得满城风雨的丑闻就行。但是在阿尔德巴

拉庄园里，既然她要为玛丽娅·多·皮拉尔树个榜样，就应该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对于他的两个儿子来说，她应该象征纯洁，使他们不要把所有的女人都看成是坏人。这个责任确实够重的，她能做到吗？……

她曾说能够做到，可是她从来没有尝到过孤独会使人崩溃的滋味，也从来不了解闲暇安逸所带来的危险。

阿尔温神父明白，他为闲暇安逸的生活所产生的小小恶习已经付出了代价。他已输掉了从雷尔瓦斯家族挣来的半个月薪水，虽然仍有某些信心去逆转同安东尼奥·卢西奥赌博中遇到的厄运。

他对家庭男教师说：

“圣托斯·平托博士，如果你想离去的话，可以不继续参加这场小小的血战了。当然，我是悄悄求你的，我们玩兴正浓呢……”

神父做了个鬼脸，他手里的牌不好。圣托斯·平托趁此机会立即起身告辞了，同时向库丽小姐行了个礼。后者一直走到窗边，心中产生了一种难以解释的想要哭的欲望，或许是因为热的缘故吧……闷热的空气在压抑着她。过了一会儿，她又从窗边返身回来，开始以吹灭七星烛台上的烛火来取乐。烛光照亮了球桌上绿茵茵的绒布，把她的细长身影投到了上面。

“你们还要玩很久吗？”她用英语问道。

“一直到我们两个中的一个把口袋里的钱输得精光为止。”安东尼奥·卢西奥笑眯眯地回答说。

神父做了个鬼脸，两只手微微颤抖着，一边出牌，一边淌着汗水。后来，当他发现库丽小姐正在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时，嘴角上挂起了一丝微笑。

“母狮子到我这里来了^①”，他一边一字一顿地敲击着桌子，一边说。

库丽小姐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却耸耸肩膀，不辞而别地悄悄离去了。

^① 母狮子到我这里来了 —— 意为运气不佳。

盲人的峡谷



第十二章

此处能知道神父的小小报复

虽然阿尔温神父心里不愿意进行报复，但是有人使他对此事津津乐道，而且报复的正义之手越是不属于他，他越感到开心。这样他会感到问心无愧——手和良心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就是这么回事。

没过几天他就这么做了，阿尔温神父在享用他的小恶习中，眼巴巴看着自己输掉了从雷尔瓦斯家里挣来的全部月薪，而且还背上了两万两千雷亚尔的债。“他扒了我的皮，他扒了我的皮。”他这样说道。看来，他的确是被扒了个精光。当一个人失去头脑的时候，身体就要作出牺牲了。他已预料到要过几天喝面包汤的苦日子，而糟糕的是他还不得不向

女管家撒谎，编造一个在路上丢了钱的故事。要是只说一声丢了钱就可以过关的话，那就不必撒谎了。女管家吉列尔米娜是一位很有心计的女人，他不得不犯下编造假话的罪过。虽然他已上了年纪，干这种事依然使他感到痛心，以致阿尔德巴拉的女人都发觉到他做弥撒与往常大不一样，仿佛他内心感到痛苦和不安，几乎不敢正眼去看阿尔德巴拉及附近百姓的保护神——忧愁圣母的祭台。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醒的那样，那个悲剧性的夜晚之后没过几天，神父就进行报复了。那时，迪奥戈·雷尔瓦斯和玛丽娅·多·皮拉尔还没有从西班牙马德里回来。

只要一有可能，安东尼奥·卢西奥就往小镇上跑，尽情地享受他那只剩下几个月的独身生活。倘若有人直言不讳地问他想与谁结婚，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弗洛林达。他曾多次有过这样一个设想，并且十分真诚，即亲自同爸爸去谈，保证愿意扮演船夫或渔民的英雄角色，使自己成为这位姑娘的真正丈夫。人们经常看到他打着赤脚，系着黑色腰带，穿着柔软的羊毛衬衫和内裤，在特茹河握桨划船。他同渔民一样，手掌上长着老茧，同所有的人都平等相待，以你称呼，没有任何少爷架子。

在河里乘船的时候，迪奥戈·雷尔瓦斯看见他坐到舵手身旁或是帮助年轻人投接纤绳时，从未察觉出儿子梦中所编织的任何事情。

在亭亭玉立、活泼可爱又有大家闺秀气质的弗洛林达跟前，他的未婚妻玛丽娅·路易莎简直是一个呆笨的洋娃娃。此外，弗洛林达金发碧眼，一双纤细白嫩的手摆动起来总是那样富有表情，暗示着只有彼此般配而又心心相印的男女青年之间才能体会出的真情实意。

在与米格尔·若奥因泽·塞热罗的妻子争论的时候，安东尼奥·卢西奥以诗人的口气说：“村姑是块石头，渔姑是蓝天中的云彩，飘浮不定。我说弗洛林达是在大海上的云彩，不只是你，谁都不了解我这话的意思。也许这话根本没有意思，我却这样想象了。说海浪吧，不妥，因为她同时是云彩和大海……”

他如痴如醉地迷恋着弗洛林达，要以此打发他难以忍受的闲暇生活。夜里，只要他父亲不在庄园，他准要去渔村。一个土地的主人，同依赖他的人兄弟般地相处，容易受到欢迎。他不了解这一点，对他来说，这相反倒更好。

他常去那里跳舞。有一天，他甚至脱掉鞋子，满怀激情地跳起“女霸王”。在从伦德罗老人伴唱的六弦

琴声中，大家开始围着他跳，和他一起欢声笑语。下午，还让他去和倚门而立的弗洛林达谈情说爱。与此同时，弗洛林达的妈妈则绕着结鱼网的线团……他一直在那里呆到深夜，躲在大门后面，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弗洛林达当众用手势所表示的情意。

安东尼奥·卢西奥喜欢渔民及其爱好使大部分顺从而喜欢发号施令的渔民感到高兴，为他能够和他们在一起而洋洋自得：安东尼奥·卢西奥能够为他们的货运提供方便，或帮助他们解决同司法部门和政府的下级官员发生的一些麻烦。有朋友总是好事，哪怕是在地狱里……基科·蒙莱拉曾这样说过。有一次，他同船上的另一个小伙子发生了口角，为解决争端，双方都亮出了刀子。是安东尼奥·卢西奥把他们劝开了，才没有出事。事后有人夸张地说，是安东尼奥·卢西奥使基科·蒙莱拉免受去非洲海岸坐两年监牢的惩罚。

可是，对安东尼奥·卢西奥和弗洛林达之间的自由交往，一些老村妇则以白眼相看，对安东尼奥·卢西奥怀有醋意的年轻人和镇上的某些人对此更是大作文章。后者人数极少，他们同有共和派思想或自由派思想的商店职员和工人有来往，总是说神父、贵族和有钱人的坏话。一个名叫安娜·吉吉妮娅的就这样说

过：“总有一天，庄园主把水弄成泥汤，而我们的一个子孙却不得不喝。”但是，这种敌意只限于私下发泄，只是背后悄悄地议论，投以谴责的目光，而且是安东尼奥·卢西奥夜里骑马或坐车离开跳舞的地方后才敢这样做。

天意不可思议。一天，迪奥戈·雷尔瓦斯的长子派人把带着斑点的牝马套到一辆黄色大车轮的黑色马车上，像马戏团驯兽师一样噼噼啪啪挥着马鞭去弗洛林达那里。到达之后，就随心所欲地跳起舞来。“噢，小丑，小丑之王，是谁派你到这儿来，要是我现在杀你，有谁来救你的命……”他拿过六弦琴，随意拨弄起来。他从来没有这样慷慨过，用从神父手里赢来的钱见人就请喝酒，自己也一杯接一杯喝个没完。那天夜里，许多小伙子纷纷向他敬酒，他觉得不喝太不近人情了。

“噢，小丑，小丑之王，是谁派你到这儿来的……”

他喝得太多了，结果连弗洛林达的家门都没有靠一下，就随着一些人到镇上唱夜歌去了。后来，他失去了知觉，躺在车夫座位上，带斑点的牝马把马车拉回庄园大门口时，正好是清晨 5 点钟。若阿金·塔伦塔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弄醒，并叫来了阿托乌基娅，帮

他一起把他扶上了床。直到中午时分，米格尔·若奥到安东尼奥·卢西奥房间来叫他，告诉他两位家庭教师和阿爾溫神父已在餐室等候着他们吃饭时，他才清醒过来。米格尔·若奥刚把话说完，就不禁捧腹大笑起来，甚至双手拍打着大腿，跳了起来：“是什么虫子把你咬成这样的？……”安东尼奥·卢西奥莫名其妙，不明白弟弟的意思，只是惊慌和傻怔怔地说：

“我的舌头似乎不听使唤了。”

“安东尼奥·卢西奥，你照过镜子没有？（接着便哈哈大笑个不停）快去照照你的脸吧……”

这个浪荡公子站到了镜子跟前，做了个怪相，不止一次地用手去摸脸，像在寻找脸上缺了的什么东西。

“别嘲笑人！”他怒气冲冲地喊道。

他竭力回想昨夜发生的事，想在乱麻般的记忆中找到左半边淡红色的胡子丢失在什么地方的印象。他意识到自己被渔民嘲弄了。

“是哪个婊子养的干的？我要用棍子好好地收拾他一顿……我说到做到！……”

米格尔·若奥想到哥哥总是花很长时间修剪他的胡子，内心按捺不住地笑起来。他知道安东尼奥·卢西奥有没法向家里人解释丢失半边胡子的苦衷，尤其是爸爸从西班牙回来的时候。

“至少要把两边的胡子都剃掉……我还以为他们是我的朋友呢……”

“你别把这种事安到弗洛林达身上！”

他恼怒得哭出声来，像是要同人打架似的。是的，谁要是敢嘲笑他，他就会用棍子狠狠地抽谁！突然，他惊恐地想到了带去的钱，忙把手伸进口袋。钱还在，还有一张纸片，上面潦草地写了几个字。他把纸片递给米格尔·若奥，要弟弟念出来：“这次便宜了你，只取下你半边胡子。可我们还有快刀，可以麻利地割去富人的五脏六腑”。下面还有几个大字：“共和国万岁！”

面对这突然的新发现，兄弟俩惊愕地瞠目而视，好像亲眼见到特茹河里长出了松树，或是庄园里喂养的斗牛全长上了翅膀，在秋天来临时纷纷迁移到非洲北部。区长、司法官员和秘密警察的“苍蝇们”到底是干什么吃的呢？……爸爸大概还不知道。要把这件事告诉他，米格尔·若奥对哥哥提议说。

“你真是一个笨蛋！你愿意让别人告诉爸爸白色幽灵在枪声中逃窜的事吗？”

“可这事更严重……”

是的，他们俩一致认为此事非常非常严重，也体会到爸爸对镇上的人很少信任的道理。那都是些忘恩负义的家伙，虽然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他们有欠公正。

可是，如果互助团这类秘密组织的瘟疫已传染到如此健康而顺从的渔民身上，可想而知，大部分居民早已被腐蚀了。此时此刻，他们俩觉得已被敌人团团围住。为使自己安定下来，安东尼奥·卢西奥让米格尔·若奥叫来了阿尔温神父。

老神父看到安东尼奥·卢西奥被刮去半边的胡子，嘴角上不由得露出一丝笑容。他感到高兴，因为他这么快就实现了报复的愿望。但他却劝兄弟俩不必惊慌，并保证说，君主专制政权巩固得很，那些无赖会受到坐牢和流放非洲的惩罚。他答应会亲自去区政府交涉此事，同时要求兄弟俩保守秘密，不要让父亲知道安东尼奥·卢西奥受到的不敬。这是一种污辱，一种真正的叛逆威胁。

他大献殷勤，要帮安东尼奥·卢西奥修剪另一半胡子，接着小心翼翼地操着剪子剪了起来。安东尼奥·卢西奥垂头丧气，情绪十分低落。

“我宁愿他们打碎我的骨架，也不希望这样，真是太可恶了……”

“对，可恶之极。”神父附和道，“要不是怕你父亲知道，就该提出上诉，把那些恶棍统统押上法庭审判。”

“没那么严重吧，阿尔温神父。”米格尔·若奥插言道。

“有想法就会有行动，少爷。”

小镇上的“苍蝇们”开始在渔民区查探谁在那天夜里同安东尼奥·卢西奥一起跳舞时，神父的想法就变成了行动。一些涉嫌者被带进区政府，用威胁和打耳光的办法恰到好处地对他们施加压力，扬言谁要把区政府里发生的事传到外边，谁就会坐班房。“安东尼奥·卢西奥少爷的胡子被藏到哪儿去啦？……是谁把他的胡子剪下来的？谁说了实话，政府不会追究，否则，就要倒霉……是的，倒霉，受到更严重的惩处！”

迪奥戈·雷尔瓦斯回到了庄园。一位渔民对如此频繁的调查感到十分厌烦，决定要找迪奥戈·雷尔瓦斯谈谈，担保所有的被告均是无辜的，这时候调查才开始放松了。阿尔温神父征得安东尼奥·卢西奥的同意后，派人传话说，不要查得那么紧了。安东尼奥·卢西奥则对父亲解释说，理发师的卷发夹过烫，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擅自改变了他胡须的样式。

因为驯养的斗牛在西班牙皇家斗牛场上大获成功，迪奥戈·雷尔瓦斯高兴得有些晕头转向，就接受了儿子的这种解释。老神父为能对安东尼奥·卢西奥进行约伯^①式的报复，而感到乐滋滋的，一有空就读

①《圣经》中的一个人物，以仁慈和容忍著称

约伯记，还用铅笔在一些自以为重要的地方划上横线：

因为我现在熟睡着，所以安宁，在梦中我找到了歇息。

普天下的国王和大臣们一起，为自己制造孤独寂寞；

或是像王子们，拥有黄金同时在家里堆满白银；

或是像堕落，因为被掩盖便不存在；或者像有些人，怀胎之后就看不见光线……

……为什么要把光赐给潦倒的人而把生命赐给苦闷的人呢？

……那些害怕霜冻的人，头上偏偏落满霜雪。

……土地被交到为富不仁的人手里；蒙面布遮住了法官的一双眼睛；不是上帝又是谁呢？

……倘若他是一个坏人，那我有多么不幸啊！但假若他是公正的人，则饱尝忧愁，饥寒交迫的我不会抬起头的。

“对你来说，人们只能保持沉默吗？你在嘲弄别人之后，再没有任何人能使你糊涂了吗？”

……把蔑视的目光投向公子王孙们吧！让那些受压迫的人重新抬起头来。

神父悄悄地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报复，使他在《圣经》上用铅笔划的横线到此为止。将来总有一天，他

会让安东尼奥·卢西奥读读这些话。

可是，当泽·塞热罗决定把幽灵的床单交到庄园主手里的时候，事情闹大了。他把女人打发到地里干活，可现在不能没有她啊！他已经准备应付一切。

“究竟是谁干的，我不知道，迪奥戈。雷尔瓦斯老爷，我用枪瞄准了他……”

“泽·塞热罗，你都干了些什么？”

“朝幽灵开了3枪……”

“要击中他吗？”

“是的，老爷。我要击中他。”

庄园主的脸色煞白，接过了床单。他让泽·塞热罗回家去，然后立即把两个儿子叫到他跟前来。可是兄弟俩若无其事，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迪奥戈·雷尔瓦斯十分冷静，他坚持着自己的想法，最后说：

“明天一大早，你们两人去库巴牧场……在那里呆上两个月，你们中的一个要去告诉泽·塞热罗，要他陪你们一块儿去。你们要好好作伴才是……”

米格尔·若奥想说些什么。

“好了，到此为止。你想说的一切现在都已晚了……在我们家里，不能发生越轨的事情。难道不是吗？……”

盲人的峡谷



第十三章 米格尔分子的故事

到阿伦特茹流放的头几天，日子最难熬的要数泽·塞热罗了。虽然他的任务只是修理库巴牧场的所有车辆，但是女人不在身边。主人要他同两个坏蛋儿子一起到库巴牧场来肯定是想惩罚他，他感到十分痛心。这两个坏蛋还对他的不幸幸灾乐祸。是他们中的一个干的坏事，究竟哪一个呢？唉，要是能猜出来该多好！……这件事令他再次饱尝没有女人陪伴的痛苦。那天夜里，阿尔德巴拉发生的事使他丢尽脸面，村里人都在嘲笑他，整个村子混乱得好像被一群受惊的斗牛踏过一样。

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更是伤害了他，把他打发到荒凉的库

巴牧场，同玷污了他名声的人呆在一起，真是心狠手辣！这明明是在破坏他的名誉！他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五十多年来，他不知流了多少汗，辛辛苦苦为他们效力，不管什么活都要找他干。“泽·塞热罗你过来，看能不能制作一辆这样的马车。”

他便按主人的意图，绞尽脑汁绘出马车的图案和漂亮的线条，为此经常废寝忘食，夜不能眠，白天随便吃几口东西，只想自豪地看到自己的一双巧手制造出一辆新的四轮马车或两轮载货马车来。描绘在车架上的雷尔瓦斯家族的马匹仿佛彩色插图一样漂亮。可是主人却玷污了他的名声，恩将仇报像扔垃圾一样地把他打发到这里来。

他一直琢磨着如何报仇，他那矮小的身躯已无法容纳这复仇的欲望。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整天喃喃自语，把稀稀拉拉的几颗牙咬得格格作响，仿佛是一双畸形的手要拔掉它们，谁听见了都认为他是在讲傻话。他抓起工具，使劲干活，有意自己折磨自己。他独自唉声叹气，回忆苦涩的往事。过了一会儿，满腔热血又冒出一股怒火，开始大骂起棚子的墙壁来。他摘下帽子，扔到地上，像笨拙的公羊一样乱跳，在帽子上踩来踩去。怒气完全发泄出来后，便一屁股坐到地上，大口大口吸起烟来，一双眼睛总是直勾勾地盯

着斧子。他每天不止一次地磨这把斧子，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砍下那个破坏了他生活中最后一个营地的坏蛋的脑壳。到底是他们兄弟中的哪一个呢？……让魔鬼来作出选择吧！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软骨头，不敢大胆地采取行动，不是勇于以血还血的人，于是他只好同那些家伙呆在一起，只能自言自语，独自生气，他的所有威胁只是公开表示愤慨而已。

离他不远的地方，在捕捉野兔的猎狗窝旁，希科·本·法达多正吹着比小乐队演奏的乐曲更悦耳动听的口哨。他的口哨确实动听，只要他那撮成一口小钟似的嘴唇发出尖细的哨声，所有的狗便都停止了吠叫。他这个小小的乐器只演出胜利进行曲，吹奏起来真是别开生面，不同凡响：从单簧管到大鼓，又从大鼓到小号，还能想象着模仿出咚咚的鼓声和铙钱的尖锐响声。吹得最得意的时候，他的一双小小的黑眼睛紧紧闭着，按照进行曲的节拍，微微晃动高大的身躯，仿佛有一根无形的奇异的指挥棒指挥着一场音乐会的演出。可是，如此美妙的音乐也未能熄灭泽·塞热罗胸中仇恨的火焰。他对希科·本·法达多周围的人均持不信任态度，他们总是暗暗地窥视着他。他觉得这位猎狗的看管人企图揭开他手艺的奥秘，所以有意开心取乐来骗他，佯装用心干活，或是有意拆毁他刚刚修

理好的东西。

他们相互对视的时候眼睛里怀有敌意，交谈时也是三言两语，含糊其词，谁也不肯跨越他们自己设置的那条将双方隔开的无形界限，甚至吃饭时也是如此。希科·本·法达多只有在吹口哨时才显得高兴，平时总是沉默寡言，不声不响。他说起话来粗声粗气，对谁都用威胁的口气，甚至在为主人的两个儿子备马，放出猎狗以陪伴他们在空寂的山谷中奔跑时也是这样。

他的臀部瘦小干瘪，几乎连裤子都穿不住，两腿细长，胸脯却非常宽阔，凶神似的双手和双臂长而有力。他不注意个人卫生，却喜欢炫耀他的髭胡：两边的胡子直留到嘴角，仿佛要将嘴缝起来似的。希科·本·法达多的妻子带着女儿给他们送饭来的时候，4个人在棚子里一言不发。小女孩开始调皮时，妈妈并没有打她，后来她终于挨了打，哭得涕泪交流，直到爸爸把她抱在怀里，用粗糙的手抚摸她，让她进入睡梦中才停止哭泣。就是在这种时候，泽·塞热罗也不同他们谈上一句话。无需把眼睛擦得很亮，他就可以觉察到他们这些人不会和他成为朋友，阿伦特茹人都是些虚伪和不可信赖的家伙，泽·塞热罗就是这样想的。可是他真的挺喜欢那个小女孩。不管她的父母如何邪恶，孩子总是无辜的。说他们邪恶似乎欠妥，实

际上，他们从来没有对他恶语中伤或使他出丑。其实，他们更有理由抱怨他。仔细想想，他们不过是偷偷地看他干活，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学到这门手艺。千真万确，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行业。可是，希科·本·法达多没有本事看懂其中的奥秘，这活儿比看管猎狗要细致复杂多了。

一天下午，迪奥戈·雷尔瓦斯的两个儿子在午休，泽·塞热罗正装配一辆小马车。他计算得很精确，车身有两个巴掌大小，四个轮子用槲木做成，还有一根拉车用的辕杆。玛丽娅尼塔可以用它装载从软木林里拾来的软木树果，要是有人肯拉车的话，她还可以坐在车上玩耍。泽·塞热罗是偷偷地做成这辆小马车的，一边干活，一边自言自语，唠叨着刚一萌生又打消了的复仇念头。他用锉刀锉了又锉，用砂纸擦了又擦，然后涂上两层蓝色的油漆，画上黄色和红色的花朵，在车轮的轴圈上放了许多滚珠。可是，车子装配好了，他又泄气了。唉！一朵鲜花插到了粪堆上！……他把小马车藏到了睡觉的床板下面，一块囚徒用的床板，泽·塞热罗不高兴地想道。

一天上午，玛丽娅尼塔来到了他身旁。她不多说话，也不太会说话，结结巴巴地问泽·塞热罗是否有孩子。她还不懂事，为什么给她讲实话呢……他曾有

过一个儿子。要是那孩子还活着的话，应该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不知道这孩子在做些什么，也不知道他在何方。上帝赐给他的那个女人给他戴了绿帽子。那个女人借口他嗜酒成癖、待她不好而带着孩子离开了他走了。她就是不说她自己 and 某个男人说话时简直比蜜汁还甜。这就是命，不为别的，他们正因为这一点才分手的。那个女人讲究清洁，别的女人谁也比不上她。在家里，那时候可以坐在地上吃饭。可为什么要跟小孩子说这些呢？……当然不能说。为打破沉默，他从床底下取出了小马车送给了她，然后把她抱到刨得平平的车身上拉着她走了起来。玛丽娅尼塔顿时高兴得叫了起来，她爸爸不知怎么回事，赶忙跑过来，又突然停住脚步，点点头，摇摇手臂，双方之间的恶意一下就消除了。

从那时起，泽·塞热罗知道了希科·本。法达多是奉了主人的命令来监视他的，尤其是当主人的两个儿子在他身边的时候。迪奥戈·雷尔瓦斯惧怕他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仆人的脾气非常倔犟。

“我是阿伦特茹人吗，泽·塞热罗老兄？不，泽·塞热罗先生。我出生在特茹河畔的瓦拉达多，并在那儿接受洗礼。不过我从小就到了这里。我爸爸叫本·法达多，当时是一个颇有些名气的人。”

希科·本·法达多没有同他深谈，泽·塞热罗也不想说更多的话，他心里依旧琢磨着将令主人胆战心惊的复仇念头。

在盛夏的一天夜里，泽·塞热罗知道了一些希科·本·法达多家庭的罗曼史。那天是米格尔·若奥的生日，他叫人宰了一头乳猪，大家都被邀请到主人的厨房里，围坐在一起吃饭。泽·塞热罗板着脸，心里很不痛快。那顿晚餐他吃得很少，米格尔·若奥硬是劝他喝酒，几杯酒下肚后，他原先的那股怒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扯开了话题，关于马呀，斗牛呀，如何给牲口打烙印呀，怎么把斗牛按倒在地呀等等，等等。每个人都讲到自己经历的故事，希科·本·法达多也谈起了他的桩桩往事。

“我的爸爸名叫安东尼奥，全名是安东尼奥·多斯·雷伊斯，不过，大家更熟悉的名字是扎伊诺·平邦。他曾给卡萨·卡达瓦尔夫人当过牧工，专门看管快产仔的母马。有一天，他看见国王堂·米格尔先生一副牧工打扮，肩上扛着一根棍子，等候着一头烈性牲口，仿佛人间的一位天使。后来，爆发了战争，我爸爸也参加了。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一个人为了朋友，哪里需要他，就该到哪里去。堂·米格尔先生是他的朋友，这一点我敢肯定。有时候他们一起跳西班牙方丹

戈舞。我的父亲是跳方丹戈舞的好手。可是国王堂·米格尔比他跳得更好，他在被该死的骡子踩断腿之前，无论干什么都比别人强。踩他的那些骡子身上带有斑点，它们大概属于自由派分子，是他们调教出来的。后来，这些骡子被杀死并烧成了灰。这是向所有的自由派分子显示，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

“爸爸告诉我说，许多人的下场和这些骡子一样。

他亲眼目睹了自由派分子在饱尝人们的唾沫和拳脚之后，被迫赤脚走向刑场。人们聚集在街头巷尾，对他们进行惩罚。一些真正的名门贵族抱着床罩站在窗口张望，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修道士吃起了甜点心，喝起了高级的葡萄酒。那些坏家伙竟敢反对神圣的教会和国王陛下……

“那些坏蛋身穿白色囚衣，在被套上绞索之前，先绕绞刑架转几圈。然后，行刑者在他们头顶套上白色的小尖帽，把他们悬吊至肩膀的高度。他们的双腿垂死挣扎地乱蹬，直到重新被放下来为止。有几个被处死的囚徒的脑袋被砍下来，插在高高木杆的顶尖上，让所有的自由派分子好好地看个清楚。那些被砍下头颅的身躯，那些杀人凶手的身躯，同其他被判处极刑的人一起统统被焚烧了。

“看来这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我从未见过，可我

却真想看一看……

“他们似乎还活着，不时地摆动几下手臂和大腿，仿佛是走着进天堂了。可我敢肯定，他们最后进了地狱。他们的灵魂被禁锢在地狱中，身躯被烧成灰烬扔进了大海……

“我爸爸说，那些挨千刀的家伙并没有被杀绝。他说，就在阿伦特茹那个叫做埃斯特雷莫斯堡的地方，用斧子砍死的有三十多个。在维拉维索扎，杀死的人比埃斯特雷莫斯堡多出一倍。有些囚徒从里斯本被押到埃尔瓦斯堡，他们没有被关进监狱，魔鬼帮助他们，让他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我爸爸不得不逃跑，与另外一些人来到了阿伦特茹，后来又去阿尔加维参加了雷梅西多的队伍……雷梅西多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一个人抵得上所有自由派的将军……

“我爸爸投靠了雷梅西多。这个人矮小结实，蓄着长长的胡须，比两位少爷的父亲迪奥戈·雷尔瓦斯老爷的胡须还长……自从来到雷梅西多身边之后，我爸爸就获得了本·法达多这个绰号。我现在叫希科·本·法达多，不论在什么地方，我都没用过别名字。那时，有几千敌兵在追击他们。但他们对周围地形了如指掌，隐藏起来有如烟消云散。一天，他们遭遇到一支人数众多的游击队，一群人朝我爸爸猛扑过来，该

有十几个人吧。我爸爸同他们厮杀起来，最后终于死里逃生……

“从此，他就不再叫扎伊诺·平邦了，改名为本·法达多。”

“雷梅西多是山中之王，一位米格尔分子。我爸爸视死如归，一直和他在一起，直到他死去为止。那一天雷梅西多被生擒活捉了，自由派的刽子手把他押上了战争法庭，判处了死刑……”

“时至今日，8月2日，差不多已经60个年头了。米格尔。若奥少爷，您今年多大了？”

“17岁。”

“首领雷梅西多死后，爸爸仍旧呆在那支队伍里，他们的指挥官名叫马尔萨尔·埃斯帕达神父。这位神父撤退逃离时，也被杀害了。虽然有西班牙人帮助，仍救不了他们……”

“有一天我问爸爸，用枪打死了多少自由派分子。他说不清楚，因为他没有将自由派分子杀尽。其后患现在已经有目共睹，葡萄牙变得越来越糟了……”

“不久以后，爸爸回到了瓦拉达，在那里他添了不少儿女。由于他以勇敢出名，女人都很喜欢他。我是他最小的儿子，运气最好，他甚至没把我留给妈妈照管。他不是农民，也不会做农活，而是以狩猎为生。他

能够开枪击中——到底多远我记不清楚了——一个瓶子的瓶口，所以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才把他带到这里来了。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才 15 岁，现在已经快 30 岁了。我爸爸是 60 岁上有我的，而我的妈妈当时只有 22 岁。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没见过什么世面，死得比爸爸还早。她是得痲病死的，死时那干瘪的身子比烧焦的棍子还细。”

泽·塞热罗从没想到希科·本·法达多会讲这么多话。他羡慕他的父亲，希望自己也有他父亲的这种勇气，去指着面前那两个人的鼻子，问问他们到底是谁弄脏了他的床。

“你杀过人吗？”安东尼奥·卢西奥问。

“没有，从来没有。”希科·本·法达多说。

整个房间只有他们 4 个人。

“只要有一天……”希科·本·法达多接着说，可立即又住了口。

“只要有一天会怎么样？”米格尔·若奥执拗地问。

“说吧，”安东尼奥·卢西奥要求着，往他的杯里斟酒，直至酒溢了出来。

“这里有个叫做金塔斯的家伙，他租种着老爷的地。一天，他借口收成不好，竟想赖租，还威胁你们

的爸爸，扬言要杀死他！……”

希科·本·法达多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逐渐扩大到脸上，最后满脸是笑，连一双又黑又小的眼睛也闪烁出了微笑。

“你们的父亲对我讲了这件事，我说‘您老人家尽管放心，这事交给我了。’”

“我一连3个月都在盯着他，天天如此。身上带了一根绳子，搁在肩上。一天上午，我见他走进了一间陈旧低矮的谷仓，我马上跟了进去，随手关上了门。谷仓空荡荡的，只有我们两个人。

“他一见我就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想知道是不是你想杀死我的主人。’我用‘你’称呼金塔斯，让他感到没什么好事……他怒气冲冲地向我扑了过来，看上去真是火冒三丈了。我一把抓住他，将他按倒在我身子下面，我早就胸有成竹……

“我拔出刀子，他喊着向我求饶，求我别杀死他，说我要什么他都可以给我。他要把不肯缴给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的租金给我。我对他说：你想把钱给谁就给谁好了。可你侮辱了我的主人，而在我爸爸年迈的时候，全靠了迪奥戈·雷尔瓦斯老爷的帮助。我爸爸是雷梅西多队伍里一名勇士，你肯定听人提起过他。

“金塔斯在我的身子底下吓得浑身哆嗦，失魂落

魄。那家伙害怕极了。我不必再费力气，伸手抓住他的耳朵，用刀子割下了一小块，而他起先根本没感觉到。我把割下的耳朵给他看，对他说：

“有两种死的方法随你挑选：一种是这样，把肉一块块割下来，这种死法时间拖得很长，你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自己如何慢慢死去，看清死神如何逐步吞噬你的肉体……”

“另一种死法对你会好些。这儿有一根绳子，你就去悬梁自尽吧！去吧，在那根横梁上吊死，我已帮你选好了地方！你想如何去死呢？他又保证给我钱，还保证把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给我。可我知道，他什么也不会给我。他很狡猾，可骗不了勇士扎伊诺·本·法达多的儿子。事后他会到当局去控告我的……”

“我只是对他说：赶快作出选择吧，我还有别的事要办，半个钟头以后，我还要去喂狗呢！这时我想起应该问他，要不要把他弄去喂狗。他声嘶力竭地喊起来，嗓子都嘶哑了。后来，他不说一句话，不再喊叫……”

安东尼奥·卢西奥站了起来，一边挪椅子，一边要他不要再讲，希科·本·法达多困惑地摇了摇头。

“那家伙侮辱了您的父亲，是您父亲吩咐我‘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可是没有叫你把他杀了。”

“不，先生。不是我杀死他的。我们不必把事情的全过程讲出来。”

“他后来怎么样了昵？”米格尔·若奥问。

上吊了。是他用自己的手处决了自己。我不过割了他一小块耳朵，让他体验一下是什么滋味……可他却怕得要命。”

泽·塞热罗醉了，早已昏昏入睡，打起了呼噜。

“这个老头可是个好人哪。”希科·本·法达多说，“你们的父亲派我来监视他，可他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

米格尔·若奥叉起一块肉，开始嚼起来。他吃得很费劲。

“我爸爸还对你讲了什么？”

“没有，就这些。”

接着，他请求主人允许他告辞，他还要去照看那些猎狗呢，睡觉前他总是要去看一看它们的。

“这个家伙是杀人凶手！”希科·本·法达多刚刚跨出门槛，安东尼奥·卢西奥喊了起来。

“也许是吧……”

“走，我们到上面玩牌吧。我要把这次谈话忘得一干二净。”

盲人的峡谷



第十四章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安东尼奥。卢西奥听到要同弟弟米格尔。若奥和泽·塞热罗一道去库巴牧场流放的消息时，脸色突然变得铁青，那副模样至今想起来仍令人不禁发笑。安东尼奥·卢西奥向爸爸解释说，公开的流放会使他在仆人面前失掉面子，还说他已经不是一个孩子，11月份就要结婚了。迪奥戈·雷尔瓦斯只反问了一句：“你肯定自己没有过错吗？”他依然板着面孔，但眼睛里已隐约露出一丝勉强的微笑。他喜欢不时地检验一下自己在把握儿女的缰绳方面所达到的程度，适当地给他们吃点糖或抽打几鞭子。这是他表示父爱的一种方式，目的在于让他们得到磨练，以应付未来的艰辛生

活。他感到，这种艰辛生活正从一片混乱的地平线逐渐移近。他要使他们了解周围的情况。他知道，啊，他知道得很清楚，大家都应该有一双坚定果断的手，好让自己稳稳地坐在四轮马车的马夫位置上，

他喜欢想象。一天，他同家庭医生贝尔纳达诺·贡萨尔维斯聊天，谈到美国 1893 年的危机导致奥地利财政破产时，曾说出他的一个想象。他听到一个消息，说美国几乎在一瞬间就出现了一百万失业工人，这件事使他看到了兴办工业的企图正把人类推向深渊的一个证据。他悲叹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他们那种急功近利的病态心理正危及着社会的未来。他认为，金钱应该不断地流动，永不止息。是的，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子女和金钱停滞不动，因为这是病态的标志。但是，如果因为鲁莽癫狂而跑个不停，而且越跑越快，那他要问：谁有能力把握住自己手里的缰绳，不让驾驭着的马车翻倒呢？

不久前，他从维拉维尔德斯家族继承了一个羊毛加工厂，工人就住在厂里，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现在他们罢工了，要求每天工作 10 小时，还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谁来支付这笔工资差额呢？……这条措施不是与所有的人作对吗？这其实是在反对工人自己。工厂已经成了一些荒唐想法的真正避难所。

出于偶然的巧合，在坐着一辆由两匹淡黄色牝马拉着的黑色马车去镇上处理一些公务的时候，他同区长谈起了这件事。这辆马车外观庄重，是“大人物”——共和派分子是这样称呼他的——的活动宝座。现在进步党人已经同共和派匪徒结成了一体。唉，这个泽·卢西亚诺^①真是瞎了眼睛……

眼下局势非常严重，分歧正侵蚀着各君主党派的机体。他们简直瞎了眼睛，成了盲人。幸好英特泽^②和若奥·弗朗哥^③已经和解，建立了独裁政权，打掉了自由派分子的任性。过去，迪奥戈·雷尔瓦斯的父亲是多么欣赏自由派分子的任性啊！但是现在这种任性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国家不会使用这种任性，人们已经看到了它的后果。自由这个字眼一旦深入民众，就会变成十分危险的神话。民众是渺小无知的，需要保护人去引导他们，使他们远离某些致命的危险，必要时甚至要诉诸武力，以避免不良后果。幸好维加大法官一直保持着警惕，在实施惩罚的时候毫不手软。

① 泽·卢西亚诺(1834—1914)，进步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该党主席。

② 英特泽(1849—1907)，曾任复兴党领袖。1881至1893年间历任内阁大臣职务。1906年与进步党领袖泽·卢西亚诺合作执政。

③ 若奥·弗朗哥(1855—1929)，复兴党领导人之一。1893至1897年间曾任大臣，后曾与其政党领袖英特泽合作执政。1907年与国王堂·卡洛斯合解，扩大王权，组成独裁政府。

“但愿他的手永远不会发抖吧!”;迪奥戈·雷尔瓦斯对区长说：“我们正经历着一个非常时刻……这您是了解的。我将站在您这一边。我从来不回避危险。我并不想当官……但我愿意当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这当然是有区别的。”

“有些商人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你要像我爷爷常说的那样，使用鞭子，来硬的！……现在的政府不错，已不像原来那样。过去，当商会和工业协会起来反对财政部的措施时，政府就收回这些措施。当进步党人跳出来反对提前选举时，选举就推迟了。那时候，如果政府不是那样手软，他们早就吓得缩成一团了。”

“也许……”

“我们不能停留在‘也许’这个词上，我尊敬的索萨·马多雷拉先生。‘也许’这个词的意思本身就有怀疑的性质，而现在怀疑就意味着背叛。‘也许’这个词已成了被敌人利用的细菌……”

“我认为我是不会被侵蚀的。”

“那就好，不要害怕，一直往前走吧！”

“说总比做容易多了，迪奥戈·雷尔瓦斯。”

听到这样的回答，迪奥戈·雷尔瓦斯仿佛被打了一记耳光，不由得怒火中烧，他那暗金色或泥浆色的

眼睛有些模糊了。特茹河一些支流的泥浆就是这种颜色。

“几个月前，我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干了件小小的风流韵事，一件纯属年轻人才干的事情。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闭口不说，我就把他们统统打发到库巴牧场去了（他洋洋自得地稍微停顿了一会儿），我让他们同抱怨他们的仆人一块儿去，好让他们彼此好好地看看……”

索萨·马多雷拉心想：“你这只是惩罚了仆人，老家伙，你让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可是他嘴里却开心地说：

“迪奥戈·雷尔瓦斯，你能当一个极出色的区长……”

“你清楚，我有我的事情要做。”他辛辣地反驳说。
“可如果有一天，乱子闹得太过份了，我可以出任区长（然后他减少了说话的辛辣味）。在你索萨·马多雷拉退下来的那一天，我就去当区长。但我希望你不会很快退下来，永远也不要退下来。”

迪奥戈·雷尔瓦斯这一句话既表示了亲昵，也是一种威胁。索萨·马尔雷拉心里明白，他要依赖这位庄园主。迪奥戈·雷尔瓦斯向他伸出了一只甜蜜的手。

“人应该各安其位，各谋其政。索萨·马多雷拉，

你已经尽了义务……不过有时候，你对某些人显得心慈手软，太宽容了。你要给我监视好共和派分子和他们的党羽。你应该高高在上，吓他们一大跳……及时地吓他们一大跳，而尽量避免大动干戈。要密切关注当前的形势。由于承包修建里斯本港口的名叫赫尔森特的那个家伙，法国正对咱们施加压力。德国夺走了我们在莫桑比克的基翁加海湾，原因是我们给巴西一次暴动的闹事者到船上避难的权利。那些丑陋的巴西人正在反对我们，在这充满骚乱的时刻，我们能允许……”

“政府准备解散议会。”为了表明自己了解黑幕中的政治秘密，索萨·马多雷拉说道。

“早该解散了。”

“瓜熟才能蒂落……”

“在瓜果成熟的过程中，不存在丢失的危险。等待是应该的。否则，最好在还是青的时候就摘下来，即使人不能吃，喂牲口总是可以的嘛。”

他把区长留在区政府门口，然后驱车去小镇会见朋友。不过，当形势更加严重的时候，他喜欢独自骑马去，以便让所有的人好好看看他。

几个月后，当莫特泽——若奥·弗朗哥联合执政的独裁政权公布新的行政法典，对选举法作出修改，取

消少数派，置区政府于王国法律的严格保护之下时，他就是这样做的。反对派怒火冲天，政府的计谋完全得逞。把选民范围扩展到县区最边远的地方，这就使集中在城里的共和分子和进步党人的威信受到威胁，使他们的影响被村、镇的选票所抵消。在村镇，庄园主可以为所欲为，与中世纪鼎盛时期似乎没有什么两样。

迪奥戈·雷尔瓦斯骑着一匹绚丽夺目的玫瑰色的马。这匹马的颜色由肉桂色和白色混合而成，色彩丰富，从普通红色到玫瑰红色应有尽有，全身还布满了小的白点。它体形优美，威武有力，是世上少有的好马。为了创造这一奇迹，泽·佩德罗付出的代价是折断了两根肋骨。

1895年11月，在召开选民团会议时，迪奥戈·雷尔瓦斯在教堂门口也是从这一匹马的背上跌下来的。尽管反对派已经弃权，复兴党稳操胜券，他还是在大约中午时分来到了阿尔德巴拉。

广场上挤满了马埃多索尔庄园的仆人、小店主和手工业者。虽然雨下个不停，他们还是三五成群地站在那里。工头、领班、管家和负责牲畜的人，一句话，他王国里全部掌权人物都围在他两个儿子的身边，坐在马背上恭候着他。安东尼奥·卢西奥去年成了家，与弟弟一起从自己的庄园赶到这里来。庄园是父亲作为

结婚礼物送给他的。上次洪水暴发他出了事，患上轻微但又十分顽固的咳嗽，至今没有痊愈。

一听到远处传来的一匹马的蹄声，人们立刻停止了交谈，仆人们摘下了帽子，骑马的人都下了马，大家让出一条路，好让迪奥戈·雷尔瓦斯从中穿过。只有他的两个儿子，身着短上衣和里巴特茹式裤子，继续骑在马上，但是也摘下了帽子。迪奥戈·雷尔瓦斯经过长街时，女人们纷纷来到门口，恭恭敬敬地低头向他行礼，祝愿上帝保佑他。他对这次履行其公民义务之行感到十分满意。

一时的安静告诉选举委员会的人，他来了。人们立即争先恐后地跑到教堂阶梯的最高处，臂肘挤着臂肘，争着要使自己比别人醒目。安东尼奥·卢西奥和米格尔·若奥让他们所骑的牝马来到了应站的位置，一边一个，走在最前面。迪奥戈·雷尔瓦斯只用右手指摸了摸黑色的礼帽边，仿佛没有看见任何人，其实却看清了所有的人。大家对于这一点十分明白。

他停下之后，两个儿子向他低了一下头，然后同时从马背上跳下来。这时，选举委员会主席从台上独自沿着阶梯走下来，仿佛在一架没有调好音的钢琴上弹奏着一支不堪入耳的曲子。米格尔·若奥接过哥哥坐骑的缰绳，同时也紧紧握着自己的马缰绳。安东尼

奥·卢西奥走过来站到父亲的马蹬旁，向他行礼问候，并拉过他的手吻了一下，接受他的祝福。家庭教师、管家和会计等从人群中走上前来，个个衣着整齐，面带笑容。他们停下脚步，先让米格尔·若奥接受父亲的祝福，然后用指尖去握迪奥戈·雷尔瓦斯伸过来的手。稍迟片刻，阿尔温神父过来向迪奥戈·雷尔瓦斯低头施礼，同时心领神会地迅速地同选举委员会主席互相瞥了一眼。于是，主席及其助手们开始行使进行选举的庄严权力。

片刻之后——这一短暂的时间已足够他们进行安排了——，以迪奥戈·雷尔瓦斯为首的一群人走了过来。家庭男教师来到迪奥戈·雷尔瓦斯的跟前，悄悄问他是否需要大家为他鼓掌。迪奥戈·雷尔瓦斯心里感到一阵不快。“你认为我是演戏的吗？蠢货！”他生气地把家庭男教师从眼前推开，心里想道，要把这个娘娘腔的家伙立刻逐出家门，根本不必做任何解释，今天就赶走，真是一个白痴！

选举委员会的人都神情紧张地翻动着选票册和票箱，双手动个不停，仿佛要甩掉上面的什么脏物。

“先生们，愿上帝保佑你们！”迪奥戈·雷尔瓦斯说道。

迪奥戈·雷尔瓦斯身后尾随着一大群人，仿佛一

条沉重而安静的长长尾巴。仆人们在门口悄悄地观望着所有这一切。

“有人投票了吗？”

“选举委员会的人都已经投了，迪奥戈·雷尔瓦斯老爷。”

这位阿尔德巴拉的主人用手指随意做了个手势，示意让人送点东西过来。一位书记员立刻打开抽屉，拿出两叠选票，忐忑不安地送了过来，生怕主人嫌少而不高兴。说实在的，这是剩下的最后两叠选票了，因为目前正提倡厉行节约，财政部长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曾宣布要杜绝铺张浪费。

庄园主迪奥戈·雷尔瓦斯拿着两叠选票，左顾右盼了一下，然后将选票一人一叠递给了两个儿子，让他们帮他打开。他点了一下头，示意选举委员会主席打开票箱。主席立刻遵令而行，魔术师般地用其弱小的手指尖拿起打开的盖子。迪奥戈·雷尔瓦斯俯身到纸做的选票箱上面，一只手伸了进去，颇像马德里斗牛士用短剑猛刺斗牛一般，接着又像斗牛士似的挺起前额，脸上堆起胜利的微笑，向后倒退了两步。

仿佛斗牛倒毙在地上，选举瞬间便圆满地结束了。

不仅那些在场的人，而且连那些不愿冒雨前来的入，包括活人和死人都一起投了票。随后他派人叫

来安东尼奥·卢西奥、管家和其他一些配用手拿起选举结果公报的人。投票率相当高。选举委员会主席走过来表示准确无误，应该把公报贴到大门口，但是迪奥戈·雷尔瓦斯不同意。

“圣托斯·马托斯老师，百分之九十八的提法是荒谬的，务必不要夸大……改成百分之九十二，这个数字在理。”

圣托斯·马托斯回到选举台，对书记员不理解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别感到十分生气。书记员只管计算检票员向他提供的数字，认为迪奥戈·雷尔瓦斯要他缩小票箱里的票数是荒谬的。

“我们可以去吃午饭了吗？”庄园主迪奥戈·雷尔瓦斯问道。

“当然。”

“先生们，再见！”

他握了握选举委员会主席的手，同来的时候一样，趾高气扬地离去了，两个儿子紧随在他的身边。他感到很兴奋，但兴奋之情并未溢于言表，仅仅在眼睛里有所流露。他们坐在马上，慢悠悠地走了。广场上的人群也四散离去。米格尔·若奥此时想起了泽·塞热罗的女人，可是回忆的滚滚热流立刻被浇上了冷水。

迪奥戈·雷尔瓦斯对大儿子说：

“我不喜欢见到你这副样子，孩子。你看过医生没有？”

在返回宅邸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安东尼奥·卢西奥的妻子玛丽娅·路易莎·桑巴约·安德拉德。她刚好同大姑子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及其大儿子鲁伊·迪奥戈一起乘坐马车从树林里散步回来，很想知道选举的情况。玛丽娅·路易莎虽然很关心这件事，可公公却没有给她时间来满足好奇心，因为他开口便提醒儿媳要关注丈夫的身体。从他强调这几个字所用的语气中，可以看出这句话是有特别用意的。

“呼风唤雨的大人物来了！”镇上的共和派分子的头头在商业街的一个店铺门口说道。

也是冬季的一天，迪奥戈·雷尔瓦斯骑马散步回来。从对殖民地进行军事远征之地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但阿尔德巴拉庄园主的露面却不是因为这些胜利，而是要让那些由于他赞成 1897 年 2 月 13 日颁布的法律而敌视他的人好好看看他。

“对啊，先生，这就是权力的一个极好证明。我已经在区政府里说过了，对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要进行简单的秘密审讯，把他们打发到蒂汶岛去。谁要想不成为狼，那就别披狼皮或同狼呆在一起，因为对涉嫌者的惩处同罪犯是一样的。”

共和派人士明白，所谓审讯的含义就是要把所有涉嫌者，哪怕只是略有嫌疑，都统统流放到蒂汶岛去。大家生活在一个充满怀疑和恐惧的王国里，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中，，迪奥戈·雷尔瓦斯忘却了宅邸大厅里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马头。时代已不允许他有其它选择的余地。让民众的不良莠草任意滋生等于把文明的原则推入危险的深渊，在这方面他是不会妥协的。

他确信爷爷和爸爸会理解他的，他已经在四风亭里向两位老人禀报过了。他找不到别的办法来使国家万古千秋。他很清楚他在冒险，但他应该作出表率，把那些梦游者唤醒。

为了表明这一点，他在商业大街一个店铺前停了下来。镇上共和分子的一个头目刚作完演说，迪奥戈·雷尔瓦斯与他面对面相遇却佯装没有看见。他唤来一位店员：

“告诉你的老板……你认识我吗？”

“您是迪奥戈·雷尔瓦斯先生。”

迪奥戈·雷尔瓦斯点点头，对他的回答颇感满意。

“你去告诉他，说我来过这儿。有人对我说，他保证能够……”

随后他后悔自己作出了这种傲慢无礼的威胁。他开始有失冷静，这显然不好。

“你最好这样告诉他，说我来过这儿，要是他想找我的话，我在家里恭候……我没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你懂了吗？”

在同党们的鼓动下，店铺老板来到门口。他个子不高，但享有勇敢的美名。

“这位公民要同我说话吗？”他问道，“你为什么来找我？”

“我是迪奥戈·雷尔瓦斯，你知道吗？有人告诉我……”

“诚实的人是不会听到什么就相信什么的。”

“有道理。你是想亲口告诉我……（你需要我骑马闯进你的家）难道不是吗？”

“我向来不对自己的主张推卸责任。”

“做得对。我曾是你父亲的朋友……他可是一个圣人啊！”

“一个诚实的公民……”

“我希望你永远也不改口。”

“就是面对威胁也依然如此。”

“那我们算是说到一块儿啦！”

回到庄园之后，迪奥戈·雷尔瓦斯生起自己的气来。他意识到当时没能克制住自己，只听到一个简简单单的揭发就跑去想教训人家一顿。如果他相信这一

揭发，就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举起拐杖好好地收拾对手一顿。可实际上，敌人装模作样地出现在他的面前，然后又被他放跑了。倘若是从前，他会把这种事交给政客去干。从前他的头脑是清醒的。

“我要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冲动本身就意味着向敌人让步。不过，那家伙真是我的敌人吗？我应该不让索萨·马多雷拉再来向我揭发什么，他身为区长应该尽职尽责。糟糕的是我喜欢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我要克服这一点。我 need 继续做个头脑清醒的人。”

盲人的峡谷



第十五章 能看得见不幸和 美好事物的地方

安东尼奥·卢西奥风趣地把已经遥远了的 1894 年说成是历史性的一年：“我被流放到了库巴牧场，在走向死亡的路上成了家，真是祸不单行。”不过这种俏皮话现在他已不常说了。

他也不再提起弗洛林达和被剪去的那半边端庄的胡子了。这两件事是同一棵树上结出的两个苦果。他仍然希望能得到弗洛林达的口信，到渔民区以外的任何地方与她幽会。他一直不知道弗洛林达曾往庄园给他寄过一封信，也不知道她是策划煞煞他威风同谋者之一。他已不愿意别人跟他谈论渔民了。雷尔瓦斯家族的工头萨尔萨和其他牧工都同

安东尼奥·卢西奥一起无声地仇视着那些贫贱的渔民。这些渔民只在给牲口打烙印的时候才来，给这件工作添乱，跟所有的人捣蛋。此外，那些光着脚丫子的穷汉们还有乱搞姑娘的恶习气。当他父亲不在的时候，安东尼奥·卢西奥就吩咐手下人把他们统统赶走。

流放到阿连特茹库巴牧场的岁月给他留下的都是些美好的回忆。他对存在于弟弟和泽·塞热罗之间的敌对情绪颇感幸灾乐祸。这种敌对情绪是在一天夜里由他挑起来的。他逗引木匠谈谈他的妻子是什么样子，被灌得酩酊大醉的木匠说出了自己妻子身上的一些细小特征。米格尔·若奥同他争执起来，打赌说那个女人根本不像木匠所说的那样，这时大家都捧腹大笑起来。

“少爷，您完全可以把她留给我。对少爷您来说，她不过是一件破旧的衣衫，而我倒着实需要她。对于一个穷汉来说，即使是一件破旧的衬衣也是好的。少爷就不同了，想玩什么样的女人就有什么样的女人投入您的怀抱。她们既漂亮又干净……可她呢，她是多么腼腆啊！”

“你以为她真是这样的吗，泽·塞热罗？”

“要是您看见我当初为让她答应来陪伴我花费的心血……我把她弄来时她还只是一个黄毛丫头，还根本

不懂这些见不得人的事。”

“好一个童贞淑女，真是这样吗，泽·塞热罗？”米格尔·若奥嬉皮笑脸地说。

“要是我有一丁点儿假话，马上就瞎掉眼睛……是少爷使她心绪不定，不能安分守己，走上了邪道。可现在细想起来，还是我的过错。我总是向她夸赞少爷，说少爷对任何人都很好，结果是我自己害了自己……现在我不想家里再有别的女人……我需要她，您知道吗？上了年纪的人更需要身边有个女人。”

“为什么呢，泽·塞热罗？”

“您怎么向我提出这种问题？上了年纪的人更容易感到孤独，最糟糕的是内心里的孤独，我觉得，在我们眼睛里有位姑娘是件令人愉快的美事，她曾经……可少爷却从我手里偷走了她。要不是看在老爷的面子上，事情恐怕不会这么简单，米格尔·若奥少爷
... ..”

突然，泽·塞热罗趴在大家围坐着吃烤肉和喝酒的餐桌上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他在哭葡萄酒呢！”安东尼奥·卢西奥打趣地说。米格尔·若奥却在泽·塞热罗的伤口处撒了一把盐。他说，那一天下午，他骑马到特茹河畔散步，回家的路上，是泽·塞热罗的女人主动过来和他勾搭的。泽·塞热罗求他别这么说，因

为一位少爷这样说谎是不体面的。此时，兄弟俩都看出他泪汪汪的眼睛里闪烁出仇恨的烈火。满腔愤怒的同时却又无可奈何，自认不幸。蓦地，兄弟俩还来不及阻拦，木匠已用力在桌边上敲碎了一个瓶子，拿起碎玻璃片在自己脸上横七竖八地乱划起来。是安东尼奥·卢西奥把他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朝他的脸颊狠狠地打了一拳，使他昏睡了过去，然后用驴车把他送到了镇上。肉体上的创伤比米格尔·若奥给他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更容易痊愈。安东尼奥·卢西奥决定给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姐姐写信，向她暂借五十万雷亚尔。后来又顺利地说服了泽·塞热罗，要他别再回到阿尔德巴拉去。他爸爸要是看到他划破的脸会怎么想和怎么做呢？他还收买了普拉加尔牧场的工头，要他别把此事张扬出去，还要他给迪奥戈·雷尔瓦斯写信，谎称泽·塞热罗在有猎狗看守的情况下逃跑了。

米格尔·若奥曾多次回忆起泽·塞热罗自己打自己时的凶狠劲和接受这笔小小赠款时所说的话：“我要去找她，我不怕说出来害羞。男人在需要女人的时候，还顾得上害羞吗？……我只求少爷别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烈日当空，当泽·塞热罗前往离那里最近的一个车站时，米格尔·若奥不由得怜悯起这个老人来。

就在米格尔·若奥对泽·塞热罗萌发了怜悯之心

的两个月之后，人们又怜悯起安东尼奥·卢西奥来了，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在莱济里亚发大水时被淹死了。

这一年冬天来得早，并且与一般提前到来的事物相反，不是开始时很微弱，接着又很快消亡，而是突然就凛冽严寒起来。在维拉弗朗卡镇逢集的那一周，骤然刮起了十二级大风，卷走了两个马戏团帐篷的篷顶，刮倒了一些茅舍，大水还淹没了期待已久马上就要举行的首次斗牛表演的斗牛场。早到的严冬带来的狂风和暴雨给整个特茹河两岸地区都造成了损失。谁也不曾预料到会有这样一场袭击。

当汹涌而来的一股洪流扑向瓦乌这个地方时，牲畜都已被急匆匆地转移走了。不过，对于那些掉以轻心的庄园主来说仍是一场灾难，因为不少牲口受到惊吓，在被迫穿越洪流时，争相逃命，在去夏尔纳卡的路上死掉了不少。一些牲畜被吓得迈不开脚步，乱吼乱叫，伴随着它们的则是阵阵象征灾难的牛铃声，仿佛它们正在被赶往屠宰场。看到这副情景真是令人心酸。斗牛变成了软弱的动物，紧跟在牧工们后面，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凶猛劲儿。所有的牲畜仿佛都成了一群可怜的、俯首贴耳的羊群。

最后还算值得庆幸，凶猛的洪水滚滚而来时没有刮起南风，特茹河没有冲垮庞塔德埃瓦的河堤，而是

与上游支流的河水汇合在一起，夹带着大量风化了了的腐殖质，无偿地运来了由大雨盗取的天然肥料，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堆积在低洼地带，等于将大把的黄金扔进了那里庄国主的口袋里。

迪奥戈·雷尔瓦斯兴高采烈。他终于经受住了这场危机，并从中获得了好处。他看到天时和地利都站在这一边时，就更加相信他所创造的一个谚语：“命运是一股风，始终朝有利于强者的方向吹”。他总带着米格尔·若奥到阿伦特茹各处的田产去转，而让安东尼奥·卢西奥负责看管其他田产。他器重后者。

“小时候你会想当一名船夫……现在你是这条船的舵手。你知道，要是船遇到危险，舵手是最后一个离开船的人。你要天天给我写信，报告消息。你要感谢我对你的信任。我需要知道我可以依靠的是谁。”

安东尼奥·卢西奥吻了一下爸爸从四轮马车座位上伸过来的手，然后仅仅向父亲行了个礼作为回答。他变得坚强起来了。他向自己默默保证，要向其他人表明，眼下一个庄园主要比一个专制君主还要略胜一筹。

是的，这恰恰意味着安东尼奥·卢西奥不同意爸爸的全部所作所为。

一阵阵倾盆大雨由天而降，间或露出几丝极少的阳光。安东尼奥·卢西奥已派人去看守河堤和马尔德

卡埃斯那条从瓦乌到庞塔德埃尔瓦穿越整个莱济里亚的灌溉渠。第一条小河在丢下了从沉淀物中过滤出来的财富后消融在特茹河中了。大清早他就起了床，先到马厩和驯马场转了一圈。泽·佩德罗正在训练各种牡马和牝马。上任第一天，他就吩咐泽·佩德罗别让妹妹玛丽娅·多·皮拉尔占用他的时间。他先于管家来到了办公室，只跟两个领班交谈，而不像迪奥戈·雷尔瓦斯常做的那样，去和看守牲口棚的人和牧工工头们搭话。他要严格按照职位高低来维持秩序和纪律。他尽量避免同阿尔温神父交往过密，不再讨还神父在赌牌中欠下他的债。他跟两位家庭教师和妹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仍旧保留了总要同侏儒若阿金。塔伦塔呆上一会儿的习惯。也许这是为了象征一种十分微妙的目的，而这只有他自己才能解释清楚。

父亲不在庄园的短暂时间内，他总把选中的那匹供自己骑的牡马装备上马具，安置在马车房里。

侏儒尽心尽力地看护着这匹牡马。他没有妻室儿女，所有的精力都用到主人的两个儿子身上。现在，他对安东尼奥·卢西奥比对任何人都更加忠心耿耿，因为无论谁也没有给过他如此之大的荣誉。晚上，安东尼奥·卢西奥到他那儿去，拿过同他坐的一样的板凳，坐下来和他攀谈。“抽支烟！”他一边递烟，一边问若

阿金·塔伦塔：“对这件事你有什么话要向我讲吗？若阿金·塔伦塔觉得，连老爷送给鲁伊·迪奥戈的那匹名叫塞雪雅的母马也不如这匹名叫金伊拉达的母马这般高雅。

“少爷，我该怎么说呢？我们这里的河水会涨得连狗都可以站着喝水的。马上会发一场大水，会把一切都卷走的……，，

“你凭什么这样说呢？”

“哦，我们细心观察一些事情的时候，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我在这里就是这样做的。我一面喂养牲口，一面观察天空，甚至通过空气里的气味，我就不难猜到要出大事了！”他把已经拉长了的脸拉得更长了，站了起来，身子在两条畸形无力的腿上微微晃动，最后说道：“一场灾难性的大雨今晚就要从天而降。”

灾难提前开始了，整整一夜没有停过，而且越来越大，有时犹如一根根粗绳垂直地往下掉；有时被东北风刮得像甩动着的鞭子一样。狂风在该诅咒的夜晚里怒吼，安东尼奥·卢西奥焦虑不安，直到深夜还没有睡下。后来困倦终于战胜了他，他不得不和衣倒在了床上。他确实困倦之极，已经没有精力去想英语女教师了。可是那一夜刚一入睡，在梦中他的耳朵仿佛听到了声音：有人焦虑地从正在收割的庄稼地来到院

子里，好像是阿托乌吉亚，正向侏儒若阿金·塔伦塔和泽·佩德罗报告发生的灾难。他打开窗子，询问出了什么事。他们回答说，特茹河的河堤决了口，洪水滚滚而下，席卷了所有的东西。从码头的大水来看，那该是一场不小的灾难。

他急忙小跑着从楼上下来，等着若阿金·塔伦塔牵来那匹名叫多伊拉达的牝马，短上衣外只套了一件狐皮领的大外套。在泽·佩德罗的提醒下他拿上雨衣，然后便独自策马飞驰而去。他不需要他们陪他，但阿托乌吉亚却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尾随在他的后面，与他保持着一定距离。快到码头时，他突然感到一阵害怕，仿佛想尽快赶到的这种渴望使他的心脏变得虚弱起来。他把马系到一棵树上，披着雨衣，步行来到特茹河边。那里有个小酒铺，里面挤满了人，大家都对大堤决口的消息感到万分震惊，三五成群地有的在里面喝着烧酒，有的在外面等候，还有一些妇女又哭又喊，乱成了一团。在那个旧码头上，只停着 3 条小船和一条货船。

就在安东尼奥·卢西奥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身后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一个愤怒的声音：

“他们把牲畜都已赶到夏尔内卡斯去了……对他们来说，牲畜是值钱的，而人呢，要多少就有多少……”

所以他们是不会把人放在心上的。”

他转过身去，想对那个怒气冲冲的人说些什么，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说什么都是不顶用的。他跑到树边，解开了系着的多伊拉达母马，纵身跃上马背，朝码头奔去。

“喂，船老大！……送我到对面去！”

“这样坏的天气？”

“你要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

“两个金币，值吗？”船上有个声音回答。

“我说过了，要多少，给多少。”

在阿托乌吉亚骑马赶到之前，有几个人已经认出了安东尼奥·卢西奥，围着他，都表示愿意为他出力。

“不用了，谢谢大家！你们到那边去什么都干不了。眼下我只需要一条船……”

“您手头有钱吗？”船上的船工们互相交谈几句之后问道。

“这里的人都认识我，我是雷尔瓦斯家的人，可以了吗？……要是还不行，我在酒铺老板那里留下一匹或者两匹牝马。”

他把马牵到船边，在几个农民和两个船工的帮助下上了船。阿托乌吉亚坚持要陪他，可是他需要的，说实话吧，只是了解一下洪水的情况。洪水最终还没有

冲破河堤，至少一条满载着小麦的船还能通过，这就使他了解到了上游的情况。即使不把头天从塞尼奥扎孔帕尼亚来的修渠工计算进去，整个坎普那里也都是人呀！需要通知他们。农民们对他说，船夫不肯把他们送到对岸。那可怎么办呢？……洪流很急，而船夫不想为了得到几个小钱而白白地送死。

他吩咐开船。

女人们停止了呜咽。船离开码头的时候，男人们摘下帽子朝他挥舞，他则高喊着进行回答。只是这时候，他才答复了刚才听到的有关牲畜和人的牢骚。东方开始发白，他避免同船工们接近，就来到马的身边，抚摸着，想给它以勇气。那马浑身滴着雨水，晃动着顺服的头，感谢主人亲昵的抚摸。

“您看见那股水流了吗？先生？”一个船工问他。

“看到了，那又怎么样呢？”他怀着敌意回答道。

他不认识船上的任何人，但是却觉得他们都带着伪装，大概是阿尔科谢特人吧。

特茹河泛着泥浆，疯狂地向前冲去，一阵大风卷起了一层水浪。安东尼奥·卢西奥一边盯着两岸，一边目测着距离，然后把脸转向雨点打来的方向。他想让雨水从正面浇来。他觉得后脑有点疼痛，也许是因为害怕造成的吧。说真的，他觉得自己并不十分勇敢，

但他又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迫使他后退。

船张满帆顺风而行，偏离了原来的航向，向对岸驶去。可以看到船头迎着水流而进，汹涌的波涛击拍着船的两侧，浪花溅落到船上，从头到尾冲洗着船体。安东尼奥·卢西奥让双脚泡在水里，此时他更关心他的马。他要向那些船夫们表明，一个生活在岸上的人，即使是种地的，也不会被区区小事所吓倒。

“您想在哪儿停靠，先生？”

“到这马能上岸的地方……”

“我要等您吗？”

“当然要等我？你想把我送到这儿就不管了吗？”

“我猜想您只是到这边来，至于回去嘛……”

“你去把想过河的人也送过来，两个金币，这价钱是很高的。”

“我们有一趟是白跑的。”

“我需要这船运人过来……要是你想再加价，那就开口吧……不过现在我要告诉你，你得到区政府里去领。”

他们都是喊着说话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听得清楚，然而安东尼奥·卢西奥却避免面对船老大。雨越下越猛，而且还刮着风，船破浪而行，斜着向岸边驶去，寻找着一块能使马更好地跳上岸的滩地。

“往那里开，在闸门边上！”船头上的船夫大声喊道。

船老大把船舵侧向一边，帆在桅杆上抖动起来。船离开了原来的航道，寻找着适合靠岸的路线。正当船快速前进时，一名船夫迅速地收下了帆，船速很快地降了下来，但依然顺着惯性徐徐向前移动。

“要等几个钟头？”

“不会太久的。”

“两个钟头？……”

没有回答。他踌躇不决地选择着去路。他朝莱济里亚远远望去，那里一片荒凉寂静，没有任何牲畜的影子。在那片广阔的平原上，只有凄凉的杨树、棚舍和干草堆凸出在地面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铁锈色和灰色的，一派荒凉景象。还看不出洪水来临的迹象，河岸大概还能顶住洪水的袭击。也许他可以照直向前走，到那条他已经发现的路上去，好通知大概已躲进棚舍里避雨的那些人。母马多伊拉达毫无惧色，雨水不停地从马鬃上滑落下来。它踩着水，继续前进，不需要安东尼奥·卢西奥用马刺去踢它。这是一个考验马的好机会，它是什么血统的种马交配出来的呢？

一阵刺耳的马蹄声使棚舍里的人来到屋前的平地上，安东尼奥·卢西奥让他们到河岸去找那只船，随

身只能带些最必须的物品，因为还有许多人也要上船。

他没有说更多的话就继续往前走了，浑身一个劲地打着哆嗦。“看看这帮船夫是否还要让我蒙受损失。”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两个棚舍，他停下脚步，左右张望了片刻，考虑该从哪一条小路过去，最后决定先去朝东边的那座较远一点的棚舍，然后再到另一座那里转上一圈，提醒他们注意。这时候，他隐隐约约地看到远处有几个人影，其中一个就在草堆顶上，正从那里发出信号。安东尼奥·卢西奥使用了马刺，让马朝那里径直飞驰而去。他朝他们大声喊叫，要他们过来，告诉他们水闸那里有只船。可是，他随即发现，他的声音被风刮到身后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间感到害怕起来，也许是因为风声的缘故吧。他似乎觉得风的声音要比风本身的危害更大，仿佛感到自己浑身被风裹了起来。当然，那是一种不能裹住他的东西，只是朝他站着的地方远远地刮了过来罢了。出于某种预感，他疑心重重地拉住了马缰绳，两脚直立在马蹬上，眺望远方。他发现远方的颜色和他身边周围的颜色不尽一致，远处的一片黄色正淹没着自己周围所能看到的黑色和绿色。直到此时，多伊拉达才显得惊慌不安起来，在他身子下面颤抖着，把头扭向来路的方向，奋力嘶叫，最后仿佛伤透了心似的悲哀地长嘶了两声。安

东尼奥·卢西奥还想竭力稳住它，担心它会在船工面前闹出笑话，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啊，是的，他亲眼看到了一股混浊的黄色洪流冲向有人在上面的草堆，把人高高举起，仿佛要一下子扔到地上似的。

于是，他立即调转马头，用马刺使劲地踢马。洪水夺道而来，雷鸣般轰响的声音在他身后紧紧追赶着他。他已不能回头张望了，他失去的时间太多了。但是他能感到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气正在逼近他，这是一张大声呼叫着的巨口，在无休止地雷鸣，也许这大张着的而且越张越大的巨口只要稍微活动一下牙床，就可以把他一口吞掉。他的背部和腿部都已感到洪水涌过来的寒气，两条腿拼命用力地夹着多伊拉达的肚皮。尽管下着雨，那马却仍然竖起鬃毛，奋力奔驰，是风正在背后推着它前进，离河岸已经不远了，但还不像他所需要的那样近。现在这道堤坝已成了整个莱济里亚地区的唯一的避难所。突然，在他眼前，出现了一条裂沟，他策马跃身跳了过去，连自己也无法解释，他究竟是如何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洪流的寒气已经从他和马的头顶上压了过来，他已听到洪水在沟上和沟里发出的咆哮。洪水填满了所有低凹的地方，赶上了他，肆虐而迅猛异常地卷倒了他和马。他感到

自己已被淹没在水中，便慌乱地摆动双臂呼叫起来。一声因为恐惧而发出的可怕喊叫耗尽了他的全部气力，使他瘫倒在堤岸旁，而多伊拉达却继续站立在那里，这些都是后来别人告诉他的。

洪水和牝马之间的斗争大概历时很久，双方都要把安东尼奥·卢西奥带走，但是牝马最终战胜了洪水。它独自和主人留在那里，用嘴叼着主人，十分费力地把他拖到了堤坝边。在拖的过程中，它不时地停下来嘶鸣，期望能唤来帮助。但没有任何人能够到达它的身边，它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在烂泥和堤岸里的蓟草丛中拖着主人走。安东尼奥·卢西奥的身体时而被它叼住，时而从它嘴中滑脱，有好几次险些被洪水吞没。在这场顽强的斗争中，时间似乎漫长得没有尽头。当他们到达堤岸——特茹河与洪水之间的战壕——顶端时，牝马长长嘶鸣了一声，而终因精疲力尽也躺倒在地上，守护在主人身旁。

船夫们赶到那里时的情景就是这样，还以为他们已经死去了呢。

就在那次洪水中，安东尼奥·卢西奥染上了干咳嗽病，我们在不久前还听到了他的干咳嗽声。牝马多伊拉达现已改了名，大家都习惯地称它为“奇迹”；侏儒若阿金·塔伦塔做了它的教父。

每年 11 月的这一天，迪奥戈·雷尔瓦斯都要同全家以及由他亲自指定的仆人一起去阿尔德巴拉教堂听谢恩弥撒。玛丽娅·多·皮拉尔总陪他一起去，她是迪奥戈·雷尔瓦斯最钟爱的女儿，虽然其家族里的人口已增加了许多。这位庄园主已经有 5 个孙儿孙女了：3 个是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生的，他们同妈妈一起住在辛特拉；另外两个是玛丽娅·路易莎·桑巴约·阿德拉德生的，因为同安东尼奥·卢西奥结了婚，她的全名就成了玛丽娅·路易莎·桑巴约·阿德拉德·雷尔瓦斯。他的两个孙子的名字都有迪奥戈这 3 个字，大的能歪歪扭扭地走路了，叫安东尼奥·迪奥戈；另一个还不会走路，需要人整天抱在怀里，叫若奥·迪奥戈。

盲人的峡谷



第十六章 一只漂亮的狼

同他父辈一样，泽·佩德罗向来是个固执己见的小伙子。自从迪奥戈·雷尔瓦斯把那匹让他用来斗牛的马赠给他以后，他变得骄矜自负起来。在马德里的斗牛表演中，有两匹斗牛获了奖，泽·佩德罗在两名持剑斗牛士的陪同下，代表主人跳进场内，向欢呼雀跃、热烈鼓掌的观众鞠躬致谢，这使他变得更加骄矜自负了。后来，迪奥戈·雷尔瓦斯说他驯马有术，便把驯马场交给他管，并常喜欢对人讲，在这个新的工作中，泽·佩德罗曾摔断过两根肋骨，还被一匹毛色黄乎乎的像狼的马弄断过手臂。那匹马后来被一位斗牛士买去了，它的名字曾多次上过报纸。

泽。佩德罗把马的声誉看成自己的声誉，因为是他驯服了那匹马，使它具有了特性。他常常自豪地说：“它是我的孩子啊！”

泽·佩德罗不戴无边软帽，不着牧工制服，也不穿礼拜天规定的服装：黑色短裤，花边袜子，紧裹着臀部的红围带和红色的背心。主人要他穿戴庄园主的衣帽服饰，虽然是棉麻布做成的，还送给他一顶浅咖啡色的科尔多瓦式帽子和胸前带褶、矮领上钉着金纽扣的衬衣。

他的骄矜自负与他的身材相当匹配。

他身材细长，细长而且干瘦，两条腿强健有力，一张漂亮的狼脸看人或说话时富有表情，因为瘦削的脸部凹陷，颊骨便明显地突出，头发乌黑发亮，一双眼睛也乌黑发亮，嘴不大，唇很薄，皮肤黝黑，使一口牙齿显得更加洁白，活像一个阿拉伯人。

一天下午玛丽娅·多·皮拉尔在课堂上提议做篇关于驯马员的书面练习，她和家庭女教师就是这样形容泽·佩德罗的。她们俩都对泽·佩德罗的形象作了些添枝加叶的描绘。库丽小姐十分兴奋，以致最后只有她用莎士比亚式的语言做了这篇练习，内容与高傲的家庭男教师描绘她的时候一模一样。她客气地表现出了对家庭男教师的厌恶，尽管后者对她百般地阿谀

奉承。

在那种严肃得几乎专制统治的家庭里，库丽小姐要抑制住充满渴望和闪光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激情，也要把自己对阿尔德巴拉的先生们的主观臆想埋在心底。她喜欢在这里生活，这里的气氛令她激动。可是，自从来到这里，她就发觉必须在表面上做一个行为检点的模范式的人物。只有在庆祝雷尔瓦斯家族的斗牛赢得胜利的那天夜里除外……直到今天，她仍然不明白为什么米格尔·若奥没有大胆行事……，英国女教师避免雷尔瓦斯家族的男人们在她周围形成包围圈。有时候，她有意让那些男人按计划向她逼近，她喜欢自己能被人众星捧月似地追求，可又常常故做姿态生气地躲开，溜掉，脸涨得通红，使那些男人以为她之所以这样乃是出于纯真。实际上，她那压抑在胸中的欲火正在她的血液中躁动。

她把自己的非分之想保存在房间里。她把灯熄灭，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地躺在绿色的地毯上，喝着每周从里斯本带回来的威士忌。此时的她可从不求任何结果地想象着两位少爷，还有迪奥戈·雷尔瓦斯本人。是的，他仍然是一个漂亮的男人，以及一些工头占有时所感到的幻觉般的快意（她在里斯本给伦敦的一位女友写的信中，把这一切都做了详尽的描绘，仿佛她

的臆想已变成现实。那位痴心的女友竟求她帮忙，给她找个同她一样的工作）。

库丽小姐在房间里拿着无人知晓的酒瓶，但她并不十分贪杯。她明白，威士忌喝多了，时间一长就会留下痕迹。她把酒量控制在不影响她前往庄园树林的程度，好在那里尽情地享受她的怪癖所带来的欢愉，把那里的屋舍、奇异的树木和飞鸟看成她臆想中谈情说爱的天堂。库丽小姐知道有一个幽静的地方，那里长满了香蕉树和杉树，离从石缝中渗出的泉水处不远，太阳永远照不进去，虽然丝丝阳光能从上面透进来，在枝叶之间不停地跳动，但从来不会照到覆盖着凤尾草的地面上。她一个人曾在那儿呆过一个上午。她确信自己很熟悉那里的路，她想，就是闭着眼睛也能走到那里。

库丽小姐看到玛丽娅·多·皮拉尔骑着马高喊着飞速进入树林，驯马员泽·佩德罗紧紧追在后面，她就会猜想他们到什么地方去，猜想他们将发生什么事情。确实应该如此，他们到达那里累得气喘吁吁，从马背上跳下来，让马儿去自由自在地吃草歇息，他们则一起去粗糙的木制水槽那里，喝同一口泉眼流出来的含有铁质的水，然后一起躺倒在地上，紧紧挨在一起，用力地拉着手……

就在那课堂上，英国女教师用英文这样描绘了她对玛丽娅·多·皮拉尔和泽·佩德罗几次跑进庄园树林里所做的事情的臆想。她把练习本放在自己和玛丽娅·多·皮拉尔之间，让玛丽娅·多·皮拉尔译成葡萄牙语。

“然后呢？”英国女教师问。

“什么然后？……”

“还有什么……”

“什么还有什么？……”

库丽小姐用急于要知道的目光望着玛丽娅·多·皮拉尔。她从来没有向玛丽娅·多·皮拉尔暗示过他们那几次散步的事情，可是迪奥戈·雷尔瓦斯先生的女儿已经 17 岁了，有一天她对库丽小姐说，她爸爸问她什么时候找男朋友，她回答说还早着呢，她要尽情享受美好的青春年华，不愿意像米拉伊姐姐那样成为寡妇。玛丽娅·多·皮拉尔就说了这些，或许还有点别的什么，也许是吧。但家庭女教师以为真的就是这样，她可能就是这样做的。玛丽娅·多·皮拉尔用姑娘家变化无常的性情回答爸爸时，忽而脆弱得为了一丁点儿不顺心的小事也会呜咽起来，忽而又兴奋得似乎要把所拥有的和所希求的一切全都迅速地经历一下。连一向支配别人的父亲也不得不用她祖父的那种

耐心来听凭她使性子。

“你领会了我所写的意思吗？……”

“差不多。”玛丽娅·多·皮拉尔回答。

“说说你领会了什么……”

“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泽·佩德罗，我还说过他像个阿拉伯人。接着库丽小姐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骑马到树林里去散步，他们去了一处有泉水的地方，并且相互手握着手躺在地上……”

“是的，是这样的。”英国女教师肯定地说，同时犹豫不决地思考着是否要重复原先所提出的问题。

“库丽小姐曾问我还有什么，不过，我根本就不认识那对青年男女，我怎么会知道还有什么呢？”

玛丽娅·多·皮拉尔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任何别的表情，也许她是在欺骗库丽小姐吧？……”

“您喜欢幻想吗？……”

“不，在我们家里，从我们躺在摇篮里的时候起，就开始懂得幻想是懦夫们的事。关于这一点，我以为爸爸说得有道理。”

“您从来没有想过那位像阿拉伯人的小伙子吗？”库丽小姐怀有敌意地问道。

玛丽娅·多·皮拉尔予以否认，但却语无伦次，不敢正面去看英国女教师的眼睛。忽然，她感到一阵热

浪袭来，脸涨得通红。当她骑马与泽·佩德罗相遇的时候，曾想忸怩地告诉他，自从那次在旷野里斗牛之后，她就对他另眼相看了。也许她曾想说些自己认为需要向他表明心迹的话，可是那天却什么也没有对他说，后来也从未说过。是的，她喜欢同泽·佩德罗和爸爸在马德里一起度过的日子，喜欢同穿着驯马员服饰的泽·佩德罗在马德里的大街上和公园里一起散步兜风，尽享由他们俩共同赢得的成就，虽然爸爸只允许她以女骑手的打扮骑在马上。她在听到人们用西班牙语最美好的言辞赞许着泽·佩德罗时，她明白那些马德里女人停下脚步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泽·佩德罗漂亮的模样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她却只字不提这些事，相反，她这样说道：

“库丽小姐忘记了泽·佩德罗是我们家的仆人。”她语气并不十分坚定地回答说。

“恰恰因为如此……对于那些没有爱情的女人来说，仆人也是有用的（现在她冒着一切风险开口了），至少在英国和其他一些文明的国家里是这样的。”

“她们能得到爱情吗？”

“能够得到。在上层社会里，这种事情屡见不鲜比如，我再说一遍，在文明的国家里，当您看到一位贵夫人在大庭广众面前对待仆人或园丁态度不好的时

候……不过，请你原谅，玛丽娅·多·皮拉尔小姐，对您讲这种事情似乎为时过早，您太年轻了。”

姑娘感到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这是雷尔瓦斯家族一种令人讨厌的秉性……她想炫耀一下自己是见多识广的女性，于是使用她独特的表示轻蔑的姿态摆动了一下头，还撇了撇下唇强调说：

“库丽小姐，别以为我那么天真幼稚。可以肯定，我不是这样的。即使在一些不文明的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

英国女教师领悟到了她的弦外之音，便更正说：

“我不是指小姐您……”

“承蒙您把我看作是一个例外。”她以胜利者的姿态说道，“姑娘之间可以互相学到许多东西……”

她微笑着停顿一下，接着又说：

“还可以同堂、表兄弟学……另外，什么地方也比不上乡下能够很快地就学会种种谈情说爱的事了。牲畜是不会遮遮掩掩的……”

两个人开始开诚布公地讲起心里话。库丽小姐谈了她对玛丽娅·多·皮拉尔和泽·佩德罗骑马到树林里都会干些什么的种种猜想……是的，他们俩都是年轻人，长得又很漂亮，尤其是他们之间的美又是如此的不同。天哪，玛丽娅·多·皮拉尔难道不懂吗？性

格相异的人彼此有着一种本能的吸引力。要是在英国和北欧其他国家，泽·佩德罗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北欧女性十分喜爱肤色黝黑的男人。在那里，他想同谁结婚都可以如愿。库丽小姐坦白说，连她自己也羡慕他们俩享有的自由。她请求玛丽娅·多·皮拉尔原谅她的直言不讳，并说驯马员是庄园里唯一一个能使她感到心跳的男子。她甚至还说，泽·佩德罗是她在葡萄牙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最漂亮的男人。

然后，她又坚持问道：

“您到驯马场去是为了看马还是为了看他？”

一阵心跳使玛丽娅·多·皮拉尔的脸微微颤动起来：

“不清楚……眼下我也不清楚……”

“请小姐把蒙在眼睛上的绷带取下来，好好地端详一下这位仆人，就像看别的男人一样地好好瞧瞧他。”

姑娘说出了心里话：

“我已经取下来了。”

“可以看得出来。”库丽小姐稍有失意地说。

姑娘道：

“可是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难道没有接过一个吻吗？”

“没有，从来没有。别忘了，他是一个仆人。在葡萄牙，主仆之间的界线是绝对不能混淆的……”

在庄园里，所有的人都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驯马员身为下人，从来不敢对玛丽娅·多·皮拉尔表现出一丁点儿的兴趣，甚至不敢从正面去看她，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从小在一起养成的习惯。玛丽娅·多·皮拉尔还讲了关于她爸爸的故事。库丽小姐激动起来，她听不太明白姑娘讲的英语，因为后者的英语词汇不足。但是如果一头斗牛闯进了罗曼史，而就会构成罗曼史的一个真正篇章，要是这个人死去的话，的确会令人惊讶……激动……美丽……感人……

英语女教师喜欢演戏般地讲出冗长的句子来，反复地强调某些句子，一面把它们变成短句，一面使其言不尽意。不过，她在高声朗诵时，确实显得年轻多了。

“求您爸爸……难吗？”

“他对我向来是有求必应的。”玛丽娅·多·皮拉尔炫耀地说。接着，她又进一步说明了这句话的含意：

“不过我也只向他提出些合理的要求……”

“要是我能陪小姐到驯马场去就好了，我们可以在那里上一些课，小姐需要扩大词汇量。”

玛丽娅·多·皮拉尔明白了库丽小姐想要说出的

全部意思，便主动表示道：

“我可以去求求爸爸，让泽·佩德罗教你骑马，你愿意吗……”

英国女教师抑制不住这一提议使她产生的兴奋心情。她拥抱着玛丽娅·多·皮拉尔，请求她原谅自己的放肆，同时却一个劲地在她脸上亲吻。这个主意好极了！她已经这样想好长时间了！……

姑娘含着微笑不无恶意地说：

“然后老师可以去那个地方，完成您今天想要我做的这个练习。”

“也向他流露这种情感……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英国女教师有意地反击说。“是您，我用您来称呼小姐，小姐不会介意吧？是您向我提议做这个练习的，一开始就说……，，

她悄悄地瞥了一眼练习本：

“身材细长，细长而且干瘦……”

“漂亮的狼这个形象是您想象出来的，库丽小姐，他的确像一条狼……”

英国女教师若有所思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一直走到窗边，问道：

“在这个庄园里，一名仆人有时会起到狼的作用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

“假如小姐爱上了他，那就要看小姐是否有勇气同意让他成为您的狼了……”

玛丽娅·多·皮拉尔伸直了腰，双臂做了个伸懒腰的动作，然后小跑着来到库丽小姐跟前，咬着她的耳朵小声地说：

“不，我害怕。我从来不敢想到结婚，因为我害怕死去，可是我又喜欢有个孩子……是的，不过又要与男人不沾边……”

玛丽娅·多·皮拉尔的脸上突然蒙上了一层忧郁的阴影。她想起了一天在树林里一座被遗弃的小屋中哥哥和姐姐对她进行的指责。她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料想当天夜里肯定会失眠，会再次回忆起因妈妈的去世所受到的“判决”，于是便要求英国女教师留下来陪伴她，因为她爸爸和米格尔·若奥已经外出了。在雷尔瓦斯一家人居住的房间中，现在只有她们两个人了。

“小姐喜欢威士忌吗？”库丽小姐亲昵地问她。

“我从来没有喝过……”

“小姐会喜欢的。”

说完便吻了她的眼睛。

盲人的峡谷



第十七章 驯马场里的马和女人

每天上午，听完 7 点的弥撒后，一吃过早饭，车夫马上就用遮盖得严严实实的四轮马车，把玛丽娅·多·皮拉尔和库丽小姐送到驯马场。现在玛丽娅·多·皮拉尔已经懂得，无需向阿尔温神父去忏悔一切，尤其是自己家庭的神父的时候。阿尔温神父是她家的老仆人了，她了解他的弱点。现在库丽小姐已成为她唯一崇拜的偶像，她从库丽小姐那里学到了许多别人不肯告诉她的人生秘密，使她意识到了自己是个年轻的姑娘。

逆来顺受，但却觉得屈辱。

她已不再去求教于任何人，深信自己知道的要比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英国女老师在给她讲

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各种经历的时候，总是刺激着她做出种种想象，并以此来自我满足。是的，应该抓紧人生，要避开大人，他们总是执拗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他们判断年轻人的时候总是那么苛求。她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不过在雷尔瓦斯大家族里，她从来没有为保证得到有力的支持而与任何人串通一气，仅仅和表姐伊萨贝尼亚在评价“大胡子”的问题上，结成了同盟——她们不分性别，把所有比她们大的人称为“大胡子”。

当着别人的面，她待库丽小姐粗声粗气，显得冷淡疏远。在她们俩的关系上，她扮演了符合社会时尚的角色，因为爸爸已经不止一次地训斥过她。这倒成了她们在一起时哈哈大笑的又一个借口，尤其是向女教师讲起在辛特拉姐姐的庄园里她一直弄不懂的秘密就笑得更厉害。现在她显然已经看穿，告诉库丽小姐：“米拉伊怎么会继续雇用那位花匠——她说那个花匠是个蠢货，可大家都交口称赞他是一个美男子，既然很容易可以再雇一个人来代替他呢？”她因找到有力的根据回答她的提问而容光焕发，模仿着姐姐的严肃口气说：“啊，不，决不！我决不会让孩子们有继父的……”

能体会到报复的滋味该有多好啊！姐夫——她十

分同情可怜的鲁伊对她的亲昵使她在记忆中勾起了新的反响。他曾抚摸过她的头发并打量过她，喜欢把她搂在怀里，把嘴贴着她的小耳朵说悄悄话。“爸爸呢，他对于那个受到虐待却又如此顺从的花匠是怎么想的呢？”

她睡不好觉，显得更瘦了，大家却都说她更漂亮了，只有布里吉达是个例外。她愿意玛丽娅·多·皮拉尔更健壮些，或许再胖一点，因为在穷人眼里，胖是身体健康和美的唯一标志。

大约 9 点钟，她们来到驯马场，到小屋里坐下。这间小屋是迪奥戈·雷尔瓦斯为他偶尔来指导泽·佩德罗的工作而派人修建的。泽·佩德罗把驯马场收拾得十分整洁。圆形的斗牛场上铺着一层金黄色的粗沙，那是顺从而又可怜的侏儒每周两次从树林的沙地里运来的。四周的墙壁涂着黄、红两种颜色，这是泽·佩德罗和他的助手阿托乌吉亚的大儿子一起干的。牲口是通过一条拱形地道从驯马场的马厩来到这儿的。

泽·佩德罗放下了正在干着的活计，把牲口交给助手，来到两位女人跟前，摘下了库尔多瓦式硬便帽，恭恭敬敬地施礼问好，然后说：

“玛丽娅·多·皮拉尔小姐，能让我继续干活吗？”
她做了个手势，也许是表示同意，也许是想让他

派人随便牵一匹母马来或是她在斗牛场上更喜欢看到那匹公马。

那天上午，她这样吩咐道：

“派人把公马埃米尔牵来，现在它怎么样？”

“像别的马一样……”驯马员鼓着勇气回答道，“像别的马一样，有点过分凶猛……”

库丽小姐要他讲得详细些。

“它们都十分干瘦，有些地方骨头都突了出来；它们的眼睛很有神，显露出它们是处在不安和骚动之中。它们很少安静下来，能从远处猜测出将要发生的一切……它们很快就会衰老。”

英国女老师频频点头，对他详细的解释报以微笑，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驯马员。泽·佩德罗对于英国女教师不停地打量自己有点狼狈不安，便佯装玩弄着小马鞭。

“瞧，玛丽娅·多·皮拉尔，仔细瞧他。”女教师悄悄地对玛丽娅·多·皮拉尔说。“瞧，他真的像那些胆子变得更大的马了。”

玛丽娅·多·皮拉尔不由得大笑了起来。

“也许是——”

“小姐，您认为我应该在他衰老之前享用享用他吗？”

“放过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吧……”

“我把他放给谁？”库丽小姐用眼神和声音暗示着问，“小姐想把他留给自己享用吗？”

玛丽娅·多·皮拉尔犹豫了片刻，也许是库丽小姐的大胆使她惊慌失措了，因为库丽小姐更加明确地道出了她正在想着的事情。

“小姐，您不认为失去这样一种绝妙的乐趣实在太遗憾吗？”

“你太夸张了，库丽小姐，泽·佩德罗是个可怜的小伙子……”

阿乌托吉亚的儿子牵来的马刚刚进入斗牛场。这是一头樱红色的马，强壮好动，它高昂着头，显示出充满了活力。泽·佩德罗把马牵到小屋跟前，接着又用马缰绳轻轻击打马的嘴唇，让它围绕着自己走动，同时亲昵地对它说着一些话，让它安静下来。

“埃米尔！噢！噢！……”

看来这马有点儿害怕在驯马场上见到女人，它已不完全相信驯马员的手了，威胁着要抬起它的两条前腿，嘶叫着晃动它的鬃毛，两只耳朵总是警惕地竖立着。

“今天它更坏了。”玛丽娅·多·皮拉尔大声嚷道。

“也许是它不喜欢在这里看到女人吧。”泽·佩德

罗打趣说。

“你这话当真？”

泽·佩德罗耸了耸肩膀。

“或许是你想单独和它呆在一起吧？”

英国女教师沉浸在想象之中，没有留意她们俩之间的对话。她想起了刚来庄园时迪奥戈·雷尔瓦斯对她提出的忠告：不要相信任何男人，哪怕是他的两个儿子。迪奥戈·雷尔瓦斯对她说，一旦她有任何轻微的越轨举动，都会受到无情的惩罚，因为她将成为玛丽娅·多·皮拉尔的老师，要在各方面给玛丽娅·多·皮拉尔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如果有一天你预感到某种诱惑会使你失职，不要害怕来告诉我。你将会预领到6个月的薪水，另外我还会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能接受这个条件吗？”库丽小姐没有表示任何异议，深信能够毫无困难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像对他两个儿子那样，迪奥戈·雷尔瓦斯同意库丽小姐每星期去一次里斯本。迪奥戈·雷尔瓦斯不能容忍并处罚庄园里有伤风化的行为，宁可希望庄园里发生盗窃或别的什么暴力行为，也不能容忍大家忘记对他应有的尊敬。

“库丽小姐今天就想享用一下吗？……”

“你说什么？”她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进行第一次骑马散步吧，我已对泽·佩德罗说过

了。”

“为什么就在今天？”

“我以为你会担心浪费时间的。怎么，你现在已不怕它很快衰老了吗？”

“我是说着玩的……”

驯马员开始用长缰绳训练牡马埃米尔。每当埃米尔恰当地变换步伐，或为了让它不再坚持已被发觉的缺点时，驯马员就把它牵过来，用手抚摸，同时低声地对它说着什么，仿佛是在要求它按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去做，或者是为了赞许它。然后，让它离开自己，开始纠正它的动作。

泽·佩德罗十分得意地用自己琢磨出来的带有各种颤音的吆喝声驾驭着马，每一声吆喝均带有一种暗示或赞美的意思，那匹马仿佛也能很好地领会。泽·佩德罗心里十分清楚，两个女人正在注意他的每一个动作和他喊出的每一个字，虽然他并不正面去看那间小屋，但啪啪地甩动小鞭，或咝咝作响地用小鞭打着圈圈，却是专门做给她们俩看的，而马却以为鞭子的响声是打在它光亮的皮毛上发出的。后来他又把马唤到驯马场的中央，抚摸它的鬃毛和臀部，对它取得的进步表示满意，接着又开始进行跨越障碍训练。他把缰绳向下移动，让埃米尔沿着跑道行走，用握着鞭子

的左手紧紧握住两根缰绳的顶端，在离开马鬃只有一虎口远的地方抓住缰绳，把食指放在两根缰绳的中间，身体贴近马的左肩脚，让马看到他的右手。当右臂伸直的时候，马便向前行进。一但马要低头时，他就用缰绳敲击它的嘴唇。他的脸上堆着微笑，嘴里不停地哼着小曲儿，表露出他对马的步法十分满意。

“今天我能骑马吗？”玛丽娅·多·皮拉尔问。她已十分喜欢这匹马了。

“小姐要想……不过，只能在驯马场里面，在我能看得到的地方……”

“要是我想骑着它离开这儿呢？”

“小姐，这匹马眼下还不属于您，请先耐心等待。”

他训练那匹马不停地朝着两边侧行，踏着缓慢的步子，一会儿朝右，一会儿往左。

“你知道，爸爸已经把这马送给我啦。”

“不过，只有在我说可以的时候才……在驯马场里，所有的马都是属于我的。”

“只有马才属于你吗？……”

“是的，只有马才是属于我的。”

玛丽娅·多·皮拉尔从椅子上欠身站起来，沿着通向跑道的阶梯往下走，女教师跟在她的后面。忽然，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她觉得需要教训一下这位仆人。她

走到斗牛场门口，准备了马刺，装到左靴的后跟上。

驯马员让埃米尔停下，把它慢慢牵了过来。

“你十分喜欢发号施令，泽·佩德罗。”玛丽娅·多。皮拉尔态度严厉地说，“看得出来，你是生来就喜欢发号施令……”

“谁都喜欢这样，小姐。”

“你以为这里只有你才能发号施令吗？”

“这是小姐的爸爸迪奥戈·雷尔瓦斯老爷的命令。”

“那你去备马，让我骑出去走走，快！”

“小姐，你能负责吗？”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发问。”

“为了表示我对此不负责任……”

“你害怕负责任……”

“我向来不知道害怕是什么样子。”

“那好，就按我的吩咐去做吧，别再多嘴了。你留在这里，教库丽小姐骑马，给她挑选一匹温驯一些的马。”

在助手的帮助下，泽·佩德罗给埃米尔备了鞍，好让玛丽娅·多·皮拉尔骑着出去。尽管他依然保持着那素有的高傲姿态，但黝黑色的脸上隐约可见的微笑消失了。他的这种微笑是在西班牙从马德里的一个斗

牛勇士那里学来的。

“我听您的吩咐。”他备好马后说：“请小姐避免用马刺刺它！”

玛丽娅·多·皮拉尔跨上马，伸手接过驯马员递给她的缰绳和马鞭。她用马鞭敲了几下驯马员的肩膀，轻蔑地瞟了他一眼，就像在家里对女教师说过的那样，不能让仆人忘记他们的身份。泽·佩德罗把头垂了下来，而她却用鞭子捅他的下巴，迫使他抬起头来。

“我把库丽小姐留给你啦，尽管你说马不喜欢在驯马场里见到女人。不知道你是否听我爸爸说过，每个男人的心灵里都有一匹马，回答我！”

“没有，小姐。”

“你心灵里的马也不喜欢在这里看到女人吗？”

“我奉命行事……不过我要听小姐爸爸的命令。”

现在他有勇气盯着她了；

“就因为这……”

“那又怎么样呢？”

从这句问话中，泽·佩德罗意识到玛丽娅·多·皮拉尔让他不要把话说完。他想起了近几年来他们之间的伴侣之情：在村子和庄园里散步，下午在旷野里学骑马时她投过来的目光。现在，在表示出敌视之后，又像过去一样了。

“别太强迫埃米尔，它只在驯马场里受了 3 个月的训练。”

“好的。去对那个小阿托乌吉亚说，我要他陪我去……你需要他吗？……我喜欢你单独和库丽小姐呆在一起。”

小阿托乌吉亚为能有这次散步的机会而兴高采烈。当驯马员吩咐他从几匹已训练好的牝马中挑出一匹来时，他便迫不及待地跑了过去。玛丽娅·多·皮拉尔让马朝着驯马场出口处走去，可她并不感到高兴。她那好激动的性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现在希望能给她一个痛哭一场的机会。她还想对库丽小姐说些什么，可是发现自己的声音也许正与打趣开心配不起来了。

她坐在马鞍上，听凭埃米尔把她带到花园里成行的树木下，后来又从那里退了回来。泽·佩德罗站立在驯马场门口，挥舞着手里的帽子向她做着手势。“他可能担心我骑不稳马吧。”玛丽娅·多·皮拉尔这样推想。没一会儿工夫，泽·佩德罗的助手骑马跑了过来，在快要进入树林时追上了她。

“快，快走！”她命令小阿托乌吉亚。

“库丽小姐在驯马场会干什么事呢？”噢！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了解到中年妇女的决心之后，谁都不该再向自

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她知道，虽然库丽小姐并非是一位狂热多情的人，却有着丰富的想象力。

库丽小姐害怕被人看到她骑在泽·佩德罗为她挑选的马上，后来又觉得自己要表现出比真正感受到的更要害怕些。她要求泽·佩德罗别离开她，紧紧地抓住他的双手，要他扶着她从马鞍上下来，迫使泽·佩德罗抱住她，让她从他的胸前滑下来。她一直面带笑容，一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他，当看到他感到局促不安的时候，便拉着他的胳膊，求他把自己带到马厩去。是的，她要亲自挑选一匹马来骑。在马厩里，她犹豫不决了很长时间……

他们在马厩里呆了很长的时间，大约有半个多钟头之久。听到从树林里返回的马蹄声，他们还没有回到驯马场上。不过，还是库丽小姐先出现在玛丽娅·多·皮拉尔的面前，对她说已经 10 点半了，席尔瓦先生大概等得不耐烦了，他是不高兴看到她们俩到驯马场来的。

盲人的峡谷



第十八章 汗水能够浇灌出花朵

是的，迪奥戈·雷尔瓦斯的的确忧心忡忡。大儿子安东尼奥·卢西奥的病情日益严重，变得越来越憔悴，使他万分焦虑。他清楚，儿子的病已经非同小可，虽然医生还没有让他失去希望，说什么需要休息，多多地休息，可是该诅咒的是安东尼奥·卢西奥没有胃口……这是医生们使他抱有幻想或推迟说出真情的借口，可说到底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实际上事情已经十分明朗化了。最糟糕的是他不能向任何人吐露真情，的确是不能告诉任何人。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就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人物变得心灰意懒。他一向把别人的懦弱看作是一种耻辱，奇耻大辱，像他这样

的人，当懦弱这可恶的东西占领了他的心灵并最后使他成为一只毫无生气的空贝壳时，他便以为自身的血液已彻底地腐朽了。有关空贝壳的话，他以前曾经讲过多次。

朋友吗，他并不缺少朋友，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朋友。是的，他曾对许多人讲起自己的儿子安东尼奥·卢西奥只身渡河，独自一人前往莱济里亚是何等的勇敢。安东尼奥·卢西奥很清楚——迪奥戈·雷尔瓦斯是这样讲述当时情况的——洪水汹涌扑来，需要通知其他人，他便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他们。说起这些他有的是朋友，有图尔费和塔乌罗马基科等地的朋友，有葡萄牙银行的朋友，还有一些公司和农业协会里与他同坐在董事会桌边的朋友。可是，要说出正在日益折磨着他的预感，说出眼下他那差不多是惊恐万状的心情，正是这种心情使他听到庄园大门口传来的车辆和牲畜的喧哗声就心神不安，不，有关这些事情，他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倾诉苦衷的朋友的。他孤独一人，罗萨丽娅远在里斯本，正把全部心思放在希亚多与他合伙开的那片迷人的店上。他听任她翅膀长硬，给了她离家外出的借口……现在，罗萨丽娅的不忠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思呢？哪怕是对罗萨丽娅，他也不会讲出他在夜深人静时所感到的惊悸，他也从来

没有向她提起过孩子们的事情。尤其在这种时候，大儿子正日益严重地病倒在床上，就更不会这样做了。他仿佛看见罗萨丽娅正站在自己的面前，一双甜蜜的眼睛在微笑，或许是她感到了报复，因为她一直想与迪奥戈·雷尔瓦斯生个儿子，而后者却执拗地予以反对。

他无可奈何，只好钻进四风亭，来到祖父和父亲的画像前，让他们帮助自己忍受这种忧心如焚的痛苦折磨。可是，那些简陋的家具没能给他任何鼓舞，它们第一次成为他备受煎熬的见证，就连它们自己仿佛也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偏偏是现在？……直到那个时候为止，他一直认为死亡并非是无法挽救的。在他看来，他家里所有死去的人都活到了他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年龄界线。可是对安东尼奥·卢西奥，他却怀有一种无法反抗也不知道如何反抗的内疚，因为他这个儿子是为了他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却险些死在莱济里亚。是那匹马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而死神却又可怕地紧紧跟上了他，在他躺着的床周围徘徊，损害着他的肌体，大口大口地吞噬着他年轻的生命。

想起这他亲眼目睹的情景，迪奥戈·雷尔瓦斯情不自禁地抽泣起来。绝望地把脸埋到枕头里，不使自己哭出声来，仿佛先辈正在责备他感情脆弱。突然，他

感到无须这样遮遮掩掩，便站起身来，让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哭了，是的，他哭了，然后呢？……不，起码这一次，上帝是不公正的。请原谅他亵渎了上帝，如果他这样想乃是一种异教徒说的话，可以对他进行惩罚，是的，他确实应该受到更大的惩罚。但是，不公正就是不公正。他从来没有让大儿子表现自己，这是他的过错。他一直把他看作是维拉维尔德家族的那种人，雄心勃勃却又性格懦弱，迷恋上一位美丽的女人疏忽了做人的本质，忽视了使人生变得美丽的东西；勇敢和尊严……这一切均使他感到羞耻。在他的 4 个儿女中，只有两个女儿才具有这种优秀的品质，尤其是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后来，在他不在庄园的时候，安东尼奥·卢西奥突然显示出他是个真正的雷尔瓦斯家庭的人，做出了也许连他自己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对此，迪奥戈·雷尔戈斯觉得自己是有过错的。他一直没有理解他，没有好好回想以前发生过的一件事情：那年安东尼奥·卢西奥才 6 岁，有一天，在追赶兔子的休息过程中，因比他大 4 岁的泽·安德拉德——现在是安东尼奥·卢西奥的姻兄——踢了一脚他家的一条猎狗，安东尼奥·卢西奥便毫不示弱地同他撕打了起来。那时，他应该在安东尼奥·卢西奥的身

上看到雷尔瓦斯家族血统的印记。为什么他竟忽略了这一事实呢？……当时，安东尼奥·卢西奥的对手力气要比他大，可是他却毫无惧色地向他扑过去，用拳头打，用嘴咬，与他撕打起来，一会儿骑在对方身上，一会儿又被压在下面，却一声不喊，也不向仆人们求援。看到两个孩子都打得精疲力尽了，仆人们才在他的命令下把他们拉开。安东尼奥·卢西奥把脸转向了拉着他胳膊的仆人，没有掉一滴眼泪。他怒气冲冲，但不哭一声，只向对手发出威胁。安东尼奥·卢西奥不肯原谅对手，片刻之后，他又像第一次那样勇敢地同他扭打了起来。恰恰就在那一天，他对儿子是不公正的。他把他们拉开的时候，打了安东尼奥。卢西奥，而且还对他进行威胁。为什么呢？现在他愿喝下自己酿造的苦酒了，应该喝的。当时，泽·安德拉德的父亲在莱济里亚公司操纵着迪奥戈·雷尔瓦斯梦寐以求的特茹河那一块沙洲的出售权，因此，也许仅仅是因此，他竟用儿子的尊严去换取那块宜于播种小麦的河中小岛。

差不多过了二十年之后，安东尼奥·卢西奥再次成为了一个男子汉，而父亲，竟压制了他这么长时间。不，也许不要这样夸张……对孩子蒙受不公正的惩罚，并且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这种惩罚，大人能知道些什么

呢？……他还记得，是的，他还把儿子听到他的申斥声时那副惊恐失措的样子看作是一种怯懦的表现，是众所周知的维拉维尔德家族怯懦的一面镜子。他根本没有从另一方面去考虑问题，硬是把儿子放到了弱者的行列。现在他感到自己总是用一种权威去压制他。不知有多少次，又几乎仅仅是出于报复呢？……

他从内心深处痛苦地感到了这些过错。因此，他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守护在安东尼奥·卢西奥的床边，仿佛这样就能够阻止死神的降临。他需要儿子活下去，以弥补他对儿子的伤害。洪水过后没几天安东尼奥·卢西奥就生了病，而且不断恶化，要忍受这种痛苦，他实在是太年轻了。

现在他进入四风亭时已不再这样说：我们又到一起来了！因为连那个避难所似乎也抛弃了他。他到那里去是为了听到对他的疑虑所给予的回答，而结果却使他产生了更多的疑虑。

人们想把他的儿子带到远方去，医生提到了星星山，他觉得无法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痛苦、犹豫和沉默，而没有权威。他让儿媳去作出抉择，虽然他希望儿子能留在自己身边，起码保持像现在他俩之间的那种距离。

听到马奔跑的蹄声，他便焦虑地到一扇窗户前去

张望。现在他总是在等待着不幸的消息。他十分吃力地辨别出，马蹄声不是从他儿子庄园的公路上传来的。只有看到出现在他眼前的是玛丽娅·多·皮拉尔时，他的心才平静了下来。玛丽娅·多·皮拉尔的身后紧跟着泽·佩德罗和英国女教师，他们的欢声笑语使他很反感。他打开窗户，大声喊道：

“庄园里的一个主人正在生病呐！……”

听到主人的声音，泽·佩德罗马上脱帽致礼。

“驯马场里没事儿干了吗？”他粗声粗气地质问道。

玛丽娅·多·皮拉尔马上抢着回答说：

“爸爸您已经答应过让他陪我们……”

“我忘了加上一句，只有当那里不需要他干活的时候，听清楚了吗？我觉得你们玩得太多了……”

他察觉出驯马员想要对他说些什么，便对他说：

“大家都知道，我在这里的时候，不喜欢有人打搅我。你们要等着，谁都必须要等着我……”

迪奥戈·雷尔瓦斯用力地把窗户朝外一推，心中产生了另一个问号：“死神也肯等待吗？”

他在四风亭内不安地走动，找不到一处能够使他宁静下来的地方。孤独使他感到苦闷。他在瓷洗脸盆内放满了水，用冷水洗了洗脸，顿时觉得轻松多了。于是他把整个头都浸入水中，晃动了几下，弄得水花

四溅，散落到地上。现在他想听到四周的动静和嘈杂声了。他走到东边那扇朝向阿尔德巴拉村庄开着的窗户，让从河边那儿刮来的微风把他的脸吹干。

他眺望很远的地方，朝着也许已有整整一年没有去过的夏尔纳卡德阿赞布雅那个地方望去，那里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呢？……过去那里原是一块 20 顷的不毛之地，到处都是乱石，上面只长着几百棵软木树、稀疏的野草和一些可以猎取的动物。他想起了爸爸过去给他讲述的有关生活在那里的一些农户的故事。

“那时候，号称‘鞭子’的爷爷还在世，特茹河发了大水，仿佛要吞掉整个大地似的。狂风怒吼，波涛翻滚，淹没了葡萄园、马拉格罗树林和沼泽地，把一切都给毁了。要不是呆在北岸的那些短工冒着大水和暴风雨进行抢救，也许所有的牲口和装满谷子的谷仓都被卷进了大海。抢救完之后，那些短工中没有任何人向他提出任何要求。他们说什么也不想要，只求爷爷答应一件事。当时，只有莫伊蒂尼亚家的祖父才能跟庄园主说话，他求爷爷把夏尔纳卡德阿赞布雅的土地租给他们耕种。‘为什么你们要这块满是碎石的荒地呢？……’‘为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来。’‘可是你们能在那儿干什么呢？……’‘耕种……’‘但那是一块不毛之地啊！’‘主人要知道，汗水能够浇灌出花朵。’

莫伊蒂尼亚勇敢地回答说。

“‘鞭子’爷爷喜欢这种干干脆脆的回答，便答应了他的要求。软木树归爷爷，他们可以在那里耕种，但是不能损伤软木树，‘每年交多少租子？’‘什么也不要交，我不是把地租给你们，而是借给你们耕种的。’‘那么借多长时间呢？’‘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我只是不喜欢那儿出什么乱子。只要那里出了事，传到我的耳朵里来我就把你们统统赶走！’‘好的，就这样说定了’。莫伊蒂尼亚说，‘什么时候开始借呢？’‘要是你们愿意的话，就从今天开始……’”

“他们就在那片荒芜的土地上忍饥受寒地苦干了三十多年。现在，谁也说不出来当时它究竟是什么模样了。开始时他们到处寻找水源，最后终于找到了。他们渴望有能够耕种的土地，每个人都用汗水把它浇灌成了良田，现在那儿已不乏葡萄园、菜园、麦田和果树了。后来，爷爷把他们全忘了。一天，那个名叫莫伊蒂尼亚的人来到庄园，他衣衫褴褛，像个乞丐，坚持一定要见到主人。他吵着闹着，还发了脾气。他说他在夏尔纳卡德阿赞布雅发现了金子，他到庄园来是为了把金子交给主人。只有这样他才把管家说服了。爷爷第一眼竟没有认出他来，‘你是谁？’‘我就是那个求主人

把夏尔纳卡德阿赞布雅借给我们耕耘的那个人，就在发大水的那天……’‘那后来呢？’‘后来嘛，现在我给主人送来了第一个面包（他从不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一公斤重的面包），这是那块土地给我们生产出的第一个面包……’‘可你们在那段时间里吃些什么呢？’‘凭信心和忍饥挨饿度日，主人，您还记得我说的那句话吗？’‘记不清楚了。’‘我说，汗水能够浇灌出花朵。现在我把这朵花给您送来了。大家都在夏尔纳卡德阿赞布雅等着我回去，好一起开始吃这个面包。我请主人先咬第一口……’”

“鞭子”爷爷经常重复那段故事和那句话，爸爸也是这样。可他几乎把这些忘记了，直到此时才想起它，这对正在担心儿子的病情、心灵处于病态中的他来说倒是桩好事。

“这几天我要去那儿看看。”他心里想。

他慢条斯理地从四风亭的楼梯上走下来，既希望又害怕有什么人会出现在他的眼前。由于哭过，他感到眼睛有点发涩，但不愿意让人看出来。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眼睛也会流泪。

他刚一出现在庄园门口，便看见有个女人呆在那里，接着又发现几个孩子探头探脑地看他。他问管家，管家解释说，这是托伊诺·瓦拉多尔的妻子及其6个

孩子。他顿时愤怒起来。

“ 你没把我的话告诉她男人吗？”

“ 我告诉了，迪奥戈主人。”

“ 那…… ”

“ 她还是来了… … ”

“ 托伊诺·瓦拉多尔呢？他为什么不来呢？谁都知道，我不愿意同女人谈这些事情。”

“ 她说托伊诺·瓦拉多尔呆在家里哭呢…… ”

他感到胸中一阵难受。

“ 要是男人呆在家里哭，我们就没用了。” 他生气地说，“ 为什么不早点儿竖起耳朵好好地听我说呢？难道他们不清楚，要是我假装不了解他的事，以后对别人也就不能这样要求了吗” 我喜欢干脆利落。”

他用仇视的目光朝大门口瞟了一眼，不再去看那个女人。

“ 一次就够了……你对她讲了些什么？”

管家一时慌了手脚，支支吾吾，做着手势，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 你没有嘴吗？”

“ 我已经对他说了，他们必须离开那里……昨天我还对托伊诺·瓦拉多尔这样说过，我已经是第五次对他们这样讲了。”

“可是他呢？……你这个人，快讲啊！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很不幸，他就出生在那间房子里，在那里成了家并且有了孩子……他不知该上哪儿去……，恳求主人宽恕……”

“你是在帮他求情吗？”他大声喊了起来，用目光逼视着管家。

“他是这样说的。”

迪奥戈·雷尔瓦斯快步离开了那里，朝着门口走去，仿佛有人在后面拿着斧子追赶他。“这些人只能给我添麻烦，而且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一边想着，一边改道朝庄园的办公室走去。跨进门槛时，回头对管家说：

“让她来吧……（我该怎么办呢？）不过不要带孩子来……我不想见到他们。找个人看护他们一下。（他们想利用这个时刻来扰乱我的生活！）快，快去！”

他坐到写字台边，假装翻动一些文件。他发觉女人的身影已经出现在门口了，但他等她先做出已经来的表示。他看到她用披肩盖着头，已经无法记起她那张脸了。他干咳了一声，但由于女人一声不吭，他便连头都不抬地问道：

“谁在门口？回答我，是谁在那里？”

“是我，主人！”

“你是谁！”

“托伊诺的女人。”

“哪一个托伊诺？”

“托伊诺·瓦拉多尔。”

“你是来找我的吗？”

“要是迪奥戈主人允许的话……”

“你可以进来，来吧，快点儿！”

女人想跑着过去，可是那铺着地毯的地面使她感到新奇并且有点儿害怕。他瞧着地面和两只脚，似乎不清楚踏在地毯上的软绵绵的那种感觉是来自地面还是来自双脚。

“曼内尔没有告诉你我的命令吗？”

“告诉了，主人。他天天都在对我们说……”

“你们不知道这是命令吗？”

她点点头，不敢用声音回答。

“回答我！”

“我们知道这是命令，老爷。这道命令已下达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没有过错……”

“我更没有。”

“是的，主人。您没有任何过错，相反，您做得很对。

“ 什么做得对 ? ”

“ 我们必须离开阿尔德巴拉的家。 ”

“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呢 ? ”

“ 为了请求主人让我们留下来……我们找不到别的住处。由我告诉您……由我来告诉您，老爷…… ”

那个女人哪怕是在忧愁苦恼的时候声音也没有变软，而依然粗声大气地讲话。这一点使他受到触动，便抬起头瞥了她一眼，看见她两眼闪烁着炽热的光亮，一双手焦虑不安地抓着披肩。

“ 你能不懂吗 ? …… (可这时候连我也不明白 !) 大家都知道，那村子是只给我家庄园里的人住的。 (我不喜欢同女人谈论这些。) 你的男人生病了吗 ? ”

“ 迪奥戈主人，他就像被判了死刑，只是一个劲儿地哭个不停…… ”

“ 所以你来了…… ”

“ 我的眼泪已经哭干了。 ”

“ 好 ! ”

他来到窗边，动了一下窗帘，朝庄园的小广场瞥了一眼。

“ 我刚才说过，在阿尔德巴拉，只有那些为我们家干活的人才能住下。我不喜欢不为我们家干活的人住在那里。况且，要是你们每人都生 10 个孩子的话，那

就没有那么多活儿给他们干了。你明白吗？”

“我也不想生下最小的这个孩子……可是我的肚子已经太大了，我害怕……”

“是呀……（可我怎么能帮你解决这类问题……）你生下第四个孩子后就不该再生，过错是你的。”

“是的，老爷……老爷说的是实话……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不过我是来告诉老爷……托伊诺·瓦拉多尔正是因为这个哭的……我是来告诉老爷，今天夜里我可以把最小的孩子……是个女孩……放在……育婴堂门口……”

“要是被人发现的话，会把你抓起来的。”

“可是这要比托伊诺·瓦拉多尔干出什么蠢事来好多了……我觉得他的脑子已经不正常了。”

这时，迪奥戈·雷尔瓦斯才正面打量了她一眼，看到她一身黑装。

“你家死了人吗？”

“没有，谁也没死……没人死。不过，我们的日子却像死了人一样……”

他被女人的这番话深深触动，泪水顿时从眼睛里流了出来。可是这个女人却莞尔一笑，仿佛没有看到迪奥戈·雷尔瓦斯流泪似的。他向她走过去，并让她坐了下来。

“刚才的事情你不要对任何人讲。你也别再说刚才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了。（我该如何解释这件事呢？）你最大的孩子几岁了？”

“老爷，他 10 岁了……已经是个小伙子……”

“他已经在坎波干活了吗？”

“是的，老爷。从 7 岁起，他就在那里干活了……”

“那好，回去对你男人说，从今往后，永远别把他带回家来，就让那孩子呆在坎波吧。你们可以对别人说已经把他赶出家门了，我会吩咐管家给他安排一个当帮手的差使的，要是你有个 7 岁或 8 岁的孩子的话……”

“我的鲁伊正好这么大……他是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的教子。”

“那就把他送到庄园里来吧，其余的 4 个孩子留在家里。我会吩咐若阿金·塔伦塔，让孩子到马厩里去给他当个帮手。”

现在这个女人竟无所顾忌地哭了。她站起身来，去吻迪奥戈·雷尔瓦斯的手。迪奥戈·雷尔斯却竭力回避着，也许是出于厌恶。

“你以后别再干那种事情了，别再干了。你走吧……”

他不再理会那个女人，独自大步朝门口走去。后来又回过头来说道：

“要多为主人安东尼奥·卢西奥祈祷，这次你全亏了他，听清楚没有？今天是我平生第一次食言。再见！”

迪奥戈·雷尔瓦斯来到庄园的小广场，唤来了若阿金·塔伦塔，让他把四轮马车拉出来。他要坐车到大儿子的庄园去，急着接替守在那里的米格尔·若奥。他同米格尔·若奥轮流守护病倒在床上的安东尼奥·卢西奥。

盲人的峡谷



第十九章 埃米莉娅·阿德拉德 又写日记了

上次我在日记本上写道：就像用眼睛看到东西一样，我实实在在地感到无法忍受这个温和的地狱。从此，我再也没有提笔写过什么。

我并不讲究遣词造句，只是像从前一样写起来而已。重新提笔，就像倚在阳台的栏杆上，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和别人经历的情况。大家都变了，几乎成了陌路之人。奇怪的是，我们极不相同。我的孩子差不多都已长大，而我还处在 28 岁的青春年华。鲁伊过世差不多已有 8 年，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我曾产生过一个念头，即再也不靠近爸爸，就是说，再也不与他贴心了。我不知道，世界

上还有什么东西会像我有如此大的变化。有的动物会改变颜色，但它们都出于同一个目的才改变颜色的，那就是为了不容易被发觉。可我发生变化的理由是为了使自己在爸爸的心目中更加突出，使他注意不到我不是暂时在颜色上而是在感情上发生了变化。对我来说，我的感情难道只起简单的颜色的作用吗？

是的，我并不是为此才重新开始写日记的。我把日记称为幻想的坟墓，也可以说，是一面让我能看到自己从小到大的镜子，不过我并不喜欢看到自己是个复制品。

我知道，这几年的日记也许会反映出我的另一个陌生的面孔，一个我不喜欢想起的人，那么我在这些日记中毫无掩饰地自述究竟为了什么呢？虽然在微不足道的细节方面我显得迷糊不清，从来不是直接奔向自己的目的地，但这只有在提笔写日记时才会是这样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依然清楚什么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从来不会偏离方向。我能精细地预测一切，任何东西也不会使我困惑，做事从不是畏首畏尾。可是，当我昨天在安东尼奥·卢西奥的葬礼上见到他威严端庄，没有一滴眼泪，镇定地指挥着一切，连最微小的事情都不疏忽时，当那天夜里，我跟他走进了我孩提

时颇感神秘的四风亭，听他痛苦地喊叫，诅咒生与死，挑战似地向上帝质问人究竟想从这生死之中得到什么时，我要是没有罪过的话，真想跪倒在他的跟前，告诉他我在这 8 年守寡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让他来责备我，还是为了让他谅解我的痛苦。这种痛苦是他强加于我的。

直到昨天，当谋划着如何去与某个男人幽会时我还在嘲弄他。这是我给他的一种耻辱，仿佛是抓起一把污泥扔到他的脸上，然后按住他的胳膊，不让他举手擦掉一样。这样的事我做了不少。

是的，我过去有情夫，现在还有情夫，与其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还不如说是为了跟他过不去。在这 8 年当中，只有一次是出于爱情，尽管在今天看来这是很奇怪的。我这里说的 8 年，实际上是指我生活过的 28 年。

假如能遇上一个像他那样的男人，我也许会爱上他的。我重新拿起这面坟墓般的往事镜子，也许就是为了讲出这一点。只有像他这样的男人才能征服我，并能充实我的一生，就算他死去也是一样。回到庄园后，他的声音里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只是脸色更加苍白，左眼微微颤动，一只手紧握着另一只手——他再次提

醒我们说，财产继续保持不变，因为他和妈妈曾互相立过遗嘱。不过在一定限度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他要一些东西，这将在属于我们的那一份遗产中扣除。他告诉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尽管不会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好。他要米格尔·若奥在近几个月内结婚，最多不能超过4个月。他问玛丽娅·多·皮拉尔是否想进修女院。玛丽娅·多·皮拉尔回答说——（让我来试试看能否准确地重复她对爸爸所讲的话），“我还没有遇到自己感兴趣的小伙子。在此之前，我是不会结婚的。”

不完全是这样讲的。

“我还没有遇上一个可以做我丈夫的男人，我希望能很快地找到他，否则就不结婚。”爸爸只对她说：“别再拖延时间了，在我合眼去见上帝之前，要使所有的儿女成家。”

我正想说些有关死人或是丧偶的事，可是他却已消失在客厅的深处了。那天夜里，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到四风亭的床上过夜去了。第二天很晚的时候，直到中午吃饭时，他才露了面，显得苍老了许多。

他的话一直在我内心回响。我求他尽快来看望我，他说要带着安东尼奥·卢西奥的两个孩子到辛特拉

来。他还说，你看我有 5 个孙儿和孙女。我说：要是路易莎愿意留下来呢？安德拉德家的女人不会像雷尔瓦斯家的女人那么听话，起码不会像我那么听话。

听完我的话，他焦虑不安起来。

盲人的峡谷



第二十章

蜘蛛要把网织到哪里呢？

四轮马车醉汉一般不停摇晃着，沿着特茹河边田野大路缓慢上行，进入重重叠叠的山岭，从那里看得见里斯本市郊。那是一个上午，迪奥戈·雷尔瓦斯同大外孙鲁伊·迪奥戈一起坐在车上。鲁伊长得结结实实，活泼可爱，今年 11 岁。他们今天起了一个大早，在泽·博托和佩雷拉·萨尔达尼亚的陪同下，乘坐第一列火车到了阿兰德拉。3 月初的天气还稍稍有一些寒意，但早春并没有来迟，每天都阳光灿烂。

阿兰德拉已经出现在下面，紧贴着河岸，满是简陋凄凉的破旧房屋。它们的存在，仿佛专门为了使市郊的寒酸与点缀着庄园别墅的山谷的翠绿进行对比。山

路崎岖不平，一对牲口踏着无精打采的步子拉着马车，在不规则的碎石路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车子不时猛烈晃动，坐在车上的 4 个人都谈兴不浓。孩子要使车上的大人们从沉默中醒来，的确，他们每个人都在思考着一场赌博，正是这场赌博，把他们带到了如此颠簸不平的道路上来。

佩雷拉·萨尔达尼亚作为马车的主人赶着牲口，同迪奥戈·雷尔瓦斯一起坐在车夫的位置上。泽·博托嘴里叼着一根已经熄灭的雪茄，同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的儿子鲁伊·迪奥戈坐在后面的长椅上。马车摇摇晃晃地爬过第一个小山包，对辛特拉万顷苍翠的浓荫绿树早已习以为常的鲁伊·迪奥戈不由得惊叫起来。

“外公！您瞧，外公！……那是不是特茹河！”

他惊奇地指着环绕沙州，沿着莱济里亚流动的蓝色河水和北岸的土地（那是什么呀？那远处又是什么地方呀！）问道。这时，泽·博托满足了他的好奇心，给他一一作了解释。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使迪奥戈·雷尔瓦斯不去回忆阿兰德拉那片沙州的历史，他们曾为这片沙州发生过无数次争吵。他们都身居公司领导要职，曾为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买下那片沙州的事有过一次十分激烈的争论，当时那种激烈的紧张气氛迫

奥戈·雷尔瓦斯至今还记忆犹新。泽·博托了解这一点，而且他也同样如此，虽然他希望迪奥戈·雷尔瓦斯能够成为他的一个有保留的朋友，而不是一个公开的敌人。

远处云雾缭绕的帕尔梅拉山脉，朝着那边和里斯本方向望去，大大小小的船只扬着白色和橙色的帆在海上行进。鲁伊·迪奥戈开始坐不住了，外公不得不转过身来拉住他，以防突然的颠簸会把他甩到外面去。对鲁伊·迪奥戈那副天真活泼的样子泽·博托向迪奥戈·雷尔瓦斯微笑着表示赞许，迪奥戈·雷尔瓦斯则点点头表示谢意。这时，佩雷拉·萨尔达尼亚对进步党人泽·卢西亚诺主持的那个部落——简直是一个叛徒的老窝——发泄起愤懑来。

“老兄，你可别说波尔图的鼠疫是他们造成的！”泽·博托利用给鲁伊·迪奥戈讲解的空隙，冷嘲热讽地说。

“开玩笑，整个波尔图四面八方叫苦连天的时候，他们却提出在城市四周搞一个卫生防疫带，这种可恶的主张只有瞎子才会提出来。纯粹是瞎子、叛徒。要不是这样，那些共和党人永远也休想在选举中获得 3 个议员的席位……”

“我们大家都在玩火，”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说，

“而且从四面八方去把它煽旺。与此同时，那些君主专制者却在疯狂地争吵不休。我们大家都成了疯子！”

“噢，迪奥戈·雷尔瓦斯，可别把我计算在内。”泽·博托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把硕大的身躯靠在椅子上，压得椅子嘎吱吱地作响。“这是一个家里没有面包的老掉牙的故事……”

“一些朋友，一些自封的朋友，他们正准备从我们手里夺走所有能够夺走的东西。”好冲动的佩雷拉·萨尔达尼亚愤怒地反驳说。

泽·博托领会他的言外之意，面孔一下子变得煞白：

“这里缺少的就是朋友。英国人和德国人联合起来争夺我们的殖民地，正说明我们的脑子里缺少一根弦，而脑子里缺少一根弦，身体就要付出代价了……”

鲁伊·迪奥戈默不作声，惊讶地听着 3 个大人唇枪舌剑地相互嘲弄，觉得他们会动手打起来，因此有点害怕地盯着外公，尽管他觉得外公要比另外二位显得冷静。

“没有面包的家。”狡诈的泽·博托坚持自己的说法，他正等待时机，要刺痛坐在前面的两个人。他回想起一些往事。

“不过，到底是谁夺走了面包呢？”

“所有的人，老兄，是所有的人！然后，种种不幸就同时发生，可却把过错都推到进步党人和泽·卢西亚诺身上，简直是活见鬼！”

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一面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外孙的头，要他不必紧张，一面要求发难的泽·博托作出解释。当着恼怒已极的米格尔分子佩雷拉·萨尔达尼亚的面，泽·博托提起了里拉克伯爵要求偿还堂·米格尔的债务所引起的丑闻，接着又谈起了欣泽和若奥·弗朗哥抵押七万二千铁路股票和外债债券的问题。其结果使葡萄牙的财政濒于崩溃，并将导致海外的破产。众所周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因为莫桑比克劳伦索·马贵斯的铁路问题，葡萄牙一下子就要支付数十万英镑。

“这是修铁路带来的好处。”迪奥戈·雷尔瓦斯向对手发起了反击。“只要铁路修到哪里，哪里就有好戏看。一方面要付承建费，另一方面要高额雇用管理人员，而农业则负担着这些过于庞大的开支。泽·博托，我这是明白的。你不要板着脸看我，从前我们必须为萨拉曼卡铁路付钱，眼下为了非洲的这个玩笑，又得向美国和英国付钱。”

“非洲是我们的，迪奥戈·雷尔瓦斯，要忍着点！”佩雷拉·萨尔达尼亚没有好气地插话说。

“关于这一点本人无话可说……不过，事实是我们不得不集资负担这一切费用。庄园大得连庄园主自己也无法占有了，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我们是在为将来操劳嘛……”

“我们承担的风险是失去已拥有的东西。巴西的历史将要重演，情况就是这样，而且更加严重。用不了很长时间……”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让英国人和德国人去占领属于我们的土地吗？”

“不，决不是这样，佩雷拉。萨尔达尼亚！不是这样的……远远不是这样的。我要说的是大家都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们不要把脑子里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同现实混淆起来。这些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往往和我们用双手能够做到的不一致。我说用双手意思是指劳动，你明白吗？国家办事需要钱，要用肯干事的人，而不是高谈阔论。高谈阔论永远不能成事。”

“正因为如此，我才把钱用到非洲。”佩雷拉·萨尔达尼亚说。

“你做得很好，但愿你有所收益。”迪奥戈·雷尔瓦斯答道，现在他已不去关心外孙是否害怕了，因为外孙弄不懂他们之间的这场论战。

鲁伊·迪奥戈开始感到开心，尤其是对泽·博托

和佩雷拉·萨尔达尼亚两个人一胖一瘦所形成的鲜明对照觉得颇有意思。这两个人时而争吵，时而一起把身子朝着外公倾斜过去。他想，外公正在和他们进行着一场无所畏惧的较量。

走下一个小斜坡时，也许是车上大声争吵的缘故吧，两匹马快速跑了起来。可是，泥泞和路上的碎石又迫使马儿放慢了脚步。沿路他们遇到了一些骑驴或步行的农民，这些人摘下尖顶帽向他们致意，停下来一直目送他们乘坐的马车在大路转弯处消失。

胖子和瘦子——现在鲁伊·迪奥戈就是以此来区别他们的——正就非洲以及迪奥戈·雷尔瓦斯顺便提出的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各自摆出自己的道理。迪奥戈·雷尔瓦斯却不理会他们，独自佯装入睡。他在思考问题，是的，他把外孙带来就是为了让习惯这种奔波和交往，他现在也许后悔了过去对儿子们的作法。他责怪自己过去从来没有努力及时地了解他们，看来有必要发生一场不幸，让安东尼奥·卢西奥以死来擦亮他的眼睛。他接受了教训，当然，这个教训太惨重了。他向大女儿埃米莉娅·阿德拉德讲了这番话，说服她同意鲁伊·迪奥戈和他一起到这里来。

他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老朽，不过也快满 53 岁了，有必要把一些过去一直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处理的事务

交给米格尔·若奥去办。那种没有他就什么事也干不成，除了他就什么也解决不了的想法实在是他的一个缺点。

幸好，他清醒了过来，认识到自己失误之处。失误正在纠正，纠正得越快越好！

趁着这次机会，他要给安德拉德家的人好好上一堂课，这些笨蛋还自以为生下来就很了不起呢。他认为守了寡的大儿媳和孩子们可以到马埃多索尔庄园来，就把另一个田庄交给了米格尔·若奥管理，结果竟引起一场令人不快的争吵。一天上午，没有跟他打招呼，就有人把他的儿媳和两个孙子送到了夏姆斯卡。幸亏有法庭负责裁决这类事情。母亲需要孩子，他并不否认，但是他觉得应该承认，孙子们需要爷爷的榜样和财富，时间和法律将会证明这一点。

马车停在荒凉的山间，周围是一片奇怪的世界。焦黄、栗色和赭色组成的景色使人仿佛置身于地狱一般。再向前走几步，就是大山出口的深渊，那里竖立着一些洁净得近乎苍白的石头，好像一簇簇火焰，被无数岁月的风雨把它们吹打得千奇百怪，旁边生长着稀稀落落仿佛被烧枯的植物。一见到有人靠近，就有小鸟翻飞而出。自由了，鲁伊。迪奥戈对能在旷野里自由自在地活动感到兴高采烈，把石头朝着一切他能打得

到的目标投去。外公仍然沉默着，一面左顾右盼，一面用手理着花白的胡须。“蜘蛛要把网织向何处？”他自言自语着，另外两个人似乎也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笼罩着帕尔马山的雾气逐渐被阳光驱散，更多更远的景色展露眼底，连特茹河上飘荡的船帆都历历在目。所有一切与先前看到的不尽相同，河岸平地上房屋简陋的小镇就像是河流本身的延伸。

“这就是您想卖的地吗，佩雷拉·萨尔达尼亚？迪奥戈·雷尔瓦斯似乎拿不准地问道。他要看看另一个人的脸色，尤其是泽·博托的那张脸。他还没有能够看到后者那双老鼠一般的小眼睛。

“就是这儿，迪奥戈·雷尔瓦斯，所有这些全是。”他张开一双瘦弱短小的手臂说道。

“可这是不毛之地啊！您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呢？……”

“不毛之地？”

“是的，看来，您找我到这里是不让我买任何东西喽？您不是一位坏朋友，不，不是。”

泽·博托对他们之间的对话似乎心不在焉。

“我要攒一些钱……这就是我要作的解释。我说过，我要在非洲投资。我预感到……”

“把您在莱济里亚公司里的股票卖给我吧，怎么

样？”

“是我想买您的股票……（别对我装出这副鬼样子）。 ”

“这我可明白了，您究竟是买主还是卖主。 ”

“那是……把我要卖掉的东西卖出去，再买对我有益的东西。谁有钱，我就卖给谁。 ”

“您已向泽·博托开过价了？”

“开过。”

“泽·博托，你对这块地有兴趣吗？（我怀疑这是一个阴谋。）你觉得这些怪难看的石块值几个钱？”

“这要根据情况而定……（您能知道什么呢？）正像你所知道的那样，一切都要根据情况而定，萨尔达尼亚认为，这下面有个金矿呢。 ”

“那么说，他为此向你开过价了！”

“他的要价很高，萨尔达尼亚的野心大了…… ”

“你能从这里得到些什么呢？”

“时间。有时候时间会给一些东西带来价值。 ”

扔石块扔累了，鲁伊·迪奥戈便捧着一把碎石来到外公跟前。他要让碎石沿着斜坡滚到深渊的底部，好好听听碎石落地时发出的声音。

“您要什么价钱，佩雷拉·萨尔达尼亚？”

“我接受您出的价钱…… ”

“是您要卖，肯定知道它值多少钱。请您直截了当地说吧：这些石头能派上什么用场？您想使这些石头值多少钱？一康托^① 怎么样？”

“泥瓦匠说，这些石头用来砌墙太差了，但是，一康托……”

“在非洲投资一康托，每三年就能赚回另一康托，而放在这里的钱却是死的，还是一康托……把您的莱济里亚公司的股票卖给我吧，每股我可以付给您两个半康托，还从来没有谁出过这么高的价钱。”

鲁伊·迪奥戈拉着外公的手，要求离开那里，此地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感兴趣了。迪奥戈·雷尔瓦斯装着同外孙玩耍，却一直保持着能够看得见另外两个人的姿势。他看到泽·博托向佩雷拉·萨尔达尼亚做了个手势，可是不明白这一手势是什么意思。

“你要为自己买这些地吗，鲁伊·迪奥戈？”

孩子耸了耸肩膀。

“看来都是些干泥巴……”

“一点不错，都是些干泥巴。”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想道。

“要是您允许的话，我先带走一块样品，（还是小

^① 葡萄牙当时货币单位是雷阿尔，一康托等于一千雷阿尔。

心谨慎一些为好，先看看结果如何。) 一个月内我给您回音……”

他立即发觉另外两位颇感不知如何是好。

“我不想等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现在我可以不再履行自己的诺言了……”

这时，迪奥戈·雷尔瓦斯才猜到了佩雷拉·萨尔达尼亚和泽·博托邀他此行的目的。他们是想寻找借口，以便不履行自己的诺言。现在不难看出，有些工厂在背后搞鬼。

“10 康托够了吗？”

“不，不行。要是只能卖 10 康托，那我就留给自己用了。”

迪奥戈·雷尔瓦斯转过身来向泽·博托问道：

“你觉得我给的少吗，泽·博托？”

泽·博托不知所措，支支吾吾地朝着马车走去，迪奥戈·雷尔瓦斯的外孙跟在他的后面。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大家忽然都像急着要分手似的。阿尔德巴拉庄园主粗声粗气地讲了几句话：

“我想通知您，佩雷拉·萨尔达尼亚，以后您向工厂卖地，别再来麻烦我……那是您的交易，几年前你们俩在我家里说过的话可以不算数了。现在人们所作的保证很快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我无法保存别人许下

的诺言，不想去当保存稀罕物的博物馆馆长……”

佩雷拉·萨尔达尼亚感到十分狼狈，想说什么，却感到喉咙像被灰色外套的领口卡住似的。

“您知道，迪奥戈·雷尔瓦斯，我已开了一个价，我想听听您的……”

“我想再对您说一遍：总有一天，您会知道大家为出卖土地所付出的代价。当然，还将失去我们今后所需要的安宁……这种安宁是无价的……”

他已到了马车跟前。

“现在我同我的外孙坐到后面去，你们俩坐到前面车夫的位置上。不过要小心，别让牲口失去控制，这可是十分危险的……”

他捏着泽·博托的手臂又说：

“听清楚了吗？”

数月后，迪奥戈·雷尔瓦斯获悉，那些荒芜的山头将卖给一家水泥公司，这是有人在葡萄牙银行里向他很有保证透露的。被他称作为九头怪蛇的工厂总是从里斯本向这里推进。他要提高警惕，要把那些真正的庄园主，那些意识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受到威胁的庄园主，拢在自己的周围。

在一次南方的农业大会上，大家要他讲几句话，他只号召大家要提高警惕，没有再说别的。他历来不肯

在大会上发言，他知道，自己在这场本身就足以肯定他要说的话了。群众集会或是代表大会的那种歇斯底里使他生气，在他看来，那是一种癫狂，也许是演戏。是的，那种传奇式的戏剧，即使他不予以鄙视的话，也会感到很可笑。可是那些盲人，还有那些给盲人带路的盲人，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中朝着深渊走去，朝死亡的峡谷走去。所有那些应该活着的人都将坠入深渊而在那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政治如果依然是那些与娼妓毫无二致的下流坏争夺个人威望的荒唐手段，就需要传统势力把力量、把全部经验的力量压在维护秩序的天平上，迫使它的指针决定性地倒向这边。

他不想多说，他可以断言，自己正经历着一个极端的时刻。

在主席台上，若泽·巴拉奥纳对他的每个姿态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迪奥戈·雷尔瓦斯所以能在大会上享有这种地位，皆因国王陛下曾利用维拉维索狩猎之机，参观了他在阿伦特茹的田庄，给他带来了威望。迪奥戈·雷尔瓦斯对这一点并不高兴，但此时不该为这种事进行争论，虽然他觉得这种争论并非小事。以后总有机会的。

是的，他正经历着一个极端的时刻。

许多的人头在他眼前乱成一片，整个人群都在移动，仿佛争先恐后地向他扑来。他们只有眼睛，数以千计的眼睛盯着他，期待着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不清楚他们究竟想得到什么，他看到了坐在第二排的泽·博托和佩雷拉·萨尔达尼亚之后才明白了过来。

“大家应该对农业进行包围的敌人提高警惕……要发现他们……揭穿他们……并且惩罚他们……有些人就在这座城堡里面，同敌人勾结在一起，其中有的人正在为敌人打开城门。”

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那种深沉有力的声音吸引了全体与会者，会场上爆发出狂热的掌声对他表示支持。

“应该把那些人从我们的朋友圈中赶出去……”

他伸出指头指着他们，朝高处的座位向前走了两步，向他们发射出咄咄逼人的目光。他已经怒不可遏，仿佛人群正竭尽全力推动着他，使他成为他们意志的核心。他感到身子轻快了许多，那是一种连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东西。他觉得自己只有头和手了，头上只有模糊的目光和咧开的嘴，去充当那些忽然间缩小成只有眼睛的群众的代言人。他的声音仿佛消失在大厅的地底下，随后又猛然爆发出来，浪涛般地向上翻腾。他大声喊道：

“他们干着各种疯事，他们疯了，他们正走向深渊，

因为他们的眼睛瞎了。但是，可别把咱们也拖向盲人和疯子的峡谷……”

他的声音突然中断，像找到了停顿的机会。

接着他说道：

“让农村生活在田园诗般的和平中度过吧！这是大自然教给大家的。让主人和仆人同属一个大家庭吧，我们的身体里流动着同样的血液。让农村的血液继续成为人的血液，成为上帝的血与肉，因为面包和葡萄酒是从那里生产出来的……机器冰冷的钢铁永远不能代替上帝。机器，所有机器冷冰冰的钢铁永远不能代替农民和他们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他精疲力竭地坐下来，掏出手绢擦了擦脸。人群像若泽·巴拉奥纳一样，伸开双手向他走了过来。若泽·巴拉奥纳先于群众在迪奥戈·雷尔瓦斯坐着的地方拥抱了他，在一时激动中，把主席台上的荣誉席位让给了他。

不，他并不知道自已说了些什么，也不清楚有多少人过来向他致意。他的眼中只有那两个坐着的人，他们心慌意乱，脸色煞白，相互靠得更紧了。他朝他们瞟了一眼，泽·博托向他点点头，迪奥戈·雷尔瓦斯却蔑视地仰起头来。他眼里容不得叛徒。

盲人的峡谷



第二十一章 自负得有点陶醉了

他的演说使他不得不留在里斯本，说实在的，他并没有感到不悦。他喜欢同大家在一起，喜欢别人叫他讲话，他完全确信自己有道理，在农业协会演说的成功使他上了各种报纸的头版。各种报纸均以社论或短评的形式热烈评论他的演讲，他则用一封充满了男子汉气慨同时又理智谨慎的公开信作为回答。在这封信中，他完善了在农业协会阐述的一些想法，尽管他已使一些过于尖刻的话语变得温和，但同复兴党记者罗德里格斯讨论时，仍然同意后者把他在罗萨丽娅家里起草的初稿进行了修改和润色。

是的，他在讲话时，能把脑子里所想的事情十分完好的表达

出来，几乎是一口气把它说的话畅通地全部说出。这些想法一环紧扣一环，自然而然又源源不断。站在别人面前，它们就能自动形成、修改和完善，仿佛听他说话的人给他的讲话提供了确切的表达方式。那些形象化的话语相互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后面的话总要比前面的讲得更好，简短又生动活泼的成语穿插在其它的话语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仿佛用色彩作画，最初只是构思，脑海里只有一棵光秃的树干，接着，奇迹般萌生出枝叶，开出鲜花。他一方面让不结果的花朵凋谢，一方面又使结果的花朵长出嫩绿的小果实，用他声音发出的热量，用他注视大家的目光产生的热量使它们成熟，让人们品尝到色泽鲜美、香甜可口的果子。是的，这是一棵桔子树，短短的几分钟内长满枝叶，结出的桔子最初是酸的，然后变熟变甜，而且熟得恰到好处，简直可以说是闪闪发光。难道没有闪闪发光的桔子吗？

他同罗德里格斯说了上面这些话，还解释说，如果他面对一张白纸，沉思不语地坐在写字台旁，就找不到准确的词汇下笔。看来他肯定是这样，所以毫不费力地就把这一不足说了出来。有些想法在他头脑中刚一萌生就流产了，成了没有生命力的东西，确切地说，死掉了。只有站着并且大声讲话的时候，才不会

出现疑问，如果有人听他讲话，那就更好了，的确是这样。他用笔书写时，就被夺去了自由发挥的才能，就痛苦地感到有手铐在束缚着他。是这样的，他觉得受到了束缚。这实在是一桩令人讨厌的事情，一种荒唐可笑的事情。所以，他钦佩记者。圣明的上帝啊，有些人竟有如此之大的本事，他们能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一行行别人头脑中正在想着的事情。最后他的结论是：有些人天生就具有这种才能。

他的讲话无疑有些夸大其词。那次演说后不久，葡萄牙银行的佩雷拉·萨尔达尼亚就曾提醒过他。后者前来求他，言词谦恭地要他别在报纸上揭露有关铁路的新丑闻。迪奥戈·雷尔瓦斯曾下令要记者罗德里格斯把问题再次提出来，以最佳的方式在报纸上让大家对股份公司——计划中要兴建的工厂的不露面的真正主人——提高警惕。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使米格尔。若奥的这位岳父如此不高兴呢？

“老兄，还是维埃拉神父说得好：‘国王不带上小偷进不了天堂，小偷不带上国王也下不了地狱！’国王就是现在的工业家们……对于他们就应该这样来理解，难道不是吗？……”

“太夸张了！我们大家互相需要，迪奥戈·雷尔瓦斯。”

“你不要说什么鸡棚里需要野猫……而是野猫自己的需要，因为它可以饱餐一顿！”

“我们大家是野猫又是鸡，两样都沾点边……”

“我倒喜欢把界线划得清楚一点。我恨，我憎恨金融财团，这是欺诈的产物，它靠着欺诈生存，最后却死于真理。它把所有那些相信其空话的好心人拖向死亡。显然，政治家喜欢它，因为他们需要在董事会里占有席位。”

“我们还是需要政治家的，迪奥戈·雷尔瓦斯。”

“从前我曾经有过这种想法，可现在已开始不相信了。如果议会的作用只是煽旺已经燃起的火焰，就让它完蛋！假如在我的禾田里有一粒长不出庄稼的种子，我就立即更换它。如果自由党人已对我们没有用处的话，我们就让它灭亡。”

“这绝非易事，自由党人是给过我们好处的……”

“可是，它正从我们手中弄走曾经给予我们的东西，并且正在剥夺我们早已拥有的东西，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我已经开始在想，我们需要君主专制制度。对于一些大的弊病，只能采取强硬的手段来解决，别的方法是无法达到目的的。我们可以不要戒指，但要保存着手指头，我们现在需要使人和他们的心灵保持秩序，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行……”

“世界在发展,迪奥戈·雷尔瓦斯,这样干显然要付出许多牺牲的。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是困难的……”

“世界是按照人们的意志发展的,老兄,我就相信这一点。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忍让和踌躇不定,那么大家都会变成落汤鸡。”

“可我们生活在欧洲。”

“我们可以脱离它,亲爱的佩雷拉·萨尔达尼亚,我们可以在比利牛斯山筑起一道卫生防护带。”

“谈何容易……我们需要做的恰恰与此相反,创造可以出口的财富。”

这就是他们谈话的秘密所在。佩雷拉·萨尔达尼亚把赌注押在发展工业和开发殖民地上,而忘了发展的不平衡已影响了整个国家,上一次危机就是这两种东西带给葡萄牙的。在尚未恢复之前,可能还要爆发一次更加严重的危机,直到把整个国家毁掉。有人说,农业依靠的是一棵懒惰之树,只靠软木树和橄榄树的树荫维持生命的,可是却忘了,股份公司的股息也是一棵懒惰之树,它长得更高更假,因为其他懒惰之树可以更换主人,不易马上枯死,而股息这棵懒惰之树却会莫名其妙地死掉,会在种植者认为合适的时候死掉,而没有其它原因。只要外国公司向主要的股东提

供肥缺就够了，他仍会扬起手说再见了爱国主义。等到后来它们倒闭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又有百分之二、三的资本才是经过认购的，其余的统统被典押在银行里，所以它是一棵懒惰之树。现在，是必须结束整个民族懒惰的时候了，需要马上结束，否则就为时晚矣。

他曾把佩雷拉·萨尔达尼亚看错了，必须要研究一下他在下次银行选举中投谁的票。

他曾几次想过退让一步了事，回到马埃多索尔庄园经营祖传和自己后来购置的地产，与金融财团和里斯本的银行家，与卷入萨拉曼卡事件的波尔图的亲友，与所有结伙的朋友彻底分手。也许他估计错了，但他不会错，肯定不会。总有一天，这些人会向他认错，但愿他们不要认识得太晚。

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在午宴和晚宴中度过。谁都争着请他吃饭，洗耳恭听他的见解，征求他的忠告，这是演说给他带来的一桩乐事。“我自负得有点陶醉了。”在拉帕区度过最后一个晚上时他对情妇罗萨丽娅这样说。他老了，罗萨丽娅同样也不再是他称之为温情脉脉的那种姑娘了。虽然光阴荏苒，罗萨丽娅却有着一种美德，一种很伟大的美德：知恩图报。她是他的情妇，但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因此而带着玫瑰色的眼镜去看待她。她在希亚多经营一片小店，而且搞得不错。这

就是变化。再过 10 年，他也会有所变化。孙子们长大了，他们迟早是要成家，只要他们对他亲亲热热，他就会感到心满意足。

他又想到了玛丽娅·多·皮拉尔，她竟是如此躲避那么多小伙子对她的求爱。供她挑选的对象和为她牵线搭桥的人着实不算少了。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给她介绍了一位比她大 20 岁的伯爵。安东尼奥·卢西奥的遗孀给她介绍了一位比她小两岁的表弟，此人在罐头厂和保险公司拥有巨额财产。女管家布里吉达也帮她挑选了一位男人，现在他已记不起此人的名字了。说不定就是那个蠢货席尔瓦·梅洛吧，在辛特拉曾向他献过殷勤，以要买两匹牝马为借口闯进了雷尔瓦斯的宅邸。米格尔·若奥满怀敌意，对此事甩手不管，尽管他希望最好让妹妹早点结婚。就他个人来说，他不想插手此事。当玛丽娅·多·皮拉尔最后作出决定时，只要暗示他一下就够了。

有一次，迪奥戈·雷尔瓦斯威胁说，要是玛丽娅·多·皮拉尔不赶紧作出决定，他就随便拉个男人到家，强迫她结婚。实际上他并不想这样做，因为在处理安东尼奥·卢西奥的婚事上他失败了。

他在宅邸见到儿子时，对他讲起这些事。米格尔·若奥问道：

“里斯本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有。”

是真的没有，还是他希望如此呢？也许他觉得很难讲清楚那些烦心的事情。那些事情尚未确定，不宜具体说明。同陌生人讨论，他感到必须要客观，他能随时做到这一点。他喜欢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用全部力量去奋斗，尽管他所作的努力主要是为了完成自己愿意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履行主观上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这是对传统应尽的一种义务，难道这还不够吗？

在从里斯本回家的路上，他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仿佛灵魂在浓雾中飘动，全身有一种因不被人理解而产生的痛苦和烦恼。他吩咐车夫把车朝区政府赶去。到了那里，他粗声粗气地同区长讲起话来。“一个人每天都要显示出男子汉的气概才是。”他这样想道，以此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越是感到没有信心，越要摆出一副坚强的样子。”

他利用演说、报刊上登载的文章和罗德里格斯为他撰写的公开信所增加的威望，说起话来不再躲躲闪闪和兜圈子了。是的，索萨的义务就是为他效劳，因此，他应该尽量给水泥公司设置困难，想出各种拖延的办法，利用各种官僚主义的手段，却又使公司感到

一切都在进行之中。

区长一直陪他走到大理石阶梯的上面，而他却连一声“午安”都没有说。“鞭子和糖对某些人是一种有效的办法……或者适用于所有的人。”

儿子米格尔·若奥问他有什么新情况，他回答说没有。

听到楼上走廊里玛丽娅·多·皮拉尔说话的声音，他便同米格尔·若奥提到了她。

这真是他所想说的事情吗？

也许不是，可他却用了很长时间来谈论自己的女儿。只有当开饭的小铃摇响的时候，他才对米格尔·若奥说：

“再呆一会儿吧，不想在这里吃晚饭吗？”

“不了，谢谢，伊莎贝尔·萨尔格罗还在等我呢。”

“用我的车子去把她接来。”

“不行啊，今天晚上我们有客人。”

他不高兴儿子急着要走，并明显地让儿子感觉到了这一点。不过他现在不想发火，仿佛担心他的计划到了第二天就会无影无踪似的。

他慢条斯理地点着了雪茄，摆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连头都不抬一下地说：

“咱们要吓泽·博托一大跳，这家伙说话不算数，

骗了我……”

米格尔·若奥不清楚爸爸要把事情闹到什么程度。

“他天天夜里都从索布拉里尼奥的情妇家出来，大概 11 点左右从这里经过，我们给他一枪就是了。”

当儿子在说最后这句话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儿子的眼睛，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本·法达多倒是一个信得过的人。”米格尔·若奥提醒说。

“不必了，就咱们俩来干吧。不必要他的命，把他的牝马打死就够了。”

想到那个卑鄙的家伙经过庄园时将要碰上的倒霉时刻，他不禁压着嗓门笑出声来。

在他看来，每个阴影都是他要枪杀的人。

“当他经过我的庄园时，我要看看他是怎样屁滚尿流的……”

送别的时候，他把手臂搭在儿子的肩上，一直陪他走到正在等候着他的车子跟前，然后便沿着阶梯往回走，嘴里吹起了口哨，虽然额头上露出了仿佛被砍了 3 刀似的皱纹。“不用写匿名信了，一粒子弹就行了。”

盲人的峡谷



第二十二章 侏儒认为泽·佩德罗的 星相不好

玛丽娅·多·皮拉尔骑着牝马埃米尔飞奔急驰，一头金发迎风披散，好像一团金黄色的火焰跟着她在树林阴暗的小道上疾驰。她沿着那条库丽小姐帮她们幻想出来的陡峭的道路勇往直前。这种幻想引导着她和牝马前进，比她和牝马还要炽热。至于这条路通往何处，连她和库丽小姐也不知道。

牝马疾驰的声音和她吆喝马的声音吓得小鸟拍翅乱飞，使玛丽娅·多·皮拉尔感到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驱马漫无目的地疾驰，或许是要去与他幽会，仿佛在树林和小溪之间，在惊翅飞翔的小鸟和突如其来的黑夜之中，

在令人惊骇的树林里和长满植物的洞穴中寻找着他似的。

泽·佩德罗正在驯马场里教英国女教师骑马，现在庄园主已允许他这样做了。泽·佩德罗完成了在马上持枪同时刺两头斗牛的表演后，女教师已抑制不住内心的狂热，癫狂地爱上了他。她不怕被人发现，不顾一切地在夜里独自去找他。玛丽娅·多·皮拉尔直言不讳地告诉她，这样做有危险，可最后又向她吐露了自己对她怀有的嫉妒心理。

“让我爱怎么疯狂就怎么疯狂吧！总有一天我要走的，我不打算教你的侄子们英文，也不教他们其它东西……可你却要一直留在这儿……”

她们俩在充满种种隐喻的谈话中变得兴奋起来，尽情地享受着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

米格尔·若奥和伊萨贝拉·萨尔格罗结了婚，并且离开了庄园，这就使她们俩的接触更加方便了。迪奥戈·雷尔瓦斯同意库丽小姐当玛丽娅·多·皮拉尔的女教师，同时为她作伴。玛丽娅·多·皮拉尔看不上所有向她求爱的男人，迪奥戈·雷尔瓦斯要女教师多开导她，劝说她应该结婚。玛丽娅·多·皮拉尔将自己去挑选男友，而不是由他去替她物色。现在他不想在这种事上让她不满意，假装并不知道玛丽娅·多

• 皮拉尔不听他的话。他想他犯过的错误已经够多了，不愿让自己的良心再受新的折磨，所以便让库丽小姐去开导她，劝说她。英国女教师可以使不顺从的玛丽娅·多·皮拉尔听话，而阿尔温神父对她半日一次所做的忏悔已越来越不抱希望，虽然他极力设法去感化她。

侏儒若阿金·塔伦塔对英国女教师和玛丽娅·多·皮拉尔的放肆行为深感不安，他要把这一情况告诉泽·佩德罗。在与泽·佩德罗的谈话中，他坚持说道：“这种事我见得多了，我看你要倒霉的。我们连上层社会人物的影子都不该去瞧。”驯马员却装聋作哑。每当有人提及他是驯马员时，他总感到十分骄傲自负。“总有一天这儿会发生悲剧的，肯定会有的，就像我叫若阿金·塔伦塔一样准确无疑。”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给了泽·佩德罗一匹马，以替代老死的埃斯特莱伊罗，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他是一名斗牛骑士罢了。泽·佩德罗却盲目地自我陶醉起来。可怜的母亲对泽·佩德罗的命运越来越感到悲观失望。侏儒若阿金·塔伦塔把看到的事情都告诉了她，同时还加进一些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不过并不很多，因为他对英国女教师的狂想将永远一无所知。他对女人的了解实在太少，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是为了拿他开心才去接近他，而他，

由于上帝赐给他的固有的残疾，对此显然只能忍受而已。不过他有别的长处作为补偿……他能编唱诗句，大家都说他编唱的诗句美妙动听。每个人生下来都有其长处。

侏儒若阿金·塔伦塔认为泽·佩德罗的星相不好。泽·佩德罗总设法回避他，仿佛侏儒会给他带来厄运。他的表现与女人正相反，她们都喜欢见到侏儒，用指尖在嘴巴向他做个飞吻的手势，再用指尖随便碰碰什么人，然后说，“我真走运，今天明天都会万事如意。”

玛丽娅·多·皮拉尔骑着马在林间小道上随意走着，偶然来到了女教师想象出来的那个阴暗的角落。这个角落完全与她联系在一起，也成了她的角落。突然间，她萌生出一种愿望，就是要正面打量一下这个与她深深联系在一起的不现实的客观世界。

她把马栓到一棵树上，然后便在地上躺了下来。

被马蹄声吓得拍翅乱飞的小鸟安定下来了，又开始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马蹄声也曾盖过了从山顶欢快地跳跃而下的小溪的潺潺流水声——很像树叶晃动时所发出的哗哗响声。此刻，喜鹊和杜鹃的歌声和黑山鸟的口哨声此起彼伏。玛丽娅·多·皮拉尔产生了一种有人陪伴着她的幻觉。这种幻觉来自大地，来自

大地的深层，尽管她想要赶走幻觉中所经历的这种秘密接触的全部回忆。她一直想拒绝这种接触，并以为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一想到妇女分娩，她就感到害怕，从来不敢正眼去看怀孕的女人。此时此刻，她心里突然涌现出哥哥和姐姐指责她过错的情景。

当时爸爸离开了庄园，丢下她和哥哥姐姐在一起。就在爸爸外出的第一天，晚饭之后，安东尼奥·卢西奥说要带她到一座石头小屋里去。小屋就坐落在安东尼奥·卢西奥十分熟悉的槐树和槲树林中间，闭着眼睛他都能走到那里：先向左拐，再向左拐，进入第二条小道后沿着树林弯弯曲曲的一直往前走，直到看见一座拱顶的圆形小石屋为止。哥哥始终紧紧拉着她的手，带着她往前走，直到后来她才发觉哥哥是怕她逃走。他们来到小屋时天还亮着，时至今日，她还记忆犹新。哥哥命令她先走进小屋，同时用力推了她一下，然后就堵着门不让她退出来。她朝哥哥看了一眼，不由得害怕起来。“坐下！”哥哥说。“可我什么也看不见啊！”玛丽娅·多·皮拉尔颤抖地回答道。“坐在地上，就坐在地上！”一个从石屋深处传来的声音命令她说。

她感到冷，冷极了！接着她发觉墙边靠着两个人，他们双臂下垂，但又微微张开，手掌也张开着，仿佛要使冰冷的小屋暖和起来似的。她顺从地坐到石板地

上，感到十分惊奇。虽然没有人命令她，她还是把头转来转去，尽管这使她感到恐惧。这时，她认出了这两个人是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和米格尔·若奥。他们俩躲在暗处，以便玛丽娅·多·皮拉尔在进入小屋前不会发现他们。

“你们要把我怎么样？”

“别问！”

“可这是为什么呀？”

“住嘴！”

接着便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安静得只能听见她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和水滴不时在她身边掉落下来的响声。水滴打湿了她盘腿坐着的石板。安东尼奥·卢西奥后来把门关上了，门的合页吱吱响着，仿佛是在疼痛地呻吟，哀叹那里不见一丝光亮的黑暗。

“玛丽娅·多·皮拉尔！”有人在叫她的名字，可她辨不出这是谁的声音。这个声音沿着围墙和拱顶移动，产生出一种奇怪的回音，仿佛是墙壁在用刺耳的声音同她说话。

她用双手紧紧捂住闭上的眼睛，因为她刚刚看到一只像赤色公鹿的动物正围绕着她跑动，设法抬起那条火红的腿来踢她。她害怕得想叫出声来，可知道他们是不会允许她这样做的，心里一个劲地想：我做错

了什么？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你见过死人吗？玛丽娅·多·皮拉尔？”

“没有！”她痛苦地回答说。

“你知道什么叫死吗？”

“回答！”另一个声音喊道，也许是米格尔·若奥的。

“知道……”

“你的哥哥和姐姐都不喜欢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不知道。”

“你害死了我们的妈妈。你为了自己能生下来而把妈妈害死了……”

“所以我们讨厌你。”

“将来也永远不会喜欢你。”

“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喜欢你。”

“你生第一个孩子时，一定也会被他害死的。”

“就像害死我们的妈妈一样……现在你明白了吗？”

她觉得自己陷于一片杂乱的大喊大叫之中，这些喊叫声同前面说话的回音交织在一起，在拱顶下共鸣，每个声音都像赤色公鹿的脚踢在她的头上和肩上似的。他感觉到哥哥和姐姐的脚步声，接着又感觉到他

们的手指触碰着她的头发。她的眼泪滴湿了双手，但她硬是忍着不使自己哭出声来。她想她的啼哭声一定会使他们变得更加凶狠。她只是连连说道：

“我没有做坏事……没有，我没有做坏事……”

“你必须说……是我害死了我们的妈妈……”

“说，快说，你这该死的畜生……”

“说，是我害死了我们的妈妈。”同一个声音重复道，大概是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的。

突然，她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至今她也不清楚当时她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哇地一声哭了，边哭边喊道：

“不……不，不是我……不是我！”

“是你，就是你。”

“你要说就是你！”

玛丽娅·多·皮拉尔挥舞着双手向他们扑了过去。她感觉出他们在打她，不过，跟刚才听到的那些话语相比，挨打的痛苦是更好忍受些。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抓住了她的辫子，另一个人把门打开了，一束月光照了进来。她再次大声喊叫起来，呼唤着爸爸。

他们3个人围坐在她的周围，向她解释说她不用害怕，这只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是他们做的一个游戏，所以她不应该把这事告诉任何别的人。

“你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吗？”

“我能保证。不过不是我害死了妈妈，的确不是我。难道不对吗？”

他们一起回了庄园，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和安东尼奥·卢西奥拉着她的手，米格尔·若奥吹着口哨跟在后面。有一个人唱起了山歌，他们要她也跟着唱，对她解释说，这是为了驱赶树林中的女妖和狼人。安东尼奥·卢西奥还说，要是她把发生的事情说出去的话，女妖和狼人会把她带走。

那天夜里，她发了高烧，不断做着恶梦，产生了种种幻觉：公鹿浑身上下都长满了赤色的角，全身仿佛一团火焰，原来白色的皮毛变成了火一般的红色，跑到那里，哪里就被烧起烈火。它跳动着，用力一蹦，跳上了天空，整个天空也燃烧起来。

布里吉达派人叫来了贝尔迪诺·贡萨尔维斯大夫，后者把这种高烧归罪于消化不良，说也许是吃了生水果引起的。玛丽娅·多·皮拉尔什么也没有说，后来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起发生的事情，甚至对忏悔神父也只字未提，因为哥哥和姐姐告诉过她，哪怕对神父也不能讲。她在7岁的时候就已懂得，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向神父忏悔的。

这种被指责害死母亲的痛苦一直深埋在她的心

底，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淡漠了，虽然哥哥和姐姐对她的冷淡有时会使她重新想起这桩往事。一天，人们发现她已出落成一位十分标致的姑娘。谁能交到好运娶她为妻呢？不，我谁也不嫁！她惶惶不安地回答。我永远也不会结婚，她甚至激动地断言说。

自此以后，她想把自己混同于男人，和他们一样骑马奔驰，或者穿着马裤，虽然在她身上没有任何男人的特征。她一心希望自己不成为男人目光所盯住的目标，这样一来，她就可以永远不会结婚，内心里她是这样想的。她认为，而且确信不疑，自己会在生下第一个孩子的那一天离开人世。一想到女人分娩她就十分害怕。当她与一位孕妇在一起时，就感受到一种痛苦，仿佛自己真的害死了母亲，于是匆匆离去，好像她从那些孕妇的目光里看到了对她的指责。她把所有的柔情统统转移到孩子们身上，觉得孩子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母爱。姐姐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和嫂嫂玛丽娅·路易莎·安德拉德却不高兴她对孩子的如此关心，认为她的溺爱会害了孩子。

惧怕当母亲，而母爱的本能又十分强烈，玛丽娅·多·皮拉尔恰恰就生活在这种矛盾之中。

一天，就在她现在躺着的这个地方，她曾抚摸过泽·佩德罗。这也许是泽·佩德罗与库丽小姐之间的

关系搅乱了她的心绪。她的柔情同样把泽·佩德罗和臆想中的儿子混淆在了一起。啊！是好，他很漂亮，她愿意有这样一个儿子，分娩时不会有危险，不用担心死掉。

在她的心目中，情感与记忆密切协调，根据感受和新近发生的事情改变着各自的程度与位置，差不多能立即与这些感受和事情相适应。同时，它们又是联结某些感人肺腑的事情的长链，而这些事情常使她内心深处感到痛苦，就像一个复活并开始移动的死人一样，在各个方面都与众不同。

盲人的峡谷



第二十三章 两个小时的爵位

国王陛下表示有兴趣认识迪奥戈·雷尔瓦斯其人。报刊上的文章和秘密警察的汇报引起了国王对这位庄园主的好奇心，他认为迪奥戈·雷尔瓦斯要比许多大臣还要深谋远虑。迪奥戈·雷尔瓦斯那次头脑清醒而又措词强烈的演说，使他在国王面前的形象与王子描述的他马德里斗牛场中的形象大相径庭。

迪奥戈·雷尔瓦斯至今仍对把农业的领导权交给若译·巴拉奥纳而耿耿于怀，十分不满。现在，他有条件见到国王了，他要使国王陛下在感到开心的同时，又理解他的意图。他懂得如何使国王减少疑虑，提醒他里巴特茹乃是富有创造性的庄稼人的国

度。他要告诉国王陛下，那里的人们像荷兰人一样耕耘和收割。国王陛下前往此地出访将是对里巴特茹的一种鼓励。那个地方对来自法国的主张取消民族特性的思潮一直进行着抵制。国王陛下应该接近保持着民族传统的葡萄牙地区，接近农业庄园。难道不是吗？

国王来访的日期已定，迪奥戈·雷尔瓦斯同其他庄园主们一起商议了接待计划和礼仪方面的细节。为了组织好欢迎队伍，他又购买了一些机器。按照每个庄园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份量，他悉心研究了各户所出代表的名额。对于代表雷尔瓦斯家族的雇工队伍的服饰他反复琢磨，再三进行选择。既然牧工译·佩德罗的服饰已在骑士中赢得了神圣的威望，他再这样反复地琢磨和选择也许过份了些，虽说人们并不认为穿上红背心、红短裤和红袜子乃是正宗的葡萄牙传统。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挺漂亮，挺醒目。是的，这种服饰挺醒目。当一个人喜欢某种东西时，不管这种东西怎么样，都会觉得它漂亮，美好。在有些事情上，向革新敞开大门是件好事，至少它可以理解为极力维护传统的人也肯于革新的一种范例。

当然，有些事情也确实使他感到头疼。这样的事情真是不少……最好不要同他提起这些事，说出来可怕！……连一些大臣和参议员也都争着要把他们安排

到游行队伍的前面。这已是司空见惯，历来如此。多少个夜晚，是的，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他辗转反侧地思考这些事情。最后，为了合理又稳妥地解决那些因为摆架子和讲虚荣而出现的问题，他干脆去了四风亭。正如他对一些挚友所说的那样，这简直是滑稽可笑。关键的是，他要使自己不被恶意和阴谋所击倒。

国王陛下来访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晴空万里！

各种各样的烟火和鞭炮噼里啪啦地响着，告诉人们节目开始了。三只乐队引导着人群来到了特茹河畔。国王陛下乘坐的船终于抛锚靠岸了。从阿朗特拉开始，就有一只由大大小小的船只组成的船队为它护航。岸上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旗帜，烟火和鞭炮的响声和人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来自学特斯和莱济里亚两地的人群与来自里斯本的人汇集在一起，后者是乘坐火车和马车赶来的。街道装饰得漂漂亮亮的，特别是两旁房屋的窗口上都点缀着各式各样的真丝床罩^①。斗牛头、马头、饰剑、软帽和所有象征里巴特茹地区的特产都被摆到街头叫卖，有批发也有零售。当然，炎热

① 这是葡萄牙的一种民间传统，在节日或盛大活动期间，家家户户把五颜六色的毯子、床罩和被子等用品挂到阳台和窗户上

的天气和这个典型传统节日的纪念意义，使大街小巷也有一些出售印有日期、绘着图案的扇子的年轻人。一些浪荡公子和民歌歌手混在一起。他们有的把总是随身携带的吉它夹在腿下，或是在酒吧间的昏暗处按照传统手法弹唱，同时像儿童歌曲《卡塔里纳的小鸽子》中所唱的那样，把酒杯从一个人的手里传递到另一个人的手里。

当一连串鞭炮发出最后巨响，告诉大家国王及其随行人员下船上岸的时候，人们突然争先恐后地奔跑起来，把一些年老体弱跑得不快的人和一些正在歇息的人推到了一旁。“王后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三只乐队鼓足了劲，同时吹奏起国歌。

迪奥戈·雷尔瓦斯已派人备好一辆由两对白色牝马拉的马车，之所以选择白马，也许是为了与车夫泽·佩德罗黝黑的皮肤形成鲜明对照。泽·佩德罗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坐在车夫的位置上，身着黑色外套和同样颜色的紧身裤，得意洋洋地挥舞着鞭子，因为国王和王后陛下将乘坐他赶的马车去看台检阅游行队伍。庄园主们都争着能首先被介绍给王室。王室和随员们分别乘坐各种各样的车辆，有 4 个座位由两匹马拉着的四轮敞篷马车，有 6 个座位由两匹马拉着的四轮马车，有两个座位的四轮马车，有两个座位由一匹

马拉着的两轮马车，尾随在国王和王后陛下乘坐的马车后面，轻快地朝着看台奔去。国王和王后的马车则由迪奥戈·雷尔瓦斯家族中最年长的仆人和迪奥戈·雷尔瓦斯本人亲自骑马护送。在国王跟前，这样安排乃是象征主人和仆人结合在一起，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接下来便是玛丽娅·多·皮拉尔，她位于哥哥和外甥鲁伊·迪奥戈中间，3个人都穿戴着里巴特茹的地方服饰，骑的马全是黑色的，犹如力量和勇气的雕像一般。后面紧跟着一支由一百名牧工组成的队伍，他们10人一组，肩扛长矛，组与组之间保持着小小的距离，显示出每组马的色泽。10匹金黄色的马组成的仪仗队在前面开道，接下来便是10匹栗色的马，10匹淡黄色的马，10匹白鸽颜色的马，10匹褐色的马，10匹灰色的马，10匹红马，10匹狼一样的灰色马，然后是10匹由白、红、黑，三色混合而成的马，颜色有如红葡萄酒，而为王子们拉车的马是由白、红、黑三色混合而成的迷迭香花一般的颜色。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对这些马感到十分骄傲。走在牧工队伍最后的则是鞍具十分精致的马匹，骑手们一派绅士风度，他们分属于另外的庄园主及其家人。

站在附近围观的平民百姓，看到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游行队伍，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时，迪奥戈

• 雷尔瓦斯作了一个手势，牧工们便策马飞驰，来到游行队伍的前面，发出一阵佯装追击的呐喊声，而各群马的颜色一点也不混淆。牧工们把长矛摆成刺杀的姿势，头巾和上衣迎风飘动，径直来到国王的检阅台下，等候着泽、佩德罗所赶的马车，重新让国王、王后陛下及其随从官员检阅一次仪仗队。

游行在特茹河畔的一块平整的田野里开始了。走在最前面的是福图纳托·罗林宗族，由福图纳托·罗林托本人和他的 3 个儿子领头。走在最后的是雷尔瓦斯家族，他们作为所有参加游行的队伍和牲畜的代表，一切都十分讲究，赢得了主教的祝福和国王陛下的亲切微笑。令人敬畏的国王显得十分高兴，他和王后陛下一起，向游行队伍和聚集在栅栏外面的百姓们频频点头致意。

紧跟在迪奥戈·雷尔瓦斯及其两个儿子后面的便是脱粒机和打包机，这些机器使大家感到惊讶不止，尽管随后便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迪奥戈·雷尔瓦斯的 5 个孙子身上：3 个是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的孩子，两个是安东尼奥·卢西奥的孩子，他们同坐在一辆大小适中的马车上。这辆马车由 5 匹焦栗色的幼马拉着，鲁伊·迪奥戈充当车夫。接下来是收割者的队伍，他们载歌载舞地前进，女的手持小镰刀，男的舞动大镰刀。

再往后是一辆装满小麦的马车，由两头当地牛拉着，牛角被涂成金黄色、颈上系着一只发出深沉声音的大牛铃。紧跟在这辆牛车后面的是一辆装载着软木树皮的车辆，两边跟着负责加工这种树皮的工人。装载着橄榄油和葡萄酒的马车紧跟其后，车旁跟着采摘橄榄和葡萄的农妇。后面是由工头、农场管理员、砍柴工、伐木工组成的队伍，他们有的肩扛斧子，有的两人抬着一把大锯，穿着短裤，赤着脚，跟在一辆装满木材的莱济里亚式马车的两旁前进。再往后还有一些车子，有些由骡子拉着，一些在果园和稻田里干活的农夫跟在两旁。远处还有一群群的牲口，等候着通过检阅台。

作为雷尔瓦斯庄园负责管理牲口的总领工，泽·萨尔萨走在牲口队伍的最前面，为能佩戴印有雷尔瓦斯牲口标记的银质徽章而洋洋自得。他把两旁的鬓角修剪得整整齐齐，身着一套崭新的服装，嘴里叼着一个由他亲手制作的烟嘴，骑着马飞也似地来到检阅台前，摘下软帽拿在手里，向在国王检阅台旁骑在马背上的迪奥戈·雷尔瓦斯请求让牲口通过检阅台。迪奥戈·雷尔瓦斯也摘下帽子，随后他的子孙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摘下帽子。前者向国王陛下转达了泽·萨尔萨的请求。泽·萨尔萨策马加鞭回到田野，命令工头及其助手们赶着牲口前进。打头的是一群长大的绵羊，接

着便是一群小绵羊、猪、当地和贝拉产的斗牛以及法国查罗来塞斯牛。看到这些牲畜，国王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接下来是一群食用牛和神情忧郁的快要产仔的母牛。它们的皮毛色泽和牛角都是经过一番挑选才被拉来游行的。再后面是由人牵着的马队，其中有一半血统是英国的公马，一半血统是阿拉伯的母马，这些母马灵活好动，有的后面还跟着小马驹。接下来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公马和母马，它们有的背上骑着人，有的则被牵着前行。这些马匹总是按着颜色分群，也有的故意混杂在一起，以便让人看到它的皮毛颜色就像调色板一样地丰富多彩。负责每一群马的牧工、帮手、马具管理员、看护产仔母马的人和马厩清洁工都骑在马上，赶着它们沿着庄园主规定的路线前进。

萨尔萨骑着一头高傲的阿尔特尔牝马同他的一伙牧工又返了回来，他的下属则骑着阿尔特尔牝马。他们在检阅场上一起奔跑起来，仿佛是为了让米格尔·若奥进场似的。米格尔·若奥飞奔而来，独自一人骑着一匹十分漂亮的骏马。这匹马像其它参加游行的牲口一样，也打着雷尔瓦斯家族标记的烙印。他是来表演骑术的，只见他让马风驰电掣般奔跑过来，接着做起步法变换、侧行、转圈和抬头举腿等动作，然后箭也似地来到国王的检阅台前，从马背上跨下来，牵着

马站到阶梯边上。

迪奥戈·雷尔瓦斯又一次摘下礼帽，请求王后陛下允许他把他家的那匹上等好马敬献给她。国王陛下俯身到检阅台的栏杆上，紧握着向王后鞠躬行礼的迪奥戈·雷尔瓦斯的手。王后对这意外的礼物感到十分高兴。就在这个时候，大家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另一头由玛丽娅·多·皮拉尔骑着的红、白、黑三种毛色混杂的马身上。玛丽娅·多·皮拉尔骑马做了一遍与米格尔·若奥骑的白马做过的同一套动作后，牵着马来到国王陛下的检阅台前，把它献给了国王陛下。

迪奥戈·雷尔瓦斯及其全家向国王和王后陛下致敬和问安刚一结束，平原的远处便出现了一群由 10 头斗牛组成的斗牛群，它们在手执长矛的骑士的追赶下，在群众的一片喊叫声和牧工们的吆喝声中，一阵风似地从国王陛下的检阅台前飞驰而过，卷起了一阵尘埃，在阳光下形成一片尘雾。这使迪奥戈·雷尔瓦斯再次感到无比荣耀，因为王子此时走了过来，使他回忆起他的那些强壮有力，气质高贵的斗牛曾震撼了整个马德里城。

“王子殿下，今年我给塞维亚斗牛场又运去了一群更好的斗牛。我们家的格言是：永远要首屈一指。”

“不可能有比我们今天看到的还要好的斗牛了！”

王子断言说，他并不掩饰游行队伍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上帝保佑，人总是能够做到尽善尽美的。”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说道。

已经是下午时分了，午饭已在远离此地的马埃多索尔庄园准备好。国王一行人在那里用了午餐。仆人们已在屋外吃过饭，迪奥戈·雷尔瓦斯要他们表演西班牙的方丹戈等民间舞蹈。侏儒若阿金·塔伦塔为歌颂国王陛下的来访作了一首诗，并在口琴的伴奏下，由萨尔萨的孙女卡皮托莉娜进行演唱。库丽小姐和男教师同仆人们呆在一起，迪奥戈·雷尔瓦斯给了他们不甚体面的待遇没有让他们在室内用餐，也没有让他们参加游行队伍，把他们搁到了仆人的位置上因而他们表现得颇为沉默寡言。泽·佩德罗独自找了个地方呆着，也许是因最近一次与玛丽亚·多·皮拉尔的幽会而伤心吧。她让他感到害怕。

4 名牧工肩上垫着软帽，抬着一头刚烤好的，周围点缀着乡间各种花朵的整只小牛，经过院子，走进已经准备好佐料的餐室，另有 6 名农民在周围帮忙服侍。王室总管在大理石阶梯上面等候着他们，他对庄园主如此挥霍颇有点不高兴，觉得烤牛是不能上宴席的。大理石阶梯下面，萨尔萨在仆人中间转来转去，为的是

不让大家因过分贪杯而闹出乱子来，迪奥戈·雷尔瓦斯是从不原谅这种过失的。手风琴手四周先有一群人在跳舞，后又各自散开再去又吃又喝。国王可能会在庄园里散上一会儿步，所以迪奥戈·雷尔瓦斯吩咐他们要呆在合适的地方，让客人们看到他的仆人们时都十分高兴。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德巴拉的一般村民是不准在场的。

致祝酒词的时候，迪奥戈·雷尔瓦斯吩咐把那些能传进下面仆人嘻闹声的窗户关上。在区长作了关于区政府政策的讲话之后，他谈了国王陛下来访的重要意义。区长的讲话是由一位学识渊博的区议员事先写好的，又请了一位演员帮助他标出应该停顿的地方，以使他的讲话就像演员背台词一般。为此，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进行练习。然而，在讲话中途，他突然忘记了讲稿的内容，在令人气恼地结巴了一阵之后，才终于又想起了起来，尽管讲稿最精彩的部分，即该区的历史被遗忘得精光。镇上的周报要全文刊登他的讲话，但仍按照他原来讲稿的内容予以发表。

最后，国王对他能听到一堂有关劳动和葡萄牙主义的课程表示感谢，并强调说，只要有可能，他以后要在国内多走动走动，以更好地了解葡萄牙，也就是说，要比以前更加热爱葡萄牙。而后，他转过身来对

迪奥戈·雷尔瓦斯说：

“实际上，阁下现在已是葡萄牙农民的国王了，请允许另一位国王对您说……”

国王下面所讲的话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统统没有听进去，也许是由于激动的缘故，也许是由于数月前国王把负责农业的权杖交给了若泽·巴拉奥纳，现在又把它收回来交给了他而使他思绪万千的缘故，谁能知道呢？埃米莉娅·阿德拉德亲切地望着父亲，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高兴，因为父亲已成为她儿子的教师。米格尔·若奥向父亲做了个干杯的手势，酒杯里的阿尔梅林葡萄酿成的里巴特茹波尔图酒金光闪烁。只有玛丽娅·多·皮拉尔因为听了坐在她旁边的一位个子不高，眼睛不大、彬彬有礼的大臣的低声谈话后而显得有些不快。在国王冗长的演讲行将结束时，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他竟封迪奥戈·雷尔瓦斯为阿尔德巴拉子爵。

礼仪活动结束了。

朋友们纷纷过来敬慕地向他表示祝贺，一直向往着贵族爵号的雷尔瓦斯一家人沸腾了起来，设想着爵位将给他们带来的一切。国王拥抱了迪奥戈·雷尔瓦斯。此时此刻，只有迪奥戈·雷尔瓦斯对所得到的爵位和荣誉显得并不在乎。

“爸爸他很激动。”埃来莉娅·阿德拉德小声地对弟弟说，“这是国王陛下送给他的美好礼物啊！”

“与其说是馈赠给他的，不如说是馈赠给你的。”米格尔·若奥一边嬉笑着说，一边理着他那法国式胡子的两边尖角儿。

王后陛下请求大家原谅，她不想去树林散步，在黄昏离开庄园之前，她要稍微歇息一会儿。下午5点钟，他们要从这儿出发去阿赞布雅车站，一辆专列正等候着他们。玛丽娅·多·皮拉尔和埃米莉娅·阿德拉德陪她去了卧室。两位王子和迪奥戈·雷尔瓦斯的儿孙们一起骑着马到树林里去了。国王兴致勃勃地与迪奥戈·雷尔瓦斯谈起了农业方面的事情，并提到了迪奥戈·雷尔瓦斯在若译·巴拉奥纳主持的集会上所做的那篇出色的演讲。

在女婿葬礼结束后他与朋友们谈话的同一间大厅里，只剩下了他和国王两个人。王室的其他成员和其他客人或是随同王子们外出散步去了，或是看仆人们唱歌跳舞去了。萨尔萨的孙女卡皮托莉娜仿佛是一个稀罕的猎物，大家都喜欢跟在她后面进行追逐，因而使她能够在达官贵人和老爷先生中间转来转去。

“您的演讲堪称楷模，我的朋友，可以说是一篇头脑清醒的演讲。”

“国王陛下的话语使我十分欣慰，因为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我以为自己的头脑是清醒的，当我认为工业……”

“请注意，迪奥戈·雷尔瓦斯，国家需要工业化。”

“也许是如此，国王陛下，我本人也同工业结了缘。但是应该划出专门用来建立工厂的地区……国王陛下可能对我的这个建议感到吃惊，不过，这是不使农业被搞乱，不失去今天在国王陛下面前列队通过的许多东西的唯一办法。农业永远是个相对的稳定体，可以避免所谓进步造成的某些胆大妄为的腾飞。”

“您是企图搞一个把实业家圈起来的犹太人居住区吗？”

“并非完全如此，国王陛下。”

然后他微笑着说：

“不过，这如果可能，我们就找到一种阻止无政府主义的办法了。”

“两个用军队包围起来的犹太人居住区。”

“不幸的是，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国王陛下。但是，也许有一天，谁知是哪一天呢，我们大家都会因没有及时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自责。”

“肯定会有人这样做。我们不应该按照事先想好的方式行事，这是不得人心的。”

“一个真正的政府从来都不是人民的政府，国王陛下要是迎合百姓的口味来治理国家，我们就得削足适履。我太宠我的仆人了，以致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要干预政治的荒唐想法。”

“我们是在欧州，需要忍耐……”

“我们若是觉得真理在握，就可以不管葡萄牙在不在欧州，况且，真正的欧州应该属于我们……”

谈到英国和德国对葡萄牙非洲殖民地怀有野心时，迪奥戈·雷尔瓦斯暗示，欧州是一个自私和掠夺成性的地方，已经混杂进社会主义的共和思想。他谈到了各地都有罢工，对于那些煽风点火带头闹事的人不应该手软。国王把 2 月 13 日的法令看作君主专制政体的一大祸患，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却对此表示了异议。

国王询问他们家从事农业已有多少年的历史，迪奥戈·雷尔瓦斯回答，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随后便借口让国王看看农田和特茹河的景象，邀请他上了四风亭。进入四风亭后，看到国王对亭子里的简陋设备感到惊讶时，他强调说：

“我们家的事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房间是我爷爷的，大家都称他为‘鞭子’。开始，在租种别人的第一块地里干活感到劳累时，他就在这张床上休息。这

有点像我们家里的一间圣堂，虽然只有我才能够进来。有些时候，就是我所说的极端时刻，我走进来，站在爷爷和爸爸的像前……在这里仔细思量自己走过的历程，并检验一下自己的勇气是否坚定。我经常喜欢这样想，要是有一天，我不得不一无所有地回到这个亭子里来，我是否有能力再去走一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走过的全部历程。我喜欢去思考这些问题……我有一个目标，总想把事情做好，做得首屈一指，使这里生产出的每一样东西都能配得上我们的雷尔瓦斯家族的尊严。”

“对一个政府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好的纲领。”

“也许是这样，陛下。”

“现在，我注意到了，朋友，我还没有用阁下的爵号来称呼您，尊敬的阿尔德巴拉子爵。”

看来迪奥戈·雷尔瓦斯正在等待这个机会，因为他的脸上露出了甜蜜的微笑。

“国王陛下能否答应我们一个请求呢？”

“什么请求？”

“一个小小的请求。”

“说吧。”

“两个小时之前，仅仅两个小时之前，国王陛下赐于我阿尔德巴拉子爵的封号……要是国王陛下不介意

的话……请准许我把封号退还给国王陛下。”

“把封号退还给我，为什么……我不明白。”

“是的，我就是迪奥戈·雷尔瓦斯……这就足够了。迪奥戈·雷尔瓦斯，‘鞭子’的孙子。在这里，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行走，骑马或是乘坐马车，和我自己的人混在一起而不用注意贵族称号所带来的种种限制。我喜欢成为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我们雷尔瓦斯家族的人自有身份……”

“贵族受人尊敬，是很荣耀的。”

现在迪奥戈·雷尔瓦斯已不感拘束了，国王递给他一支雪茄，然后坐到一把木椅上，点燃了自己嘴里叼着的雪茄。

“很对，国王陛下，可是恕我直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想。（我要清楚地讲明这一点。）我今天给伯爵，侯爵……甚至公爵们上了一堂有关农业方面的课，这也是一种荣誉啊！我有点儿夸夸其谈了。（看来他不高兴了。）陛下，请原谅我出言不逊。”

“您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

“我希望这样。今天大家都与我平起平坐，我感觉不出彼此之间有任何差别，可明天我是子爵了，阿尔德巴拉子爵……”

“这是一种规矩……”

“虽然是规矩，请陛下恕我直言，陛下把我当成朋友相待，但我只知道一种尊重友情的办法，这就是坦诚。”

他用左手敲打着胸脯。

“不过，陛下认为一个葡萄牙农民的国王能够接受子爵这个封号吗？……是国王陛下使我成为这一国王的……”

国王摇着脑袋笑了起来。

“我当了两个小时子爵。”迪奥戈·雷尔瓦斯边说边朝着四风亭的一个窗户走去。接着他指着远处的河流说：“国王陛下知道我们把特茹河称作什么吗？”

“不知道。”

“大海……我们称它为大海。实际上它的确是大大海！”

“这里的人说起话来都夸大其词。”国王有所影射地说，同时接过庄园主递过来的望远镜。

“或者是缩小其含意，我觉得是缩小。这是我们谦卑造成的缺点。”

国王又微笑起来，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望远镜。

“是的，也许你们是个谦卑的人……”

“同时又非常高傲，一种并不令人讨厌的高傲……难道不是吗？”

两人都默不作声地静了下来。

“我们比公爵还要对国王陛下忠心。”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首先开口说道。

“这一点我明白，所以才请您好好考虑考虑。”

迪奥戈·雷尔瓦斯知道爷爷和爸爸在听他说话，也清楚他们是会同意他的看法的。于是他又大胆地最后说道：

“我就接受农民国王的封号吧，国王陛下。这就够了。我说足够了，因为陛下可以随时把这封号取消……一旦发现我不称职的时候。”

随着从库巴牧场而来的狗吠，树林里传来了马蹄声。国王站了起来，向迪奥戈·雷尔瓦斯伸出了一只手。他惊讶地发现，这位庄园主栗黄色的眼睛里噙满了闪烁的泪花。

盲人的峡谷



第二卷 痛苦岁月

第一章

站在真实和表面的镜子之前

那半个月，他的年龄就像被偷走了几岁。那些深深恼着他的阴影不再使他的双眼模糊了。仆人们听到了他的笑声，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即使是给斗牛犊烫雷尔瓦斯家族的烙印时，斗牛爱好者不慎被撞倒引起哄堂大笑时，他也总是用胡须掩盖住自己的欢笑，只有高兴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才露出洁白的牙齿。

有一次，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在给牲口烙印的时候，一群公子哥前来炫耀他们的技艺和胆量，其中就有他妻子的堂弟维拉维尔德·加尔塞斯，他的衣服几乎当众被一头凶猛的火红色斗牛犊扯得精光，全身都裸露出来。这个好吹牛的家伙想独自一人抱住奔跑中斗牛犊的头，远远地拍着巴掌招引斗牛的注意。小牛犊作出了反应，朝着他举起双臂的身影飞快地冲了过来，当人与牛相遇时，维拉维尔德·加尔塞斯没有来得及抱住牛头，结果陷入困境。小牛犊在后面紧紧追赶，用幼嫩的牛角忽而顶他的左侧，忽而顶他的右侧，在场的人突然都捧腹大笑起来，因为在追逐的过程中，一路上只见斗牛士一块块被扯碎的衣片。稍过片刻，欢乐的高潮出现了：三位牧工发现那头牛竟对维拉维尔德·加尔塞斯白嫩的肉体感兴趣在把它赶走时，斗牛士腰部以下已经是一丝不挂。值得庆幸的是，搏斗在牛粪堆中进行，他浑身溅满污秽，才使大家看不清楚他那个玩意儿。福图纳托·罗林总算还能活着讲完这个故事，因为他笑得太厉害，几乎要昏倒在地。接下来，大家各按自己的方式发表议论，不断为维拉维尔德·加尔塞斯这次历史性的抱牛头事件添油加醋。维拉维尔德·加尔塞斯则裹着一块粗麻布离开那里，径直到特茹河畔，由两名仆人帮助他洗身，因为

他不会游泳。

那一天，迪奥戈·雷尔瓦斯让人看清了牙齿，尽管他没有捧腹大笑过一次。他控制自己不在别人面前发笑，这一念头也许是在马内尔·方丹戈背着皮开肉绽的爸爸进入庄园大门的那天夜里开始萌生的。他先是感到一阵揪心的难过，随后便对仆人摆出一副威严的姿态，否则的话，他们是不会把他这位才 15 岁的主人放在眼里的。开始有些仆人称他新主人，但他并不接受这个称呼。“你还有别的什么主人吗？……给我说清楚，那另一个主人叫什么名字，好让我同他谈。”他对所有这样称呼他的仆人都这样训斥一番。

不过，在这半个月里，是的，在这半个月里，仆人们，尤其是若阿金·塔伦塔，经常能见到他的笑容。

一些饶舌的人说，这是由于国王的来访使他感到自豪。国王的来访使不少人有充足理由感到余生荣耀，并且还要让后代铭记此事，永世不忘。国王陛下来到他家里，与他坐在同一个饭桌旁用餐，这对整个家族来说，的确是一次可以荣耀数百年之久的宴席。

同国王呆在一起以及农业游行队伍获得成功使他喜形于色，笑逐颜开。但是真正使他发生变化，使他大部分农业方面的事情交给米格尔·若奥去管理的原因则 5 个孙子和孙女都来到他的身边，可以同时

得到他的抚爱。他们是三男二女，健康而漂亮，这还没有把伊莎贝尔·萨尔格罗已经怀在肚子里的计算在内。他对着5个孩子看了又看，在每个孩子的身上，他都找到了与他自己、他的爸爸和他的爷爷及其他各自的妻子的某些相似之处。比如莱奥诺尔·玛丽亚，简直同他妻子玛丽娅·若娜·罗林。维拉维尔德毫无二致。她们同样是神情忧郁，目光温和，略有些多疑……并且容易生气。是的，他的妻子玛丽娅，若娜·维拉维尔德只要事不顺心，就要对他唠叨个没完……— 生气就是一个星期，怎么劝也不行。安东尼奥·卢西奥的小儿子若奥·迪奥戈，刚从他那里遗传了一个稍尖的鼻子和桃子一样红润的皮肤。若奥·迪奥戈的哥哥安东尼奥·迪奥戈已经五岁多了，长得很像迪奥戈·雷尔瓦斯号称“鞭子”的爷爷，虽然从性格来看，安德拉德家族的成分要比雷尔瓦斯家族的多。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他的缺点。他几乎总是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所以才会这样。安德拉德家族的人有好妒忌的坏习性。玛丽娅·特雷莎是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的另一个女儿，不论从相貌还是从秉性上说，都像阿劳若家族的人。她不仅长着一双冷冰冰的蓝眼睛，还喜欢炫耀自己，对几乎所有的人都十分骄矜傲慢。她的一张馋嘴是从外祖母那里遗传过来的。有关她外祖母，流

传着一些十分有趣又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迪奥戈·雷尔瓦斯的母亲是个极瘦削的女人，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能使她真正快乐起来打发时间：谈论各种美味，学做这些美味的技艺，然后把自己制做的美味吃掉。只有坐到餐桌旁，她才显得兴高采烈，虽然话语不多。她在刀叉的使用，杯子的举放，食物的切割上极其讲究，几乎像做学问一样严格。结婚前，她这种讲究曾使全家人手足无措。结婚后，她又把这些规矩带到了马埃多索尔庄园，但只有她的丈夫才肯照着去办。她去世时还很年轻，迪奥戈·雷尔瓦斯刚满 5 岁。她的公公“鞭子”为能同她大唱反调而感到开心，经常用大碗盛汤，汤多的时候，就端起碗喝。她死于胃溃疡，据说就是因为看不惯公公在餐桌旁的粗俗举止才得了这种病。幸好这种情况只有在礼拜天才会发生，因为“鞭子”平时喜欢在庄园外面度日。

也许是迪奥戈·雷尔瓦斯还记得母亲的许多故事，玛丽娅·特雷莎就成了孙子辈中最能引起他发笑的孩子。凡是第一次看到的東西，玛丽娅·特雷莎都要问能不能吃。仿佛世界上存在的東西就是为了让吃掉的似的。她显得十分贪吃，在一些与她年龄相仿的孩子中间，就流传着一个有关她贪食的典型故事，她的母亲埃米莉娅·阿德拉德能够用形象的语言来描述

这个故事。夏天的一个夜晚，在辛特拉庄园，已经 10 点钟了，与母亲给她们养成的习惯相反，玛丽娅·特雷莎和妹妹莱奥诺尔·玛丽娅还没有回卧室睡觉。那天夜里家里有客人，他们有的在玩牌，有的在聊天，两个女孩不肯听仆人的话，她们对布满星斗的神秘夜空和从未听到过的新奇声音感到惊讶，也许还有点害怕。突然间，一件令人惊奇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发生了：莫罗城堡那边徐徐升起了一轮火红色的圆月，仿佛被天空中所有的星光轻轻地晃动着。“快看！”伤感和喜欢幻想的莱奥诺尔·玛丽娅大声喊道，用手指着那个奇怪的圆盘，“那是什么？”与其说她在问妹妹玛丽娅·特雷莎，不如说她在自己问自己。姊妹俩久久地沉默不语。埃米莉娅·阿德拉德本想强迫孩子们听从女仆的话，可是她自己都准备听听她们讲些什么了。因为她记得那是她们俩第一次见到一轮圆月。两个孩子静静地思忖着，她们肯定是在考虑如何对天空中的这一神秘之物做出解释。她们的母亲告诉她们，天上生活着上帝、圣母玛利娅、圣徒、天使和像她们父亲一样已经死去的好人。莱奥诺尔·玛丽娅低声细语地猜测说：“大概是一个气球吧……一个漂亮的气球……”她还没来得及用浪漫的幻想结束她作出的奇妙解释，玛丽娅·特雷莎使用胳膊捅了她一下，打断了她的话：

“你这个大傻瓜，笨蛋……怎样会是气球！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头发卷着圈圈的妹妹噤起嘴不说话了。“我知道它是什么……那是一块肉……一块牛肉……”两个人又沉默了起来。这时，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立即回到大厅，向客人们讲述了刚刚听来的谈话。后来她曾多次对人重复过这个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玛丽娅·特雷莎对妈妈有些怨愤的缘故。迪奥戈·雷尔瓦斯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从来不与她提起辛特拉天空中出现的“那块肉”。但现在，只要外孙女问他几点了，离开饭还有多长时间的时候，他可以不必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而是开心地笑了。

每天上午，他照例要坐上四轮敞篷便马车或两排坐位的四轮马车，带着孙儿孙女们外出散步。虽然鲁伊·迪奥戈闭着眼睛都能说出那里的一切，但他仍旧把他带上，执意要他给其他几个孩子充当向导。孩子中有一个名叫若奥·迪奥戈，是鲁伊·迪奥戈的表弟，迪奥戈·雷尔瓦斯坐在车夫座位上，把他抱在怀里。鲁伊·迪奥戈便觉得外公喜欢若奥·迪奥戈，但没有说出来。米格尔·若奥对妻子说，埃米莉娅·阿德拉德不教鲁伊·迪奥戈学好。确实，他对外甥和爸爸总呆在一起有所抱怨，虽然鲁伊·迪奥戈对他十分亲热。鲁伊·迪奥戈有点过分地顺从他，米格尔·若奥则也虚

情假意地对待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他对这个孩子装出一副十分亲切的样子。

姐姐让儿子长期呆在庄园里，这种左右逢源的手法米格尔·若奥了解得十分清楚。不只他一个人暗示过，埃米莉娅·阿德拉德执意要鲁伊·迪奥戈离开辛特拉所能得到的好处。鲁伊·迪奥戈已经 13 岁了，在谈情说爱方面算得上一个早熟的孩子。他明白妈妈去里斯本的原因，在那里，她将成为一位伯爵夫人的挚友。由于这位夫人在王宫里多次狂热的爱情奇遇，人们把她称作拿破仑之妹。对她来说，王宫成了纵欲放荡的场所，她把丈夫和自己的情夫们介绍给自己最知心的女友，并且为她们提供房间。

在外公的庄园中，鲁伊·迪奥戈一直正点去上库丽小姐的英语课。若玛丽亚·多·皮拉尔出于爱国热情，在一篇练习文章中，曾大骂女王，因为她不明白，一个葡萄牙的盟友，怎么能够和德国人同流合污，抢夺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这正好可以为她敌视库丽小姐的态度进行辩解。米格尔·若奥则偏袒英国女教师，甚至提议把她带到自己的庄园里。迪奥戈·雷尔瓦斯反对这样做，他看出了米格尔·若奥只要同库丽小姐呆在一起，目光中就流露出贪婪的神情。他想，儿媳怀孕了，在这种时候，儿子会对别的女人更感兴趣。

他们像谁呢？他已快 70 岁了，不也是还狂热地爱上了只有 17 岁的卡皮托莉娜吗？

他总和孙子、孙女们呆在一起，也许还因为大人们继续以沉默表示，他们不会原谅他过早地拒绝国王陛下赐封的贵族称号。他不得不坚决地迫使他们保持沉默。玛丽娅·多·皮拉尔对这场争论持冷眼旁观的态度。他对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真理，只有真理才如同拳头。他大致向他们说了些他对国王陛下说过的话。除了因为看到儿子和儿媳们用责怪的目光盯着他而说话声音很高，眼睛里射出愤怒的目光之外，他还带有几分雷尔瓦斯家族的人喜好炫耀的口气。要是从前，他甚至不会允许他们提出这种问题。唉，他们多么蠢啊！竟然不明白拒绝封号本身就是他们值得骄傲的最高封号！而且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要是公爵和侯爵封号的大门向我们敞开着，那么子爵的封号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想要我屈从是不可能的，永远也不可能，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你们以为失去了封号……可是我同你们的想法恰恰相反，其实我们已赢得了一个决定性意义的封号。总有一天，你们会为你们现在极力反对的这件事而感激我的。

“也许晚了。”埃米莉娅·阿德拉德说。

大家看到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简直近乎凶狠。

“晚也好，早也好，国王陛下已把封号赐给我了。你们要牢牢记住这一点，是赐封给我的。仅仅是赐封给我的。直到今天，你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做到这一点，不管你们配不配得到封号。国王陛下把我称为农民国王，要知道，在一个农业国家，这意味着国王陛下要与我迪奥戈·雷尔瓦斯平分天下。现在你们总该清楚了吧？！……我是农民国王。单单这个称号就足够了，你们喜欢徒有其表的东西，那就把它留下来吧。”

他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大厅，到四风亭歇息去了，直到第二天要同孙儿孙女们外出散步时才下了楼。其他人都说他仍旧是一个傲慢的怪物。迪奥戈·雷尔瓦斯可能会这样解释，如果他想进行解释的话：他乐于同孩子们呆在一起，以赢得他们的情谊，目的是为了重新获得他们父母的情谊。他觉得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破碎了，可别人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他也不必说出来。在他去世的那一天，大家会看到他是有勇气讲出来的。

盲人的峡谷



第二章 爱与死的会合之处

每当玛丽娅·多·皮拉尔看到男人倾心于她的美貌而感到厌恶或是恐惧的时候，雷尔瓦斯家族中的一位爱神便不止一次并且没有任何企图地帮助她战胜了这种情绪。这的确像一个充满勇敢精神的神话故事。

为掩饰拒绝所有追求者的真实意图，她声称别人与她结婚是为了她爸爸的钱财和田庄。她借口自己头脑清醒才感到不悦，同时表示，只有发现有人真正爱上她的时候才肯结婚。当然，总有一天她要结婚。

她的嫂子对她说：

“假如你是阿尔德巴拉或本德乌斯的一个普通村姑，会有这么多的求爱者吗？大家都清楚是

断然不会的。我也清楚是绝对不会的。不过，真正爱你的人会出现的……”

15 岁的那一年，玛丽娅·多·皮拉尔曾偷偷地读了一部爱情小说，这篇不幸的爱情故事更加深了她的一个想法；男人是她生活中最大的威胁。从本质上说，生活也许就是拒绝爱情。她仿佛已然有过几次经历似的，尽管对于其中的欢乐仍有所思恋。

一天，她想寻找出与爱情一词结尾相同的词自娱，结果没找出多少。

烦恼，
临终前喉咙发出的响声，
毛骨悚然，
胆战心惊，
恐怖，
痛苦……
归纳成一个词，即爱情。

有几个星期，她总觉得爱情这个字眼是个致人死命的词汇，并避免去使用与爱情词尾相同的其它词汇。在与别人交谈时，她尽量避开这些词汇。对此，连她自己也觉得十分可笑。作为女人，她也有一种母爱的柔情，这就使男人越发要去接近她，和她在一起就会感到快活。一天，她爸爸曾向她吐露了心里话：

“我不知道你身上究竟有一种什么东西，玛丽娅·多·皮拉尔……不过只有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感到心里舒坦。”这次谈话他用“你”来称呼她。

“正是由于这种缘故，我才永远不会结婚……”

“那么，我去世以后呢？”

“等爸爸百年之后，就为时太晚了。我要在阿尔德巴拉建立一座孤儿院，到那时，我将会有好多孩子，他们都将是我的儿女……”

“可没有一个是你亲生的。”

“我害怕。”她吐露了心迹，但是迪奥戈·雷尔瓦斯并不理解此话的含义，只是觉得很可笑罢了。

“你的相貌做阿姨似乎太漂亮了。”

是的，她需要自我陶醉，让人知道她是被人所爱的。但是，看来只要向女教师详细地讲述那些她臆想出来的奇遇也就足够了：或是重复和歪曲在里斯本和辛特拉集市上从表姊妹们那里听来的故事，重复和歪曲从小说中偷看来的一些东西。她之所以偷偷地看小说，与其说是怕爸爸知道，还不如说是因为库丽小姐，她不想让英国女教师发现她的这些阅历的来源。她喜欢使用一种随随便便的语言，更像妓女而不是谨慎少女所说的话，仿佛她是一位对床第之欢无所不通的女人。

与英国女教师在一起使她有了这样的好处，就是远离庄园里的兄弟姐妹。看不见他们的时候她就能更好地忘记在树林小屋里的那顿责骂给她带来的痛苦。她后来再也没有到那里去过，但是，现在她看到左边的那条小道已不再感到心慌意乱。是的，沿左边走过去，就可以到达长着槐树和榭树的那片树林。

由于英语女教师总是赞美爱情，玛丽娅·多·皮拉尔终于不再担心男人乃是死神的工具了。逐渐地，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泽·佩德罗不再是她臆想中抚摸和保护的儿子了。同样，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的变化，即开始喜欢穿女性的服装，还到驯马员身旁同库丽小姐比美。现在她要超越过去的限制，不再穿束缚她的那种厚实的男装了。

一天下午，就在那类似爱情圣地所在之处，她问泽·佩德罗：

“哎，这么说你是英国女教师的情人啰？……”

小伙子想要否认。

“一切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她什么都对我讲了。我是她的同谋。所有这一切，我比你知道得要早……”

一种残酷的愿望占据了她的。

“多可惜，她老了……（是的，在我面前她是显得

老了。)你别摆出一副生气的面孔，在我们俩面前，她是无可挽回地老了。你不觉得老人有一种破布的味道吗？比破布的味道还要难闻……”

她知道泽·佩德罗怕她，她看到小伙子的眼睛流露出来的畏惧，一种混杂了欲望的畏惧。她摆脱了过去束缚自己的一切，并想打掉对方的傲气。

“泽·佩德罗，你好像是怕我……我一向认为你不是胆小鬼……”

“假如小姐是个穷人的话……”

“你可以设想我是个穷人，或者你是个富翁……你也可以成为富翁，能够同一个有钱的女人结婚。”

泽·佩德罗的虚荣心被激发起来了。在同玛丽娅·多·皮拉尔的接触中，他曾编织过不少幻想。当英国女教师来找他，他觉得搂抱在怀里的不是她而是玛丽娅·多·皮拉尔。褐色的皮肤，修长的身材，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还有一双绿色的眼睛——在树荫下变成了迪奥戈·雷尔瓦斯的那种暗金色。

在泽·佩德罗面前，那种无可救药，行将死去的可怕念头又重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由于长期以来心理上的创伤，她忽然情不自禁地失声喊叫了一声，一下子把泽·佩德罗推开，跃上了一匹他们没有系在树上的马。后来她才发觉，她骑着的是一匹白马，这令

她记起了哥哥和姐姐使她做起的恶梦来，因为在梦境中，有几次曾出现过一匹由红鹿陪伴的白马。

她放松缰绳，让马放慢脚步，鲜明地感到自己坐在马鞍上，全身发烫。她来到那条小路，让马朝着那间曾使她痛苦的小屋走了过去。一些树枝挡住了去路，仿佛伸出的手，要她离开。但她不顾那些树枝的拦阻，继续往前走去，甚至顾不上手和脸被刮得生疼。

她知道这会使她心里难过，但她还是想再感受一次。

她下了马，打开了小屋的门，坐到很多年前曾经坐过的那块石板上。潮湿的空气使她打起了寒战，使她又想到死，并回忆起妈妈，仿佛看到她就躺在自己的身边。与此同时，她也感到哥哥和姐姐责怪她的喊叫声在那被遗弃的石屋拱顶上轰鸣。

盲人的峡谷



第三章 害怕日光

除了布里吉达和贝尔纳迪诺·贡萨尔斯医生，病人玛丽娅·多·皮拉尔不让任何人进入她的房间。贝尔纳迪诺·贡萨尔维斯医生只限于说服她，让她相信，她没有整天卧床的必要。玛丽娅·多·皮拉尔对他的劝告置之不理，默不作声，医生最后没好气地说，这几天风和日丽，紧闭窗户，蜷缩在床上，会把病魔招进房间，这可是罪过啊！

也许因为 3 天没说话了，她尖酸地反驳说：“医生对病的了解还不如星相家对天气的了解。”医生后来对阿尔温神父声称，玛丽娅·多·皮拉尔侮辱了他。但是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向阿尔温神父暗示说，这位小姐需要男人，对

于她的歇斯底里，只有用痛打来治疗。至于别的嘛，我已年老力衰，没有办法去治服她的傲气。

医生的话像蛇一样恶毒，这在附近是出了名的。他知道，在那次欢迎国王的游行之后，庄园主从里斯本请来了另一位神父为牲畜祝福，老神父因此对雷尔瓦斯一家人私下怀有一股怨气，所以这一次就毫无顾忌地说：

“找一帮身强力壮、情欲似火的小伙子，放手让他们去跟那个婊子鬼混，准能把她的病治好。如果你需要我的话，就派人叫我。不过我再也不登那个门了。这个下贱货，滚他妈的蛋吧……。”

实际上，医生倒是一个好人，对生了病的庄园主、仆人和牲畜都一视同仁，对那些付钱给他的庄园主，他只是在与妻子或念书的儿子私下交谈时，才议论一番。现在，他把这一范围扩大到了神父，因为神父对忘恩负义的庄园主颇有怨愤。年轻时，这位奸诈的庄园主乘一位子爵夫人去世之机，为了把瓦拉达的田产搞到手，曾同神父做过一笔交易。迪奥戈·雷尔瓦斯送给他一匹按西班牙方式装备起来的马，同时在他肩上拍了3下。看到他扳起面孔时，就微笑着对他说了句毫无趣味的逗趣话。这家伙为了不与其共事的人分享所得，甚至连上帝都敢冒犯。

“ 贝尔纳迪诺·贡萨尔维斯大夫，您知道他是怎样回答我的吗？你猜猜看……完全是异教邪说：‘瞧，阿尔温神父，作为您的朋友，我的死会比您的更糟。您死的时候一贫如洗，将要上天堂，就像圣经上写的那样，您适合于去天堂。我因为有钱，所以要下地狱。我也没有办法去走另一条路了，地狱是富人去的地方……对这种命运我只能逆来顺受！’他没有给我一个银币，可我至少为他穿破了两双靴子。如今他装出一副圣人的面孔，可我了解事情的始末……谁也无法使他免入地狱，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我说的的是假话，我的手和脚都将染上麻疯病。”

看到医生不再给玛丽娅·多·皮拉尔治病，神父便想用他的办法试试。他相信，是小姐的灵魂得了病，药房里没有医治灵魂的药，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发明出这种药来，人类的科学书籍上没有这种记载。

当然，他是雷尔瓦斯家少爷、小姐们的朋友，是亲眼看着他们长大的。虽然他不十分喜欢被阿尔德巴拉的老太婆们称做是假小子的玛丽娅·多·皮拉尔，但他的确曾多次向上帝祈祷，希望能看到她改变骑着马到处胡跑的做法。玛丽娅·多·皮拉尔像牧工一样跨在马鞍上，这种在马背上前后摆动身子的骑法，对于她这样一位小姐来说着实不太体面。现在她着了女

装，像女人那样地骑马了，可却得了一种神秘的怪病。

“是哪个魔鬼在作祟呢？……难道是对男人动了情吗？说不定是这样的……可这个男人是谁呢？……不过她已经在一次忏悔中说过，她是永远不会结婚的。”

衰老而且越来越显得矮小的神父带着《圣经》进入了宅邸的走廊，去寻找病人住的房间。迪奥戈。雷尔瓦斯同儿子及大外孙去了阿伦特茹，说不定这个时候他更希望神父在这件事上帮他的忙。

布里吉达过来挡住他说，不行，先生，耐心点吧，玛丽娅。多。皮拉尔小姐不见任何人，只是一个劲地唉声叹气。打猎的时候，神父的枪法一向是很差的，可却总是不肯放弃开枪的机会，所以他的名字便被用作枪法不好的代名词。神父执拗地要布里达吉让他过去，甚至把如此热心执行小姐吩咐的这位女管家推到远离房门的地方。

听到阿尔温神父的诅咒，布里吉达害怕了，担心神父将来在她临终时作出恶意的祈祷，于是她让步了。她请求神父稍等片刻，她要去看看小姐是否正在休息，是否准备同他交谈。阿尔温神父点了点白发苍苍的头，开始有点不耐烦，有点恼火了。刚看到房门开了一条缝，就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连布里吉达都没有看清楚，他是用什么办法通过了那条如此狭窄的门缝的。

“把那扇窗子打开！”神父生气地命令说。

靠在一个大枕头上，仿佛入睡的玛丽娅·多·皮拉尔立即插话说：

“阿尔温神父，在我的房间里，只有我才能发号施令，是我要把窗户关着的。”

听到病人用如此傲慢的口气讲话，阿尔温神父不禁愣了一下，真想从刚刚进来的地方溜走。

“是谁叫您来的？”

“是上帝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我的孩子。”他谦恭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上帝会把房门打开……”

“当要医治人的心病的时候……”

“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没有，没有阻止上帝拯救您的王法。”

神父清楚自己在做文字游戏，手里的王牌并不多，可他不能在两个女人面前认输，而且其中的一位对他心怀敌意。

“您不相信上帝吗，玛丽娅·多·皮拉尔？”

“相信。神父，您是知道我相信上帝的，可是我现在病倒在床上，需要休息。”

“正因为如此，我才到这里来的……在这不幸的时刻，我奉上帝的旨意来帮助您。贝尔纳迪诺·贡萨尔

维斯大夫觉得他已经无能为力了，现在由我来……”

他朝她走了过去，握着她放在床单花边上的手。他觉得她的双手也许有点儿凉，尽管比他的手还要热些。

“让我把窗户打开。”

神父朝着房间里边走去，以落实自己提出的要求。与此同时，他示意布里吉达离开房间，让他单独地和玛丽娅·多·皮拉尔留在里面。布里吉达犹豫了片刻，但还是朝门外走去了。

“我已经说过了，不要打开窗子，您是想要我来请求您吗？”

神父似乎有点胆怯了。他那裹着黑袍的身子感到一阵不适，并开始发软。由于关节病的折磨，人变得更加矮小了。他终于低下头退了回来。老神父的卑躬屈膝感动了玛丽娅·多·皮拉尔。

“我需要受苦，阿尔温神父。让我受苦吧……请别管我了，求求您，我可是您的好朋友啊！……”

神父的视力如此之差，脚竟在地毯上绊了一下。他觉得自己有些可笑，虽然病人的口气不再像先前那样咄咄逼人了。

“您喜欢黑暗吗？”

“现在我只有呆在黑暗处才好受些。”

“为什么？”他喃喃问道，仿佛这样可以掩饰他问

话的意图。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我不能对您讲……”

“我可以从头听一遍，玛丽娅·多·皮拉尔。”

“不，您误会了，这是不可能的。”

“讲吧，请相信我！”

“您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请原谅……”

“讲吧，统统讲出来，哪怕是冲着我来，也请您讲出来吧。”

房间里沉默了片刻。

“您连这些也不肯讲吗？”老人执拗着说。

“不，不讲。”

“我过于依附您父亲了，这使您不相信我……”神父的声音变得沉痛起来，“不是这样吗？我知道是……”

老神父对刚才说出的心里话感到有点难过，他搓着干枯的双手，仿佛要从中找出他所需要的某种线索。玛丽娅·多·皮拉尔不由得笑了起来。

“请稍微打开一点窗户，阿尔温神父，我想看看您。”

“不，现在是不想打开窗子，我的孩子。我不能接受您的怜悯。您知道为什么吗？……”

两个人许久都没有作声。一只昆虫的翅膀，说不

定是蝴蝶的吧！仿佛要把玻璃打碎似地拍打着窗子。

“也许我应该快点儿离开人世，除此之外，我已别无所求。可是当上帝愿意继续给予我生命的时候，我还必须接受它。您理解我这话的意思吗？”

“也许……”

从大路上传来一阵越来越近的马车声，在炎热的令人昏昏欲睡的下午，变得越来越急促和响亮。马车进入庄园的大门后，朝着他们俩所在的房间奔来。玛丽娅·多·皮拉尔从大枕头上把头稍微抬起了一点。

“是我爸爸，阿尔温神父，快去拦住他，别让他到这儿来，我没有勇气见到他……”

“真是罪过啊！”

姑娘只是点了点头。神父发现她把发辫打开了，让头发滑进了衣服里面，神父踏着碎步走过去，穿过门缝来到走廊。为了避免因伤风而发出的粗重的喉声，他用手捂住了嘴巴。

从花园的沙地那边传来了迪奥戈·雷尔瓦斯沉重的脚步声。玛丽娅·多·皮拉尔十分熟悉这种脚步声。接着便是外甥鲁伊·迪奥戈急促的脚步声。再后面是她哥哥的脚步声，轻快而富有节奏。

“库丽小姐在哪里？”她爸爸粗声粗气地问道。

“在房间里，我想是在房间里吧。”女佣伊丽娅回

答说。

“叫她到我办公室来一趟，马上就来！”

他说“马上就来”这几个字时显得气势汹汹。

“他会知道什么呢？玛丽娅·多·皮拉尔自问道。这种担心不由得使她感到害怕和苦恼。她曾被指责是杀害自己母亲的凶手，现在则感到自己也正走向死亡。有时候她希望自己死去，以此来寻求解脱；有时候又把它看作是别人对她犯下的一种罪过，这些人对她已被损害的身体慢慢地忍受着临死前的折磨而感到幸灾乐祸。这是一种随时都在慢慢扩大的伤口，看上去似乎已不再发展了，其实却一直在恶化。从肚腹深处开始，然后逐渐上升，仿佛一条带有毒素的静脉，朝着心脏方向流去，她预感到，这条静脉一流到那里，就会把心脏紧紧地缠绕起来，慢慢地但又肯定地使她的心脏停止跳动。

如果逃走呢？

当爸爸知道夜里有人发现她昏倒在树林中的那座小屋里时，他会说些什么呢？不，她不去提起妈妈的事，也不把哥哥和姐姐对她的指责的事讲出来。如果那样做的话，说不定他也会责备她的……

是泽·佩德罗发现她的，她是同他一起出去的，而大家只见到泽·佩德罗一个人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呢？……对此她该如何回答呢？

她卧床已整整三天了……也许不止三天？她究竟躺在床上多少天了呢？医生找不出能够解释她所以卧床不起的病症，虽然她比任何时候都痛得厉害。

为什么爸爸一回来就问起女教师的情况？说不定哥哥悄悄地盯着她们，已经知道了库丽小姐和泽·佩德罗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米格尔·若奥从她那里是什么也了解不到的。她觉得所有的规定（对别人来说）在爸爸、哥哥和侄子朝庄园大门走去的那天上午就已结束了。而对于她来说却恰恰相反，所有的现实从有人在她的身体上划开一个伤口的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了（千真万确）。

有人会察觉出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吗？谁呢？……说不定是布里吉达和阿尔温神父。

她听到了爸爸讲话的激动声音。爸爸正在楼上的办公室里写信。后来有人敲门，走廊里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在踏上从英国买来的地毯后变得微弱了。接着响起了爸爸粗声粗气的说话声，现在她听得十分清楚了：

“鲁伊·迪奥戈今天就回辛特拉，本来应该把他送到库巴牧场去。这个家决不是妓院……英国女人比法国女人更坏。”

大概是米格尔·若奥因为库丽小姐而耍的花招。她清楚地感到米格尔·若奥在追求库丽小姐。不过，库丽小姐最好离开那里……唉，是的，对她来说，这可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

玛丽娅·多·皮拉尔突然感到她的房门在动，接着从门缝里看到爸爸的威严身影。大概有人向他作了解释，说不定是阿尔温神父，或者是布里吉达。

“让她安静地休息吧！”她听见爸爸用低得快要听不见的声音说道。

盲人的峡谷



第四章

阿尔德巴拉的庄园 是主持公道的地方

自家的事情就够他心烦意乱的了，现在又加上在最近这次农业协会的代表大会上卑劣的泽·博托为支持国家工业化厚颜无耻地放了一炮，说什么它对欧洲的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讲了一些经某些金融家研究过的宣传股份有限公司奇迹的话。在这个幌子下，这些人赚了许多的钱，因为其中不少股份公司，实际上由政府提供的资本只占百分之二左右，而且这些资本也只是填张事先印好的表格，到银行去贷款。在泽·博托讲话的时候，迪奥戈·雷尔瓦斯插话问：“你知道什么是欧洲吗，泽·博托？”这个无赖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无耻

地尖着嗓门回答道：“它差不多已日落西山了。”

在大门口，当着无数庄园主和记者的面，迪奥戈·雷尔瓦斯一把揪住了泽·博托的燕尾服，用力来回摇晃，然后把他推倒在看门人的身上。他不想把他摔伤，因为那还要为他赔偿一笔医药费。在泽·博托刚开始赞扬工业时，若泽·巴拉奥纳本来可以十分巧妙地让他离开会场，可是却只是请大家保持肃静。迪奥戈·雷尔瓦斯提醒说，关于工业的事应该到工业协会去讨论和处理，虽然不少与会者都支持他的这一主张，可若泽·巴拉奥纳这个蠢货却要大家安静下来，说什么：“在当前这种严重的时刻，需要动员所有的智慧为国效力。”那些刚刚支持过迪奥戈·雷尔瓦斯发言的人，同样又站起来为若泽·巴拉奥纳鼓起掌来，真是些无耻之徒，他们既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随便一个无赖，噙着激动的泪水慷慨激昂地大谈祖国，他们便为之惊愕，为之叫好，似乎不立即站出来高呼爱国主义，便会有人要他们解释这个空洞的词汇含意似的，而他们所有的行为完全与爱国主义背道而驰。

老实说，这是一个到处流行蛊惑性宣传的王国。甚至国王——幸好他拒绝了国王赐给他的封号——在有意无意谈到巴西领事米格尔·卡尔蒙的女儿被劫持到

修道院未遂的事件时，仅仅认为这是一种对付波尔图暴乱的办法而已。这场暴乱随后被共和分子的流氓们所利用，在里斯本等其他一些城市举行了示威游行。

“在所受传统教育以及自身信念的意义上，我都是自由党人，我要求政府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以维护公众的自由。”然后便是怨声四起，人们开始对如此之多的政治阴谋感到厌恶。而农民，作为这个国家唯一坚定而诚实的力量，却没有意识到国家秩序正经历着危险，被商人、工厂主这些丧尽天良的资产阶级搞的阴谋所困惑。他们对国内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感到关心吗？……一点不关心！

“瞎子，年轻的瞎子。米格尔·若奥，痛苦的时刻来到了……我已开始感到疲乏。”

他派人套上一辆两匹马的四轮马车，想去本德德乌斯那个地方看看，以表明他是那里的主人，尽管他从那里连5个雷亚尔也没有收到，可却听到了来自那里的怨言。他到那里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由他在自己的土地上主持公道。

他没有用车夫，而把缰绳交给了儿子。路上，父子俩谈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两匹牝马拉着四轮马车慢悠悠地走着。

“所有这一切，把千家万户的宁静都给搅乱了。报

纸是一种不幸的发明，你尽可以相信这一点。它太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了……可只有那些不好的事例才能引起反响。”

“这是时代的劫数。”

“你们是在劫难逃。这种劫数是我们制造并要接受的，是我们的情性造成的……”

他觉得嘴里有一股苦味，就一口把雪茄吐到了地上，接着便捋起自己的胡子来。正坐在一棵橄榄树荫下的一位农民站起来向他问好，而他却只用手指碰了一下帽檐，连一个字都没有说，仿佛有意要让嗓子休息一会儿。

“所有这一切，把千家万户的宁静都给搅乱了……”

一路上，他把这句话重复了四五次！当他发觉说这句话的语气带着忧伤，便改口说：

“你们觉得我老了……或者是生了锈，糟得不中用了。你们错了，额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还不能说明我老了……”

这乃是一种自负。不管怎样自夸，他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副样子了。这使他感到痛苦，然而，他在农业和银行以及自己的家里，所看到的东西要比他感到上了年纪更为痛苦。

“由于鲁伊·迪奥戈的事，米拉伊给我来了一封信，暗示了一些问题。”

“她总是喜欢暗示一些什么……”

“这是因为她守寡的缘故。”

米格尔·若奥露出了一丝微笑。庄园主无心去问儿子发笑的原因。

“鲁伊，迪奥戈这孩子抱怨说，你也跟在那个女人的身后……”

“我？”

他耸耸肩膀，把缰绳在马背上晃动了几下。

“显而易见，他是阿劳若家族的人，一个纨绔子弟。我怎么可能会对那个英国女人感兴趣呢？……”

迪奥戈·雷尔瓦斯把左臂搁到马车坐椅的靠背上，右手的一个指头插进怀表的金链子中间。这是他要进行长时间讲话的一个信号。他这次外出主要是为了能同儿子谈谈，不像平时在家里有所准备的会面那样讲究礼节。他们各自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仿佛要进行一场棍棒大战，一个处在进攻的位置上，另一个则是在防御。

“我了解这一点，孩子。作为男人，不管是谁，当妻子怀孕的时候，都会产生找别的女人的念头。这是我第一次和你谈论女人的事情……不过大家都发觉你

对她有意。她刚一来到这里……”

“这倒是一桩新闻……”

“好，好吧，这在过去算是新闻，可现在这条新闻已经不胫而走，人人都知道了。我也感觉到了。要是你同她在里斯本谈情和幽会，那么这一切都无可非议，要是她不喜欢你……你就耐着点性子，或者让我去试试，这仍然是个很好的办法。要么就放弃她……问题是你不该当着别人的面去扮演一个傻瓜的角色。”

米格尔·若奥对爸爸所说的话很不高兴。他不明白，爸爸的话里无意中流露出了对鲁伊·迪奥戈卷入的那场风流韵事的不悦，可却把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

侏儒对此肯定不会大吃一惊，迪奥戈·雷尔瓦斯想道。啊，就是年纪再大，也总该记住前几天他吩咐过的话。要是不吓唬他一下，他就成了盲人了。“若阿金·塔伦塔，你要放聪明一点，要是下次再这样的话，我会派人把你拴到种马的尾巴上，让他把你拖得粉身碎骨……那时候你的老命和你的诗歌将统统完蛋。”侏儒像狗叫般地放声大哭起来，“我没有过错，我没有过错啊！一个仆人是不能睁着眼睛和竖起耳朵的……”

打从那天起，他决意要处置他们。他是这样发誓的，并且也是这样做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你姐姐可以写信，而且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鲁伊。迪奥戈这个蓝眼睛的虚伪小子，今后永远不能让他再踏进庄园的大门。雷尔瓦斯家族的人绝不能像猪一样，谁都只能吃自己的那一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女人，一个女人不能供大家……在这方面，我对你是有怀疑的。”

“我跟那个女人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我敢发誓，保证没有……”

迪奥戈·雷尔瓦斯满意地点了点头，他们已经接近有一片软木树林的本德德乌斯了。他命令把马车靠到树荫下。从那里开始，他要亲自驾车，坐到他应该坐的位置上去。

“你妹妹的病使我担心……”

“也使我担心，爸爸。不会有好事的，不会！”

“这话是什么意思？”庄园主惊愕地问道；“你了解到什么情况了吗？”

“不，没有，我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她的变化挺怪的。”

“我们要让她结婚。”

“要是她愿意的话……请恕我直言，不过，我们这是男人同男人说话，过去您太宠爱她，现在已很难把她扭转过来了。”

庄园主的脸顿时板了起来。去一片丛林后面小解之后，他又回到车夫的位置上来。只见他默不作声，舞动鞭子抽了两下，两匹牝马就小跑起来，仿佛它们熟悉握着缰绳的那双手。

“我要亲自给她找个男人，看她会不会拒绝。米格尔·若奥，你是清楚的，我这人手重……尤其对于那些辜负我信任的人……对于那些不理解我的友情的人，我的手会更重……我溺爱玛丽娅·多·皮拉尔，这是千真万确的。可这是你们的过错，因为你们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她。我是第一次对你谈到这件事。我这样说难道不对吗？”

“那是孩童时代的事了……不过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

“就我而言，我没有理由这样讲……说真的，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她对伊萨贝尔·萨尔格罗竟会这样地好。老实说，在侄子快出生的日子里，她日夜守候在她嫂子的床边。”

“这是唯一能使她从床上爬起来的事情……”

“我已请她当教母……”

庄园主的语气热情起来了。

“孩子挺结实，嗓门儿很大！心肺也健康。你给他

起了个什么名字啊？”

“迪奥戈·路易斯……您觉得这个名字好吗？”

“这个名字……”

他佯装无动于衷，可是对于所有的孙子 and 外孙都继承了他的名和姓，却从心底里感到自豪。要是他们都能继承他的血性那就更好了。

由于路面坑坑洼洼，两匹牝马的步子又慢了下来。已经能见到本德德乌斯最初修建的小房子了。还是他说得对！汗水能够浇灌出花朵。熟悉这块过去几乎寸草不生的荒地的人，还认为是走错了路呢。那些如饥似渴地向往土地的人创造了奇迹，的确是一个奇迹！他们会恳求他同意，由他们给荒地起个名字。“你们想起个什么名字呢？”他问米拉·维略，这位老人现在已经过世了。“到这儿来之前，我们已经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子，最后决定用两个名字中的一个。马奥多奥门^①……我喜欢这样称呼特茹河，由于特茹河的缘故，我们才来这里。可是我们大家都觉得特茹河离这儿太远，无法和它联系起来。有的人觉得本德德乌斯^②这个名字好……主人，您是大家唯命是听的人，请您作主吧！

① Mão do Homem 的音译，意为“人之手”。

② Bem-de-Deus 的音译，意为“上帝的恩赐”。

否则大家还会七嘴八舌地争论不休的。”迪奥戈·雷尔瓦斯站在大门口，望着众人，大家都摘下帽子，等待他作出最后的决定。这时候，一位矮小结实的年轻人说出了他给起的名字：“荒地之花，这个名字高雅。”“可这是一个酒馆的名字，年轻人。”他和颜悦色地回答道，“我认为本德德乌斯这个名字好，也许这个名字最好。”

就这样，名字被确定了下来，尽管也有人称它为马奥多奥门。其实这两个名字是相辅相成的。人要是没有上帝，将什么也不是，但上帝要是没有人，同样也什么都不是。的确，他们是同一条根上长出来的两棵树。

由于对马车滚动的声音感到好奇，孩子们都嬉笑着朝车子奔了过来。他们打着手势，吵吵嚷嚷地把车子围了起来。接着，又战战兢兢地来了一些妇女，直至其中有一位认出了庄园主，举着双手边跑边喊地来到马车跟前，她们才安下心来。

“谢天谢地，迪奥戈·雷尔瓦斯主人，我们这里一切都挺好的。”

为了挖井取水，他们中间有 5 个人丧了命，7 个人受了伤。找到水源之后，他们在荒地上种果树，开垦出菜园、麦田和玉米地。在一棵能为一个营的士兵遮

荫的大软木树底下，他们互相起誓，只有当荒地确实实什么也长不出来的时候，他们才会离开那里。开始，那些地长不出多少东西。眼下，大家都盖起了砌着石墙的房屋，墙上刷着白灰，有的还安上了烟囱。

米格尔·若奥打量着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他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原来被叫做“死马荒地”的地方，过去它属于一个修道院，他的曾祖父只花了几个钱就把它买了过来。那时，与其说是要买这块地，还不如说是要买这块荒地上的软木树。

“这是一大果园啊！”迪奥戈·雷尔瓦斯低声说。

“他们想种什么就长什么……这里是属于他们的……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就连这土地……”

爸爸的脸色使米格尔·若奥明白，最好别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没过多久，差不多有二百多人围住了四轮马车，大家都热情地向庄园主献上礼品，从蜂蜜到香瓜和甜甜的无花果干。所有这些高贵的食品都是从原来属于修道院的那块坚硬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现在土地已被制服，大家已记不清它原来的模样了。

他们喝了农民们送来的水。

“这水清凉极了，迪奥戈·雷尔瓦斯老爷。看来少爷很喜欢喝。”

大家都执拗地要他们从马车上下来走走，邀请他们去看一眼各自的家，尝一口他们的面包和羊奶酪。同时，另外有人照料着树荫下那两匹牝马，给他们喂食，并利用这个机会把马车上的水灌得满满的。随后，迪奥戈·雷尔瓦斯父子在两名剽悍精明的男人陪同下，犹如朝圣一般朝一棵软木树走去。按照传统，每逢隆重时刻，村民们总是选择这里作为聚会的地方。他们请迪奥戈·雷尔瓦斯父子坐到软木树制成的板凳上，一位陪同谦恭地解释说：

“您们是这里的村民们最先认识的人，这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荣耀，所以才……可是我们很贫穷，请主人多多包涵……我们贫穷，但很诚实。”

他们之所以发生纠纷是由于水的缘故。有个名叫萨弗拉纳里奥的，他的地里有一口井，井里的水应该由大家共同享用，而现在萨弗拉纳里奥却执意要独占全部井水，并且要大家同意他的这种做法。在几次激烈的争吵中，已有一个农民被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一个农民的手臂脱了臼，情况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讲话的那位农民请庄园主原谅，但是他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因为他不想看到老朋友之间发生争吵。

迪奥戈·雷尔瓦斯要亲自见一见那个人。此人板着面孔，从人群里走出来，看上去有些懒散，而且好

斗。迪奥戈·雷尔瓦斯不喜欢他那张脸，不喜欢连叫两声才走出来的这种人。

“他们给我讲的都是实话吧？”庄园主问。

“差不多……”

“那你把他们没有直说的事情讲给我听听。”

那个家伙不做声了，虽然他的妻子用臂肘捅了他一下。人群里发出了一阵嘁嘁喳喳的说话声。

“我在请萨弗拉纳里奥说话，你想不想说？”

萨弗拉纳里奥向前挪动了两小步，似乎不那么勇气十足了。他的一只手抓着衣角，另一只手在布裤的口袋里不停地动着。看来他生气了。

“他们没有讲……水……水井在我的地里。”

“你肯定没有好好听。”

“那么，要是他们说了这话……水就是我的了。”

“是我们的。”她的女人纠正说。

“还是你说得对。”迪奥戈·雷尔瓦斯指着那个女人强调说，“水是我们大家的。”

“不对！”那个人喊了起来。

“驴子闯进了菜园，要惹麻烦了。”庄园主想道。他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朝萨弗拉纳里奥走过去。

“我没有听清楚你的话……”

那个人第一次抬头正面瞧着迪奥戈·雷尔瓦斯，

重复说：“不对！”迪奥戈·雷尔瓦斯猛地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这时候，一群人已经走上前来要帮他的忙。他做了个手势，要大家退回去。

“告诉你老婆，叫她回家找出你的地契来……对，就是一张纸，随便一张能说明土地是你的纸。”

这下子他理屈词穷了，垂下了头，可是马上又反驳说：

“庄园主您已经把土地送给了大家……”

“我是借给你们耕种的……”

“那块地是属于我家的，我在那里拼死拼活地干……”

“可是大家都为挖井出了力，水是大家的……”

他扭过身来对两位领头的农民说：

“别的井呢，你们是如何分配使用的？”

“每 20 户一组，每天每户用一个小时的水……”

“这样做似乎还可以。离井近的那些人家应该扣掉 5 分钟，用来贴补离井较远的那些人家。另加 10 分钟用来贴补距离很远又要在路上损失掉水的人家。今后就这样办。你们可要知道，以后如果我再听到有这种事，就立即把有过错的人赶出去，除了他脚跟上沾的灰尘外，他什么东西也别想带走。”

庄园主抓住萨弗拉纳里奥的衬衣来回地推搡着说：

“至于你嘛，咱们要好好地谈谈。因为你竟敢狗胆包天地跟我顶嘴，应该把你立即赶出去，不让你再闹出更多的乱子。我已经这样一把年纪了，是不怕像你这样的小牛犊的。你得在大家要你挖井的地方，一个人挖出一口井来。这事将由米拉决定，然后告诉你。6个月后，我要喝你挖出来的井水。这井也将归大家所有。要是你不愿意这样做，干脆马上就给我滚蛋。”

萨弗拉纳里奥的女人哇哇地痛哭起来，成了个泪人。

“就这样说定了，你把女人带回去，回到家里之后，用裤带好好地抽她一顿，叫她知道是因为哭才挨打的。你们要放聪明一点。”

他一边叫儿子拉来马车，一边又坐到软木树做成的凳子上。

“对他要留神点，我看他不是一头好牛。不过你们也别去惹他发火……别让我不得不老惦记着这边。这对大家都会有好处的。”

他上车坐到车夫位置上，扬鞭快跑了起来，好不让孩子们长时间地尾随着他们。

“要是将来有一天莱济里亚人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清楚该到哪里去找人来对付……这儿有我们的后备力量。”

盲人的峡谷



第五章 爱情和友谊的小小迷宫

起先，泽·佩德罗对这意外的好运气惊讶不已，玛丽娅·多·皮拉尔如此地喜欢他，不禁使他有些受宠若惊。后来他终于确信，良机是不会从自己身边溜走的。他知道，女人都欣赏他，对这一点，他有着确凿的证据。现在好运气完全降临到他的头上了。几乎是意外的把主人的女儿交给了他。一切都是由小姐首先开始的。虽然他从英国女教师那里了解到，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向前冲击，但是目前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因为从曾祖父开始，他们就对雷尔瓦斯家族的人十分敬重，这使他不可能采取全面的行动。

他并不缺乏勇气和可以夸耀

的资本。最近在圣塔伦的一次斗牛中，他显示出同他爸爸一样的血气。斗牛开始之前，在向观众行礼致意的时候，他发现圈栏后边有位小姐正朝他微笑，尽管旁边有位年龄比她大许多的男人陪伴着她。他刚把一支剑插到一头犄角几乎笔直、皮色很漂亮的斗牛背上，剑上蓝、白两色小旗便飘舞起来。毫无疑问，他这一剑是在向她一个人致意。他很少能像这次那样准确地刺中斗牛，从操长枪到插短剑都十分准确，没有丝毫差错。他与另一位赤手抱住最后一头斗牛的青年——抱牛头的动作确实十分出色——一起在斗牛场绕一圈后，就立即坐上一辆专为他们租用的马车离开斗牛场去了旅馆。那些刚看完表演的观众不时地向他招手示意和鼓掌。回旅馆的路上，虽然街景令人眼花缭乱，但他还是立即换上里巴特茹地区的服装，一直尾随那位女子来到她的住处。可以说现在他们俩之间，要谈情说爱已是万事俱备，问题就看他是否有勇气了。

得到标致而风骚女人的好机会完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命运把他带到了她所住的旅馆。她是一位外国女人，这样反倒更好。他隔着一段距离，围着她转来转去。晚餐的时候，那位陪伴她的老人递给他一支雪茄，而且尽量避免同他们两人一起交谈，因为除了斗牛之外，他会的词汇就不多了，尽管他可以把葡萄牙语和

西班牙语混杂在一起来讲。在分手的地方，他向她做了一个手势，那女人的脸上马上泛起了一阵红晕。在这之后，一切都只能由上帝来安排了。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斗牛的准备工作的已经就绪，现在只需要站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至于结果如何，自然会有分晓。

瞧，他竟搞到了那个女人的房间号。午夜时分，城里的大钟敲响 12 下，他不慌不忙地轻轻敲了几下那个房间的们。他听到房间里床的响动声和地板上的脚步声，接着一个略有些害怕的声音——就是她！——在问是谁敲门。他从钥匙孔里回答了她。里面的钥匙动了，女人喃喃地说着什么，当看到是他站在门口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先生您疯了……别人会发觉您的。”这恰好使他找到了借口和办法。因为走廊里有个响声，他装出害怕的样子。就立即钻进了圣塔伦旅馆的 27 号房间，直到第二天黎明时分才回到走廊里。

类似这样的冒险故事他经历过已不止一次了。那位疯癫的英国女教师更使他变得胆大妄为起来，往他的大脑里灌进了一些更令人吃惊的新的骄矜与自负。唯有同玛丽娅·多·皮拉尔小姐之间发生的事使他从心底里感到十分害怕，因为雷尔瓦斯家庭的人都是很严厉的。

不过，现在是玛丽娅·多·皮拉尔主动投入到他

的怀抱中来的，这不得不使他做起异想天开的美梦来。有几天，他对自己同库丽小姐私自外出曾有所顾虑，害怕有人会把他们之间的事情告诉主人。但是，他继续交着好运，驯马场上一切都很平静，尽管他需要两位女人来看望他。玛丽娅·多·皮拉尔再没有去找过他，大概正在琢磨向父亲挑明问题的办法。她父亲是位庄园主……而他自己的母亲，这位可怜的女人却对儿子说，她对他晋升得如此之快很不放心。泽·佩德罗总是这样回答她：“有翅膀的人才能飞翔，而有翅膀的人是不会怀疑这一点的。”

玛丽娅·多·皮拉尔要骑马去塞维亚集市，迪奥戈·雷尔瓦斯想给安达卢西亚那里的庄园主们留下个好印象，泽·佩德罗已经考虑到利用这一机会通过阿托马基亚的儿子给玛丽娅·多·皮拉尔捎去个口信。如果他能碰到她的话，就问问她是否这么快就忘记了他们多年的友情，无需再提醒别的什么事，因为这事关她的名誉。在驯马场上，他独自喃喃练习着要对她说的话，所选择的措词既不能很粗暴，又不能过分温和，要使用埋怨的口气，让她感到伤心，但不能动手动脚。他必须把自己放到适当的位置上。的确，除了能给他带来一切荣耀的雷尔瓦斯家族的财富以外，他还为姑娘的美貌所倾倒。她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他

就把她放到了梦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天，他对奶奶说，玛丽娅·多·皮拉尔像天仙一样美丽。既是仙女，又是令人销魂的妖女，因为她连眼睛都会像树叶一般改变颜色：绿色和板栗色……

现在，他看到玛丽娅·多·皮拉尔同车夫一起坐着马车，朝阿尔德巴拉村庄走去。他在驯马场门口等候着她，向她问好。和先前一样，她向他招招手，却不正面看他，也不用过去的那种口气招呼他一声：“喂，泽·佩德罗。”他从对他一直不太好的妈妈嘴里了解到，玛丽娅·多·皮拉尔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萨尔萨的儿媳妇身边度过的，那个女人已怀孕 9 个月，快要分娩了。玛丽娅·多·皮拉尔去陪伴她，帮助她为婴儿准备服饰。这种热情的帮助使萨尔萨的儿媳妇感到十分诧异。雷尔瓦斯家族的一位小姐竟变成了她的仆人，对此她不知该如何感激才好。村妇们纷纷交头接耳地说，她变得不像假小子了。一天夜里，镇上的接生婆提出要用马车接送，洗换好床上的床罩和准备 3 公升烧酒才来接生，她干脆留在那里过夜了，坐在一把萨尔萨儿媳妇结婚时教父教母所送的那把草席编织的椅子上，没有一句怨言……“那是一种激情，是那可怜的女人使她感到了自己的不幸。”大家都这样说。由于从国王来到庄园之后她才开始发生变化，有些人

便断言说，玛丽娅·多·皮拉尔对王子产生了爱情。瞧，这该是多么美满的一对啊！

泽·佩德罗越发飘飘然了。

而迪奥戈·雷尔瓦斯却以为女儿比过去更想过修道院的生活了。虽然他尊重那些穿教袍的人，然而想到自己的女儿正朝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由得心里一阵难过。出生在他们雷尔瓦斯家族的人，除了那个在埃武腊当红衣主教的二堂兄外，还没有出现过其他永远为上帝当侍从的男人或女人。

他悄悄地注视着皮拉莉卡^①——只是有些时候在家里才这样亲昵地称呼她——如果她不肯把心里话开诚布公地说出来，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呢？他想劝她出去散散心，去一趟海滩或是温泉，她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可以去西班牙或法国，可她的回答总是否定的：“那个孩子还没有出生……我要当他的教母，爸爸一定要陪着我去参加他的洗礼，好吗？”

迪奥戈·雷尔瓦斯避免同仆人们这样亲近，因为他了解所有这方面的故事。他们平时当面并不称呼他为干亲，但他知道，他不在庄园的时候，那些他当了其孩子教父的仆人便称他为干亲。他不喜欢这样，这

^①皮拉莉卡是玛丽娅·多·皮拉尔的昵称。

种事情同他那遵守规则，处事审慎的秉性是不相宜的（也许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他希望人各其位）。

阿尔温神父在仔细研究玛丽娅·多·皮拉尔发生变化的原因，可是这位年迈的神父和他如此无力的声音一样毫不起作用，只好耸耸肩膀作罢。在听忏悔的过程中，他千方百计想使她说出心里话，却总是徒劳。他继续思考着玛丽娅·多·皮拉尔在卧室里说的那种带有忏悔性质的话。还记得吗？为什么她提到要死呢？……她犯有淫乱罪吗？玛丽娅·多·皮拉尔不接受他的帮助，反倒怜悯起他来了，这使老神父不由得很生气。是的，他是老了，可是还不需要犯有罪过的人来怜悯他。

为了不使庄园主把自己看成一个无能的人，他总是重复着这句话：

“显然，这是因为年龄的变化造成的，最好尽快让她结婚。结婚是医治姑娘某些病症的灵丹妙药……尤其是那些生性活泼、爱说爱笑，不知怎么回事就忽然恶心呕吐起来的姑娘更是如此。”

庄园主听到家庭神父这些放肆的戏言，顿时沉下脸来。总有一天，他要把他赶出庄园。不过，阿尔温神父的劝告还符合他的心意，他开始列出一张能做他女婿的候选人名单，记上每个人的缺点和优点。所有

这些缺点和优点几乎都是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才有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天生的。他对 7 个候选人进行反复的考虑和研究，最后留下了两个人的名字，另外 5 个人显然使他感到厌恶。这 5 个人都是当地和阿伦特茹的阔少，可是对任何一个女孩来说，谁不想有个理想的未婚夫，对他女儿来说，尤其如此。多亏上帝保佑，他从一些因抵押权而破产的小庄园主的手里搞到了索里亚地区的地产，躲开了经济危机的威胁，地位爬得更高，财发得更大了。在这些破了产的小庄园主中，他们有的成天跟女人厮混，就像鞋匠不懂音乐一样，对农事一窍不通。另外几个则是迷上了赌博，不论到了什么地方，总是结伙聚赌，其中有的还从一个名叫法罗博的赌徒引进的时髦的赌法中得到启发，把一枚克罗扎多金币扔到地上，然后点燃一张比金币价值高出 20 倍的纸币去寻找它。他们几乎都这样干，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钱烧掉！要是他们把收成不好的禾田烧掉，让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岂不更好。

听完爸爸介绍名单中最后留下的两位妹夫候选人的情况之后，米格尔·若奥只是耸耸肩膀，不想卷入这场有关爱情的漩涡中去。显然，他喜欢妹妹将来独身，这样他就可以跟侄子们分享属于玛丽娅·多·皮拉尔的一份财产。要是玛丽娅·多·皮拉尔结婚成家，

那就意味着这份财产要流向赌场。他把这件事同将来联系了起来。迪奥戈·雷尔瓦斯固执地要为女儿找一个从事农业的丈夫，谁也无法把他的这个固执的想法扭转过来。既然爸爸一生都在干着自己主观臆想的事情，为什么还来问他呢？

仿佛他对妹妹的命运并不感兴趣，其实远不是这样的。

盲人的峡谷



第六章

邪恶的思想和邪恶的人

镇上共和派的首领经常在其亲信党徒中秘密（天哪，这些人中也有嘴巴不牢靠的！）散布说，二十年前，一位君主使迪奥戈·雷尔瓦斯怀了孕，但为了保住胎儿，至今也没有把它生下来。他还说，也许这胎儿早就在其腹中腐烂了，所以这位庄园主患了血液中毒症。

人们立即明白，这显然是对迪奥戈·雷尔瓦斯带有政治色彩的讥讽。在这种讥讽中，往往会使用一些污言秽语。

好吧，请大家让迪奥戈·雷尔瓦斯按照他的秉性去建立一个彻头彻尾的君主专制政体吧，让他在诱人的葡萄牙传统政体的基础上去制定有一些雷尔瓦斯家族

特点的法律吧。恐怕不会有人否认，从迪奥戈·雷尔瓦斯祖父“鞭子”开始，这个家族的人都是一些钻营投机的能手，他们曾利用自由党人的改革，获得了教会的财产和其他种种遗产的继承权，他曾趁国库银根短缺而廉价拍卖国家财产的机会，从中牟利，大发其财。

对于上述种种显然有些夸张的说法，雷尔瓦斯家族的人从来没有否认过。

雷尔瓦斯府邸底层宽敞的大厅里，在一处醒目的地方安放着一国王堂·佩德罗亲自骑过的一匹马头标本，旁边还安放着一个马头标本，谁看到它都会立即想起国王堂·佩德罗的兄弟，即卡尔洛塔·若亚其娜太后所钟爱的儿子。正如迪奥戈·雷尔瓦斯发誓所说的那样，在他家所有人的心灵中，背信弃义是难以找到栖身之所的。尽管如此，他也不能担保永远盲目地遵循一些腐朽的准则，而要像跳舞一样，按照乐曲的节拍去举手投足。

“假若演奏的乐曲不好呢？”一次，多米戈斯·罗林这样问他。

“那就该物色别的乐师，要他们演奏我们喜欢的乐曲。当然，这只能悄悄地来，让这些人察觉不出我们希望他们按主人的旨意行事。”

“如果他们是共和党人呢？”

“啊，老兄……万一发生这种不幸，那就干脆把所有的乐器砸烂……如果需要的话，就这样去干！”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流逝，各种机构会逐步腐败起来，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自由这个东西一开始出现时，似乎完美无缺，颇具魅力，但是现在却千疮百孔，破烂不堪，什么人都可以在它上面作威作福。伊比利亚半岛的阳光使一些外来的东西和软弱无能的人腐烂变质。那些人可以在群众集会上随心所欲地胡说八道，不怀好意地去取悦民众，但是民众对他们蛊惑人心的甜言蜜语最终会感到厌烦，因为事实正好相反，民众还不具备享有自由的条件，特别是广为宣传的法国式自由。入乡随俗，入山问禁，如果把法国的香水洒到肮脏得令人作呕的农夫身上，那会散发什么样的气味呢？它将比所有的臭味加在一起还要难闻。最好把比利牛斯山封闭，不让这些思想走私过来。如果需要这样干的话，就不要让所有的人和物穿越这道障碍，即使闹翻脸也在所不惜。我们应独立自主——哪怕是成为孤家寡人！……而不受坏邻居的影响。这种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世界最终会感谢我们的所作所为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迪奥戈·雷尔瓦斯的思想由温

和的自由派逐渐转向君主专制派。他看不出还有什么其它办法可以把事情搞好。而非洲大陆不乏共和党人流放的场所。这些人与那里的黑人该是属于同一个吞食人肉的野蛮家庭。他们可以在那里跟黑人一起尝试建立一个共和国。

不论是谁，看到迪奥戈·雷尔瓦斯怒气冲冲的样子就会马上猜想到，准是罗萨丽娅的忘恩负义使他语言粗鲁起来。在这种事情上，女人几乎总是有过错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个西班牙女人把迪奥戈·雷尔瓦斯在里斯本希亚多闹市区开设的两片商店弄到手之后，又得寸进尺，竟提出要与他结婚，也不想一想，迪奥戈·雷尔瓦斯是什么样的人物……也许还以为他是从巴西发迹后回来的呢……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要求迪奥戈·雷尔瓦斯在一份假装出售他在那两片商店里的股份的契约上签字。迪奥戈·雷尔瓦斯考虑到这个女人不一定能够守住这片商店，也许日后会被自己的孩子们重新夺回来，所以就答应了她的这一十分狡诈的要求。但是，半年之后，罗萨丽娅又耍起新的花招来。她说要是别人知道了她是迪奥戈·雷尔瓦斯的情妇，以及其它等等等等……恐怕就不会有人光顾她的两片商店了。她要求迪奥戈·雷尔瓦斯理解她的难处，声称这不是她罗

萨丽娅的私事，而是如何使她赖以生存的顾客感到满意的问题。迪奥戈·雷尔瓦斯对她这些话多少有些迷惑不解，便淡淡一笑，有所暗示地说：“你不会说，为了招揽顾客，我就必须同你结婚吧，罗萨丽娅？”

于是罗萨丽娅便说起气话，耍起脾气来。在两人私下十分亲昵的时刻，迪奥戈·雷尔瓦斯对她这副样子是十分喜欢的。可在谈论正经事的时候，他不允许她如此放肆。他设法让她明白这一点，可是那一天罗萨丽娅犹如魔鬼缠身似的，根本不予理会，反而不顾一切，甚至对他说，假如在婚礼上闹出什么笑话，那也不能是她同意嫁给一个老头子的缘故。

“罗萨丽娅，你午饭时酒喝得太多了！忘记了我那天对你所发的誓言……不要逼我再次提起它。”

但是罗萨丽娅却要求迪奥戈·雷尔瓦斯再重复一遍。迪奥戈·雷尔瓦斯二话不说，就把她的一只胳膊扭断了，也许是胳膊肘吧。迪奥戈·雷尔瓦斯立即把她送进了医院，并从医生的口中得知是胳膊骨折，于是便把她留在医院治疗。罗萨丽娅大吵大闹，考虑着是去警察局报案呢，还是适当地保持沉默。为了不使在希亚多的两片商店失去顾客，她终于选择了后者。后来她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一位朋友，而她的这位朋友恰恰是迪奥戈·雷尔瓦斯派去了解她情况的人。“罗萨丽

娅不知从谁身上遗传到经商的荣誉感，她想当商会会长呢！”迪奥戈·雷尔瓦斯派去的那位朋友回来后对他说道。几个星期之后，又是迪奥戈·雷尔瓦斯的那位朋友对他说，他曾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希亚多闹市区与罗萨丽娅挽臂同行……看来不用几个月，这两片商店的财产将被挥霍殆尽。

迪奥戈·雷尔瓦斯大动肝火，8天来一直绞尽脑汁地琢磨着如何使这个女人破产：放火烧掉两片商店，或者干脆把她的另一只胳膊也扭断，就在冥思苦索如何向罗萨丽娅进行报复时，他想起了卡皮托莉娜，阿尔德巴拉地区一个漂亮而又活泼可爱的姑娘。他将要让她过上公主一般的日子，但困难在于如何把她带出村子而又不影响雷尔瓦斯家庭的声誉。他要跟姑娘谈，说服她，使她同意悄悄出走。然后在里斯本给她安个家。几天来，他左思右想地在拟订一个万全之策，以免采取强硬手段，因为对于他这样一个胡子几乎全白了的老人来说，这等事情将是有伤体面的。

突然，他得到了一个消息：有人看见他的外孙鲁伊·迪奥戈同这个姑娘犹如情侣般同骑在一匹马上，可能是从特茹河那边走来的。不，不能让魔鬼笑话他。他决定借英国女教师的事，把鲁伊·迪奥戈打发到他母亲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的身边，同时感到把鲁伊·

迪奥戈培养成雷尔瓦斯家族真正的继承人的计划已然告终。他信不过米格尔·若奥，一直想建立一个由所有财产继承人组成的团体，这样，他的家产就不至于由于他的过世而被瓜分得七零八落。由鲁伊·迪奥戈统管全局，庄园的大部分财产归于他的名下。

这些计划全都破产了。

现在他承认自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即鲁伊·迪奥戈长着一双阿劳若家族特有的深蓝色的淡漠的眼睛，而且从他父亲腐败的血液中继承了怠惰和自夸的恶习。

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前来找他，想亲自了解儿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把这些想法告诉了她。她明白女儿决不会卑躬屈膝地祈求他原谅她的儿子的。他为唯一能保持雷尔瓦斯家族特点的这个女儿而自豪，同时这也有助于他顺利地把鲁伊·迪奥戈赶走。他心甘情愿地抛弃了原来要培养鲁伊·迪奥戈的想法。他曾这样设想过，5年之内，把里巴特茹的财产转移到鲁伊·迪奥戈的名下，米格尔·若奥则只能得到结婚时为他买的托尔卡托庄园和阿伦特茹的一些田产。此外，所有的牲畜也统统归鲁伊·迪奥戈所有。现在这一计划需要推迟几年了，要等大孙子安东尼奥·迪奥戈，即已故的安东尼奥·卢西奥的长子长大成人，能

够挑起继承人的重担时再作具体考虑。他相信这位大孙子绝不会使他失望的。因为他从头到脚都像雷尔瓦斯家族的人。

埃米莉娅·阿德拉德以其特有的方式对父亲的独断专行进行了反击。

“这样更好，我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儿子在这个家庭里养活那些与他有同样权利的人。”

“你别忘记，这个家只属于我，我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当初您选择他当继承人就违背了长子继承的规定……”

“这种作法对有才能的人是公正的。我本人对谁都不相信，最高的位置应该让给最有才华的人。”

“那么，我应该感谢您对我儿子曾经寄予的期望……”

“千真万确，我曾经信任过他。”

“这使我不得不感到十分惊讶，他一直是阿劳若家族的人……一种生性懦弱的人。”

“你说对了，你比谁都了解他。”迪奥戈·雷尔瓦斯已不再亲昵地称她为米拉伊了，也不再用慈爱的目光望着她了。

“我曾一直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雷尔瓦斯家

族的人。”迪奥戈·雷尔瓦斯接着说道。

“要弄明白怎么样才算是雷尔瓦斯家族的人是很难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各不相同！我曾听您说过，维拉维尔德斯家族的人有严重的缺点，但您的儿女们会是雷尔瓦斯和维拉维尔德斯两个家族结合的产物……”

“是这样的。”

“我和安东尼奥·卢西奥都没能成为您所希望的人，看来米格尔·若奥也不很讨您的喜欢，难道只有玛丽娅·多·皮拉尔才称得上是雷尔瓦斯家族的人吗？……”

迪奥戈·雷尔瓦斯被激怒了。

“你不要让我提醒你……”

“我是在您的家里，对吗？”

“你应该尊重我！”迪奥戈·雷尔瓦斯喊了起来。

“我没有忘记这一点。我只想了解，是否因为他同那个邪恶的英国女教师的事，我的儿子就不再是您的外孙了……，，

“我事先对他打过招呼了。”

“您是否对玛丽娅·多·皮拉尔也打过同样的招呼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想要暗示什么吗？我

知道你不喜欢玛丽娅·多·皮拉尔……”

父女俩都站立着，而且仅仅是一步之隔，但是彼此都避免去看对方。

“我只想提醒您一件事，妹妹同英国女教师是亲密无间的挚友……有关她们之间的友情，泽·佩德罗是能够说出一些来的。”

“从我开始，我们全都了解她的为人。”

“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她的全部……”

“你说吧！把你了解的统统说出来！”

“我不住在这个家里。我只能讲我亲眼所见的事情，当然就谈不上全部……”

“完全正确。”

迪奥戈·雷尔瓦斯垂着头，两手交叉放在背后，在那扇面对树林方向而开的窗户旁边踱来踱去。沉默无语之中，他想叫女儿出去，不想再听到她那些别有用心的话语。虽然他已打消了内心的各种和女儿和解的念头，但他仍以为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应该感到后悔，并且想着如何结束双方之间的这种敌意，因此他又希望能听到女儿的声音，以打破双方僵持着的沉默。

突然，迪奥戈·雷尔瓦斯感到有人在拉门，转身一看埃米莉娅·阿德拉德正朝门外走去。

“你要走吗？”

“我想我们已经把话说完了。”

“我还没有说完！”

迪奥戈·雷尔瓦斯向女儿走过去，刚才那种困惑的神态没有了。他要对女儿说些关于她自己的事情。

“别再让……我所以这样说，不是为了你，或是为了我们……但至少是为了你的孩子们。”

“您要说什么？”

“别再让别人背后议论你了……我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你……”

埃米莉娅·阿德拉德轻蔑地说：

“我真不明白，您竟然相信起匿名信来了……”

“当它们证实了我所猜想的事情已是尽人皆知的时候，我自然要相信……你别再去同那位伯爵夫人一起厮混了……”

“我知道该同谁交朋友。”

“那好，……但是你必须在她和家庭两者之间作出抉择，因为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显然，埃米莉娅·阿德拉德没有料到爸爸会把话题转移到她的身上。她顿时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她还想说些什么，但是迪奥戈·雷尔瓦斯的眼色制止了她。只有在转过身去准备离开时，她才敢张口说：

“睁开眼睛仔细瞧瞧您的周围！”

她觉得爸爸跑着追了过来。她想躲避开，但是最后又决定让他抓住。迪奥戈·雷尔瓦斯用力地摇晃了她几下。

“不让我提醒您吗？……”

这句问话是含有恶意的。迪奥戈·雷尔瓦斯只是用手指尖在她褐色的面颊上戳了戳。

“我不允许你这样卑鄙……”

迪奥戈·雷尔瓦斯把她推出门外，然后轻轻地把门关上。根据走廊里的脚步声，他猜测着女儿此刻脸部的表情。他明白，从此以后，只有他们两人中的一个快要死去的时候，父女俩才有重新见面的机会。

并不是像他的政敌所说的那样，迪奥戈·雷尔瓦斯由于怀上了君主的胎儿所以才染上了血液中毒症，而是腐败得不可救药的政府机构和邪恶的人，包括他的儿女们，使他染上了血液中毒症。为什么上帝还要让他继续活下去……

盲人的峡谷



第七章 苦恼的线团

周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真的发生了一些他没有觉察到的事情吗？大家都联合起来，目的难道是为了使他得出结论，即他想让家庭财富免遭不幸的努力最后终将失败吗？

他知道，他们把问题戏剧性地夸大了。他现在的的问题是上了年纪。是的，岁月不饶人。他因为感到不幸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快乐，一种痛苦的快乐。他做出了牺牲，但并不悔恨，对自己具有支配人和事物的力量感到振奋。为了什么？他经常喜欢这样发问。为了实现子孙们围绕在身边，为他感到骄傲，在这亲亲热热的小王国里，大家都以他为榜样的伟大梦想。与此同时，他在

不发生任何悲剧的情况下逐渐衰老，亲自看到每一个子孙都是迪奥戈·雷尔瓦斯的延续。为了他们的幸福，他不断地拼搏并把他们拢到一起。

他敢肯定，他已成为每一个子孙心中最伟大、最重要的人物，即使将来他过世之后，也仍旧如此，也许将永远如此……在阿尔德巴拉和本德德乌斯的牲畜群中和庄稼地里，在仆人们的记忆中，在标志勇敢和尊严的雷尔瓦斯这一名字所扎根的所有地方都将是如此……即使有人骂他是窃贼或暴君。

15岁那年，他开始一个人揽大权。当时，在他得知一切都将由他一个人来决定的时候，他是何等的高兴啊！

一切都在他的手中逐渐地发展起来了。那时候他就已经在为他们而奋斗吗？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清楚，他是会有自己的子孙的，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够抛弃婚后不育的任何一位妻子，从来不认为自己会没有后代！

大女儿出生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力量增强了，尽管他希望生个儿子，以保证雷尔瓦斯的名字不被融进在别的名字之中。埃米莉娅·阿德拉德是在11月的一个夜里出生的，一个冬季常有的可怕的夜晚。他听到屋里婴孩开始啼哭的时候，没有征得允许就闯进了房

间，去亲吻妻子从未被他吻过的双手。那一年他 24 岁，在欣喜若狂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即想亲自给一匹灰色的牝马备上鞍具——他一直没有忘记那匹马的颜色，也没有忘记它的名字：女霸王——，他没有穿雨衣，便毫无目标地朝着黑夜深处奔驰而去，浑身都被雨水淋湿了。只是在意识到这个女儿是上帝赐予的时候，他才想起了要去敲响阿尔德巴拉教堂里的大钟，作为所有百姓喜庆节日的信号。可是来到教堂门口时，他才发现没有带着钥匙。于是他把马牵到亭子里，想用肩膀撞开教堂的大门。一次，两次，不知撞了多少次，终于把门撞开了。他摸黑点燃了祭台上所有的蜡烛，接着便爬上钟楼。这时候，外面雷声隆隆，阵阵闪电照亮了大地。他随心所欲地敲击着大钟，可却觉得自己敲得好极了……

阿尔德巴拉的村民以为这是呼大家救火或救难的钟声，惊慌失措地纷纷赶到教堂。见此情景，迪奥戈·雷尔瓦斯不由得独自在钟楼上笑了起来。他在钟楼上大声地喊叫着，可是狂风暴雨盖住了他的声音，于是他又像上楼来时一样急匆匆地下了钟楼。教堂里已挤满了人，与此同时，教堂司事托尼奥·雷希纳也爬到了祭台前，以为教堂遭到了强盗的抢劫。迪奥戈·雷尔瓦斯站到大家面前时，只是一个劲地说：“夫人生

了女儿！”

他拍了几下离他最近的几个人的肩膀之后，又快马加鞭以同样速度回到家里，马刺把“女霸王”的肚腹扎得直淌鲜血。为了表示庆贺，他宣布放假两天，宰了4头小牛做烤肉，还买来了两大桶葡萄酒和一千多只面包……

现在他明白，不到他们父女中的一个临终的时刻，他们不可能再有机会交谈了。也许，在他弥留之际，她会姗姗来迟，那时候，他将辨认不出她来了。

想到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即他的米拉伊的时候，他猜测她也如他一样地忍受着苦恼的折磨，也许没有心思去梳理她那一头漂亮的乌发，一双纤细白皙的手无力地垂落在胸前……洪水夺走了他的大儿子安东尼奥·卢西奥，而只有当又一个不幸，即死神快要降临的时候，他才能再和大女儿见面。

起初，他觉得那次谈话给他留下的只是因为埃米莉娅·阿德拉德要离开他而产生的痛苦，但光这一点也足够他受的了，要直至死神——现在他多么担心死去啊！——快要来到他们两人中的一个的身边时他们才能见面，当时他这样想。至今他还在想着这件事，至使他感到十分疲倦。他不能向任何人坦率地说出心里话，他不愿意让别人认为他失败了。

唉，是的，父女俩谁也不肯让步。他不让步，埃米莉娅·阿德拉德也不会让步，他敢肯定这一点。他傲慢又痛苦地接受了这一切。他愿意这样，以便看到女儿与他一样忍受痛苦；同时他又害怕这样，因为他知道，当他想去见她和外孙及外孙女乃至鲁伊·迪奥戈的时候，将不会得到她的合作……在里斯本的客厅里，他感到多么惬意啊！在那充满甜蜜的半明半暗的房间，坐在外孙们留给他的舒适的安乐椅中，等候着莱奥诺尔·玛丽娅首先露面，以便使他想起自己的妻子。莱奥诺尔·玛丽娅与他的妻子有着同样忧郁的眼神，都介于温顺和粗暴之间。要是他在问起她学习钢琴的情况之前先问起她妹妹的事，她会马上表现出十分生气的样子。随后玛丽娅·特雷莎才会露面，高傲地站在远处，虽然已经 12 岁了，可是当看到他没有给她带蛋糕来时，这位已经出脱得十分标致的少女就会立即耍起小孩子脾气。迪奥戈·雷尔瓦斯最近已经多次和她开过这样的玩笑：他先把甜食盒子藏在钢琴里，当玛丽娅·特雷莎看到他两手空空，就撅起小嘴一声不吭时，他就把她拉到身边，抚摸着她的头发和脸蛋，要她们姊妹俩四手联弹《春天的华尔兹》舞曲。他先用深沉的颤音开始唱起他们 3 个人都熟悉的这首曲子，外孙女们立刻绽开了笑脸。当莱奥诺尔·玛丽娅

打开琴盖时，玛丽娅·特雷莎便发现外公用电话让人早已送来的蛋糕就藏在钢琴里，于是便情不自禁地嘤声嘤气叫了起来。这时候，迪奥戈·雷尔瓦斯想起了那个月亮的故事，从安乐椅上站起来，去吻她们的头发，把她们的头靠在自己硕大的身躯上。

他已失去了在里斯本的所有的温情。继罗萨丽娅之后，又失去了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和外孙们的温情，现在只剩下一些故友的遗孀还与他来往。

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什么呢？

莱济里亚公司和农业协会的会议，一些企业和银行的大会，因共和党人插足公众生活而出现的越来越污秽的政治谣言。由于殖民地的问题，这些共和党人现在都装扮成了至高无上的爱国主义者，捏造种种幕后的奇闻轶事对王宫进行诽谤。自从莫乌济尼奥·德·阿尔布格尔格自杀之后，大家纷纷议论这桩通奸丑闻……哦，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情妇是何许人也……

爱情把所有人的心绪都搅乱了，甚至英雄……甚至上了年纪的老人也都在所难免。此时此刻，迪奥戈·雷尔瓦斯想起了自己，想起了他对卡皮托莉娜的迷恋。这个魔鬼似的女人使他的头脑发昏。是的，他头脑确实完全发昏了，否则，他是不会把鲁伊·迪奥戈赶出阿尔德巴拉的，尽管他找到了后者与英国女教师

有染的这一借口。英国女教师简直使米格尔。若奥的头脑发了昏。此时此刻，他又想起了米格尔·若奥同泽·塞热罗妻子的往事，并对解决这件事的办法进行了比较。如果可以把这些事情简单地称为风流韵事的话，如果他对卡皮托莉娅并不怀有邪念的话，那便应该为外孙感到真正的骄傲。可是鲁伊·迪奥戈忘记了雷尔瓦斯历代家长所信守的规则，就是要在远离庄园的地方去找女人寻欢作乐，因为这样可以避人耳目，以免招来闲话和暗算。对于年轻人，情场上的过失都是可以原谅的。爱情是逐步学会的，只要不损害像他这种社会地位的人的家庭宁静，应该说搞到的女人越多越好。不幸得很，像他这种社会地位的人在这方面都是声名狼藉。

阿尔德巴拉的老爷们对年轻人进行惩戒，但又谅解他们，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他对鲁伊·迪奥戈的处理实际上表示他已衰老。在堕入企图占有一个女仆的罪过之中时，他感到自己已老态龙钟，不中用了，可这又有什么法子呢？

在里斯本，他想要多少姑娘就有多少姑娘……她们像卡皮托莉娜一样或者比她还年轻……但是他却想把卡皮托莉娜弄到里斯本去，以便能随心所欲地占有她。并不缺少这样的人，这些人甚至可以按照他所规

定的个子高矮、胖瘦程度，皮肤和头发的颜色把他想要的姑娘搞来，这只不过是花点小费的问题而已。

也许——他现在承认——他这样做还有一个不可明言的原因。

通过一封来信的含糊暗示以及在同朋友们交谈提到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的一些活动。她几乎总是与某位伯爵夫人厮混在一起，这位伯爵夫人是个诡计多端的荡妇，她不想使自己只身一人陷入桃色丑闻之中。说不定人们已编造出好多故事了，而想象需要根据，必须要找到根据。的确，近来他女儿生活异常。但他避免同她提起这些事情，佯装不知，以免迫使她最后选择强烈的反感态度来对待他。

他怎么能够指望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在他的威胁面前退却呢？

不，细想起来，是他的有关命运的谈话使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只要一想起这些话，他马上就会不可克制地浑身打起冷战来。以前他常自负地说：“除了死亡之外，没有任何不可挽回的东西。”

现在他意识到，他依靠这个和其它别的神话生活，目的仅仅是为了履行一种许诺，仅仅是为了维持他强大的活动能力，这乃是他的秘密。在别人面前说过的话，他要毫不含糊地兑现，只要需要等到埃米莉娅·

阿德拉德完全和彻底悔悟的时候才去做罢了。然而他清楚，埃米莉娅·阿德拉德是不会悔悟的……

他愿意相信，他们父女俩彼此狂热地喜欢着对方，以求一方让步。他们俩相互敬佩，可这种敬佩并不说明其中的一方甘愿示弱。这也许是最令人可怕又无法逃避的死亡将至的一种信号……啊，他是肯定不会死去的！

他日以继夜没完没了地把自己关在四风亭或卧室里，忍受着与米拉伊关系破裂的痛苦。他曾想过，他像一只猛兽，虽然在作出反应时肯定总是以一副假面孔出现在别人面前的。人的面孔是重要的。一天夜里，他躺在四风亭的那张简陋的木床上，突然对他曾快意地缠绕着的越来越大的苦恼线团感到厌倦，也许他希望结束这个线团并把它扔到一边去。埃米莉娅·阿德拉德曾给他留下一个疑问，刹那间，这个疑问仿佛一道亮光在他眼前闪过。她安的是什么心？仅仅是为了让他心烦意乱吗？当时，她大致是这样对他说的：“睁大眼睛，看看周围发生的事情吧！”

难道周围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为什么他要睁开眼睛……而且要睁得大大的呢？仿佛有人在说：你成了瞎子，又老又瞎。

即使又老又瞎，他也要开始行动，而不再如此地

冥思苦索了。他确信，只有他行动起来，大家才会向他弯下腰来以示尊重。

室外正刮着大风，四风亭四面的窗户在呜呜作响。

“是的，恰恰跟风一样……当风刮进一个田园时……才能把庄稼刮倒。”他怒不可遏地默默想道。

盲人的峡谷



第八章 或许风已刮进了田园

仿佛是一头狂怒的斗牛闯进田园，令人无可奈何。目前，他正为塞维亚斗牛节挑一头斗牛，这头牛肯定会震惊整个希拉尔达城，在安达罗西亚留下美名。他已为这件事作了吩咐。

斗牛节的前一个星期，他用了两节火车车皮把 7 匹马以及马车和斗牛运往希拉尔达。这样可以有时间对它们进行调养，恢复旅途中因被关闭在车厢内而消耗的体力。泽·佩德罗和驯马好手阿托乌基亚的儿子随斗牛一起前往。迪奥戈·雷尔瓦斯已派人给他们俩制做了崭新的牧工服，尽管他已察觉出泽·佩德罗对此并不高兴。泽·佩德罗想成为老爷，因为他有骑马斗牛的本领，但是

迪奥戈·雷尔瓦斯立即勒紧缰绳，不让他心生妄想。

“看来你不太喜欢这种服装……你是不是认为穿上它不体面呢？”

驯马员垂下了头。

“或许你觉得当牧工很难看？……你是哑巴吗？把头抬起来。”

驯马员不知所措地扭过头去。

“不是，老爷……”

“就因为这个原因，从今天起，你要天天穿上牧工服，就像你爸爸和你爷爷那样。”

他理了理胡须，额头却微微发颤。

“你永远不要为你家里的人感到羞愧。要是有一天你感到羞愧了，那你就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摆脱他们：离开我这里。”

小伙子急忙反问：

“主人不满意我的工作吗？”

“满意，对你干的活儿我满意。不过我从你身上觉察出一种什么东西……一种什么变化……我所以提醒你，仅仅是为了让你不要忘记，你能够当上骑马斗牛士，全都亏了我。你要明白这一点！”

“我明白。”

接着他又改口说：

“是的，老爷，我明白。”

然后又重复道：

“是的，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老爷，我明白。”

迪奥戈·雷尔瓦斯沉默了许久，仿佛有意让逆来顺受的观念在对方身上扎下根。他点燃了雪茄烟，用力咬了几下烟的尾部，接着仔细地看了看，仿佛要在那上面找到他还蛮结实的牙齿留下的印痕，然后转过身来对泽·佩德罗说：

“参加斗牛节的马都准备好了吗？可别让人丢脸。”他改变了口气，几乎显得友好亲切起来，但仍多少有点装腔作势。

“小姐想要带去的那匹马跑得最慢，还差点劲……”

“为什么？”迪奥戈·雷尔瓦斯问。

泽·佩德罗犹豫了片刻，说：

“小姐已有一段时间没有骑马了，这总归会有差别的。”

“这个由我来管。”

庄园主一面沉思，一面再次佯装望着他的雪茄烟，仿佛是在拿冒出来的烟圈进行消遣。他假装没有注意驯马员，实际上却用眼角瞟着他，发现他有些局促不安。要求他天天穿牧工服装显然使他感到不悦。迪奥

戈·雷尔瓦斯过去曾把泽·佩德罗抬举到一定高度，现在仍旧友好地让他从上面摔下来。他使因愚蠢感到骄傲和自负的驯马员承受侮辱，虽然他喜欢看到仆人们因为在雷尔瓦斯家里工作而感到骄傲和自负。这表明他们干得不错，并且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和高兴。

他开始在大厅里踱起步来，最后在仆人的身后停下。泽·佩德罗挪动了一下身子，不想让自己背对着主人。可是迪奥戈·雷尔瓦斯却制止了他：“就这样站着别动。”

这样他可以随意地打量他，让对方更加感到拘束。

“把那个英国女人骑过的牝马送到马厩去了吗？”他突然急速地问道。驯马员不禁打了个冷战，迪奥戈·雷尔瓦斯立刻觉察到了这一点。

“送去了，老爷。”愣了一下之后，泽·佩德罗说道。

“你把那匹马留在驯马场这么长时间……”

“只要她一骑上去，马就不听使唤。我真不知道这个女人有什么魔鬼缠身……”

他转过身来，脸上露出了狡诈的微笑。

“你觉得有趣吗？”

“不，老爷。”

他摊开双臂，仿佛主人的提问使他感到吃惊。迪

奥戈·雷尔瓦斯对他的这种态度十分恼火。

“我知道……我这样问你是不合适的，你发现她和我外孙之间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

他继续问了下去，并预感到需要同他做更长时间的交谈。他紧紧地盯着仆人的眼睛，以便发现他是否在偷偷地回避着他的目光。

“没有？……别人对我说，你有不少关于她的好事要对我讲，难道不是真的吗？……”

泽·佩德罗嘴里感到一种奇异的干渴，不得不动了一下嘴唇和上颌。

“我知道她每天都到驯马场去……”

“对。为什么你不说是同玛丽娅·多·皮拉尔一起去的呢？你同她一起到树林里去过许多次……”

“我是按照主人的吩咐去照顾她的……”

“谁的吩咐？”

“小姐的。”

“好了，你走吧！”

驯马员跨着大步匆忙朝门口走去，显然，他想要离开主人远远的。

迪奥戈·雷尔瓦斯却决定让他多停留一会儿。

“听着，泽·佩德罗！要用心调养玛丽娅·多·皮

拉尔挑选的那匹马。我要看到她在塞维亚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说不定她会从那儿带回一个未婚夫来。要是她真能带回一个来，你可以得到一个金币。”

他走近了泽·佩德罗，又说：

“至于那个英国女人，你记住，有人私下向我报告说，你了解不少她的事情……”

“这是有人故意给我使坏。”小伙子结结巴巴地说道。

“也许是吧……”

迪奥戈·雷尔瓦斯把一只手搁到对方的肩上。

“你知道……”

他本想让泽·佩德罗记起他用于威胁侏儒的那种惩罚，但随后又克制住了自己，不知为什么，他担心这样做会惊动自己的猎物。泽·佩德罗的那双眼睛使他感到不悦。

他让泽·佩德罗走了。

迪奥戈·雷尔瓦斯走到写字台旁，拿起桌上的一张纸读了起来。他划去了写在上面的第一句话，然后高声读出下面的名字：卡皮托莉娜。

他在小声地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两遍之后，便犹豫不决起来。

是把姑娘还是把她的爸爸叫到这里来呢？或许把

两个人都叫来？不，姑娘不能来，不能把她叫来，现在有什么话好对她讲呢？

他关上了窗户，坐到沙发上，但仍然感到不怎么舒服，于是又站了起来，关上并锁住门，然后躺倒在床上，两手交叉着放在额头。他用手腕按压太阳穴，企图消除眼睛和太阳穴之间的疼痛。入春以来，他总是有一种疲劳的感觉，或许不仅仅是疲劳。血液在耳朵里猛烈跳动，仿佛两把小锤在敲击一般。

他想记起是哪一天开始注意卡皮托莉娜这个姑娘的，希望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搅乱了他的思绪。大概是国王陛下下来的那一天吧。国王陛下曾亲口问他，那个比五彩缤纷的烟火还要可爱的姑娘是谁。是的，她的确漂亮动人。“迪奥戈·雷尔瓦斯，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只有民女才有真正的欢乐呢？”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他对卡皮托莉娜产生了兴趣。

说实在的，她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使他这样魂不守舍呢？这件事也许无关紧要……有些人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这类问题。他们可以派人把她找来，让她在府邸当女佣，然后再去接近她，接下来嘛，那就简单多了，会自然而然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等到有一天玩腻了，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缘故感到她没有用处了，就对她道声再见，让她抱着嫁妆离开府邸。倘若愿意

的话，为了能把她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可以帮助她物色一个男人。然后由他当她大儿子的教父，这样他天天都可以去看望他们。以前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那些人是造成主仆之间相互不尊敬的罪魁祸首，可现在他几乎可以理解他们，或者说是已在为他们进行辩解了。不能同意他们这样去干，不，这件事要慢慢来。他要对自己的儿女和孙子们有个交待，尽管其中有的不配如此。可是如果他做出的榜样会促使他们更为癫狂的话事情会变得更加糟糕，假如不加管教，米格尔·若奥将会干出些什么事情呢？想到埃米莉娅·阿德拉德，了解到她正与某个社交圈子里的人打得火热，他便不由得又增添一种无穷无尽的痛苦。

或许该把她的父亲找来。显然，应该把她的父亲找来。“你的女儿同我的外孙一起出去散步，这你大概是知道的，别装出这副嘴脸，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我的外孙还是一个孩子，而她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我不了解，她想从我外孙身上得到些什么。总不会为了让他作自己的丈夫吧，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现在我不得不决定插手这件事。上帝知道，我是多么不愿意这样做啊！你可别在这儿吵吵闹闹，也别哭哭啼啼，我不喜欢这样，你去另投主人，离开阿尔德巴拉庄园。别在我面前装出这副嘴脸，我需要的是尊敬

.....”

根据对方的表现，他可能会说出这些话来。可他现在是在编造，编造出感觉到的东西，编造出最糟糕的情况即编造他处理他们的理由。把他们赶出庄园，这意味着一种放弃。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什么。然而鲁伊·迪奥戈却使他不得不承认失败。雷尔瓦斯家族的人决不是一群在同一个槽子里吃饭的猪。

他将让管家处理这桩事。当然要这样做，他怎么能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等事情呢？毫无疑问，他老了。不过，他的身体还没有老，但是考虑问题的方法不同了。头脑不如以前清醒，渐渐迟钝了，总是用更多的时间去关注问题的阴暗面。把泽·博托这个坏蛋吓一跳他就感到满意吗？……他知道不会。他们已经开始修建工厂，将来只要一开工，他那里的壮小伙子们都会进工厂去做工的。而且还会修建起更多的工厂……有些事情采取不力的措施是无法解决的。

现在，真的是该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作出估计的时候吗？……

女儿击中了他的要害。

他听到一辆马车进入庄园大门的声音，于是便打

开窗门^①，从窗帘缝向外张望。是玛丽娅·多·皮拉尔独自一人做过弥撒回来了。他把为小女儿找丈夫的事情也往后推迟了。玛丽娅·多·皮拉尔的病着实令人奇怪，她躲在房间里回避与任何人交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医生说不清楚她的病因，最后竟得出了与阿尔温神父相同的结论。科学和宗教在医疗问题上持一致的看法，这可是最不祥的征兆啊！必须让她结婚，尽快让她结婚，仿佛女儿还不到 23 岁似的。他还曾以为是宗教的神秘感在女儿身上作怪，这使他感到不悦。所有的事情都不应该夸大。但是，当他看到女儿如此疏远教堂，他的这种假设便烟消云散了。即使在礼拜天，在举行连他都不会缺席的午前弥撒时，玛丽娅·多·皮拉尔也总是要找种种借口躲在房间里。

于是，在把原来为她物色的未婚候选人的名单作废之后，现在他又在想给她物色丈夫了。他利用最近一次镇上举办集市的机会，邀请了两位有可能成为他女婿的人来到家里。他对这两个人与其女儿接触时的表现大感失望，发现女儿要胜过他们一筹。当女人觉

^① 在葡萄牙，一些较老的房屋的窗户通常有两层窗子：外面是玻璃窗，里面是木板窗，晚上，除关玻璃窗外，还把木板窗关上。

得丈夫不如自己时，这种男女之间的结合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它将会很快结束，然后双方分道扬镳，或许要比这种结局更加糟糕……

幸亏玛丽娅·多·皮拉尔找到了自我消遣的办法。自从嫂子分娩之后，她似乎发现了一种对别人的孩子怀有的一种天生的母爱。现在她是马埃多索尔唯一的女主人，应该由她与他一起操办村里的慈善事业。她的母亲玛丽娅·若娜·罗林·维拉维尔德斯靠一种罕见的美德行善，玛丽娅·多·皮拉尔则不是这样，她忘掉了老人，仿佛不喜欢他们似的。她把父亲给她的钱全部用在那些刚刚诞生的婴儿身上。在这些事情上，她做得太过分了，甚至给孩子们穿起了丝绸服装。迪奥戈·雷尔瓦斯不理解玛丽娅·多·皮拉尔的做法，但保持着沉默，虽然他一直对女儿强调，在他看来，疏远老人并非是件好事。他提醒玛丽娅·多·皮拉尔要学习妈妈的样子，首先要帮助老人。每逢这种时候，玛丽娅·多·皮拉尔就要他讲讲有关妈妈的事情。尽管房间里挂着一幅妈妈的画像，但她还是喜欢爸爸给她描绘出妈妈的模样。最后她强调说：“从您所说的来看，我妈妈还要更漂亮些。我，甚至姐姐埃米莉娅·阿德拉德，都不能与她相比，幸好是这样。”

他不理解女儿。女人自有其奥秘之处……当她们

把事情复杂化的时候，会变得比谁都更加古怪。在这方面，母亲比两个女儿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玛丽娅·多·皮拉尔对自己挑选好的准备带往塞维亚的那匹牝马不感兴趣，这同样也令人感到她的古怪与荒唐。

一天夜里，用晚餐的时候，他问：

“你不想骑那匹叫‘火炉’的牝马吗？”由于这马的皮毛呈火红色，后背几处有给人火舌的感觉，所以被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这匹马不合适……‘火炉’似乎是个不吉利的名字，总有一天……”

“你需要天天骑马散步，每天至少一个钟头。塞维亚地方的女人都擅长骑马，我要你在那里给人留下一个好的形象……”

他察觉到女儿的嘴巴流露出一种冷漠的表情。

“否则就最好不带它去。”

“一切由爸爸您来作主。”

迪奥戈·雷尔瓦斯生气了。玛丽娅·多·皮拉尔对爸爸的态度感到诧异，因为她已习惯于爸爸听凭她撒娇和对她百依百顺，她感到不安起来，刚一吃过饭后水果，便起身请求离去。

“你忘了我没有别的人在陪伴……孩子，你这是自

私。你知道，我是从来不愿跟你生气的。就照我说的去办，从明天起，你要天天都到驯马场去……”

从女儿的目光里，他似乎看到她感到不悦。

“驯马场发生了一些让你不高兴的事情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她急忙回答说：“我可以问问爸爸，是谁告诉您的吗？”

“告诉我什么？”

“我不去驯马场的事……”

“还有谁呢？当然只能是泽·佩德罗。难道还有别的人在管理这些牲口吗？”

玛丽娅·多·皮拉尔很高兴听到爸爸这样的话，尽管她已有好几个月没有去驯马场了。她的表情变了，变得通情达理了。她走过去亲吻迪奥戈·雷尔瓦斯，求他同她一起去特茹河畔。

夜色吸引她们出去散心。从丛林深处，随着枝叶的沙沙响声，飘来一阵阵浓郁的香气。

玛丽娅·多·皮拉尔回想起了往事。

盲人的峡谷



第九章 一对情人重逢的地方

她醒着的时候，宁静的夜晚显得十分漫长。房间的窗户洞开，在她倚着的枕垫上方一侧，有一幅母亲的画像。她已有了重去驯马场的想法，但却盼望着别人先提起这件事。现在是爸爸让她去的，这就更好了。自从生怕有一天要生孩子的恐惧心理消失之后，她心灵和肚腹的创伤便痊愈了。亲眼目睹了 3 次孕妇分娩，曾使她感到毛骨悚然的那种神秘性现已不复存在。对于哥哥和姐姐把她带到树林小屋，逼迫她承认是她害死母亲的那个夜晚的回忆同样也不再那么重要了，尽管她并不喜欢重温那个时刻。幸好她没有说出他们逼她说出的那些话来。

对于死，她终于能够淡然处之了。当然她不愿意死，不过即使想到死也不再惊恐万状了。她并没有兴趣使自己活到老态龙钟，这并不是生活所追求的最后结局。她感到自豪，因为她知道自己战胜了分娩使她产生的恐惧。她猜想自己已冲破了最后会把她毁灭的苦恼的包围圈。这是她恢复健康的一个好征兆。

现在她将重新和泽·佩德罗相会了，可并不是为了相爱，因为过去那种爱的方式并没能填补她心灵的空虚。她更喜欢与孩子们亲昵，在阿尔德巴拉的街头，孩子们一看见她那垂着车帷的马车，就争先恐后纷纷来到她的跟前。倘若男人们只是被动地任她抚摸，那么与他们的亲昵就不会与孩子们的亲昵有什么差别。

从长方形窗口里射进来一束目光，仿佛有人突然发现了它，并把它投到了床边。她趴在地毯上，想看得更加清楚些，并为能重新端详地毯上的图案感到高兴。她记忆犹新，这块地毯是她 8 岁生日那天买来的。她一边用指头沿着地毯图案移动，嘴里一边念叨着花样的颜色。管理房间的女佣扶她躺下之后，布里吉达过来看她。这次她没有让布里吉达随便讲上一个什么故事。布里吉达会讲很多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十分美丽动听，尤以王子的故事最为感人。王子抱着公主骑在马背上，身后被一个什么人追赶着，她已记不太清

楚了，或许是一个女巫吧，当危险刚一临近，王子立即抛出一把咸盐，顿时出现了一片大海。然后他又抛出一块石头，平地立刻拔起一座高山。接着他又抛出一把面粉，一阵世上未曾见过的大雾随即滚滚而来。她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段扔面粉的故事，但不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

这一次，当布里吉达进入她卧室的时候，她假装睡着了，还故意发出如同她在坎波的一座棚屋里听到的一个男人的鼾声。她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够躺在那块大幅的地毯上，感受一下它那动物皮毛一般的柔软。她想重温一下那天的情景，从床上跳下来，躺到地上，让目光照到自己身上，可以肯定，在她的记忆中，原先花了那么长时间勾划出的踪迹已消失殆尽，因为此时她未能再体会到如醉如痴的心境。她站起来向窗边走去。

此时此刻，爸爸大概正在四风亭中，因为她看见了爸爸带去的那盏油灯发出的黄色微弱的光亮。他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以前她曾多次问过爸爸，但爸爸的回答总令她费解，使她感到荒唐。她从来没有进入过四风亭，虽然她曾多次央求过爸爸让她进去。爸爸在四风亭中逗留了那么长的时间，那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阿尔德巴拉教堂的大钟敲响了午夜两点的钟声，一列火车刚刚从那里经过并驶向远方。那列火车大概没有运载旅客，因为车厢里没有灯光，但是从机车烟筒里冒出的火苗仿佛要把天空点燃，更确切地说，仿佛是要把夜空点燃。她朝着树林那边望去，回忆那里给她留下的印象时，她同样也把夜空点燃起来。那里的一切依然生动地留在记忆中。在树林深处她从来没有感到舒适过。不，应该说她从来没有感到自由过，仿佛是树林控制了她的行动，扯着她，把她带到林中的一处地方。在她看来，丛林犹如一条地下通道，虽然树木都是活的，这真是太奇怪了，就像她骑马害怕树林，却又从来不去寻找别的路走一样奇怪。树林是一种诱惑。有时候，它诱使你——谁知道呢？——去发现那种奥秘的缘由。

她莞尔一笑。对她来说，那天夜里的一切都是一个奥秘。是啊，有时候就是这样！……

最后她决定不再遐想，让时光默默流逝。她喜欢这样，这是人们不能选择的唯一道路，即使停滞不前也会这样去做。这条路不会被拒绝，也不可能渐渐地被感觉到，可是，总有一天它会体现出它的份量，而且不允许回头重新去走或加以修正，因为时间已经流逝了。

马车上的灯在庄园门口的广场上照出了一小片圆形亮光，几乎难以察觉，仿佛越来越明亮的月光一般。牲口棚里不时地传来马的嘶鸣，使她的眼前又浮现出泽·佩德罗的身影。泽·佩德罗身材修长瘦削，驯起马来显得十分潇洒。她并没有觉得他是自己的情侣，虽然喜欢看见他骑马或在驯马场里驯马。假如他已成为她的情侣，情况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

疲劳最后征服了她，她不得不回到床上，仿佛妈妈的画像正在那里等候着她。她用右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便上床入睡了。

一觉醒来，她觉得浑身轻松多了。也许醒得晚了一些，几点了呢？她没有其他夜晚感觉到的疲劳，躺在床上仿佛比走路还要吃力。她唤来女佣伊丽娅，要她在早点前准备好洗澡水，还亲自从衣柜里取出了亚马孙女骑手的服饰。她准备与爸爸商量，和他一起去一次里斯本，选购一些去塞维利亚穿的时装。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到一家常去吃海鲜烩饭的餐馆，用过晚饭，再去看上一场戏。迪奥戈·雷尔瓦斯总是十分肯定地说，连西班牙的餐馆也不如这家餐馆的饭菜鲜美可口，所以一些朋友不禁开玩笑地说，他肯定年年年终都从那家餐馆分得红利。被邀请去就餐的朋友都是些快快活活的人，玛丽娅·多·皮拉尔很喜欢陪伴

爸爸一块儿去那里。席间，只要一提起斗牛和马的故事，爸爸就成了中心人物。所有这一切，至今她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有些朋友问爸爸：“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写成一本书呢，迪奥戈·雷尔瓦斯？”爸爸显得很高兴，但坦率地承认说，他肯定会把一些好端端的故事写糟的。“只要能写到你讲的这个程度就够好了。”“可是难就难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像说话那样轻易地写出作品来，这完全是两码事。我写东西的时候，就不像说话那样自如。”

但是他却能用诗人般的才情讲述那些故事，即使是那些讲过多遍的故事，他再讲的时候也总有一番新的趣味。比如在他祖父活着的时候一匹印有雷尔瓦斯家族标记的马硬是嘴咬脚踢弄死了一个牧工。因为马和牧工互相怄着气，而那匹唤作“小鸟”的栗色马对牧工向它干的许多坏事进行了报复。迪奥戈·雷尔瓦斯在反驳一些人认为马是一种低劣的牲畜时，经常重复这段故事。

在类似的晚餐上，有个国王的表弟几乎总要到场，他趾高气扬地自称是自由党人和共和主义者，毫不留情地批评王府里的人，常用一些诙谐和略带辛辣性的奇闻轶事往他们脸上抹黑。这个老单身汉爱在街头巷尾向普通民女炫耀自己，据说这乃是为了报复一位贵

夫人。这位贵夫人抛弃了他，竟同一位已经失去了性功能的老外交官在床上寻欢作乐。如果那位国王的表弟情绪很好，便会派人去阿特罗府邸取来吉它，一直弹唱到深夜，所弹唱的歌曲差不多总是些他自己写出来的，其中那首《花颂》最有名气。

玛丽娅·多·皮拉尔承认，她愿意留在餐馆，宁肯不去戏院。

迪奥戈·雷尔瓦斯从来都不让她在这种热闹的聚会中呆到最后，总是选择适当的时机带她离开。这种聚会最后几乎总以摔碗砸盘、拳脚相见而告结束。警察经常要前来干预，并把这位国王的表弟扛在肩上抬走，而后者又总要用他的男中音愤怒地高呼共和国万岁口号，这已成了一种惯例。迪奥戈·雷尔瓦斯一向避开这些有失贵族体统的场面。即使非常有趣，但一切都应有所节制，不能过分，一过分就会坏事。这位庄园主常说，它令人无法容忍。

玛丽娅·多·皮拉尔回忆着这些时刻，仿佛这能驱散其他一些她不得不要做出的回忆，因为现在她又要去驯马场了。同泽·佩德罗最后一次相会的回忆差不多已变得模糊不清，十分遥远了，别人对这些事情的窃窃私语远远超过了她的亲身感受——她觉得这太奇怪了！现在她不再把谈情说爱同她几乎接受了因

为她害死了母亲所以要遭报复一事混淆在一起了。以前她与库丽小姐在一起时，曾向对方讲述了她想象中所渴望的情景，两个人在库丽小姐的房间里一起偷偷喝着她们所说的令人讨厌的威士忌酒。说不定驯马员也了解她们之间的秘密，英国女教师把驯马员变成自己的情人之后，玛丽娅·多·皮拉尔也渴望模仿她的一举一动，走上那同一条通往树林的路。

归根结底，她到底害怕什么呢？……

英国女教师回里斯本去了，分手时，她几乎恶狠狠地对玛丽娅·多·皮拉尔说：

“你将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里……我本来想给你父亲写封信，告诉他我们俩所干的事情，但我可怜你。不过，我还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要祈祷上帝保佑，让我尽早找到另一个男人，来取代这个乖宝贝儿，否则……是的，否则说不定我会报复的。”

只有现在她才能够回忆起这些话，就像她亲身经受的创伤一样，它们是不能扩散的。天天都在同一个时辰，每当听到邮递员吹响送信的号角时，她就感到胆战心惊，浑身颤抖地躲到卧室里。库丽小姐会不会来信呢？……转眼时间已过数月，她不喜欢计算时日。现在她想爸爸大概还不了解她们俩的秘密，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除非英国女教师私下对泽·佩德罗说出

了真情。只有她自己所作的这种假设使她对驯马员感到害怕，不过，驯马员只是她家里的一名佣人，从小她就开始对他发号施令，虽然在庄园里玩耍的时候，他总是她最喜欢的伙伴。仅有少数几次，他企图接近她，她觉得可怕的威胁行将到来，心慌意乱，胆怯地没有回答就逃开了。可是现在她却主动要去与他幽会，她需要进行一下尝试。

一会儿工夫之后，她穿过了通向马厩的场地，脸色略有些苍白，是的，连身子也有点儿颤抖。只有她自己才能承认，她仍然非常害怕。阿托乌基亚的儿子一见到她，立即举步要去驯马场，她喊住了他，然后走过去问道：

“你是奉命要把我到这儿来的事告诉什么人吗？”

侏儒在马棚门口向她问候，但她只是点点头作为回答，避免他走过来攀谈。可以肯定，侏儒与她说话时必然是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而她没有一次不是生着气厌烦地听他喋喋不休的。侏儒绞尽脑汁想让玛丽娅。多·皮拉尔求她爸爸把阿托乌基亚的儿子赶出驯马场。玛丽娅·多·皮拉尔已经觉察到，他想用这个办法来与小伙子的父亲作对。小伙子对于她咄咄逼人的问话不由感到一阵惊慌。不等他作出回答，玛丽娅·多·皮拉尔便避开了侏儒，朝着驯马场的过道走去。

阴暗的过道使她感到压抑，仿佛缺少了阳光她就不能自如地呼吸一样。她的脚步开始迟疑不决起来。

从驯马场里传来了泽·佩德罗和谐但却又是忧伤的声音。她稍稍停留了片刻。泽·佩德罗大概已经知道她会在那个上午回到驯马场的。她断定他想让她回想起他们在树林里的幽会。她恰恰因此才决心闯进驯马场，叫着他的名字，生怕他转身退走似的。

“都准备好了吗？”

她察觉到这一问话使他不由得颤抖了一下。

“‘火炉’怎么样啦？”她像以前一样爽朗地问他。

重新穿起了牧工服的泽·佩德罗低首小心地转过身来，已经失去了以前那种开朗和略有些洋洋自得的神气，尽管他的眼神力图向她表示，他还是她原先所熟悉的那个人。只有这时，玛丽娅·多·皮拉尔才平静了下来。

她勒住牝马的缰绳，敏捷地跃上马鞍，然后又理了理裙子。泽·佩德罗站在马的旁边望着她，还不清楚她要与他保持多大的距离，壮着胆子对她说：

“我以为小姐您不会来了……”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她显得十分傲慢，也许是为了不让他作出回答。

“你穿上牧工服挺不错，你不该再把它脱掉……”

“你愿意让我陪你一同出去走走吗？”

“不……”

她让马慢悠悠地朝出口走过去。

“我希望你安于你的工作，泽·佩德罗。”

“我不能肯定。”驯马员伤心地说道，同时把手搁到马的后背上，随马而行。

“你在冒着失去工作的危险……”

泽·佩德罗一个箭步抢到马的前面，牢牢勒住了马缰，正要与玛丽娅·多·皮拉尔说些什么，亭子里出现了迪奥戈·雷尔瓦斯的身影。

庄园主做了个鬼脸，默默地盯着他们。

玛丽娅·多·皮拉尔挥动着黑色的帽子向爸爸问好，同时使“火炉”侧行朝着出口的过道跑过去。

“您看怎么样？”她大声喊道，以掩饰自己的心慌意乱的神情。

“不怎么样！……”

她觉得爸爸的声音难听而古怪，至少是古怪的。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塞维亚，玛丽娅·多·皮拉尔曾悄悄地对泽·佩德罗说：

“你还记得那天上午在驯马场的情景吗？我真害怕他……我熟悉他的声音，可谢天谢地，那一次我估计错了。”

盲人的峡谷



第十章 猎取野兔

“我们大家都搞错了。”米格尔·若奥若有所思地默默想道。此时此刻，他的伙伴们以为他发现，能否从球桌的另一端轻轻地碰一下他的球，使它撞上球桌角上的另外两个球，与它们停在一起，然后开始实现新的 12 次连击红球的取胜计划。如果他这一次击球失败，就可能给对手提供赢的机会，萨尔格罗——他妻子的堂弟、6 名比赛者中最佳的球手——就能将球一一击进网。他也可以防守性地轻轻捅一下球，让它滚过去撞击一下红球，使红球带着他的球碰击球桌的两边，然后同另一个球碰到一起。很明显，这种打法要冒风险。如果这个球在行进过程中再次碰撞到红

球，就使萨尔格罗有了 16 次连击红球的可能性，使比赛在他的手中结束。

“你紧张啦！”菲利佩·门达尼亚往上推了推架在小鼻子上的镜架，嘲弄地说道。

“不要妄加评论，这样可以好好地赢上一盘。”

福图纳托·罗林的儿子托·罗林说道。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男子汉的气概和奸诈的秉性。

米格尔·若奥瞟了他们一眼，又用白粉块去擦球杆的顶头，同时想把玛丽娅·多·皮拉尔忘掉。玛丽娅·多·皮拉尔仍旧呆在两厅交界的拱廊下。他曾问过她：我们带泽·佩德罗去吗？她回答说，不，带泽·佩德罗去干什么呢？她的回答搅乱了他的猜疑。

“我们大家都搞错了。”他再次这样想道，同时左手稳稳按住球桌的绒布。他用球杆对准了球，快速地来回瞄了几下，然后很干脆地一击，不偏不倚，正好击中，红球先在球桌左边碰了一下，然后弹回，从他的球杆下面滚了过去。这时候，他把球杆扬起，站在那里，乐滋滋地看着球按照他的意愿滚动。现在球都到了网角附近，不必心急，只要他能 11 次连续击中红球，就可以稳操胜券了。这不仅赢了对手，也赢了他的两位伙伴，他将比萨尔达尼亚多出 6 分，比企图削弱他的地位的托·罗林多出 16 分，虽然米格尔·若奥

的胜利可以使托·罗林有可能在挑选次日狩猎女伴时名列第二位。

在隔壁大厅里，夫人们都在等候他们比赛的结果。晚饭时大家作出决定，翌日猎兔时要男女成双地进行，每一对只能携带两条猎狗，这样可以使捕捉兔子的时间持续得长一些。另外，每一对男女都要在前面的另一对男女走出 25 米之后再出发，以保持猎兔时前后之间的距离，同时牵猎狗的仆人走动时脚步要轻，不要增加声响。

萨尔格罗提议说，通过台球桌上的胜负来决定挑选女伴名次的先后。6 位男人分成两组进行比赛，由获胜的小组首先挑选女伴。在取得胜利的小组里，第一个挑选女伴的机会要让给其中积分最多的那位先生。米格尔·若奥全力以赴，一心想挑选儒莉尼娅·金特拉作为他的女伴。

儒莉尼娅·金特拉的丈夫正在洛伦索马贵斯为他所在的公司圈地。这个公司总部设在里斯本，是一个与葡萄牙和里斯本某个银行有联系的德国人出资成立的。就像塞巴斯蒂昂·特莱斯所说的那样，由于思念丈夫，儒莉尼娅·金特拉便与眼前的追求者厮混，企图把丈夫忘掉。

随着记分板上比分的增加，米格尔·若奥的手指

颤抖起来，尽管他力图表现得十分镇静，甚至讲出了自己下一步的打法。他不想让别人以为他要设法击中另一个白球是球运好的结果。他打得不错，并且继续着已经开始的进程。不过他察觉出他的话使萨尔格罗感到不悦。按照他与爸爸商定的计划，萨尔格罗是玛丽娅·多·皮拉尔未来丈夫候选人之一。他曾向爸爸许诺过，要尽快解决妹妹的婚事。为此，现在他经常同那些可能符合爸爸心意的小伙子聚会，而玛丽娅·多·皮拉尔则固执地表示她要自行决定个人的婚事。

米格尔·若奥保留着自己的计划。

现在就差两次连击红球了，他不能够再分心。他需要独自一人同儒莉尼娅·金特拉在一起，而翌日乃是他得到儒莉尼娅·金特拉的最好时机。他已察觉出，这个女人是不会回避他的。米格尔·若奥慢慢地击了一下球，边上的那个球几乎动都没有动，而他所击的球却从最有利的一边碰上了红球，使它移动到桌边，慢慢地滚到了白球的附近。与他搭档的朋友们立即用球杆敲击地板，表示在为胜利而欢呼。

“还用打最后一个球吗？”他炫耀着问道。

“要打到底。”菲利佩·门达尼亚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

“要是我的孩子还没有睡觉，我会叫他来结束

.....”

妹妹玛丽娅·多·皮拉尔朝他笑了笑，他也点头表示回答，同时又想起了阿托乌基亚的儿子对他讲的有关妹妹和泽·佩德罗之间的事情。玛丽娅·多·皮拉尔的回答是真心的吗？

他准备从容易的一侧击球以结束这场比赛。萨尔格罗还在评头品足：

“这是小孩的打法……”

米格尔·若奥捻一捻他的胡子——现在他像已故的哥哥一样蓄起了胡子，每逢感到得意时，便要作出这个动作——反驳说：

“老兄，记录板上记录的每一次连续碰击红球的得分都是一样的。这应该由我的搭档来决定：我是采取容易的打法还是来个漂亮的打法？”

托·罗林和邦芬的意见不同。邦芬是米格尔·若奥母亲维拉维尔德斯家族一位名叫康斯坦萨·伊萨贝尔的表妹的丈夫。康斯坦萨、伊萨贝尔是一位年近 40 的标致女人，米格尔·若奥赞许她的前胸如同“祖国的祭坛”。现在米格尔·若奥必须自己作出决定。他把身子转向 3 个球围在一起的那一侧的对面，准备使他击出的球在台面滚动，然后在另一个角的两侧撞击。他看到了球在绿色的绒布上滚动的路线，但是，他刚要

准备连续去撞击红球时，却感到懊悔了。他心里想起了什么事，于是决定还是从有把握的那一侧去打。他作出了抉择，并很快重复了原来的打法。这时候，与他搭档的伙伴们又都高兴地用球杆敲击着地板，而对手们却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这场比赛来。

玛丽娅·多·皮拉尔向坐在隔壁大厅桌旁的夫人们报告了比赛的结果。

“告诉他们，不准夫妻结成对子。”儒莉尼娅·金特拉夫人提醒说，同时炫耀着她那件袒露出一大片瓷白色前胸的深玫瑰色连衣裙。”她的胸脯就像塞维雷斯牌瓷器”，托·罗林垂涎三尺地说道。

球桌周围的男人们听到她那充满引诱的话语，都把这看成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通知。米格尔·若奥只说了声“都知道了”，大家便都明白他将挑选谁作为女伴，去追捕在莱济里亚跳出来的第一只野兔。托·罗林有点不高兴，因为按照当时社会的时尚，他得挑选女主人伊莎贝尔·萨尔格罗与其同行，虽然她也是一位出色的女骑手，一位令人欢愉的女伴，听到富有挑逗性的故事时不怀偏见——这一点使她的丈夫大为恼火。邦芬破坏了这场事先安排好的游戏，当他知道雷尔瓦斯家里的人想把玛丽娅·多·皮拉尔留给萨尔格罗时，便选择了玛丽娅·多·皮拉尔作为自己的女伴。

6 对男女搭配完毕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钢琴演奏会。女主人伊萨贝尔·萨尔格罗弹了一首舒伯特的曲子。邦芬身材苗条的妻子弹了一段肖邦的作品，用浪漫和热情缓和了一下众所周知的他们夫妻间的紧张关系。他的丈夫尽管一再推说嗓子疼痛，可还是不得不唱了一首幻想曲。接着，托·罗林自告奋勇地说要唱一首葡萄牙民歌，可同样也只能由钢琴伴奏，于是他就责怪米格尔·若奥的府邸没有吉它或六弦琴。

“请你耐心地听我讲，这是对里巴特茹传统的一种背叛。”

玛丽娅·多·皮拉尔决定为他伴奏。

米格尔·若奥送玛丽娅·多·皮拉尔回马埃多索尔府邸时已将近子夜了，尽管菲利普·门达尼亚和塞巴斯蒂昂·特莱斯要陪伴他们，他们兄妹还是单独地走了。由于傍晚时下了一场雨，夜里十分凉快。

“怎么样？”米格尔·若奥问。

“什么怎么样？……”

“起码你散了一会儿心吧？”

“是的。”

“你觉得塞巴斯蒂昂特莱斯这个人怎么样？”

“一个好小伙子……他们都是些好小伙子……但这并不是你所要问的。米格尔哥哥，有话你就坦率地

说吧！”

“好。也许我是想了解一下你对萨尔格罗有什么看法。”

“很好……”

“这已是一个进步。”

“我说过了，我觉得他们大家都是些好小伙子。”

两匹马的蹄声在夜空里回响。米格尔·若奥已经答应过爸爸，但是也没有忘记他同自己所订的协议。当然了，他有自己的打算。现在，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的儿子不会再回雷尔瓦斯的庄园了。玛丽娅·路易莎·桑巴约·安德拉德的两个孩子也住到远处去了。对于家族的将来他是怀有野心的，尽管他的儿子还不满两岁。

“你真的不想结婚吗？”

“我从来没有只当阿姨的想法。”玛丽娅·多。皮拉尔犹豫了一会儿回答说。她心里有数，不能大讲她不想结婚的事。

“不仓促行事是好的。”哥哥说；“希望你不要对爸爸说起这件事……”

“他觉得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关心有时真使我感动。总有一天我会使他称心的，但是这要等到我有了自己所喜欢的人……”

米格尔·若奥抽了牲口一鞭。

“你从来没有喜欢过什么人吗？”

“我 11 岁时喜欢过，不过你别问我是谁，因为我现在对他已不感兴趣……当时我很喜欢他，觉得又开心又害怕。”

“爸爸要我帮你找个丈夫。”

“这我早就知道。我是不会让你为难的。要是你认为合适，我可以表现得对伊莎贝尔·萨尔格罗嫂子的表弟感兴趣。这个人还不错嘛。”她用嘲讽的口气补充说：“他在阿伦特茹拥有地产，还掌握火柴公司的财权……”

“我们有烟草公司。”米格尔·若奥笑着说：“不过，还是爸爸把他忘掉为好，因为火柴公司正准备吞掉烟草公司，这将是一场恶战，爸爸正为此生气呐。”

“我觉得他多少有点讨厌。我喜欢同我所爱的人结婚……”

“我支持你，我认为你是有道理的。我在爸爸那里也坚持了这一原则。”

“谢谢你了，米格尔·若奥。”说罢，她用衣领掩住嘴偷偷地笑了起来。“萨尔格罗令人讨厌，托·罗林是个粗鲁的家伙，恨不得把阿尔德巴拉所有的女人都搞到手……特莱斯·塞巴斯蒂昂就像一只长着胡子的

衣架……”

米格尔·若奥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

“请你不必着急，我们会有时间解决这桩事的。”当马车进入雷尔瓦斯庄园的大门，若阿金·塔伦塔向他们迎过来的时候，她又补充说。

“我们以后再谈萨尔格罗……你看好吗？”

她已明白哥哥同意她的想法，便想借助他的影响，准备独身到爸爸过世，尽管爸爸并不希望她如此。然后看看情况再说……

“明天上午 6 点，在特茹河畔”，米格尔·若奥提醒说，“你知道爸爸会陪你去吗？”

“我想不会吧……”

“那你就带上泽·佩德罗吧。要骑匹好马……”

“为什么要带泽·佩德罗呢，米格尔·若奥？我发觉他这个人太好高骛远，爸爸让他穿起了牧工服，做得很对。他简直昏了头！……现在他该觉得低人一等了。”

听了妹妹的这几句话后，米格尔·若奥放心了。

6 点整，玛丽娅·多·皮拉尔来到了上船的码头。码头上只有几个船夫和两条小船。天气略微有点寒凉，根据船工们对风进行观察的经验，这样的清晨将会带来好天气。

玛丽娅·多·皮拉尔身着一件从塞维利亚集市买来的丝绒镶边的黑外套，头戴一顶别人送的窄边上翘的科尔多瓦帽。她知道，穿戴上这种服饰她显得十分漂亮。刚才她去驯马场时，泽·佩德罗也曾这样对她说。她以为爸爸还没有起床，所以便在那里停了一刻钟之久，嘴里，还留有驯马员吻她时留下的味道。驯马员长长的胡须刺得她两颊灼热，几乎使她感到发疼。像过去几次一样，那个地方的皮肤仿佛要脱落下来似的。

最后，她吩咐泽·佩德罗把马备好，送到装运牲口的船上，自己则沿着河岸步行而上。她用手提着裙子，免得被灌木刺破。这片灌木林一直延升到种有藤竹的地方为止。林中的鸟儿开始叽叽喳喳地啼鸣，新的一天开始了。此时，她忽然想到应该克制自己与驯马员幽会的欲望，说不定别人已经有所怀疑，至少哥哥的话使她感到忐忑不安，虽然她嘲弄了自己情人的虚荣心，以此巧妙地回答了他。她爱他吗？不，她并不爱他。也许是由于他们俩在各个方面都不一样吧。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他们俩结婚是荒谬的，但是驯马员长得漂亮，所以她喜欢抚摸他。正如她同库丽小姐一起描写的那样，泽·佩德罗是一条漂亮的狼。他身材修长，穿上紧身的牧工装，越发显得精神。她曾这样对泽·佩德罗这样讲，想以此挽回爸爸对他的伤害，

可是这并没能使他减轻悲伤。就像她称呼他的那样，泽·佩德罗现在成了一个忧郁的阿拉伯人。

爱应该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有些时候，她觉得自己跟他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可以把她抛弃掉，仿佛树木那样，听任枯老的枝叶落掉。现在她已不惧怕与他接触，尽管并不感到迷恋。当爸爸和哥哥去阿伦特茹小住 3 日的时候，一天下午，泽·佩德罗在树林中曾对她这样说过。

当她听到马蹄声，东方的天边已开始出现鱼肚白。马蹄声离她很近了，她才看清一群人正朝她走来。托·罗林由嫂子陪同，走在前面，两个人都骑着黑马，一边挥动胳膊，一边喊着她的名字。待赶到她跟前后对她说，由于特莱斯·塞巴斯蒂昂，他们来晚了。特莱斯·塞巴斯蒂昂专门为这次活动做了一套珍珠色的外套，结果佣人却忘记把它放入行李箱带来，为此他十分不高兴。大家费了许多唇舌，才总算把他说服，劝他穿着燕尾服来了。

儒莉尼娅·金特拉穿着英国式亚马孙女骑手服，神采奕奕，趾高气扬，米格尔·若奥得意洋洋地与她结伴走了过来，玛丽娅·多·皮拉尔不由地同哥哥开了个玩笑。看来他们俩个彼此感到满意，这并不令人诧异，因为高挺着胸膛稳稳地坐在马鞍上的米格尔·

若奥也风度翩翩，倜傥潇洒。

“6点整！”老艄公说道，实际上已经过了半个小时。

“都怪特莱斯·塞巴斯蒂昂……”

“特莱斯·塞巴斯蒂昂现在成了你们犯懒的挡箭牌了。”

由于已无法像半个月来梦寐以求的那样在玛丽娅·多·皮拉尔面前进行炫耀，特莱斯·塞巴斯蒂昂的情绪更加沮丧。他轻快地从马上跳下来，接着就因稍稍扭了一下身子而叫起苦来，不过他立刻又装成没事的样子，不想在玛丽娅·多·皮拉尔那双美丽动人的眼睛面前显得笨手笨脚。头天晚饭前他曾悄悄地赞美了她的眼睛。“纯金一般闪闪发光的眼睛！”他如醉如痴地说。玛丽娅·多·皮拉尔一双美丽动人的眼睛装着一副怜悯的样子，对他进行了嘲弄。

“跟我调换一下吧，邦芬。”特莱斯·塞巴斯蒂昂把邦芬拉到一边央求说。

“即使您把克罗斯庄园送给我，我也不换。”

“您太过分了，邦芬！”

“输赢就是输赢，它跟法律一样，或者比某些法律还要顶用。对我来说……”

把马装到另租的一条船上之后，载人的船就扬帆

离岸了。头天夜里从维拉弗兰卡来的块头很大的艄公保证一会儿就可以到达对岸。大家都站在船上，不想把衣服坐皱弄脏，仿佛还要使特莱斯·塞巴斯蒂昂更加嫉妒似的，后者正满脸不高兴地站立在船头。

“美极了！妙极了！”在邦芬身边的菲利佩·门达尼亚喊叫起来，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两岸田野的秋色中去。“如同一条金色的城墙！我们正在翠玉和黄金之间航行，在河里观看日出简直令人陶醉！”

“瞧您这副醉醺醺的样子，可别掉进水里！”托·罗林轻蔑地说。

“除非您把我推下去……”

“不会的，我不会让您洗澡的！”

“您会游泳吗？”儒莉尼娅·金特拉逐个问道。

问过一遍之后，她了解到这些人当中只有两个人会游泳。儒莉尼娅·金特拉对米格尔·若奥及其妻子（后者因丈夫迷恋于儒莉尼娅·金特拉而醋意十足）说，她曾在卡斯卡伊斯浴场下水 3 个小时，惬意极了！

雷尔瓦斯家族的一伙牧工正在南岸等候着他们。大家已经能够听到也许是关在土墙后面的狗的吠叫声。为了寻找马匹上岸的地方，艄公又把船往前撑了一段路，但最后又退回到由 3 个牧工临时修起来的靠岸码头。牧工们摘下了绿色的尖帽搁到肩上，以示敬

意。萨尔萨也在这里恭候着他们，他的火腿形的鬓发差不多全白了。他已经问过手下的人是否看到迪奥戈·雷尔瓦斯也在船上。头天夜里，他曾对萨尔萨说要来，还说他要开船之前赶到码头，好让客人和孩子们大吃一惊。难道他病了吗？

米格尔·若奥刚跨上岸，萨尔萨就问他主人迪奥戈·雷尔瓦斯的身体如何，他已给主人备好了马，是迪奥戈·雷尔瓦斯亲自吩咐他这样做的。“谢天谢地，他没有生病，玛丽娅·多·皮拉尔小姐从府邸来时，没有带来任何不好的消息。”

这时候，米格尔·若奥想起了爸爸同大管家的谈话，叮嘱他要精心准备好狩猎和午餐事宜。爸爸总是这样，以为大家只尊重他一个人，仿佛家里没有他便什么事情都干不好，仿佛一切都像他所以为的那样，他的过世之日，就是整个世界毁灭之时。

男女骑手们刚出现在土墙上面，那些被关在里面的猎狗便活跃起来。它们清楚，它们能否自由地奔跑全仰仗着这些人的安排。猎狗们尽力吠叫，设法摆脱拴着它们的皮条，去嗅嗅大地和野草。那些牵着猎狗的仆人，正等候着主人的吩咐，被竭力要挣脱束缚的猎狗拖来拖去，来回地移动着。

在这种月份里，莱济利亚是一片平地。庄稼已经

收割，残株和野草已被烧过，河叉沟渠两边的植物呈现出柔和的色彩，圆形的茅屋和柴草堆表明，虽然见不到人影，但有人在这里居住。这里以及稍远一点，可以看见牲畜悠闲地吃草，能听见从牧场传来的忧伤的牛铃声。

狩猎的人们决定朝南向庞塔德埃尔瓦方向奔去。他们按头天夜里选配好的对子，男女成双向前行进。由于有几位骑手的骑术不够熟练，有些性情暴烈的马又不甘落后，所以很难保持好队形。儒莉尼娅·金特拉坐在马背上，显得有点儿紧张。那匹马察觉出牵着它的手缺乏信心，就变得凶猛起来，嘶叫着，不肯听从她的指挥。米格尔·若奥过来为她帮忙，一边喃喃地对马说着什么，一边用鞭子在它的臀部搔痒。后来他决定与女伴交换坐骑，准备用马刺和马勒好好教训一顿那匹不听话的马，使它与其他的马和猎手们拉开距离。他先使马做变换步法的走动，从平时的慢步加快到小跑，然后又从小跑变成慢步。反复几次之后，又迫使它侧行，总让它把头抬得高高的。最后则让它疾驰飞奔，一直跑到一条宽沟旁边。在沟边，让它以两条后腿为中心向后转，回头，然后像平常漫步一样，迈动带有白色斑点的腿走了回来，这匹马两只眼睛中间也有这样一块白色的斑点。

“现在你来试试。”他从马鞍上跳下来，对儒莉尼娅·金特拉说。

儒莉尼娅·金特拉按照米格尔·若奥所讲的办法握住了马的缰绳，牧马变得顺从服贴了，虽然一开始它还是对套在嘴唇上的马勒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主人刚一吩咐，一个仆人立即把两条猎狗放开。猎狗迫不及待地开始奔跑，并且不停地到处闻来闻去，与其说是嗅到了什么，不如说是它们的一种习惯，因为看起来它们只是渴望在旷野里享受一下自由的乐趣。这时，其它的猎狗因为还被拴着而怨恨地吠叫起来。米格尔·若奥和他的女伴走在前面，同其他猎人拉开了原定的距离，接着，米格尔·若奥便又提起了他们从府邸到码头时所谈到的话题，问儒莉尼娅·金特拉哪一天和在什么地方他能够去里斯本与她见面……他不希望儒莉尼娅·金特拉说只在月蚀之夜才能见到她……

儒莉尼娅·金特拉佯装正在看猎狗的奔跑，但是当她想起后面正与粗俗的托·罗林在一起的伊莎贝尔·萨尔格罗一定会感到的醋意时，便不禁微微笑了起来。就像门达尼亚·菲利佩指出的那样，托·罗林这个人言行随便，不拘小节，伊莎贝尔·萨尔格罗最终情愿与他结伴而行，因为她觉得他挺有意思。托·罗

林对陶醉于魔幻般清晨秋色的门达尼亚·菲利佩曾加以讥讽，门达尼亚·菲利佩因此对他耿耿于怀，十分不满。

“儒莉尼娅·金特拉，您拒绝我的友情吗？”米格尔·若奥固执地问道。

“我正在给您以友情。”

“邀请我到您的家喝咖啡吧……但不要请伊莎贝尔·萨尔格罗。每个星期我都需要见到您。”

“我却想每天都见到您。”儒莉尼娅·金特拉有意挑逗说。

正当一轮红日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之时，一条猎狗赶出了一只野兔，在猎狗和骑手们的追赶之下，野兔跳跃着拼命逃窜。众人齐声吆喝起马来，促使它们朝猎物奔驰过去。那只野兔乱蹦乱跳，企图寻找到一个藏身之所。猎狗紧追不舍，其中一条差一点儿咬住了野兔的屁股。野兔猛然一停，随即转变，朝另一个方向逃去。由于猎狗的反应不及野兔敏捷，被它拉下了好长一段距离，另外几条狗接着又冲了过去。因为它们发现上了野兔的当，所以就变得更坚决更怒气冲冲。野兔惊恐万状地朝一条沟斜窜过去，那里有可以藏身的高杆野草和灌木丛。就在此刻，一条猎狗追上了它，纵身一跃，朝着它猛扑了过去。野兔在地上打

了个滚，接着又朝着另一个方向逃去，使向它扑来的那条狗因为急转弯也滚倒在地。这时候，走在众人前面的米格尔·若奥和儒莉尼娅·金特拉急忙改变了追赶的方向。儒莉尼娅·金特拉感到十分兴奋，激动得浑身颤抖，喊叫声比任何人的都高。

米格尔·若奥要她作好准备，好跳过一条水沟。此时，野兔正朝着水沟奔去，企图在那里摆脱人和狗的追赶。这确实又是一个紧张的时刻。猎狗似乎也明白有失去猎物的危险，因而加快了速度。当几乎就要抓到的时候，野兔钻进了灌木丛。刹那间，灌木丛中乱成了一团。后来猎狗纷纷从灌木丛中跑了出来，漫无目标地四处嗅来嗅去，狂吠着，仿佛野兔的嘲弄使它们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在其他猎手的一片呼喊声中，和米格尔·若奥因野兔的诡诈而吃惊之际，儒莉尼娅·金特拉所骑的马滚进了沟里。大家都效仿托·罗林的样子，一跃跨下马鞍。托·罗林跳进水沟，一把抓住了吓得险些昏迷过去的儒莉尼娅·金特拉。与此同时，几个牧工正设法把马弄出水沟，不让它陷进泥潭中把腿扭伤。

所有的狗都狂吠起来。

儒莉尼娅·金特拉成了落汤鸡，水珠滴滴答答往下掉。一只臂受了伤，不住地叫疼。这位女骑手脸色

苍白，感到口渴，想要喝水。她被带到一个护田人的茅屋，有人给她喝了一口烈性酒。其他的人都想继续狩猎，可是在结伴方面却出现了矛盾。米格尔·若奥觉得仍旧应该由他陪伴儒莉尼娅·金特拉，然而在其妻子伊莎贝尔·萨尔格罗的怂恿下，托·罗林认为这个任务现在应该由他来完成，因为是他首先拉住了儒莉尼娅·金特拉，并且搀扶着她的手臂送她到这里来的。儒莉尼娅·金特拉感到自己的模样实在好笑，身上还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便不再卖弄风情。虽然因此她可以回里斯本尽情地打扮一番，但她掉进的是蚊虫孳生的泥水塘，冻得浑身发抖，所以根本没想到这一点。

回米格尔·若奥的府邸是荒谬的，单是路上就要耽搁一个多小时，儒莉尼娅·金特拉会冻出毛病，有得肺炎的危险，现在需要有人脱掉衣服借给她穿，邦芬这样说道。

玛丽娅·多·皮拉尔解决了这个难题。她吩咐一名牧工去灌木丛里脱下了牧工装，又把儒莉尼娅·金特拉带到一间茅屋内，用护田人的被子把她的身子擦干。

屋外的男女猎手们还在讨论着狩猎是否继续进行。那只野兔躲在灌木丛后面，还在不停地颤抖，虽然猎狗已跑到远处去吠叫了。

盲人的峡谷



第十一章 猎取女人

只有既是刽子手又是牺牲品的猎狗可以抱怨雷尔瓦斯一行人所决定的捕猎方向。这些人是为了在旷野里寻找刺激和兴奋才来的，现在却因为柔媚娇气的儒莉尼娅·金特拉在那里停下了脚步。

除了跟随儒莉尼娅·金特拉和米格尔·若奥的两条猎狗，其他猎狗都没有享受到在这平坦的大地上自由奔跑的快乐。野兔进窝后才恢复平静，但仍然胆战心惊，惶惶不安。

猎狗们叫得更加厉害了。米格尔·若奥派人把它们关进远处的狗圈，因为听到一条黄狗的吠叫之后，已经感到不适的儒莉尼娅·金特拉更加心烦意乱，觉得

马上就要死去似的。黄狗的第一声吠叫就吓得她立即趴到床席上，用被子把头遮住，尽管一群跳蚤在她白皙可爱的身上叮咬，也不会使她改变这种可爱的姿势，因为有一只小偷似的手正在这位贵妇人的前胸寻摸着什么。从那如饥似渴的手指的行动中可以断定，所寻摸的准是一件重要的东西。

“狗已经被赶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悄悄地对她说。

“可是这只手呢？”一个同样的声音问道，接着从被子下面发出了微笑声。

“这只手正抱怨不能留在……”

门口有人讲话，手和声音立刻无影无踪。

“儒莉尼娅·金特拉，不要忘记，我们是在里巴特茹”。

讲话的人是伊莎贝尔·萨尔格罗，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丈夫。在这么一个难得的時刻却出现了她，米格尔·若奥感到颇不自在。

“在这里，所有的胆小鬼看上去都应该是勇敢的人。”她接着说，“努把力，站起来……米格尔·若奥是很关心您的，您要体谅他才是。”

跳蚤也向伊莎贝尔·萨尔格罗发起进攻，她感到紧身骑裙裹着的臀部挨到了叮咬。她提醒儒莉尼娅·

金特拉小心跳蚤，并伸出胳膊，扶着她站起来离开了那里。

早晨凉爽的空气使她得到了补偿，血管里的血液流动得更快了。

“这些跳蚤真凶……我全身都被它们咬了……”

针对这两位贵妇人的谈话，托·罗林开了一个很重的玩笑，暗示她们俩下定决心要让邦芬也分享一下跳蚤的叮咬。他还说圆锥形的茅屋很有特色，应该仔细看看，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方丹戈舞。

“对，现在我可以肯定，我能够跳方丹戈舞了。”掉进沟里的儒莉尼娅·金特拉说，脸上露出了微笑。

另一位贵妇人刚刚回来，便惊慌失措地用10个指头寻找着钻进衬衣里面的毒蚊。儒莉尼娅·金特拉演戏似地哈哈大笑起来，从别人让她坐着休息的松木凳上一跃而起，掉进沟里时所受到的惊吓已无影无踪了。

接着她高兴地发现自己穿着牧工的服装，由此想起了堂·米格尔，我们的国王，真正的国王，真正的农业君主，他曾多次像她现在这样穿着牧工服装来到民众中间。大家兴奋地看着他走在凶猛的斗牛群的前面，带领着它们去牛栏或斗牛场，还在牧工们的帮助下，用短剑刺中斗牛并把牛拉住。葡萄牙国王的宝座应该设在露天和在马背上面，如果各国的人民没有互

相模仿这种怪癖的话。她说完这些话后，受家庭影响而成为自由派人并对其观念深信不疑的邦芬没有反驳她。

他想：“不应该对一个标致的女人进行反驳，特别是在准备上床的时候更不能这样。这位如此不安分的儒莉尼娅·金特拉总是想着上床颠鸾倒凤。”

儒莉尼娅·金特拉是位任性的女人，她反对米格尔·若奥派人把午饭送到茅屋里来，在茅屋里做饭才更有意思，仿佛突然间大家都变成了穷光蛋，一无所有，与世隔绝。她宁愿吃一顿用茅屋现成的东西临时准备的午餐，一顿真正的莱济里亚饭菜。

男人们完全同意她的主张。

米格尔·若奥要尽地主之谊，他要使大家都感到满意，便派了两名侍从取来为其他夫人准备的真正的午餐，她们不愿被儒莉尼娅·金特拉荒唐可笑的嗜好所左右。这个女人总是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与众不同。托·罗林只需要送些酒来，当然这是指红、白葡萄酒和葡萄烧酒。他不要喝水，因为没有比水更会使一个人的肚子像青蛙一样咕咕地乱叫了。

马尔加里达·门达尼娅听了罗林的这番话后，顿时脸色煞白地问：

“什么青蛙？”

“绿色的，夫人，绿色的青蛙……”

“喝这种绿色的水当然会这样的。”

“不，不，所有的水喝了都会像青蛙一样地咕咕乱叫的。”

直到此时，她才领悟到原来这位庄园主是在开玩笑，于是便从厌恶转而捧腹大笑，直笑得肚子发疼。她的哥哥说她幼稚无知，其他人则把她看成是一个傻瓜蛋。玛丽娅·多·皮拉尔到土墙顶上去了。她不愿意在那里呆上哪怕一分钟，听托·罗林的胡侃和萨尔格罗的阿谀奉承。

萨尔萨开始准备拌菜用的鳕鱼丝，他尽量切得很细很细，然后用庄园里的橄榄油、醋和大量的胡椒粉调味。这种凉拌菜好吃极了，简直令人垂涎欲滴。同时，另一个牧工正用牛粪作燃料，炖着两锅白菜猪肉汤。儒莉尼娅·金特拉继续穿着牧工的牛仔裤和从马棚那间小屋里取来的一件上衣。这位贵妇人有意炫耀自己，因为她知道，穿上紧身裤子和紧贴着白皙皮肤的衬衣，身上的线条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她守在那些厨师的身边，不时地品尝一下美味。

“好吃极了，真是美味佳肴！”她言过其实地赞美着。她所以这样说，多少有点与其他几位夫人作对，这些夫人都很不自在地呆在茅屋的背荫处沉默不语。从

土墙回来后，玛丽娅·多·皮拉尔决定骑上枣棕马散步。出去随便走走，她对米格尔·若奥说。这一决定使毫无指望地向她大献殷勤的萨尔格罗大吃一惊。此时此刻，米格尔·若奥和托·罗林正在为争夺儒莉尼亚·金特拉而战，双方都使用出最有力的王牌以压倒对方。

萨尔萨把玉米面包切成薄片，放到微火上烘烤，还不时地在这些薄片上洒些橄榄油，好使玉米面包吃起来更有味道。

“还有多长时间才能烤好，大工头？”儒莉尼亚·金特拉问，仿佛受到了惊吓反倒使她的胃口大开了。

“这块快好了……”

酒和雷尔瓦斯家的女厨师准备的午饭送来了，儒莉尼亚·金特拉坐到炉火旁边的凳子上，开始用手抓鳕鱼丝吃（没有比这“五指叉”更好的叉子了），同时脑海里又产生出一个新的古怪念头。她想了解，她能把那些男人控制在自己手里到何种程度。

“人不能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一点不能贪吃……”

特莱斯·塞巴斯蒂昂品尝美食的欲望超过了占有儒莉尼亚·金特拉的假想，这一点被里斯本沙龙的人称为“婚事不美满的女人”所察觉。为什么这么称呼

她呢？因为这位贪吃的女人的丈夫竟当着她的面同一个女歌手相好而抛弃了她。据说她的丈夫同那位西班牙女人一起去了莫桑比克的马普托。这位女郎是西班牙一位大人物的私生女，这是她自己对天发誓说的。

一位牧工拉响了手风琴，弹起了民间舞曲，使用餐的客人们活跃了起来，连夫人们也显得不那么冷漠沉闷了。按照当时的习俗，邦芬兴致勃勃地站起身来邀请米格尔·若奥的夫人跳舞。只要想到邦芬的舞蹈老师乃是法国舞蹈学校的毕业生，就可以知道他跳民间舞曲就像马祖卡舞一样驾轻就熟了。

猴血般鲜红的葡萄酒使大家像水手一样豪饮起来，帮助他们在这一聚会上忘记了过去一些不高兴的事情。儒莉尼亚·金特拉想邀请一名牧工与她跳方丹戈舞，但是这位牧工已猜测到主人的意图，就取消除了要露上一手的念头，把机会让给米格尔·若奥，由他去显示高超的舞艺。这时候，要是有人朝醋意大发的伊莎贝尔·萨尔格罗身上投去一粒火星，她准会立刻燃烧起来。丈夫在众人甚至仆人面前厚颜无耻地大丢其丑。不能这样，她不能让别人把自己当作傻瓜看待。这个家伙一见到女人，就神魂颠倒地忘乎所以，简直是一个疯子。

米格尔·若奥的方丹戈舞刚一结束，大家立即鼓

起掌来。这时候，伊莎贝尔·萨尔格罗吩咐手风琴手随便拉起一首贴面舞曲，接着便倚在托·罗林的身上，决心要对丈夫进行报复。托·罗林对此欣然接受，他也是个胆大妄为的人，一直以为女人是为了仰慕他才降生到世界上来的。儒莉尼娅·金特拉早已表现出对他的好感，在场的人都看出了这一点，而他比谁都更加清楚。他得意洋洋，低声哼起手风琴拉出的乐曲，搂住伊莎贝尔·萨尔格罗的上身，把她紧紧拥抱在胸前，这种动作在舞场中是从未见过的。

玛丽娅·多·皮拉尔同萨尔格罗很晚才回来，对这里激动而热烈的气氛十分惊讶。刚才她不得不再听一次冗长的求爱情话，并给萨尔格罗留下了一线希望。为了拒绝同萨尔格罗一起跳舞，她借口说骑马时间太长现在累了。是由于泽·佩德罗的缘故她才不肯结婚吗？不，不是的……她有她选择的自由，总有一天她会像她所希望的那样享受到这种自由的。玛丽娅·多·皮拉尔对嫂子与托·罗林的大胆举止感到十分惊讶。嫂子曾老实地承认过，托·罗林这个人使她感到害怕，因为人人都知道他喜欢得寸进尺，并以此为荣。米格尔·若奥的心思完全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并未注意到妻子在向表弟卖弄风骚。他同儒莉尼娅·金特拉同喝一个杯子里的酒，亲昵地把她搂在怀里，转

着圈子，仿佛客人们都已离去，整个莱济里亚只有他们两个人，可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被别人看到。

“疯了！”邦芬对门达尼娅·塞巴斯蒂昂小声说。

“过错在于她……”

“什么，在于伊萨贝尔·萨尔格罗？”

“不，你简直在胡说！在于儒莉尼娅·金特拉。”

是儒莉尼娅·金特拉的过错，应该是她的过错。此刻她已决定要骑上马，重新奔向她曾经掉进去的那条水渠。米格尔·若奥向她轻浮的头脑里不知灌进了多少甜言蜜语。当着惊讶不已的客人们的面，当着困惑不解的牧工们——他们悄悄地面面相觑，仿佛他们要为年轻主人不顾廉耻的行为承担过错似的——的确，两个人竟策马去了特茹河畔。那天夜里，在篝火周围大概会有不少的趣闻好讲了……

气恼而冲动的伊莎贝尔·萨尔格罗立即作出了反应，宣称为了孩子她要立刻回家。因为她要乘船过河回家，愿意陪她一起回去的可以马上就走。夫人们立即站到了她的一边。

夫人们以及托·罗林表示要与她一起乘船回家。托·罗林流露出了男人的骄傲和自负，以为这是伊莎贝尔·萨尔格罗专门向他发出的邀请，于是悄声对她说了句调情的话。肯定他想错了，因为在场的所有人

都听到了米格尔·若奥妻子的回答：

“托·罗林先生，请您不要混淆，一个聪明的男人应该知道一个家庭主妇与一个娼妓之间的区别”。

“您是在同我说话吗？”托·罗林毫无畏惧地问道。

托·罗林的这种无耻的发问使伊莎贝尔·萨尔格罗大吃一惊，她用不屑一顾的目光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也许由于她正在因为醋意而愤怒，所以忘记了托·罗林是以善于巧妙地回答别人的问题而著称并从中占取便宜的。托·罗林经常吹嘘自己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过别人要他所说的话。

“喂，我的夫人（我要把这个女人搞臭，但是以后……），虽然我不聪明……”

伊萨贝尔·萨尔格罗想笑，可是两只手却不禁颤抖起来。托·罗林接着说：

“但我还是能察觉到她们在什么时候愿意同我睡觉或是利用我得到一些微小的补偿的。但是，我却假装没有察觉。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所以我不想区别，虽然我是你丈夫的表弟”。

尽管看到伊萨贝尔·萨尔格罗脸色突变，几乎快要哭了，他还是粗野地继续说道：

“夫人，是您勾着我的脖子，投到我的怀里来的。在场的诸位都看到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祝大

家万事如意，再见！”

说罢，他摘下硬边礼帽，向在场的客人施礼告别，然后一跃跨上马鞍，打着口哨，沿着大路远去了。过了水渠，他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来，看到大家都围在一起，察觉出伊莎贝尔·萨尔格罗大概晕过去了。这时候，3个牧工和萨尔格罗正快马加鞭地奔他而来。

托·罗林吓得急忙转身而逃。

托·罗林卧床整整四天还无法翻身，人们用葡萄酒给他擦洗身子进行治疗。他被雷尔瓦斯家的仆人用拳头和棍子狠狠地给打了一顿。仆人们对托·罗林大打出手，萨尔格罗只是站在一旁观看，看到他认为与托·罗林的帐已经算清楚时，才命令停下来。

盲人的峡谷



第十二章 无头身躯里潜在的 一丝生命

他依然觉得亲眼目睹的事情犹如一场恶梦。既然被惊讶和痛楚困扰，未能当场杀死他们，让其他人懂得寡廉鲜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宁肯是个瞎子，什么也看不到。他感到自己的手脚不听使唤，仿佛孩提时代做恶梦一样，想逃脱追赶他的人，却又被吓得不能动弹。

他的内心十分痛苦，并猜想这种痛苦将会一直伴随他的余生，直到死去。这件事情竟不早不晚，正好发生在现在。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人在他的身上划开一个如此之深的伤口，这个在他身上划破的伤口将永远无法医治，就像所有事物的起源和本质

一样，现在被痛苦地裹上了包尸布，而且是在他明白了遭人蔑视的极大痛苦之后，在棺木里被裹上包尸布的。他们已经嘲笑过他多次了呢？……

为什么不在发生这件他永远无法容忍的事情之前死去呢？现在让他活下来只是为了进行报复……现在他只有以仇恨当餐，来度过余年了……

已没有任何东西——甚至死亡——能够医治他的创伤，巨大而可怕的痛楚使他变得可笑而无能，与此相比，死不过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现在没有任何理由使他不相信所目睹的耻辱了。他已无须去怀疑，永远也不会怀疑了……

他已没有任何可怀疑的了，虽然他宁愿去怀疑。

是他们迫使他痛苦地呆在房间里，独自忍受痛苦，使血液中毒受损。难道这就是眼下的生活所要给予他的东西吗？……或许是这样的！不过他有话要说……说得越晚就越糟糕。他宁可使自己贫困，重新回到爷爷创业时所住的那间屋子里去，也决不放弃报复的念头。他要为别人做出榜样。

他走进了四风亭，等候着儿子回来。有时候，他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许他太了解儿子了。他从来没有料想过，有一天他会作为一个失败者而在四风亭里处于一种滑稽可笑的境地。他已经无可挽回地

失败了，虽然在别人看来，最后仍然是他的话最算数——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但也丝毫不能使他得到补偿。

看来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毫无用处的……他意识到财富并非是一种钱币，可以用来交换他所不愿意失去的东西。同时他感到——多么可怕啊——，要是有人提议进行这种交换的话，他也不会接受，虽然他可以要求别人这样做，以便他们看看此刻他所处的痛苦境地，这种痛苦将要持续到他离开世界为止。他也明白，他是无法向别人倾吐这种心里话的，因为别人的怜悯对他毫无用处，而且他也不会接受。

他在四风亭里像梦游症患者似地踱来踱去，避免从朝向驯马场的窗户往外张望。他像一个小偷似地溜进了四风亭，又一次没有讲他惯常所说的那句话：“我们又在此见面了。”他甚至羞于记起这些话。

不，他现在不像先前那样是为了面对祖父和父亲的画像而来四风亭的。更重要的不是为了躲避其他人，而是为了躲避自己，为他自己的犹豫不决感到羞愧。

为什么没有把他杀死呢？……为什么没有把他杀死呢？……

他能够对父亲和祖父如实坦白，雷尔瓦斯家族中

的一员，是的，一个具有他们血统的女人，成了一位仆人的情妇吗？……他可以肯定是这样的，他亲眼看到了，他不可能再去怀疑了，他已经确信无疑。一个是他最心爱的女儿，一个是他最喜欢的仆人。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怎么能忍受这一发现所产生的心理冲击。不幸得很，竟轮到他目睹永恒神圣的事物遭到毁灭。它们应该是永恒的。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可因为什么而惩罚他呢？……为什么要惩罚他呢？或许他也应该怀疑上帝吗？或许上帝也是一个盲人，盲人的引路人，通过他的两条腿把人们引向峡谷。

“已经容忍了吗？……”

“不，他是不会容忍的。不仅现在而且将来也不会容忍的。”

他自言自语地想说服自己，接着又高喊了起来。可是他的声音却有气无力地掉在了他脚前。

那天上午，他是多么高兴地起了床，陪同他们去狩猎的呀！

他要同女儿一起突然出现在上船的码头上，让他们大吃一惊。他来到驯马场，里面空无一人。他本是想去叫他们的，同时不声不响地朝马车走过去而不让别人发觉。他相信他的这个决定会使女儿感到格外高兴。忽然，他听见了他们开心的笑声，那种欢乐的声

音使他产生某种奇怪的念头，某种预感。他从门口偷偷瞥了他们一眼，而他俩却谁也没有发现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摸了一下，可是没有带枪来。

谁也没有看见他回家，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到家里的。他的身心都感到了痛苦……内心体会到一种怯懦的感觉。是的，他是一个懦夫。此时此刻，他只能是个懦夫而决不会是别的什么，虽然他可以把没有斩断的一丝利己主义解释成为了日后报复而活下去的信号，并使玛丽娅·多。皮拉尔真正变成承受其痛苦和仇恨的人。

对他来说，别的情感都已不复存在，只有痛苦迅速地占据他的思想，遮盖住了对往事进行回忆的网眼。并非是为了忘掉过去，恰恰相反而只是为了使已经经历过的其它悲剧的残存记忆占据上风，仿佛他的一生本质上都是苦涩的。

是的，他的一丝利己主义阻止了不可挽回之事的发生。现在他觉得它似乎成了一个无头身躯里潜在的一丝生命。

难道这不是上帝发出的一个信号吗？……

可不幸的现实难道不也是上帝发出的另一个信号吗？……

于是，一种绝望的情绪占据了他。他爬到床上，用

衣服把头遮了起来，也许这样做是希望可以忘记他已无力砸烂的这个世界。

盲人的峡谷



第十三章 关于复仇的简短对话

近两天，他推迟了要同米格尔·若奥进行的谈话，企图不让他察觉出他受到的严重打击。他必须要采取行动，否则就忍受这一耻辱。上帝还能够拯救他，教他去超越痛苦。或许上帝也会迫使他犹疑不定？不，他需要的决不是宽恕，他讨厌那些软弱的人为了减轻苦恼而持逆来顺受的态度。他需要找到一个把他们俩都毁灭掉的报复办法，因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是不能坐视其名誉受到损伤而无动于衷的。他不想去追究他们两人当中谁的过错更大。他们是一致的，必须把两个人一起毁灭。或许这也是为了毁灭自己的一个部分，虽然他企图向别人表明，这一报复会使他得

到完全的补偿。

黄昏，他借口身体不适，下了四风亭，躲进卧室。呆在四风亭里可能是一种思绪烦乱、六神无主的标志，他是决不能让别人起疑心的。报复是这个时代衰退的标记，必须秘密地进行。当然只是表面上秘密而已，因为他所作出的榜样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大家可能都清楚这是他干的，虽然谁也不会指名道姓地讲出来。

为了给独自呆在卧室里苦思冥想寻找理由，他派人叫来了贝尔纳迪诺·贡萨尔维斯大夫。大夫进来时他正呆坐在安乐椅里。虽然觉得热，但是他却没有力气把外套脱下来。由于苦恼，他感到疲惫不堪。为了让两只眼睛今后永远干枯，他毫无顾忌地独自一人哭得老泪纵横。

“哪里不舒服，迪奥戈·雷尔瓦斯？”医生问。

“浑身不舒服，大夫，不知是什么病，您说是什么病我都接受。”

“我来听诊一下。”

“好的，听听吧……听听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

他想知道，在心脏里打眼埋上炸药，它是否也会像石块一样崩裂。这就是他的感觉。

“您的心脏就像一个年轻人的一样。”贝尔纳迪诺·贡萨尔维斯说。

“真是这样吗，大夫？”

“您是了解的，我从来没有骗过您。”

忽然间他觉得得到了补偿，虽然并不清楚能从其中得到什么好处。他同大夫谈起了政治，这也许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绪烦乱起来。他就烟草垄断一事对政府横加指责，猛烈抨击，说那是一个无耻的阴谋，是由一些火柴商策划的。这个阴谋所以能得逞，肯定是因为有些大臣在这个垄断机构中占有重要席位，真是耻辱啊！真是肮脏的行径啊！他不了解国王对此持什么态度。他曾相信过若奥·弗朗哥，可现在甚至连此人也组织了一个新的党派，无耻地背叛了他，为自由派观点辩护，仿佛这些观点是可以吃的食物，或是使某些人能得到保障。

大夫向他提起了科斯塔·卡布拉尔的例子，也许若奥·弗朗哥的阴谋不过是一个安定百姓的办法，和共和派分子在同一个水池里游泳，的确是需要他们安安定定的。

“枪呢，枪是干什么用的？”他生气地问道。

“仍然是为了开火。”

“那还等待什么呢？等待他们把枪夺走吗？……”

大夫看到迪奥戈·雷尔瓦斯心烦意乱，脸色苍白，一只手搁在胸前重新坐了下来。

“过不了多久，那些人要来杀我们的。”他苦恼地说，同时回忆起女婿去世的那一天的表情。

“别生气，迪奥戈·雷尔瓦斯。”

他不高兴地让医生离去了。他要摆脱医生，像现实中一样形影相吊。医生不够热情的态度使他生了气。他真想好好骂他一顿，问他政治是否是用糖浆和膏药做成的。后来，他把医生拉到一个窗角，没有改变语气地慢慢对他说：

“告诉大家，就说我不舒服……说我需要安静，不能见任何人。眼下我不能见任何人。”

“小姐很担心……”

“理应如此。”

在讲这句另有含意的话时，他真想发笑，可是他觉得浑身疼痛，淌出了汗水。

“告诉她，我的病没有什么要紧的，只是需要安静。大家都不要喧闹。”

“请您放心好了。”

他和衣在床上和安乐椅里度过了两天，是在仇恨和眼泪之中，用水和苦恼来充饥度过的。他清楚在这次复仇中，他将冷酷无情，毫不手软，虽然还要触及

到他最心爱的女儿。他亲眼见她由小长大。他回忆起——只有这时候他才看清了这件事的重要性——玛丽娅·多·皮拉尔的母亲正是为了她的出生才死去的。直到现在，他才理解了为什么她的哥哥和姐姐仇恨她。孩子们有着一种他所不具备的直觉。对，他也曾有所预感，那是一天早晨，他到达驯马场时，看见泽·佩德罗手里握着牝马的缰绳，仿佛情人一般地盯着女儿时才产生的。当时他真想派人用鞭子抽他们一顿。现在他不仅把这件事同她那谁也无法理解的怪病联系起来，而且还把她拒绝骑那匹专门为她挑选的马去塞维亚的事联系起来。当时是他亲自逼迫她重新回到驯马场的。他绞尽脑汁地想揣度出究竟是谁的过错更大。女儿至少已经后悔了。突然间他觉得脑子很累，无法继续去把了解到的诸多事实联系起来。

他派人叫来了米格尔·若奥。

米格尔·若奥胆战心惊地走进了迪奥·雷尔瓦斯的房间，以为父亲是了解到追捕野兔时所发生的事情之后才躲进卧室的。他唯唯诺诺，想哀求爸爸原谅，却突然发觉爸爸并不了解他与儒莉尼娅·金特拉之间的疯狂之举和仆人痛打托·罗林·迪奥戈的事。他不会放过托·罗林，这笔帐将放到别的机会再算。

“坐！”拥抱过米格尔·若奥后，迪奥戈·雷尔瓦

斯干巴巴地说。

“病好点了吗？”

“好了，我已经好了……”

他走过去把一扇扇门打开，动作十分迟缓，仿佛两只手不听使唤。他以为米格尔·若奥意识到了正在折磨着自己的烦乱心绪，所以又用力地把窗子朝自己这一边拉，决定也把它打开。然后，他趴到窗台上，朝驯马场望去，不由地感到一阵不快，但立即又克制住了自己。

“你的孩子和妻子都好吗？”他问道，竭力使自己的态度保持自然。

“迪奥弋·路易斯好极了，今天他还问起您老人家呐。伊莎贝尔·萨尔格罗也还可以，看来有身孕了……是两天前她对我说的。”

“很好。”

他感到很难开口进入正题，踌躇地想着自己应该说为好。虽然他清楚，两人交谈起来之后，他是能够考虑到哪些话是该对米格尔·若奥说的。既然需要让儿子参与此事，以得到他的帮助，也许应该对他开诚布公。自己已经和先前不一样了，他痛苦地想道。过去，一切事情都由他一个人包办，现在则需要别人帮忙了。不过，应该由他们两个人作出决定，他又想

道。

他不慌不忙地朝米格尔·若奥走过去，口里喃喃自语：“应该镇静呢还是惊慌失措呢？对，这时候需要镇静，要把一切问题都考虑到。”于是他作出了决定，终于说出了第一句话：

“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

米格尔·若奥猛地朝他转过脸去，仿佛事情与他相关。他又想起了狩猎的那桩事情。

“是的，很严重……”

他用一只微微颤动的手揉揉眼睛之后，把手放到了胡子上，并在那儿停了好一会儿工夫，似乎一心想把它理好。

“你对泽·佩德罗有什么想法？……对，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家伙的？”他激动地问道。

“我们很信任他的（他希望从爸爸的脸色上看出他提这个问题的缘由）。他出了什么事吗？……”

迪奥戈·雷尔瓦斯佯装没有听见他的问话。

“你有没有发觉过……什么事情……（我不得不提起这件事来！）是啊，你发觉过他和你妹妹之间有什么事情吗？”

米格尔·若奥左眼抽搐了一下，点点头并欠身站了起来。

“我曾派阿托基亚盯过他们的梢……我一直怀疑他们。我敢肯定，他是呆过的那个英国女人的情夫……”

“对这件事大家都有所怀疑，只有我例外。”

“后来，我有过一种预感……”

“为什么早不對我讲呢（你们什么事都瞒着我……）”

“我没有把握，不想打扰您老人家（他把身子转向窗户），我想，要是我对您讲出这种怀疑，您会以为我是居心不良。她是……”

“我清楚，我明白，你是在为你没有告诉我而开脱责任，”他严厉地打断了儿子的话。“你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他走到床头柜那里，取了一支雪茄烟，同时递给了儿子一支。

“抽吧，你可以抽烟……”

他划着了火柴，点燃了雪茄烟。

“你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没有……只知道他们俩常在一起谈话，一起去过树林。不过，我并不感到奇怪……”

“好，我明白了。”他用力地打断了米格尔·若奥的话。“是我让他们从小呆在一起的，不是这样吗？你

所想的不就是这些吗？”他大声问道，接着又后悔起来，生怕被外面的人听见了。

他跑过去把窗子关上，同时看清楚了下面广场上没有任何人。只有侏儒若阿金·塔伦塔像往常一样地坐在车库门口的那条凳子上，并且迪奥戈·雷尔瓦斯还看见他正把头扭过去。

“是的，我知道自己是有过错的……但是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了（此刻他已没有任何顾忌了）。他是你妹妹的情夫，这一点我敢肯定。我亲眼看到了，一点也不用怀疑。不需要看到那么多……我从来也没想到会看到那么多……”

两个人朝相反方向走去，仿佛想互不理睬似的。迪奥戈·雷尔瓦斯倚在门框上，“啊，让自己就这样倒下来该多好啊！”他用颤抖的手指捋着胡子，听到了儿子朝着自己走过来的脚步声和讲话声：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迪奥戈·雷尔瓦斯问。

“杀了他。”

迪奥戈·雷尔瓦斯闭着眼睛点点头，也许是为了不让正烧灼着睫毛的泪珠滚出来，随后说道：

“当然了！”

两个人面对着面，互相坚定地盯着对方。

“我可以负责一切。”米格尔·若奥说；这件事需要考虑得十分周到……以便我们俩谁都不会被牵扯进去……”

“不，这件事不能这样去干……请原谅！我上了年纪，也许不幸是这样的。”

两个人都沉默了许久。

“让法院无法指控……但是人人又都知道这是我们干的，只能如此……”

“说得有理。”

迪奥戈·雷尔瓦斯抓起儿子的胳膊，把他拉到卧室最里边，即离房门最远的地方，并且放心不下地望着房门，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无法控制的本能动作，虽然他也觉得滑稽可笑……

“你准备如何去干？……”

“我还不清楚……希科·本·法达多能干这件事。”儿子立即提醒说。

“不过，首先要同泽·佩德罗谈谈……好让他别起疑心。要让他们俩都没有疑心……”

“您尽管放心好了。对您来说，最麻烦的是不得不同玛丽娅·多·皮拉尔谈……”

“必须这样做(他挺直了上身)。你去告诉管家，今天我要到餐室去吃午饭。”

他觉得自己已经坚定不疑。他从来没有想过，当他不得不把事情挑明时，一切都变得如此简单容易。这些话最终帮助他找到了平静。他可以肯定，自己的心情业已平静。

“随后我们再碰一次头，可以在我的家里。”米格尔·若奥提醒说。“在那儿我们可以更随便些……”

“好吧。”

他陪儿子到了门口，与他握手告别。

“他们要明白，跟雷尔瓦斯家族的人是不能开玩笑的……那要冒生命危险！”

最可怕的是玛丽娅·多·皮拉尔也应受到惩处。

想到这一点，他又觉得痛苦正在摧毁他的身心。丛林里传来一声雄孔雀刺耳的叫声，他不由地颤抖了一下。

盲人的峡谷



第十四章 庄园主不让别人 分担复仇的责任

迪奥戈·雷尔瓦斯不肯让儿子包揽一切。他复仇的责任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大。应该由他承办这件事，而不应该交到别人的手里。应该由他来解决，由他来采取行动，虽然他知道，这会使他更加痛苦。或者也许并非如此……复仇大概能使他消除部分痛苦，肯定是这样的，这将会使他得到某些补偿。他要悉心考虑并付诸实现。他要迎上前去，感到已做好了准备，进行了精密的计算，不忘掉任何一个细节，一切都要精确无误。不仅如此！而且还不能忘记要使对方及时地意识到他在复仇，估量到死神正在来临，让他有时间知道正在步步逼

近而决不采用打埋伏的办法，因为一个人这样才会在临死的时候，想到自己做过的某些越轨行为。首先要使他从心底感到害怕，惊慌失措，然后再让他倒下来。一切都要慢慢地来，一切都应该有所间歇，让他们每个人都能穿上自己的丧服，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其中的滋味。

他完全可以同女儿一起用午饭，望着她的眼睛，与她谈话而不会使她感到恐惧。然后他就可以干余下来的事情了。余下来的事情要由他去了结。痛苦更加在他身上蔓延开来，烧得他发热，然而也给了他要把事情干到底的力量。不，他觉得米格尔·若奥的主张并不好。夜里，他们俩曾讨论了好几个小时。他们可以借口去看斗牛，安排一场惨祸，使他们俩之中的一位把泽·佩德罗杀死。这并非难事，而且他们俩都能看到这个目的的实现，给对方充裕的时间，让他罪有应得地感受到慢慢死去的痛苦。

想象着一头烙有雷尔瓦斯家族印记的斗牛用两只利角把泽·佩德罗的肚皮挑开，让他体无完肤，直至一命呜呼时，他几乎感到心花怒放起来。他甚至选定了一头 6 岁的斗牛，由于这头斗牛的块头过分庞大，两角过分锋利，过去一直没有被送进过斗牛场。不过，让一名盗窃他家声誉的小偷这样死去是太便宜他了，

后来他又这样想道。

“不，这样不行，不能安排一场惨祸。这样做，谁也不会意识到这是我们干的，然后还要把他埋葬……而且最糟糕的是还要把他埋到我们雷尔瓦斯家族人的旁边。”

这一设想不禁使他狂怒起来，因为这种结果反倒使雷尔瓦斯家族的人最终受到耻辱。决不能把这家伙埋到他们的身旁，这对所有的死者，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人，都是一种奇耻大辱，甚至连这个混蛋的父亲也会在九泉之下感到不安，肯定是这样的。已故的人应该受到尊重，因为有了他们，活着的人才互相尊重。泽·佩德罗的父亲是一位真正的博达·达·亚爪家族的人，这样一位死在驯马场上的人员不会喜欢自己身旁埋上一个玷污了雷尔瓦斯家族的家伙的，即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依然如此……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米格尔·若奥讨论时，这种假想使他如坐针毡，也许是因为他预感到儿子以为他被这种耻辱击败了。啊！不，所有的人都误解了他。这次人们还不会看到他被击倒。骄傲又回到了他的身上。

“你还记得丛林上面的那棵参天榭树吗？好！一天夜里，那时候你还小，一个吓人的响雷震撼了大地，火星雨点般纷纷落了下来，其中一颗火星雨点般直奔大

树，仿佛那参天榭树得罪了苍天。周围都颤动起来，似乎世界一瞬间就要毁灭。不过大树依然还在，虽然闪电已经把它劈成两半。现在我就是这样……这件事还不能把我打倒。”

他明白这是言过其实，他本来可以讲，他的那种痛苦如何使他垂头丧气，一蹶不振，可是他需要鼓起勇气，表现得坚强果断，也许这样能使他减轻一些痛苦。

很晚他才回到宅邸。当天夜里，他一个人琢磨着复仇的计划，虽然有时他觉得脑子已不能再思考，仿佛快要炸裂似的。也许最好是他拿起枪来，给那个恶狗一颗子弹，一下子把问题全部解决，让丑闻曝光，给世人留下一个榜样。可是，那将有多少人会耻笑他呀，有多少人会称他是懦夫！

他怀着仇恨心理进行思考，以使自己变得昏昏沉沉，肯定他是想以此来战胜苦恼。然而，苦恼却又逐渐回到他的身上，比原先更加清晰了。是的，他向来是位头脑清晰的人。他喜欢了解这一点，并且要证实它。如果有一天，他意识到自己并非如此，那么他已选择好毁灭自己的道路。

他徒步来到树林，也许是想让自己劳累些，因为他还毫无睡意。当然，要是不做恶梦他是不会这么早

就醒的。早晨的清风使他略感寒意。他想起了那棵曾遭到雷击的榭树，想再去看看它，于是便抄近路好尽快到达那里。糟糕的是他必须钻进一处树林最密的地方，而树荫却使他感到压抑，也许是平静又回到了他身上的缘故吧。

这该是多么好啊！可是他能重新找回平静吗？到哪儿去找呢？

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而且只有到那时候他才理解了他。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已离开了他，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而他所了解到的关于大女儿的事并不使他感到高兴，因为有人告诉他说，大女儿想要再婚。是的，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耻辱，他宁愿她像现在这样放纵地生活。如果埃米莉娅·阿德拉德要再婚，他就把鲁伊·迪奥戈接来，与他住在一起，他已原谅了他。他现在开始能够原谅他……而另外一个人，他的小女儿，啊，他是不能原谅她啊！不，绝对不能原谅，至死也不能原谅……她应该是短命的，他要让她短命，他宁愿看到她死去……

他觉得累了，可是离榭树还远着呢。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已有多少年他没有坐到地上了呢？风吹动树梢飒飒作响，他想辨认树林里的树木用来作为消遣，可是在他眼里，这个压在他肩上的阴暗世界似乎十分生

疏。一只斑鸠飞下来，停在他附近的树枝上望着他。这时候，一丝阳光透进树林唤醒了他。另一只斑鸠大概也要飞来了，现在正是它们开始活动的时候。与此同时，他的眼泪莫名其妙地淌到了面颊，这种眼泪是自然而然甚至也许是甜蜜地夺眶而出的。他欠身站起来，斑鸠吓得逃走了，飞到了另外一棵树上，与另一只大概正等着它的斑鸠汇聚在一起。

“你老了，我的小伙子，你老了。”他喃喃自语道，但是马上又安慰自己，心想他还是一个男子汉，以表明自己还没有失去最根本的力量。

回到宅邸附近时，他才用手揩干眼泪，来到一个水管边，把手帕弄湿，缓慢地在脸上擦起来。与此同时，他粗声大气地进行着呼吸，最后摇了摇头，踏着大步向广场走去。

若阿金·塔伦塔从凳子上站起来，手里拿着便帽，弯腰向他致意。听到泽·佩德罗在驯马场上的声音，他便加快步子走了过去。在驯马场中央，一匹体形干瘦的浅色牝马正按照驯马员的吆喝声走动，泽·佩德罗手握缰绳在训练它。迪奥戈·雷尔瓦斯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地观看。现在他急需知道，对那个向他脱帽致敬走过来的人应该采取何种行动。

“主人好点了吗？”

“好了，我很好。不过我可能快得另一种病了。”他偷偷地瞥了驯马员一眼，并表现出对欣赏马的线条颇有兴趣，然后才回答说。

他用右手把马全身抚摸了一遍，左手却感到有点沉重和疼痛。

“去梅里达的斗牛下星期一动身，你同它们一起去。我希望你这几天给它们定量喂食，我对这次比赛很有兴趣。”

然后，他又压低嗓音，两眼盯着驯马员说：“你可以重新穿上另一种服装……我有一件事要你去办，这是一个秘密，你能守口如瓶吗？”

“主人，您了解我是能够做到的。”

他踌躇片刻，觉得浑身是汗，一种冷汗。

“我需要把 5 匹马送到西班牙去……你把斗牛送到斗牛场后，就偷偷地越境回来，到库巴牧场的蒙特帕拉加那个地方去……我去和希科·本·法达多谈一谈，他会助你一臂之力的。他与你一起把马送去……你别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懂吗？就是在自己家里也绝不能提起这件事。”

“我把马交给谁呢？”

“我会给你捎去一封信的……（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就在梅里达，买马的人会去找你的。”

“我从哪里穿过边境呢？”

“你害怕吗？如果你害怕的话，我就派别人去。”

“不，我不怕，不过我觉得……”

“应该由你选择过境的地方。要找个帮你过境的人并不难，比如一个走私的人……”

“好，就这样说定了，迪奥戈·雷尔瓦斯主人，我会办妥这件事情的。”

迪奥戈·雷尔瓦斯感到一阵头昏目眩，他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开始向出口走去。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不想使自己摔倒在金色沙粒的跑道上。

“我去办公室，吩咐人给你一笔赏金。祝你一路顺风！”快到围栅边上时他这样说道。接着便加快脚步，仿佛急需外面的空气。在出口处，他靠在地下通道的墙壁上稍微歇息了一会儿。当不再感到头昏目眩之后，才发现若阿金·塔伦塔来了。

他对车夫喊道：

“快备马车去，半小时后我要去里斯本。我要搭乘第一趟火车。”

直到第二天傍晚，迪奥戈·雷尔瓦斯才到达库巴牧场。米格尔·若奥本想陪他一起去，是的，儿子陪他一起去也许更好，但是他却借口米格尔·若奥需要留下来陪伴妻子而拒绝了。伊莎贝尔·萨尔格罗有些

任性，看来她害怕第二次分娩，而他，迪奥戈·雷尔瓦斯，不想再同第二个儿媳发生矛盾。成了寡妇的安东尼奥·卢西奥的妻子玛丽娅·路易莎·桑巴约·安德拉德与他关系冷淡，这已经够他受的了。实际上，从心底里他想由他一个人来解决全部问题。报仇的事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事，这个想法已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要是允许儿子参与这件事的话，他担心有儿子在身边他将失去权威。此外，他还不了解这件事究竟有多大的危险。希科·本·法达多可能会拒绝他的要求，这样可以避免父子两人同时受到指控。有备无患嘛！

现在希科·本·法达多已经站在他的跟前，迪奥戈·雷尔瓦斯把要他干的事情告诉了他，但希科·本·法达多却拈着一咎头发，侧目望着他，仿佛一个人正在犹豫不决地领受某种任务一样。他眨巴着一只眼睛，同时晃动着脑袋，当迪奥戈·雷尔瓦斯以为他要开口说话时，他又把两只大手垂下来夹在两腿之间。

“你害怕了吗？”迪奥戈·雷尔瓦斯用轻蔑的口气问道。

“不，老爷，我并不怕他。我认为我是不怕任何人的。可是，如果我对主人说，我害怕法律，那倒是真的。”

需要说服他去干这件事，庄园主想道。他低声地一字一顿地同他说着话，但两只眼睛却在狡黠地微笑。

“你知道法律是不能介入这桩事的……，大家都以为他去了西班牙。”

“可是，主人您要我把他埋在肥料底下……这会坏事的。那些狗……狗能闻得出来他散发出的气味，会到那里转圈子，然后发现他。谁也无法知道狗在什么时候会这样去干。很难说什么时候一群狗会到那里……”

他觉得仆人不同意他的做法是明智的，虽然因此破坏了他要把尸体埋进肥料堆的打算。不过这倒使他明白了，那个混蛋的下场还不如动物的粪便。

“你认为该如何办呢？”

希科·本·法达多耸耸肩膀。

“可以给他一闷棍，”他说，“入夜之后把他塞进狗棚。一连几天不给狗喂食，它们会扑在他的身上，把他撕成碎块吞掉。主人您不是要让他受罪吗？”但当他发觉主人不赞成他的建议时，便结束了自己的话。

“你的妻子会发现的……不能这样做。我不喜欢女人卷进这件事。必须说这是发生了一件惨祸，而且我不想让他留下什么痕迹。”

他开始细心琢磨起来，一边嚼着雪茄烟的烟头，一

边不时地吐出它的碎末。接着他用胡子在脖子上搔痒，做出一副怪相。

然后似乎是自言自语地重复道：

“我不想让他留下什么痕迹。他在这里留下的风流韵事就已经够了……”

他靠近仆人，问他能不能在进入西班牙之后把他扔在梅里达附近，这样也许更可靠些。

“我可以给你 50 个金币。”为促使对方下定决心他说道，“我会亲自给你的。”

“还有一块地，一块能种下 3 阿尔克雷^①种子的地呢？”仆人提醒说。

“也给，我说话向来是算数的。”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仆人才抬起了头。

“好吧！”

他向主人伸过手去，但是迪奥戈·雷尔瓦斯却犹豫着是否要与他握手。当看到仆人板起了脸，他便决定去同他握手了。他用力地握着仆人的手，并抖动了几下，尽管这种接触令他不快。

“好好让他领受一下死亡的痛苦，不用着急，用刀子把他的肉一块块地割下来，塞进粪堆。”

^① 葡萄牙旧时的容量单位，一阿尔克雷等于 13.8 公升。

他咬牙切齿地接着说：

“或者塞进他的嘴里……对，塞进他的嘴里，要是能够把他的嘴掰开的话。”

他在房间里又独自踱了一会儿步。希科·本·法达多已经不见了。他无法想象出一个人被砍断四肢、横躺在他脚前死去的模样。他仿佛只见到此人在铺着石板的大厅深处，面对着他站在那里，在一片寂静中，嬉笑着讲起话来。

盲人的峡谷



第十五章 这样好……

身材魁梧、性格果断的希科·本·法达多步入庄园大门时，脸上的表情说明一切都已按照事先吩咐的那样进行，此刻他如果能够笑一笑该多好哇。毒疗已除，大仇已报，但是他仍以为泽·佩德罗的死无法补偿他经历过的痛苦，哪怕已经报了仇也无法拔掉刺进他心上的那把剑。的确，那把冰冷有力的剑将永远插在他的心中。

后悔了吗？不会的，他对派人杀掉泽·佩德罗并不后悔，因为泽·佩德罗对他干了坏事，践踏了他家名誉。然而，泽·佩德罗的痛苦已经结束了，可他的痛苦还要继续下去，这也是由于他让希科·本·法达多干了他本人

所应该去干的事情。

他想起了其他死去的人，让他们也这样打量他，然后再企图给他们换上泽·佩德罗的脑袋。但是泽·佩德罗的脑袋仿佛还活着，朝着他发笑，轻蔑地盯着他，仿佛在告诉他一切都同以前一模一样。是的，一切都确实跟以前一模一样。

他听到希科·本·法达多坚决要见他的声音。从其声音中，迪奥戈·雷尔瓦斯猜到他酒喝多了。现在他要承担杀人同谋的责任，要容忍希科·本·法达多谜一般的目光，听他讲述某些细节。他本想把他忘却，让他在那里一直等到不耐烦而走掉为止，然后通过别人付钱给他，并告诉他说，好了，拿着这 50 个金币，永远不要再回到他的面前。

他太了解希科·本·法达多了，知道他能够胜任这一任务。他甚至对儿子都不放心，不肯把这件事交给他办。但愿希科·本·法达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

糟糕的是，一连几夜的失眠，使他感到筋疲力尽。只有极度的疲劳才给他带来一些短暂的睡意，而在这些短暂的睡梦中，又几乎总要做内容一成不变的恶梦。他梦见泽·佩德罗和希科·本·法达多扭在一起搏斗，只有在夜里他才能分辨出他们两个人，因为泽·

佩德罗的脸总是闪闪发光，而希科·本·法达多的脸却是乌黑的。突然，他们俩都消失了，只能听到他们粗重的喘气声和互相辱骂的喊叫声。他们总是背朝着在一旁观战的他。首先出现在他眼前的是那个从黑暗中来的坏蛋，脸上闪耀着微笑，表现得很自信和无所畏惧，没有任何胆怯的表示。希科·本·法达多两只粗壮有力的手臂在要抓住泽·佩德罗时出现了，但泽·佩德罗却纵身一跃而逃之夭夭，而且还有玛丽娅·多·皮拉尔的声音在激励他。在这场搏斗中，只有玛丽娅·多·皮拉尔的声音加入了战斗。于是他也想用他的声音激励希科·本·法达多，便喊呀，喊呀，可是却喊不出声音，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阻止了声音从喉咙中发出来，后来又把他捆绑在地上，使他无法去帮助已经被打倒在地上的希科·本·法达多，虽然在漆黑的夜里他无法辨认出其面容。而另外一个人，即泽·佩德罗那个坏蛋，却击鼓般地用脚踢着希科·本·法达多，发出来的声音与皮鼓的声音一模一样。后来那鼓皮被敲破了，撕裂开来，留下的只有泽·佩德罗一张满面光辉的脸，睁着两只充满胜利喜悦的大眼睛，寻找着企图躲藏起来的他。泽·佩德罗朝他紧逼过来，他不停地后退，直至碰到一垛富有活力的墙为止。墙大概是手组成的，要把他推出来，仿佛想把他交给敌

人。他的敌人踏着坚定的步伐朝着他走过来，向他讨取工钱；你不是要死人吗？那里就有一个。我给你干这件事工钱更加便宜。快拿 20 个金币来，给我 20 个就够了。

泽·佩德罗的手触碰到他的身体时，他才终于喊出了声，接着就惊醒了，感到十分压抑，把这一重复多次的恶梦看成是自己计划将要失败的一个信号。每天早上他都要自己问自己：要是他回来了，我该怎么办呢？

现在希科·本·法达多已经来了，肯定他已把事情了结。迪奥戈·雷尔瓦斯不愿同他说话，不想知道这件事。还好，该干的确确实实地干了。但是他不愿放下架子去同他说话，不愿听他去讲他们之间的隐私，希科·本·法达多肯定会自吹自擂的。不过拖着不肯见他又冒有一定的危险。要是希科·本·法达多贪杯喝多了，谁也无法担保他在自吹自擂时说漏了嘴。他已派人传过话，说他没有时间见他，让他先等着。他已经听到希科·本·法达多的回答：“好啊，不急，反正付钱的人不会变。”可是他能想出什么理由来推迟他俩之间的这场无法避免的会面呢？也许因为他知道，在这之后，余下来的事才更加困难，才真正令他感到痛苦。将来不管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种痛苦都将永远

留在他的心里。退让是不行的，因为退让如同一座阶梯，确实如同阶梯，有时候想停下来，但只有到了尽头才能停下。

他从来没有逃避退让过，现在也决不会逃避退让。他是在尽父亲和主人的义务，如此而已。

“让那个人进来！”他猛然做出决定，朝办公室窗口大声喊道。一瞬间，几乎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便产生了需要迅速结束这件事的念头。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需要补偿的重要时刻。

他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张亲笔写的字条，写着交给这个仆人的库巴牧场蒙特帕拉加尔地方的一块耕地，此人生前可以一直占有这块耕地，不交租子，也不承担其它别的义务。这块地比原先说好的增加了可以播种一阿尔克雷种子的面积。现在他要表现出慷慨大度。其实，对那些为他特别出过力的人，他历来都是这样对待的。

他猜到希科·本·法达多已到了门口，便说：

“进来，你可以进来了。”

他坐了下来，假装看着那份以名誉担保写出的声明。他虽然可以倒背如流，但现在却记不起上面写了些什么了，也无法集中精力去理解那些词语。

“还是仔细看看上面的内容为好，不要漏掉某些重

要的细节。”希科·本·法达多这样说道。

迪奥戈·雷尔瓦斯看见他的一只手撑在写字台边，又大又粗，不论是抚摸桌子，还是用力紧握着拳头，都显得不那么安分。看着仆人的手指，他不由地联想起一只巨大的蝎子。

“不要这样！”他低声说道。他需要同他断绝这种密切关系。仆人把手收了回去。

他打开了另一只抽屉，寻找着一件东西，表现出有些生气。接着他又急促地在其他抽屉里翻找，把所有抽屉一只只地打开。他站起身来，又胡乱地翻了一通。最后，从上面的一只抽屉里取出了一个白色的口袋，轻蔑地把它扔到桌面上。希科·本·法达多面带醉汉般的傻笑，注视着主人的动作。庄园主面对着他问：

“你觉得有什么值得发笑的事吗？”

“我想起了他。”希科·本·法达多用模糊不清的声音回答说。

“后来呢？”

“后来，后来就什么也没有了。他留在那里了。我把他扔在西班牙啦。我费了一些劲，要比我想象的更加费劲。”

迪奥戈·雷尔瓦斯暗金色的眼睛有些模糊不清

了，他盯着希科·本·法达多的面孔，企图从对方的脸上发现他曾有过的疑虑；谁能担保你把他干掉了呢？

“我在给他第一刀时他就明白了一切。接着他便说起了主人……”

“不用给我讲。对于这我没有兴趣，就说我要你说的话。”

希科·本·法达多做出了一个不高兴的表示，接着把左手里的一个麻布包扔到桌子上。

“证据就在这里面。您可能以为我没有完成任务。谢天谢地，我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

庄园主打开装金币的口袋，开始数起来，把取出来的金币放在手心里。希科·本·法达多继续说：

“我想还是把它带回来为好……”

他动了动麻布包，紧接着便抓起 10 个一堆地放在他面前的金币。“正好，先生，正好是 50 个金币，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这样好。”

“这是我送你耕地的声明，我多写了可以播种一阿拉克雷种子的面积。”

希科·本·法达多的脸上堆起了笑容。

“我喜欢这样，这样好，多谢了，主人。”

他把麻布包朝庄园主面前一推，说：

“请打开麻布包。那个家伙的那个玩意儿就在里面

……完完整整的。我想还是把它带回来为好。”

迪奥戈·雷尔瓦斯顿时合上眼睛，坐在了椅子上。

“你走，你走，把它拿到外面去。”他用疲惫的声音说。

希科·本·法达多惶惑地取走了那份声明和钱袋，心中想到：谁能够了解迪奥戈·雷尔瓦斯竟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弯着腰向外退去，仿佛要使自己变得渺小些，手伸进粗布裤袋去摸里面的酬金，到了门口，手里摇晃着那份土地出让声明，以示告辞。

“我已派人把牧场房屋的窗子加了铁栅栏。”他闷声闷气高声说道，“我是按照主人的吩咐做的。给铁匠付了一笔工钱……不过您应该是满意的。”

迪奥戈·雷尔瓦斯抬起头瞪了他一眼，要他立即离开时，发现了桌子上的那块血淋淋的肉。他十分厌恶地想赶他走，但是未能开口，接着便想起了小女儿。

盲人的峡谷



第十六章 奶奶对我讲……

“唉，要是你看到我们的小姐……”

现在我已无法原原本本地重复奶奶所讲的有关玛丽娅·多·皮拉尔离开马埃多索尔庄园时的那些话，尤其是奶奶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流露出的神情和心怀恐惧的颤抖声音更使她的话难以重复。阿尔德巴拉村上的人得知泽·佩德罗已死在西班牙，没过几天，便揣测出是谁下令干出的这桩罪恶勾当，尽管没有任何人敢把他们的猜想讲出来。

泽·佩德罗的母亲几乎是偷着给儿子服丧的。村上的邻居都要等到天黑之后才敢去安慰她，悄悄地同这位孤苦伶仃的老妇一

起哭泣。

但是，他们得知庄园主的小姐要被送往阿伦特茹时，所有的妇女纷纷来到一个橄榄园，蹲在里面，流着眼泪为她祈祷，等候着能亲眼目送她离开庄园。她们都明白，这是她们最后一次见到她，她们要对那位不嫌弃一个农民儿子的小姐道声充满感激之情的再见。

她们把这件事编织成了一个实际上从未有过的爱情故事，内心深处对他们这一不幸的爱情感到自豪。这一爱情故事只能出现在小说中，它比民间节日集会上盲人所编唱的歌谣更美丽动听又令人伤感。

“四轮马车就停在大门跟前，为了把小姐送往阿伦特茹而给马车挂上了车帘。那个该死的家甚至不肯让她乘坐火车……上帝啊，一个如此完好的男人心里到底中了什么毒啊！”

“佣人们给她提来了行李箱，他们全都哭了。我亲眼看见他们用袖口去抹眼泪。侏儒若阿金·塔伦塔抓住缰绳还想留在那里看着小姐出来，但是大家却不得不把他推进了车库，因为他会忍不住哭出声来的。”

“没过一会儿工夫，迪奥戈·雷尔瓦斯父女俩走了出来。迪奥戈·雷尔瓦斯主人拉着小姐的胳膊，胡子全变白了，与他的皮肤一样白。他的肤色本来是黝黑

的，可是在短短的几天工夫却变成了白色。只有上帝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只有使他的黑心感到内疚的上帝进行的惩罚才能做到这一点。”

“看来他是拉着她的胳膊拖着她走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曾小声地对她说，他本来满可以在夜里把她送走，但是他不想这样做，他要让大家看到他是如何惩罚她的。到那时候我才发现他把她的头发剪去了。她那一头漂亮的金发要是不卷起来的话，几乎可以遮住她的全身，仿佛用金钱织成的皇后的斗篷，比金钱还要漂亮。”

“他就像战争期间对付同敌人睡觉的坏女人一样把她的头发剪了。天啊，她穿着一身黑衣服。他们扼杀了她的爱情，现在又要把她关到库巴牧场蒙特帕拉加那个地方。雷尔瓦斯家族向来把要惩罚的自家人送到那里去。”

“阿尔德巴拉的女人们都躲藏在橄榄园里，她们害怕迪奥戈·雷尔瓦斯，但是又想看一眼玛丽娅·多·皮拉尔小姐。这不仅为了小姐，而且更是为了在西班牙被暗害的泽·佩德罗。她们躲在橄榄园里，本想不让主人发现，可是有一个女人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别了，小姐！我们再也见不到您啦！’小姐用手帕做了回答。她挥动着手帕，仿佛一只受了伤

的鸽子，马上就要从空中掉下来似的……”

“庄园主抬起了头，想干点蠢事，可是中了毒的心又使他悔悟过来。我们看到他匆匆回到大门里面去了，一会儿工夫之后，马车在大路扬起的尘雾中消失了……”

“我们都向大路跑去，同时高声喊道：‘别了，小姐！别了，小姐！我们再也见不到您啦！’也不知道我们在马车后面跟了多长时间……”

“不到一年工夫，我们得知，连小姐的尸骨也没有被拉回葬在阿尔德巴拉的墓地里……”

“庄园主在四风亭里呆了整整四年，这个该死的家伙中了毒，可能中了他派去作恶造罪人的血的毒。唉，如果他连亲生的女儿都不肯原谅，何况孙子呢！当愤怒的毒素浸入人的心脏时，最好是自杀，而不要让这种毒素扩散……”

盲人的峡谷



第十七章

现在我们还有什么呢？

在阿尔德巴拉，人们言过其实地纷纷传说，迪奥戈·雷尔瓦斯已在四风亭里呆了整整4年了。那些专事猎奇和乐于传播戏剧性趣闻轶事的女人，都说迪奥戈·雷尔瓦斯深居四风亭的结局是他暴君似地扼杀玛丽娅·多·皮拉尔与泽·佩德罗具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所应得的报应。如果允许人们毫无顾忌地传扬，这个爱情故事恐怕早已变成神话了。

迪奥戈·雷尔瓦斯已不再骑马——这倒也许是真的——在村子里和小镇上散步。也不再乘坐马车前往小镇，托词是政治乃是白痴们陷身的泥坑，而不是聪明人挤攀的事业。他每天都是一连

几小时独自关在四风亭里，两只黄眼睛总是蒙着一层悲哀的雾霭。他更加沉默寡言但也显得更加平静。虽然如果有人不顺他的心他还会暴跳如雷，言语粗鲁。有一次，米格尔·若奥坚持要为索帕多斯波勃斯慈善会举办的斗牛表演提供一群斗牛，他就当着管家和农夫们的面，把儿子赶出了马埃多索尔庄园。

玛丽娅·多·皮拉尔死在阿伦特茹，迪奥戈·雷尔瓦斯没有参加她的葬礼。自玛丽娅·多·皮拉尔死后，他开始恨起米格尔·若奥来，因为米格尔·若奥曾恳求他把妹妹葬到雷尔瓦斯家族的墓地，而他却要把她埋在库巴的田庄里。他是为了惩罚她才选择了这样一个禁锢之地，况且认为对她的惩罚并非相当，而是宽容了许多。他对一些荒唐的细节感到颇为开心，这也许是为了鞭鞑自己多年来对小女儿的疼爱之心，仿佛要其他人忘掉他们父女俩。不过，当他独自一人时，往往会喃喃自语：令人伤心哪！

迪奥戈·雷尔瓦斯不能原谅米格尔·若奥，因为米格尔·若奥显然受到妻子的影响，到库巴田庄去参加被他视为大逆不道的玛丽娅·多·皮拉尔的葬礼。从那以后整整一个月，他不肯见米格尔·若奥。后来他给这个儿子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对没有勇气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之人的厌恶心情。迪奥戈·雷尔瓦斯

知道,米格尔·若奥憎恨妹妹玛丽娅·多·皮拉尔,这是显而易见的。他曾和自己一起想方设法使玛丽娅·多·皮拉尔的追求者们与她疏远,以便实现他继承大部分家财的私欲。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要装模作样地关心妹妹的死呢?迪奥戈·雷尔瓦斯希望儿子能有勇气继续保持对妹妹的憎恨。

据说迪奥戈·雷尔瓦斯闭门谢客,企图中止与周围所有人的友情。

只有在他幽居的四风亭里能见到他的人,才会真正了解他所过的那种悲剧般的生活。他几乎近似神经错乱,产生种种幻觉,不时用小鞭子抽打自己,惩罚自己。但所有同他讲过话的人却又都认为,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平静过。

“这是上了年纪的征兆,我的朋友。”有一天,福尔纳托·罗林提醒他说,“你太平静了!”

“你总是把我理解错!不要急着下结论,你还看不透别人的心思。”

“如果别人也像你这样……”

“你错了,福尔纳托。我心里想的都写在脸上,要耐心去观察它。你太心急了。”

这天下午,两个人彼此都很满意,因为他们一起把一个新工厂推到萨卡文去建了。他们嘲弄了企图在

阿尔维尔卡地区建立工厂的公司，一起设法让区政府和里斯本各机关推迟了对此类文件的签批手续，直至对方离开了他们的地区。就这样，他们共同担负起坚决阻挠在本地区建立新工厂的任务。晚餐时，福尔纳托·罗林为米格尔·若奥说了情，使他们父子俩言归于好。迪奥戈·雷尔瓦斯不能申述自己与儿子第一次闹翻的理由，他想等待更好的时机来训斥儿子。

所以，当米格尔·若奥为答应斗牛组织委员会替索帕多斯巴勃雷斯慈善会选送一批斗牛，前来向他说明理由时，他就抓住此事与儿子闹了起来。他指着庄园的大门严厉地威胁说：如果米格尔·若奥再超越自己管辖的田园来管别的事，他将用鞭子抽他。他表示不需要别人告诉他应该如何帮助穷人，他自己懂得该怎么办，他不喜欢用施舍的方法来抬高自己的形象。

同一天晚上，他分别给守寡的女儿爱米莉娅·阿德拉德和同样守寡的大儿媳玛丽娅·路易莎·安德拉德各写了一封信，要她们一旦有可能，就携带孙子和外孙们一齐到他的住处马埃多索尔庄园来。他想同所有的孙子和外孙们同桌进餐，庆祝自己 70 寿辰。他特别提到了鲁伊·迪奥戈，在给女儿的信中他强调说：“他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孩子。”他身边需要有一个称心的人，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在两眼闭合之前，他

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个人。

迪奥戈·雷尔瓦斯对鲁伊·阿劳若的儿子鲁伊·迪奥戈特别慷慨，把阿伦特茹的部分田地作为遗产给了这位外孙。他把所有有继承权的子孙们都组织在一个农业社里，共同管理其余财产。米格尔·若奥拒绝出席立约仪式，但他的妻子伊莎贝尔·萨尔格罗征得他的同意后，代表儿子和两个孪生女儿在契约上签了字。尽管两个女儿要生活在农业社里，为报答老人对她儿子的厚爱，爱米莉娅·阿德拉德表示每年愿在阿尔德巴拉住一段时间。

她的大女儿玛丽娅·特雷莎正跟一个银行家的儿子热恋。这位银行家在阿尔加维的罐头厂有投资。大家都说他们是美满的一对。二女儿莱昂诺尔·玛丽娅比较粗野，王室里一位侯爵的长子正在向她献媚。“这女孩子前程无量。”还算年轻的侯爵夫人经常这样说，虽然这位安达鲁西亚戈人乌黑的头发间已经出现了几缕银丝。自从受到外交使团的一位英国情夫殴打之后，爱米莉娅·阿德拉德变得安分守己多了，一直默默地住在里斯本。据说一个夜晚，在伯爵夫人家里举行淫乱聚会时。她被外交使团的英国情夫出于醋意而打了一顿。据猜测（对我们来说则是确凿无疑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夜在伯爵夫人家里聚会的 7 对男女一起

商定，把 7 个房间的钥匙集中在一起，每把钥匙贴上一位夫人的名字，放到已故的伯爵在卡斯卡伊斯赛马时获得的奖杯中，然后抓阄儿。这位英国外交官不明白让他参加这种把戏的目的，他喝醉了，也许恰恰是因为这一缘故，他反对抓阄儿的把戏，因为这一把戏使他的情妇投入一个击剑的贵族少爷的怀抱。

年龄快过 40 的爱米莉娅·阿德拉德对妹妹玛丽娅·多·皮拉尔的命运悲叹不已。想到妹妹的命运，她对爸爸曾给过妹妹的温柔就看得无足轻重了。她决定回到阿尔德巴拉，对原来为消磨孤寂无聊的时光而过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并不留恋，在离开里斯本的坎普格朗德时，她对表妹曼努埃尔·维拉维尔德斯这样解释说，然后还假声假气地表示，她要重新坚守贞操，这很重要，十分重要。迪奥戈·雷尔瓦斯从未听到过她的这种说话的腔调，在一次商讨他们一起生活的准则时，作父亲的纯粹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而责备她说：

“你从哪里学来的假嗓子？米拉伊，这多不好！”

“我喜欢这样，直到嗓子坏了为止。”虽然想起爸爸在干涉她的私事时所作的一些劝告，她仍用诙谐的语气回答了爸爸的责难。爸爸要她留下，她不是无条件同意的，但她并不直接提出，而是用别的方法加以暗示，既不惹爸爸生气，又不显得自己懦弱。父女俩

彼此都十分了解，但是双方都觉得要慎重行事，避免再发生任何不必要的冲突。在培养鲁伊·迪奥戈方面，他们父女俩是相辅相成的，而鲁伊·迪奥戈则从母亲那儿了解到外祖父要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一年过去了，迪奥戈·雷尔瓦斯和鲁伊·迪奥戈觉得应该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鲁伊·迪奥戈在执行外公的命令时显得十分坚决果断。他与任何人——哪怕是工头或管家的关系都不特别密切。人们很快就发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鲁伊·迪奥戈劝说外公要重新开设驯马场，挑选一名能干的驯马员，不让其它庄园在驯养牛马方面的威望超过自己。鲁伊·迪奥戈在母亲面前显得颇为自负，洋洋得意，而在外公面前则恰恰相反，把雷尔瓦斯家族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这位老外公。他很清楚自己正下什么样的棋，自信有能力下好每一个子。他以惊人的记忆力，随时准备着同外公见面时回答外公可能提及的各种问题，虽然在一些农牧业的问题上他还不是行家里手，但仍显示出自己所知颇多。他懂得毋庸向佣人过多发问，只要留意他们的谈话就行了，以便提醒外公一些连外公本人都糊里糊涂的细节。外公有时甚至把外孙的年龄都会记错。

“你已二十出头了。”

“刚好十九岁。”

“那你怎么会记得这些呢？”

“外公，这也许是遗传的缘故。过去在您身边，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不是吗？”

“也许是你把我的一切都继承过去了！”他瞧着外孙，微笑着说，“不过两只眼睛除外，这两只眼睛像你爸爸的。”

但到后来，对鲁伊·迪奥戈的两只冷漠的眼睛迪奥戈·雷尔瓦斯也觉得可以容忍了。他差不多已把女婿忘掉了。幸好玛丽娅·多·皮拉尔与泽·佩德罗的恋情使他受到的创伤造成了记忆的模糊，一层浓重的迷雾封闭了他的大部分淡薄而遥远往事的回忆，仿佛有的竟完全与他无关。

阿尔温神父死后，一位喜欢斗牛和马匹的年轻神父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位名叫若阿金的神父要求众人到教堂去做礼拜，但容忍了迪奥戈。雷尔瓦斯把教堂里的一个当地圣女的偶像搬到四风亭里去。迪奥戈·雷尔瓦斯愿意每天上午与上帝见面，希望自己在祈祷中获得失去的和平与宁静，但是他拒绝进行忏悔。他对神父说，他没有犯过什么罪行，因此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进忏悔室。若阿金神父坚持要迪奥戈·雷尔瓦斯在这方面做出榜样，带领全家前往教堂。在这种时刻，需要使整个地区的人都到教堂去，因为他认为，恰

恰是人们的心目中没有了上帝，才会出现互助团、共和党人的对抗行为，而现在只有通过弥撒和勇气，国家才能得到拯救。迪奥戈·雷尔瓦斯不乏勇气，难道仅仅因为不肯做弥撒他就拒绝拯救国家吗？

每逢星期天，爱米莉娅·阿德拉德与神父配合，在教堂前面分发施舍物，结果使得迪奥戈·雷尔瓦斯也拿出一些施舍物来让女儿去散发。现在他不愿意看到聚集在庄园大门外等待救济的人群。他不知道这些人心里边是怎样看待他的。他认为，救济这些卑鄙的人是白痴的行为。他们从雷尔瓦斯家族得到救济，同时很可能又在偷偷地为国王和神圣宗教所取得的某些胜利而感到高兴。爱米莉娅·阿德拉德现在可以使他看不到庄园大门口外等待救济的人群了。

一天上午，迪奥戈·雷尔瓦斯突然出现在府邸前面的小广场上，继而登上了女儿去教堂做弥撒的马车。鲁伊·迪奥戈发觉后，立即差人备车并亲自驾驭，让几个妹妹坐到他的边上，直奔阿尔德巴拉教堂。一路上他快马加鞭，设法超过外公的马车，以便及早通知神父。玛丽娅·特雷莎后来曾说，那天为了迪奥戈。雷尔瓦斯重回教堂做礼拜，为了若阿金神父所作的特别出色的布道词，大家在教堂的圣器室里庆祝了一番。从教堂回家的路上，爱米莉娅·阿德拉德回忆起已故

神父阿尔温那种十分谦逊的品德。她没有向任何人吐露真情，她是不喜欢新神父最后那次所发的圣餐的。迪奥戈·雷尔瓦斯虽然察觉到现在的青年人对于神父那耸人听闻而又带点儿戏剧性的布道词颇感兴趣，但仍觉得女儿爱米莉娅·阿德拉德对上帝和他们家族的好仆人是公道的。女儿看到他在幸福地微笑。

“我可以猜一猜您在想什么吗？”

“啊，我在遐想……我想起了以前我在庄园主协会里作的一次演说。那次会议是由若泽·巴拉奥纳主持的。我那次演说效果很好，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感觉良好……”

“今天您更有理由自我欣赏了。”

他接受了女儿并不令他高兴的称赞。他明白女儿是在故意恭维他。

“别这么说，米拉伊。那时我还是个小伙子呐，而现在头发、胡子全白了，有点老态了。我的一生遭到了不少的挫折！”

迪奥戈·雷尔瓦斯想到树林里去转一圈，便吩咐车夫把马车赶向菩提树大路。爱米莉娅·阿德拉德看到父亲把头靠在坐椅的背上之后闭上了眼睛。但是几个手指头还在帽檐上移动，察觉出老人并没有睡着，而是在闭目静思。他在想些什么呢？爱米莉娅·阿德拉

德喜欢猜测父亲的想法，也许两个人都在回忆着同一桩往事。她想起了妹妹玛丽娅·多·皮拉尔。有一次，她同两个弟弟把玛丽娅·多·皮拉尔骗到树林中一间孤零零的小屋里。强迫妹妹承认害死了妈妈，相反还为达到了预想中的报复而感到欢愉。在姐弟三人中，特别是安东尼奥·卢西奥更认为是妹妹害死了妈妈，所以这不是报复，而是一种惩罚，而这一切都是她带头搞的。她还建议成立一个所谓的法庭，对妹妹进行审判。就她本人而言，实际上这是出于对爸爸偏爱妹妹的一种妒忌，唉，可怜的小玛丽娅·多·皮拉尔。

对妹妹的回忆驱使她亲昵地抚摸起爸爸的手来。老人的脸上露出了一阵快乐的微笑。

“你喜欢我吗？”他马上又改口说，“你还喜欢我吗？”

“您知道我是喜欢的，为什么还要问呢？”

“我猜想你也不喜欢我了。像我这样的人，并不总是能够保持儿女们对我的爱。你现在对我有什么想法？只说对我的，不说对别人的。”

“您从来没有问过您自己为什么吗？”

“我这人过于苛求，(也许是这样的。)在某些事情上，我敢肯定需要这样。世界就好像一辆顺着山坡往下滑的马车，而像我这样的人，就应该紧紧勒住缰绳。”

“我想，从山坡往下滑要很长时间，恐怕不会结束得那么早。”

“你不该这么想，米拉伊！你千万别对鲁伊·迪奥戈这样说……”

“他倒是个善于深谋远虑的人……您应该相信他比谁都善于思考。这是年轻人的一种极好的体现。”

“那么你觉得，前人的经验是没有必要的吗？”

“我没有这样说，也没有这样想过……（老人家，看您有多受罪！）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过去的事是不能重复的。”

“我们大家都应为不使人生中最本质的东西丧失而努力，比如服从……秩序……不用再说别的了，米拉伊，你和我一样知道这些。”

“我们必须顺应……”

“顺应就是放弃的开始……我们同意顺应之日，就是无政府主义泛滥之时。你想过没有，果真有一天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是的，大概不会令人愉快。不过，未来是命中注定的。”

“如果我们不去创造它的话……不过我们也可以创造未来。”

“也许吧……至少那要好些。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

相当困难。”

两匹马踏着慢步，车轮缓缓地向前滚动。潮湿的树林仿佛已厌倦寒冬，光秃秃的树枝发出哀鸣。一丝暖风正轻轻地从中吹过。

“你还记得吗，昨天是波尔图暴动一周年？”迪奥戈·雷尔瓦斯捋着全白的胡子说，“现在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就在这天傍晚，大家正在用晚餐时，一农夫带来的消息说：

“国王和王子被杀害了！”

盲人的峡谷



第十八章 进入无政府状态的王国

“国王和王子被杀害了……”

米格尔·若奥不高兴地扭过头，同时用手指着要花工修剪的那行黄杨树。花园深处，在红色和紫丁香色花卉装饰的蚌形瓷砖喷水池的对面，要竖起一只大鸟的雕像，大约 60 公分长，嘴对着水池，双翅微微向上展开，仿佛欲饮水止渴。它肯定是一件漂亮而高雅的装饰物，花工手里拿着便帽，对米格尔·若奥保证说。当他发现迪奥戈·雷尔瓦斯来了，便用几乎是全秃的脑袋做了个动作，示意米格尔·若奥，老主人就在那里，正不安地用皮鞋尖划着沙地。最近几场大雨把泥土翻转出来，沙子已变成了黑色。

“米格尔·若奥，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老庄园主已经生气了。

“请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去。”

他又向花工解释说，与左边花坛相反，那个花坛的边上应该种红色的荷兰石竹，中央种白色玫瑰，而左边的花坛中央种荷兰石竹，边上种玫瑰。就这些，只有玫瑰和荷兰石竹两种。

对迪奥戈·雷尔瓦斯来说，米格尔·若奥对他所说的消息毫不在意远比其傲慢的态度更使他不快。唉，这是一则可怕的消息，是时代不幸的一个信号啊！他认为需要采取行动，而且要快，向那些不相信出现无政府状态王国的人鸣起警钟，让他们了解，这个咄咄逼人又寡廉鲜耻的王国完全存在。在这样一个王国里，光天化日之下充斥着各种凶杀，犹如捕猎野兽一样。为了使人们意识到人身和财产都正面临着致命的危险，还有什么需要等待和观望的呢？需要越过那些踌躇不定的人，需要把他们消灭，如果形势要求这样做的话。但是，必须努力克服分裂状态。谁不为我们效劳，谁就是反对我们，这是毫无妥协余地的。人们在退让的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

那几年，他深居简出，只考虑他个人的不快之事，而现在一些无法预料的令人恐惧的事件却接二连三地

发生，甚至国王和王子都惨遭杀害。那天上午，他们是要来拜访他的，他正准备拜见他们，自豪地望着他们，聆听国王陛下与他讲话的声音。他从来没有忘记那个友好、热情的声音，那个否认他明显地预料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声音。不幸得很，一切都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发生了，而他却没有用足够的力量向国王强调这一点，因此，他也有过错。

他去门厅里等候米格尔·若奥，此时屋里传来了两个孙女的嬉笑声。她们都正好 4 岁，要是不平息暴乱的话，她们的未来就会受到威胁，而她们的父亲却还在向花工发号施令，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毫无关系。儿子这种缺乏责任感的态度一直使他感到苦恼。

迪奥戈·雷尔瓦斯又走到玻璃门那儿，想重新喊他，却差点与他撞了个满怀。米格尔·若奥专心致志地把两只脚擦了又擦，迪奥戈·雷尔瓦斯用轻蔑的目光注视着他的举动。

“看来我要请求你用几分钟的时间关照一下我了。你没有收到我的口信吗？”

“收到了，可是我不……我不肯相信……我觉得是仆人弄错了。”

庄园主默默想着什么，点了点头，要是我给你几下耳光，人家会说我什么呢？就是现在……不用多说

一句话。

“米格尔·若奥，你弄错了，你又弄错了！”

“我总是弄错……”

迪奥戈·雷尔瓦斯更加气愤，沉默着，心里十分痛恨这个儿子。

“我认为这个时候……你知道有人已经把国王和王子杀害了吗？”

“知道，他们是从维拉维索萨回来的路上……被人枪杀的。”

“你对这个家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没有？”

“没有。”米格尔·若奥继续用冷淡的语气回答说。

迪奥戈·雷尔瓦斯更加恼火了。米格尔·若奥的这种态度超出了他决定前来找他所作的思想准备。

“你不必对我说你疯了，米格尔·若奥。你别这样对我瞪着眼睛，你肯定是疯了。这是我能够找到的唯一解释……”

“也许是这样……（谁叫您到这儿来的呢？）”

迪奥戈·雷尔瓦斯暴跳如雷，无法抑制住胸中的恼怒。

“你别说什么也许不也许的，你老老实实承认，你的确是疯了。”

“现在我明白您为什么不让我说话了。谢谢您的解

释。”他用事先考虑好的屈从态度回答说。

“你别把事情复杂化，米格尔·若奥。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求你别迫使我后悔到这里来。”

还是表现得平静些为好。迪奥戈·雷尔瓦斯又企图通过谈话说服儿子。说服别人最能使他感到自负。可是他又觉得会有突然使用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不去顾及所产生的后果。他盯着一只水晶花瓶，真想把它砸烂，看着它在墙上被击得粉碎，这样一来，儿子也许会意识到应该改变一下语气。他向来只会以两种态度行事：要么采取事先设想好的平静态度，要么公开使用强硬手段。对于这一点，米格尔·若奥是了解的，大家也都清楚。那他为何要在这时候向父亲挑衅呢？如果父亲直言不讳地向米格尔·若奥解释，由于他认为儿子无能这么一个简单而又有力的理由，所以便把家族的部分领导权交给了外孙，那么米格尔·若奥的脸色会是一副什么模样呢？难道他要听的就是这种解释吗？

迪奥戈·雷尔瓦斯到这里来并非是为了扩大他们之间的冲突，相反，是一个令人苦恼和具有先见之明的使命把他带到了这里，或许这将是他们俩之间关系更加稳定的开始。

当米格尔·若奥和守寡的大儿媳的父亲安德拉德

同为组织家庭农业社的事来找他时，他也大略重复了一遍下面那些已经对他讲过的话。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不与米格尔·若奥经常发生冲突。

“米格尔·若奥，你要把我的意图看成是你的意图，我从来不想轻视你或鄙视你。现在我是这个家、我的这个家的一家之长。你要记住，只有我才有独自决定的权力。没有我，鲁伊·迪奥戈什么事也做不成，他需要我的签字，这要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为止。我这个地位明天可能属于你，要是家里大部分人一致认为你最有能力占有我的位置的话。所有这一切都凭你自己了。我想给鲁伊·迪奥戈一个机会，因为他是孙子辈中最大的一个。另外我也想让大家意识到，我喜欢看到年轻人去占有未来为他们保留着的位置。你们不懂我的意思吗？谁不想听懂我这话的意思，谁就首先应该弄懂它……耐心点，我是含着苦味对你这样说的。但我也对你保证，我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如果我认定它对大家都有好处。我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将来也不会改变。”

他妥协了，是的，他在别人面前退让了。他想出了一套看来似乎正确的解释，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开始被表面的东西左右了，也坠入了表面的游戏之中。看到眼前的实际情况，他要反击了。

“所有这些，尽管你有道理，但也不该对我的口信置之不理。米格尔·若奥，是我在叫你，我总是你父亲吧！说到底，我对你有什么需求呢？……很多又很少！我是要让你了解这个令人痛心的消息，并想同你商量我们必须采取的防范措施，以应付任何紧急情况。结果是我来了……这意味着我把我们家的神圣利益放到了个人恩怨之上。”

他停顿了一下，拿起了刚才想要砸个粉碎的水晶花瓶，并对花瓶上的图案显得颇感兴趣。

“我已吩咐下去，要把大门关紧……这种小心谨慎是最起码的。你有手枪吗？”

“我有手枪和 4 个压满子弹的弹夹。”米格尔·若奥低着头回答说。

“把头抬起来……你是知道的，我喜欢看清楚同我说话的人的脸。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并非如此简单……”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当着佣人的面，不顾情面地训斥我，这叫我难以轻易地忘掉……至于其它嘛，没有什么要紧的，可我是一个成了家并有 3 个孩子的爸爸，而您就仿佛是对待迪奥戈·路易斯一样地对待我……”

“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就趁这个机

会说吧。”

“要说的我都说了。”

“说的很少嘛。”

“够多的了。”

迪奥戈·雷尔瓦斯把花瓶放回到五斗柜上，听到了孙子命令车夫给他备马车的声音。他喜欢孙子这种坚定沉着的声音，高兴地想到，这是从他的身上、从他们雷尔瓦斯家族那里遗传下来的气质，虽然孩子的外祖父说，这种果断的气质来自他们佩雷拉家族的血统。他善长发号施令，他的孙子不也是这样的吗？庄园主这样想到。米格尔·若奥朝他微微一笑，准备以另一种态度去听爸爸讲话。

两个人很容易就取得了一致，决定让最忠心的佣人看守府邸，女人和孩子们尽量不单独外出。阿尔德巴拉的神父要做 10 次弥撒，他们全家都要去参加，并且要让尽可能多的仆人去参加葬礼。“国王和王子的去世应该成为举国上下的哀悼日，”米格尔·若奥用一种对杀人犯十分厌恶的态度最后傲慢地说道。他将给工头下命令，让男的统统乘坐大船去，这样不仅交通费要便宜些，而且还更便于把他们控制在一起，避免其中有些人借机搭车去里斯本游玩和逃避为国王和王子服丧的责任。这种人是什么事情都会干出来的，难道你没

有听到关于农民正酝酿组织一个阶级协会的传闻吗？

迪奥戈·雷尔瓦斯最初并不知道这件事。谁也不会告诉他有关这种事的任何一个字。他们都是谁呢？……多么荒唐啊，那些白痴们在一起都说了些什么呢？他不由自主地警惕起来，可是马上又觉得这个消息颇为可笑。米格尔·若奥建议立即铲除这一毒根。问题在于要调查清楚那些带头人的名字，把他们列入依法惩处的名单。

“我没有看报纸。”庄园主自卑地承认。鲁伊·迪奥戈不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告诉他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呢？

米格尔·若奥解释说：

“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些被宣布为犯有危及国家最高利益罪的人立即驱逐出国或流放到海外属地去。共和党人的主要头目已经被抓起来了……国王陛下去世了，现在我们已不难摆脱这些人或其他人的束缚了。”

“若奥·弗朗哥不懂得使用独裁政权。”迪奥戈·雷尔瓦斯哀叹道。“法令宣布太晚了……”

两天之后，在同若泽·巴拉奥纳照他所说的那样，召开一次与农业有关的政治家和农业协会全体理事的联席会议。

“决定性的最后时刻来临了，我们要迫使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态度负完全的责任。如果我们还不提高警惕的话，国家就将坠入深渊。若泽·巴拉奥纳，在我们的队伍中，决不允许有为盲人引路的盲人。”

“您为什么要推辞掉农业协会给您的职位呢？您的过错并不因为看到了危险这一事实而减少，相反却扩大了……”

“我不否认我的过错……但我要问：要是像您或像我这样的人不在的话，农业就完蛋了吗？但愿不是这样，我希望如此。但是，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人们的心灵已经堕落得过分厉害了……”

“形势发展到一定时候，会有人出来收拾局面的，迪奥戈·雷尔瓦斯，您太悲观了……”

“我只限于证实已经发生的事件，并从中吸取教训。若奥·弗朗哥政府一开始很有气势，后来却变得十分软弱。据说是因为我们的气质温和而必须这样做。现在请看报应：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大街上，就在警察的跟前进行暗杀活动。法令宣布晚了，若泽·巴拉奥纳，这时候已经不能用鞭子和糖来解决问题了……”

“让我们看看新国王将采取什么行动。”

“我喜欢您用另一种方法来表达您的意思：我们应

该迫使新国王去尽作为儿子和兄弟的义务，至少……”

“国家也需要用眼泪来建设。”若泽·巴拉奥纳反驳说。几天前在埃武腊市同阿伦特茹庄园主们开会时他曾讲过这句话。

“如果这些眼泪是属于那些准备失去祖国的人的话……否则我们将都会留在峡谷之中，这就是我要对您讲的话。我觉得自由派的主张是一种摆设，对我们毫无用处。如果是这样，那就干脆选择独裁。但是我们要认真进行独裁，不能作任何妥协。”

“当政是不容易的，迪奥戈·雷尔瓦斯。”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谁想执政就得有所预见。我们不能继续被各种事件牵着鼻子走，所以我坚持召开一次由农业方面的人和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参加的紧急联席会议。不能有任何蛊惑人心的宣传……难道不是吗？”

“所以我对你说，现在不是说大话的时候。无疑，我们将要选择一条道路。我们知道要依靠谁，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千万不能失去头脑。”

“也许只有当我们的肩膀上没有脑袋的时候，才能意识到这一点，若泽·巴拉奥纳。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盲人的峡谷



第十九章 我们真的该干些什么呢？

这正是他的不无道理的担心。

国家的命运掌握在盲人手中，他们又在为盲人引路，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多久呢？

内阁已经开过会，当所有迹象表明需要加强独裁措施的时候，相反却产生了一个温和的政府，仿佛使用暴力就一定要请求原谅，仿佛同杀人犯有妥协的可能性。要是没有勇气去做客观形势要求去做的事情，至少也要有勇气称新内阁是一个胆小怕事的政府，它所提出的建议乃是整个内阁怯懦的表现，这样说难道是夸张吗？……那么唾弃过去，把种种弊端都归罪于它，又该作何解释呢？毫无疑问，人们是能够

指出一些弊端的，但是并不需要马上加以改正，相反，国家首先需要有权威，而不是对这种权威的解释。没有这种权威，就没有创造性的工作，精神上就不可能得到平静。说到底，政府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它不但没有把在押的政治犯以及杀人犯的同谋者流放到海外，反而打开了监狱的大门，仿佛王室已经饶恕了他们的罪过，甚至为他们进行辩护。当英国人和德国人在外交上阴谋抢夺我们的海外领土的时候，有人竟毫无顾忌、毫无廉耻地说，让若奥·弗朗哥流亡到海外去，在葡萄牙建立一个英国式的君主政体。这样一来，就走上了胆怯地放弃海外领土的道路。虽然人们一向认为当政者首先要把眼睛盯在本土事务上，优先发展农业、采矿业和土地的开发与利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我们的航海家们发现的国土拱手让给别人。一个国家有权利为其未来进行储备，难道那些人不明白，拿一个国家的领土去做交易是一种不承认神圣的所有权的行为吗？

后果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这里就可以看到其后果，亲爱的先生们。那些开渠工没有征得任何人的同意就准备建立他们自己的协会。如果认为这不会马上变成一场悲剧，那就要令人笑掉大牙。明天其他人也都会学他们的样子。我不禁

要问：我们准备允许他们向我们提出高得令人感到荒唐的工资要求吗？以前我在谈到工业的危险性时，很多人都向我耸肩膀，以为我说的话纯属无稽之谈。现在呢？结果就在眼前摆着呢。农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他们想在夏季每天干 12 小时的活，但要求我们付更多的报酬。他们完全没有考虑，成本如此增加，我们最后将要放弃土地。从事农业本来已经是一种快快乐乐地变穷的艺术，如果我们同意他们的要求，那我们将要悲悲惨惨地贫穷潦倒，难道不是这样吗？”

“而在变得贫穷潦倒之前，我们就会被人暗杀掉！”大厅深处一个声音喊道。

“讲得好！”其他人也喊了起来。

接着响起了一阵阵先是犹犹豫豫，随后就变得十分热烈的掌声。他那带有意图并产生了反响的深沉而高昂的声音，使他仿佛变得年轻了。可是当他交替地把一只手撑到桌子上，另一只手仿佛摇动大镰刀般地在空中挥舞时，两只黄色的眼睛却已失去了活力。

“就我而言，我已下定了决心：绝不允许我的仆人中有任何人去支持这个协会。很明显，在那些人的背后，有一群卑鄙的文人在支持他们。他们企图从我们最薄弱的方面来发起攻击。开渠工不是一下子就能培

养出来的，在其它地方找不到开渠工，而我们这里的土地，如果没有人拿铁锹开渠是无法进行生产的。我喜欢有什么话都统统说出来，我要问：我们大家应该真正做些什么呢？”

他把当地最重要的一些庄园主及与问题有关的各镇政府的主席召集来开会。他知道，在会议桌上是得不出任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来的。但是他想摸摸底，了解一下哪些人支持他去搞掉那些煽动者的巢穴。农业协会大会最后得出结论，他们这些庄园主应该主动采取措施。他知道，他们之间并不能互相支持，很容易被分化，然后像绵羊一样地挨鞭子。他指出了开渠工的问题，不管他如何强调允许成立第一个农民协会的危险性，但绝大部分与会者对他的告诫都表现得很无动于衷。有个没有头脑的人甚至说没有合法的方式去阻止劳动者组织起来。

福图纳托·罗林从他呆着的地方用粗壮有力的手臂向他做了个手势。他缺少像福图纳托·罗林这样的人：如果形势需要的话，就会拿起枪来去拚杀。两年前，福图纳托·罗林得了中风，导致左半身麻痹，看上去就像漫画中粗暴而武断的人一样可笑。

发言一个接着一个，但是对讨论的问题并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不少人要求发言是为了说给别人听

的，或者是为了刺激一下其他的庄园主，指桑骂槐地当众侮辱他们。会议开到一定时候，本纳文特的一位佃农向莱济里亚公司开了火，指责他们收的地租太高。

“这不是现在要谈的问题！”若奥·维托里诺从前排的一端朝他喊道。

“我是被邀请来讨论农业问题的，现在我来了，我认为扼杀农业的并非是开渠工协会，因为眼下还不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它究竟能否成立。过高的地租才造成了危机。”

于是讨论更加冗长乏味，矛盾重重，不同的意见形成不同的派别，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迪奥戈·雷尔瓦斯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他在那里又学习了一课。要是我们留神的话，每天都可以学到一些有益的东西。他让会议这样乱糟糟地开下去，直到后来才要求大家肃静。当然，作为大会代表，必须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否则就无法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工作，而且说实在的，没有一个人到这里来是为了消遣，为了打发空闲的时间，尽管这也是需要的。他要求大会就下面的具体问题发表意见：应不应该讨论地租问题？

“谁同意讨论，请站起来……”

只有本纳文特的那个佃农胆战心惊地站了起来，

并等候着别人也同他一道站起来。是的，他的意见不代表多数人的意见，因为会议的组织者对哪些人出席会议进行了选择。但是与会者中的一些人过去曾几次与他谈过这件事，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让他孤立了呢？他把手举到头部，做了个失望的动作，想道：“真倒霉，以后我将永远也租不到地了。”此时此刻，迪奥戈·雷尔瓦斯和几个微笑着的人同样也是这么想的。那位佃户像被捕鸟器抓住的小鸟一样困惑不解的神情令人感到发笑。

“你的建议被与会者一致否决了。”迪奥戈·雷尔瓦斯强调说，“看来，大会感兴趣的是其它更重要的事情。土地的地租是永远不会强加于人的。你是被迫交纳地租的吗？请回答！”

那个农摇摇头，伸开双手，仿佛在请求保护。

“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忠告：要是你觉得地租不合适，那就把租来的地退掉好了。这并不是大会要讨论的问题，而是你个人的事。我们大家到这里来不是处理你的私事的。”

“为了不打乱我们的工作，或许你退席更好些。”福图纳托·罗林在他坐着的席位上说。

“同意！同意！”其他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人们悄悄地互相问道：是谁把这个畜生带到大会

上来的？区政府主席惶惶不安起来，回答说，那个人主动请求允许出席会议，当时他觉得带他来并没有什么不合适。这时，米格尔·若奥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情绪激动的佃农所在的那一排，请他出去。

“请吧，是的，我是在跟你讲话！你不觉得在这里呆得时间太长了吗？滚，快！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呐！”

迪奥戈·雷尔瓦斯觉得该让会议的气氛平静下来，可是大会为他儿子的主动态度鼓起掌来。他明白，这也是在为他迪奥戈·雷尔瓦斯鼓掌。当米格尔·若奥抓住那个人的腋下，几乎是把他拖到门口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会场平静了下来。

与会者一致决定致电政府，要求它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干瘪寡言的佩雷拉·萨尔达尼亚向众人宣读了他撰写的电文：

里巴特茹农业协会召开大会。谨向国王陛下表示敬意，并要求维护治安，严惩叛徒。愿再次为民族和王室效力。

由于电文最后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民族和王室两个词的前后次序问题，佩雷拉·萨尔达尼亚同若奥·维托里诺进行了一场小小的争论。后者认为，王室这个

词应该放在前面，大部分与会者都同意他的看法。当若奥·维托里诺向佩雷拉·萨尔达尼亚伸过手去表示友好时，那些反对他的观点的人也鼓起掌来表示赞同。

他们离开区政府大楼时天已经黑了。在街头拐角处，能见到一些朦胧的身影。迪奥戈·雷尔瓦斯邀请了几位庄园主共进晚餐，同他们有要事相商。时间不等人，也许明天谈就晚了。若奥·罗林，即福图纳托·罗林的大儿子，主动提出以他的家作为聚会的地点，因为除了能在其简陋的居所里接待如此显赫的人物而感到荣耀外，他还认为这个地方更适合众人的要求。他是上层社交场合的一把好手，与他父亲那种直言不讳的性格大相径庭。

虽然没有很多的葡萄酒，但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得十分热烈。

福图纳托·罗林父子的意见是让农民协会成立之后从正面攻进它的会址，这样以其作为范例更有意义。就在农民协会的头头们开会的一天夜里，发动突然袭击，把家具和人一起从窗口扔出来，使他们更快地滚到大街上去，一个名叫卡洛斯的庄园主建议说。米格尔·若奥同意他们的看法，尽管他更想把那个“猪窝”放一把火烧掉了之。

“讨厌的是法律。”佩雷拉·萨尔达尼亚提醒说。

若奥·维托里诺解释道：我们就是法律，其它任何人都要靠边站！要是王室主动退位，就应该让那些首先起来应付混乱局面的人去建立秩序。比如抓住一个家伙，把他一丝不挂地吊到行刑柱上，让他浑身赤裸地活活吊在那里，这要比死还更加难受。

迪奥戈·雷尔瓦斯只是提醒说，报纸，甚至他们自己的报纸也可能会找到不同意他们采取暴力行动的理由。

“讨好民众成了一种时髦，可民众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既没有骨架，也没有灵魂。但要反对这种时髦，我们又无能为力，目前……”

“那你说该怎么办？”左眼长着眼翳的福图纳托·罗林问。

“我认为你们所有的建议都是对的，我们要一刀插到底……不过，现在就要开始行动。我们要了解协会头目们的名字，对他们及其追随者施加压力，这是我们需要突破的第一道障碍。我敢肯定他们之中会有人愿为我们做事的。”

“不等小鸡孵出来就把鸡蛋打碎。”维托里诺笑着评论说。

“完全正确。然后，当他们孤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地教训他们了。把他们之中的一个家伙浑

身赤裸地吊到行刑柱上的主意妙极了。我完全支持。”

“但是要知道，这些人是无所畏惧的。”若奥·罗林反对说，“是的，连他们家里人也无法阻止……”

“那我们就一起商定，今后我们都不要给那些头目去干开渠的活，也不讲为什么。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到开渠劳务市场上挑选自己想要的人。佩雷拉·萨尔达尼亚和我在公司里，我们可以为你们提供帮助。”

“但是，如果这样做……”

“福图纳托·罗林，你相信他们能越过饥饿这条障碍线吗？”

“要是外公允许我发表意见……在英国，矿工们互相捐钱，援助被抓起来的人，”鲁伊·迪奥戈说，“我不相信只有开渠工卷进了这件事。”

“好吧，就算我们相信他们能够坚持下来。从现在起，我们需要物色几个信得过的人，打进农民协会内部。需要的话，花点钱也是值得的。”

其他人听了这一设想之后，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

“我们能在当天就了解到他们那里发生的事情。以后我们开大会的时候，要找上三、四个像本纳文特那个佃农那样的人，这是我从这次聚会中总结出的经验。在笨蛋中间制造混乱是十分容易的，而对无所畏惧的人……”

他谦恭地把脸转向区政府主席说：

“余下的事该由您去办了。鉴于农民协会是个不安定的中心，你派人把它封闭……”

“我不敢肯定，法律是否允许……”

“没有任何法律会允许动乱。把他们关进监狱，您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过您得起到您应起的作用。”

米格尔·若奥向前跨了一步，交给爸爸一张纸，并小声地作了些说明。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自豪并亲昵地朝他点点头。

“这里就有一个干得很出色的人……我这里有 6 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农民协会的头头，属于我庄园的有两个人，另外两个人是佩雷拉·萨尔达尼亚庄园的……”

“他们都是谁？”其他的人异口同声地问道。

“是你管牛的工头的一个儿子，名叫拉马列特……还有你车夫的孙子……”

“博阿·维达的孙子吗？”

“不，那个人很好。是德斯卡索的孙子。”

“现在我明白了！”

“属于我们庄园的呢？”若奥·维托里诺问。

“这个名单里没有你庄园的人。等着下一个名单吧，要是以后能搞到的话。”

大家都已肯定，那些人是跑不掉的。

“这是一群小小的麻雀！”米格尔·若奥说；“是很容易被打败的。”

“不到时候你先别放礼炮庆祝。”

“属于我的人呢？”福图纳托·罗林让儿子把一支香烟送进嘴边后问道。

“你那里就一个人，是译·福梅卡斯。”

“译·福梅卡斯是谁？”

“特林塔伊·奥伊托·莫伊奥斯那个地方的一个守门人的儿子。”若奥·罗林解释说。

“这个家伙由我来处理。马上就……”

“福图纳托·罗林，你绝不能使用暴力。我们商定的办法是要使他们的家属感到害怕。首先，要使人们提心吊胆，有一种恐惧感。这是维护秩序的最好手段。”

“我倒喜欢来治治这个家伙。他是我的干儿子，我有权利去教训他。这件事只能让他家里人知道。”

迪奥戈·雷尔瓦斯满面春风，心情十分舒畅。

他想把儿子和孙子都聚集到自己的身边，可是米格尔·若奥却借口要去给福图纳托·罗林点燃雪茄而十分巧妙地离开了他。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在想，一定要把儿子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今年收益好，我将给他一部分莱济里亚斯公司的股票。他应该得到这些

股票。但为了不让他自以为是，需要让他从外甥的手里接过股票。

他开心地笑了起来，仿佛正目睹着他们俩交接股票的场面。

盲人的峡谷



第二十章 自食其果

像别的庄园主一样，他也继续默默地想着：“他们是一群畜生，一群可怜的畜生。”可是，意识到这是开渠工组织起来的一个好机会，他已不像以前那样自信了。物色一个开渠工并不像活计少、工钱低的贝拉或别的什么地方找一个割稻工和锄草工那么容易。能够用比人的手掌大一些的木锹修筑出一条坚固的围堤来抵御洪水的猛烈冲击，能挖出一条合格像样的沟渠，能清理河湾和水渠的淤泥，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两天就能物色到的。这种活计也不可能一、两天之内就能教会。直到这时候，他才开始重视起这一点来，才觉得需要考虑一下这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了。

目前正是开沟挖渠的大好季节，不能拖延很长时间，因为不管人们如何向老天祈祷，他是不会事先通知下雨的日期的，而莱济里亚河却需要清理，使水能进能出。不仅如此，而且更需要加固一些围堤，以免使数月来的艰辛劳动毁于一旦。培养一个驯马员需要多年的时间，而培养一个驯服河流的人也要花同样多甚至更多的时间。

文人们已插手其中了，要是他不去击中这些人的要害的话，他们会朝他脸上啐唾沫的。他很了解其中一些人，他们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些服贴温顺的好人。他们几乎都能钻到火车底下，如果他命令他们这样做的话。当然这只是个说法而已。不过，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决不会在某天早晨起床之后突然想出“我们要组织一个协会”这等事的。用不着思索，就可以察觉出是谁插手其中了。新的国王和新的内阁却同动乱的组织者订立同盟，废除可以束缚他们的法律，从而使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坚持使用暴力，就可以修改宪法。最终要完蛋的是他们这些从事农业的庄园主。仿佛耕耘土地，为葡萄牙三分之二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是一种莫大的罪过。

整个葡萄牙不得不耗尽一切所有，以供养里斯本那些好吃懒作的人，并且还要低首小心地忍受他们的

胡作非为。共和党人和主张自由君主政体分子都争先恐后地欺骗人民，极力使人民相信，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不作出任何牺牲就不能生活下去。他们言必称赞欧洲，说我们需要同欧洲其他国家为伍。可是，说到底，是哪些国家啊？难道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教导我们什么是文明吗？如果说欧洲意味着进步，也就是说它有勇气在全世界传播福音书和建立秩序，那么在这一方面，有哪一个欧洲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了呢？但是，如果说欧洲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和摒弃传统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拒绝它，摆脱它，使葡萄牙成为连结旧世界同拉丁美洲及非洲的唯一桥梁。显然，我们具有一种全球观念的本能，我们要重振向来属于我们的传教士精神。我们的目的就是人民的目的——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应该谈及人民——，即在不放弃本土的情况下，向世界别的大陆发展。这里的本土是指农业，是的，先生，因为农业是民族美德之母。

他知道，过去他是持另一种观点的，但是只有现在，已经 70 多岁了，他才承认能够深入了解真正现实的实质了。他想，实质是个美丽的词藻，多少带有一点神秘色彩。要是一个人的演变使他最后能同千秋万代永存的价值融合在一起的话，就可以称他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了，难道不是吗？

他悉心思考着这一切，并把大部分的想法告诉了儿子和外孙，他们俩就坐在他面前的写字台的旁边。他用手指抚摸着胡须，又理了理他那稍带波浪形的白发。从别的庄园主那里得到的消息表明，那些开渠工不会那么容易和那么快就肯作出让步。有一次，他曾对准备使用暴力的福图纳托·罗林解释过，使对手忍受暴力之苦的作法并不表示精明。不过，使对手变成英雄的作法就更差劲。他决定将最后一个进行干预，以便吸取别人的经验。最终给他带来了什么消息呢？佩雷拉·萨尔达尼亚同拉马列特和德斯卡索两家的人谈了话，肯定他狡诈地向他们讲了道理，可是却只得到了空洞的许诺：他们将找孩子们谈。当然，他们必须要去找孩子们谈，这只要主人说一句话就够了，因为主人的话就是命令。可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像魔鬼一样！他们患有疾病，不称为疾病又能称作什么呢？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要得麻疹和天花，不是这样吗？现在的孩子们都得了一种政治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病自然而然地会消失的，这是个需要耐心等待的问题……

福图纳托·罗林没有这种耐心，他最后狠狠地揍了干儿子泽·福梅卡斯一顿。小伙子静下来之后，向干爹揭示了一条令庄园主们火冒三丈的带有毒计的真

理：“是的，如果说庄园主们不喜欢农民协会，那是因为它对我们农民是有好处的。”

对迪奥戈·雷尔瓦斯来说，这句话揭示了某些令人恐怖且又必须立即禁止的东西。他感到垂头丧气，沿着这条路将滑到哪里去呢？米格尔·若奥刚刚告诉他，真正的头目是泽·佩德罗的堂兄弟安东尼奥·若阿金。迪奥戈·雷尔瓦斯同这些人是水火不相容的。他想起了杀害泽·佩德罗的那桩事情来。

“爸爸，”米格尔·若奥对他说，“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派人把他的婊子找来，跟那个里巴特茹女人讲清楚，这是能使这批人明白过来的唯一的办法：要么她的侄子不要再搞什么农民协会的这种事，要么她自己去另找房住。我们不想在阿尔德巴拉看到忘恩负义的人，在阿尔德巴拉是不能有共和党人的！”

“停止他儿子死后继续发给的工钱。”鲁伊·迪奥戈补充说。在对博尔达·德·亚瓜家采取何种措施上他支持舅舅的主张。

迪奥戈·雷尔瓦斯摇摇头，默默想道：用不着去找那个女人谈，也不必把她赶出家门。他们不会感到内疚，他们没有理由感到内疚。谁盯着太阳看，谁就会被刺伤眼睛，这叫自食其果。如果不及时低下头来……他坚持自己的主张：

“不，不要使别人遭受痛苦，我不喜欢看到别人遭受痛苦。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就要完蛋。”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难道让农民协会成立起来？”鲁伊·迪奥戈加重了语气。

迪奥戈·雷尔瓦斯捋着胡须，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犹豫不决地反复思考。他不愿想起小女儿，可是又猜想她正在外面骑着他派人杀死的那匹枣棕马幽灵般在屋前场地上徘徊。

鲁伊·迪奥戈虽然生气但又假装平静地说：“目前他们正在莫乌河奥达斯加尔萨斯水库营地里，我是昨天才知道此事的。我们找一批人去……”

“从这里你是找不到人的，干这种事你是找不到人的。”米格尔·若奥提醒说。

“那就把阿伦特茹的人弄来……而且要在晚上，就像现在这么晚，在他们睡觉的地方放把火，然后在外面的棍棒把他们打散……他们又困又怕，根本不知道雨点似地棍棒是从哪里掉下来的。”

米格尔·若奥只是两只眼睛里露出了微笑，他不想说他同意外甥的主意，但却觉得这个想法不错。那些人需要接受一次严厉的教训，以便今后不再敢自以为是。他补充了一个他所喜欢的细节：

“需要割下那些头目的一只耳朵，这是雷尔瓦斯家族的一个标记。从此之后，他们在这里和阿伦特茹就再也找不到活干了。”

直到这时候，迪奥戈·雷尔瓦斯才发了话：

“什么耳朵不耳朵的！我这儿不要这东西。”

他记起了希科·本·法达多留在他正坐着的同一个写字台上的那包东西。他曾不得不在清晨亲自把那包东西扔进特茹河里。他搓着两只手，仿佛泽·佩德罗所干的不光彩的事情继续烧灼着它们。

他生气了，吩咐米格尔·若奥和鲁伊·迪奥戈离开他那里。

“好了，让我一个人呆在这里吧，我愿意一个人呆着。”

那是一个寒意袭人的清晨，他既气愤又害怕地骑上马，把那包东西装进一个口袋，系在马鞍前面。口袋随着马的脚步来回晃动，使他不能走快。一心想走快些却又不得不慢慢地走，差不多两公里的路，简直像一段走不完的路程。在一个拐弯处，出现了一个身影，他不禁浑身打起寒噤。仿佛一个锋利冰冷的刀片从他头顶一直切到肚腹下面。这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早安，迪奥戈·雷尔瓦斯主人！”他也回答了一声早安。至今他也不清楚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因

为往日当有人向他问好时，他总是抬起一只手，用两个指头摸一下帽檐就算是作了回答。他想走快些却又不得不慢慢地走着……之所以这样，是为了不使那个口袋像离开庄园大门时碰到他的大腿那样再次碰到他。但是他清晰地听见了那个口袋与马的皮肤磨擦时产生的一种奇怪的声音。他觉得马蹄的声音是在右边靠近膝盖的那个口袋与马的皮肤摩擦时产生的。想到被杀死的驯马员，一路上他一直沉思着：谁从正面盯着太阳看，谁就会被刺伤眼睛，这叫自食其果。后来他慢慢习惯了，甚至喜欢起希科·本·法达多的主张来。在特茹河畔，他取下口袋，紧紧地握在手里，仿佛要把它捏碎似的。他在口袋上搁了一块石头，尽量远地扔进了特茹河的水流之中。为了不忘掉那个地方，以后在四风亭里能想起它来，他记住了那个地方的位置。他对泽·佩德罗的仇终于报了。

回家的路上，他走得更慢了，因为他在考虑着女儿的命运。现在，由于女儿的原因，每当想起他曾走过的那段路时，便不禁怒火中烧。他觉得女儿玛丽娅·多·皮拉尔在诅咒他。为什么当时他不肯原谅她呢？

“不，不能割下任何人的耳朵！”他独自重复道。

但是他的记忆告诉他说：

“是的，如果说雷尔瓦斯家的人不喜欢农民协会，

那是因为它对于我们农民来说是有好处的……”

现在看来，这是对他的报复的报复。

而其头目就是泽·佩德罗的堂兄弟。

8天以后的一个夜晚，雷尔瓦斯家的3个人满脸微笑地离开了办公室。埃米莉娅·阿德拉德在乐室遇上了他们，想留下他们晚上一起热闹一下。她的两个女儿到里斯本看望舅父去了，所以她想睡得晚些，也许这是对当初她们的那一伙人一玩就是整个通宵的那种生活的一种怀念吧。那位英国外交官现在住在希腊，继续狂热地给她写信，说如果她愿意的话，他将要同她结婚，只要她说一句话就够了。只要她一句话，他就可以马上乘头班船来到她的身边。尽管埃米莉娅·阿德拉德知道她是永远不会对他说这句话的，但她喜欢感到被人爱着的滋味。

“今天您年轻了10岁。”儿子对她说。

“这就是说，我的外表要比我的年龄小10岁……不过你要相信，这并不能使我感到安慰。”

迪奥戈·雷尔瓦斯一直陪她到11点才回房休息，但是在去卧室之前，他上了四风亭，在那里呆了一会儿工夫。鲁伊·迪奥戈曾问过他，什么时候他能陪他到亭子里去。

“别急，我的外孙，当我完蛋了的时候……”

接着又痛苦地说道：

“也许这一天比我们大家所想的要早。”

只有他清楚自己面对阿尔德巴拉保护神的祭台所发的誓言。

然而此时此刻，这位庄园主并没有想起他所发的誓言。

“但愿今晚一切顺利！”分手的时候，鲁伊·迪奥戈吻着迪奥戈·雷尔瓦斯粗短的手说道。两个人心照不宣地互相望了一眼。

凌晨 4 点钟，雷尔瓦斯家族的宅院里一声巨响，惊醒了整个阿尔德巴拉的居民。片刻之后，惊魂未定的仆人们得知，在主人办公室附近爆炸了一枚炸弹，把墙炸开了一个洞，大得连两头斗牛拉着的车都可以通过。米格尔·若奥已经去镇上把这件事报告给地方当局，当局马上就会派人来的。

人们纷纷来到马埃多索尔府邸的大门口，随后这扇大门开始由区政府的警察守护起来。迪奥戈·雷尔瓦斯独自一人在府邸前的广场上来回走着。那些被警察驱赶到大路对面的人群猜想，他是在等候区政府主席赶来。

果然如此，没过一会儿工夫，一辆雷尔瓦斯家族的黑色马车来了，上面坐着米格尔·若奥和肥胖但却

精力十足的特奥多罗·西蒙斯。此人自从担任了要对该地区命运负责的区政府主席之后，便总是夹着那只从不离身的公文包。同迪奥戈·雷尔瓦斯一起进了府邸大门，并小心翼翼地 from 远处察看了墙上被炸开的那个大洞。毫无疑问，他的身子在微微发抖。他的妻子是个神经脆弱的女人，在他离开家到这里来之前已昏厥了两次。说实在的，这的确使他感到心神不定。

他与阿尔德巴拉庄园主的会晤时间不长，双方在短促的时间里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企图暗杀迪奥戈·雷尔瓦斯的只能是开渠工协会的人。

他能提供一些细节，帮助司法部门进行调查吗？

在仆人中间了解情况时，一个绰号为“六指头”的保证说，大约 11 点钟，他看到安东尼奥·若阿金曾从大门口经过。你同他说话了吗？说了，向他道了晚安，但安东尼奥·若阿金却什么话也没说。不过他很熟悉他，熟悉他魁梧的身躯和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样子。村里没有别的这样高大的人。

盲人的峡谷



第二十一章 分庭抗礼的马

侏儒若阿金·塔伦塔死后，马棚由卡洛斯·阿托乌吉亚管理。当迪奥戈·雷尔瓦斯吩咐他去给一匹叫作本胡的马备鞍时，他感到高兴极了。这是一匹没有被阉割的马，皮毛呈瓷白色，一根根蓝色的脉管仿佛在乳白透明的皮肤中间穿行。佣人们都称迪奥戈·雷尔瓦斯为国王，一位胡须全白的国王，而这匹瓷白色的马就是他的宝座。坐到这宝座上，他觉得其他一切都是渺小的。

也许他已整整 4 年没有骑马去镇上了。此外，只有在至关重要的时刻，需要提醒别人他的存在时，他才骑马到镇上去。现在安东尼奥·若阿金已被关进监狱，出现了他需要露露面的这样

一种时机。他此举的目的是要让人好好看看他，让人知道他还好端端地活在世上。尽管走在路上从骨子里感到害怕，却仍然想维持爱国主义的大无畏精神的神话。

他来到大女儿窗前向她告别时说：

“今天我要到共和党老窝去走一趟……”

“小心那伙强盗！”埃米莉娅·阿德拉德以胜利者的口吻说道。她发觉爸爸原来的那种冷漠悲伤的感情消失了，他已经杀死了多年来曾使他变得沉默寡言的那条毒蛇。她甚至还想，爸爸终于从痛苦的罗网中挣脱了出来。

迪奥戈·雷尔瓦斯刚坐上马鞍，就从仆人手中接过那条他喜欢用来拂弄马鬃的鞭子。这意味着，他将试用那个象征性的武器而不用别的去对付敌人。为了保持精力充沛的样子，他喜欢骑一匹没有被阉割的马。他不喜欢肥胖的女人，也不喜欢肥乎乎的马，至今他还没有失去这种审美观。

他已经去斯塔达卡诺塔隐居了两三天，这个老人继续保守着他的秘密……

他到那儿去干什么呢？

怎么可以这样问呢？我认为，把迪奥戈·雷尔瓦斯这种人物的一切活动都讲出来并不好。但是，如果

你们发誓保守秘密的话，我可以补充一点，即那里住着卡皮托莉娜。是的，她就住在庭院中央种有各种花卉的那座小屋里，离整个阿伦克尔区水最清凉的那口井不远的地方，至今那里还有着一座供人乘凉的葡萄藤架。说真的，那儿确实是一处凉快的地方。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又重温了一次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他身着一件咖啡色短上衣，头上戴着一顶咖啡色的帽子，只是颜色稍微浅些而已。靴子上系了一个只有国王来访时才用的银制马刺——只用一个就足够了。他左右顾盼了一下，发觉周围没有任何人，便弓下腰。像他这种年龄的人已不可能挺直上身，抓着马鞍骑马而行了，他不得不服老。现在他可以随便些，在本胡这样一匹举世无双的马背上稍微放松一下。

他寻找着有墙荫和树荫的地方。在一个庄园的大门口，他发现了一个人影，立即直起腰来，向马打个口哨，马便抬起头来，并准确地舞动起脚步。

就这样，像一个君主去接收刚刚被攻克的城市一样走进了市镇。他牢牢地坐在马鞍上，马镫不高不低，刚好处在一个理想的高度，能使他的两条腿保持一定的弯曲。他的两只手看来似乎并不费劲地握着缰绳，仿佛庄园主和马构成了一个整体。

“他仍旧结实得像个小伙子。”在通往里斯本的公路上—群群人这样议论着。

离他 5 米多远的地方，一些谦恭的手一齐举起帽子，向他这位象征着糖和鞭子的老爷致敬，而他却连头都不扭，眼睛看也不看地只用 3 个手指头摸一下帽檐作为回答。

看到自己如此被人尊敬地问候，他后悔自己没有早些日子开始此行。他已研究好了要走的路线。他要从共和党人头目的家门口经过，在那儿他将要耽搁一会儿工夫，表演一下骑术，让众人看出他很惬意自在（本胡漂亮地侧边而行）。他将经过监狱，通过狱卒的手给两名在押的开渠工留下两个银币（在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上，他需要再次表现其传统的仁慈心肠）。最后去区政府稍停片刻，走完他此行的全部路程。在区政府里，当着所有在场的官员和平民百姓，他将要求区政府主席对那两名开渠工宽容一些，即使他们拒绝承认那些大家已经十分清楚的事实。

回家的路上，他要去医院，到一张张病床跟前看望病人，最后在开渠工常去喝酒和闲谈的酒铺门口停一下。他知道，农民协会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他已和其他庄园主作好了应付第二阶段较量的准备，以做出恰到好处的回击。他愿意面对敌人，看清他们的嘴

脸，让敌人明白他们将会碰上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已下定决心，准备应付所有的一切（他喜欢这样想，虽然很了解自己的精力已不像先前那样充沛了）。泽·佩德罗准确无误地给了他一匕首，这个混蛋！刺的正好是要害的地方……他想，那天他们俩都已一命呜呼了。泽·佩德罗从肉体上死去了，而他从道义上死去了。“不，我不能给那些混蛋留下任何钱……只给其他囚犯五千雷亚尔。”

想起某些往事，他仍然十分激动。他感到切齿痛恨，无法抑制胸中的怒火。他让马朝特茹河畔走去，忘记了要使它靠边慢走，而是用马刺刺了一下马的肚子。马立刻扬起两个前蹄，开始跳跃，根本不理睬他的吆喝声和鞭子的抽打。迪奥戈·雷尔瓦斯不由得生气和紧张起来：“喔，本胡，别动，喔！”可是那马却喘着粗气，嘶鸣起来，也许是主人那只坚硬的手使它感到害怕的缘故吧。一时间，迪奥戈·雷尔瓦斯决心要使它驯服。他吹起口哨，用手抚摸着马鬃，一会儿工夫之后，马平静了下来，昂首竖起两只耳朵，两条前腿用漂亮的舞步向前迈进。尽管如此，它依然通过马嚼子感到主人的手指在微微颤抖，从而表现出对他有些不够信任。马刺的齿刺了本胡两下，使它想起了这力量来自何方

在一处河弯的小码头停泊着几条大小帆船，船帆都已收起，桅杆直指云霄。一伙无赖似的年轻人正拿一只紧紧咬着一麻袋不肯松口的小狗逗乐。在围观人群的掌声中，一个小伙子拽住狗牢牢咬住的麻袋，拖着它走，最后把狗在空中转了一圈。由于正专心致志地玩狗，小伙子没有发现迪奥戈·雷尔瓦斯的马。他站在码头中心，更用力地甩着狗转圈，手臂都已高举过了头顶，小狗如同海鸥或鱼狗腾飞似地围绕着他飞转。

庄园主朝着那位无赖似的小伙子喝叫了一声，欢笑声嘎然而止，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了。那位小伙子大吃一惊，立即扔掉了麻袋和小狗。小狗一边吠叫，一边跌跌撞撞地朝呼唤着它名字的那只帆船跑去。

那个无赖似的小伙子站了起来，向阿尔德巴拉庄园主问好，虽然有几个在他的背后做着怪相，学着迪奥戈·雷尔瓦斯那种气派捋着假想的胡须。

迪奥戈·雷尔瓦斯抬手摸一摸帽檐，继续朝门对着特茹河的酒铺方向走去。身材魁梧高大的诺贝尔托正席地而坐，身子靠在墙上。他是一名粉刷工人，人们请他专门粉刷墙壁也许因为他干活不用梯子的缘故吧。他把破旧的鸭舌帽压得低低的，思考着自己那令人不快的生活。他没有钱使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一个

醉汉至少还可以把悲伤和痛苦暂时置之度外。他听到了马的脚步声，看到马蹄已离他很近了，但这时他一动也不动，默默地坐在那里，心灵承受着其整个苦难生活的重负。

迪奥戈·雷尔瓦斯离酒铺的门更近了，他想探听一下里面坐着些什么人。但他发觉一个人也没有，或许是他来得太早，或许是有人向他提供了假情报。他像往常一样地拍了拍手，可是连酒铺的老板也没有出来招呼他。

“喂，年轻人！喂，你！……进去给我拿份报纸来……”

因为粉刷工人没有理睬他，所以他以为这个人睡着了，于是从马鞍上弯下腰来，用鞭子杆捅了一下他的肩膀。诺贝尔托把鸭舌帽往额上推了推，眯起双眼，依旧一动不动。迪奥戈·雷尔瓦斯气得发抖，两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

“你！……”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你看见里面有什么人吗？”

喜好逗乐而且颇为调皮的诺贝尔托顾盼了一下四周后，小声地说：

“没有，什么人都没有。”

“那你就到里面去找科尔特·诺瓦，告诉他，把报纸拿来给我看看。”

诺贝尔托耸耸肩膀，从耳朵后面取下了一支香烟。

“难道你没听见吗？”庄园主吼了起来。

“听见啦，是的，我听见啦。但是我在想……是的，我在想，你他妈的为什么不从那匹孬马上下来，自己去办纯属你个人的私事……”

迪奥戈·雷尔瓦斯又觉得那个锋利冰冷的刀片从头顶一下切到肚腹。他想举起鞭子抽打粉刷工，却发现这个人早纵身一跃，远远地跳开了。

“你这个土匪，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庄园主恼羞成怒地喝问道。

“闭上你的狗嘴！”粉刷工朝他喊了一句，躲到了大墙的拐角处。

迪奥戈·雷尔瓦斯想去抓住他，从路的另一端切断他的去路，却感到力不从心，并且知道，如果抓不住的话——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更大——，他就将成为那群贫穷的无赖汉嘲笑的对象。至少要知道他的姓名，那个魔鬼叫什么名字？众人异口同声回答他说，此人不是当地人，可能是一个流浪汉，或许是个马耳他人，谁都从来没有在码头上见过他。

此时此刻，如果可能的话，他肯定要放火将整个镇子烧掉。但是，最后他只是结结巴巴地说道：

“一群混蛋！你们总有一天要偿还这笔债的。”

盲人的峡谷



第二十二章 蛀虫在继续吞食……

卡洛斯·阿托乌吉亚熟悉那匹马在大路上踩着碎石的声音，但是马的缓慢的脚步却使他惊讶不已。他朝大门口跑去，看见迪奥戈·雷尔瓦斯硕大的身躯瘫倒在马背上，仿佛死后被捆绑在那里似的。迪奥戈·雷尔瓦斯吆喝了一声，卡洛斯·阿托乌吉亚急忙赶过去，一声不响地恭候他的吩咐。

庄园主随后从佣人中间经过，没有向他们做任何手势，也没有看他们一眼。马在马车前停下，卡洛斯·阿托乌吉亚握住了本胡的缰绳，另一名仆人站到马镫旁，扶着迪奥戈·雷尔瓦斯下了马。迪奥戈·雷尔瓦斯脸色煞白，浑身颤抖，帽子的鸭舌压到

了眼边。一个仆人过去和他说话，也许在问他是否病了，可是他却答不出话来。他知道，他的喉咙使他说不出话来——他本想要破口大骂一顿，并把整个世界撕个粉碎。

迪奥戈·雷尔瓦斯下了马，手里仍旧握着马鞭，心里真想烧毁一切，粉碎一切。他满怀着羞耻和仇恨，醉汉般摇摇晃晃地从宅邸的广场上走过，上了四风亭。啊，是的，他要去履行向圣母许下的诺言！他以为祖父和父亲会向他问个究竟，所以像小偷似地溜进了四风亭。他强拉硬扯地脱下了外套和衬衣，手里握着鞭子，心里充满了愤怒。

他一面用鞭子不停地抽打自己，一面破口大骂。

当感到精疲力竭之后，便一屁股坐到桌旁的椅子上，垂下头来，用手臂抱着，以遮住从窗外欢快地照射进来的阳光。

“啊，我将永远也不出门，永远也不离开这里了……”

蛀虫兴奋而开心地吞食着迪奥戈·雷尔瓦斯爷爷遗留下来的家具，它们咬呀，咬呀，不停地咬着，仿佛是一座时钟在吞食光阴。

盲人的峡谷



结论

如果迪奥戈·雷尔瓦斯提前一天或推后几个小时经过那里——谁知道呢？——诺贝尔托也许会摘下帽子，拿在手里，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去执行阿尔德巴拉庄园主的命令，并且为能荣幸地替迪奥戈·雷尔瓦斯效劳而洋洋自得。

然而，就在那个与平时一样的阳光灿烂的下午，这个普普通通的人却使我们的生活经历跃出了一生中最为神奇的一步。他被病魔所折磨，走起路来歪歪斜斜，虚弱无力得几乎失去了使用刷子粉刷墙壁的能力，谁见了他的这副模样，都无法想象他会采取这种男子汉的高傲态度——尽管他并不是这样一种人——，把那位

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十分强大的老爷置于顾影自怜的境地。

或许正是那个时候，他体现了许多被怯懦所束缚的人产生的愤怒，当然，也肯定受到那些为建立开渠工协会而斗争的人们的鼓舞。说实在的，恰恰就是他，使我们的思想解放了。不再俯首贴耳地敬重迪奥戈·雷尔瓦斯。瞬息之间，我们都意外地摆脱了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有害的恐惧心理，因为打破了神话而欢畅地开怀大笑。世界上再没有比把欢笑奉献给一生忍受欺凌的人们更为开心的事情了。

在这种无法控制甚至十分粗犷的笑声中，要辨别什么是哭泣的泪水，什么是真正的欢乐，实在不容易，而且无关紧要。无论是哭还是笑，总需要人去亲身体会。

盲人的峡谷



第三卷 荒唐岁月

第一章 老态龙钟的主人

大家只能远远地看见迪奥戈·雷尔瓦斯，却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了。他就站在马埃多索尔宅邸上面四风亭的窗边，令人敬重到几乎是害怕的地步，仿佛一个农业部落里最具有威胁力的神灵。

他比任何一个神灵都离农奴们更近，就站在那里，离他们只有十多米远，来来往往的村民经

过的时候，都被迫要去注视他那威严的身影，然而却已没有人能够跪倒在他的脚下，请求他主持公道或赐予恩惠，也没有人能通过虔诚的祈祷使他变得和蔼可亲，或者想象出某种仪式，能使崇拜者得到甚至最残酷无情的神灵也会给予的那种温情。

现在人们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他坐在那里。大概是坐着的吧，村民们这样猜想着，因为他们只能看见他的头部和肩膀，并且几乎总是戴着那顶硬边科尔多瓦式的黑帽子。这顶帽子是他从西班牙搞到第一头种牛后戴上的。那是一头真正的公牛，可以满足整个牛群的需要。从帽檐下可以看到他稠密的络腮胡子一直连到唇上的髭胡，现在大概比马吐出的唾沫还要白。

他钻进四风亭里已经多年，人们记不清楚到底是多少年了。看来他还要在那里呆上几百年。他对周围那个高傲狂妄和充满复仇欲望的世界已无动于衷，虽然阿尔德巴拉的人民已重新使其家长式的统治再度陷入重重困境。

几位想象力丰富的人保证说，他们见过迪奥戈·雷尔瓦斯在四风亭里踱步，夜里窥视着静静沉睡的田野，仿佛守墓人保护着墓地亡灵的宁静。还有人说他们在夜里，当然只能是在夜里，见过他骑着一匹乌黑的马，身上披着乌黑的西班牙斗篷外出散步。他的这

副打扮，即使在令人心旷神怡的夜晚也会使人大吃一惊的，哪怕是想向他问安也会目瞪口呆地说不出话来。

人们已经使他成为一个永世流传的神话中的人物，在这一神话中，圣徒和暴君进行着角逐。

一些还记得迪奥戈·雷尔瓦斯权势鼎盛时期的人——现在这种权势正由其外孙鲁伊·迪奥戈维持——，总向村里的小孩子说迪奥戈·雷尔瓦斯身材魁梧，人很漂亮，两只眼睛目光敏锐，富有表情，是暗金色的，同时还假装活动头部，悄悄地用眼睛把迪奥戈·雷尔瓦斯指给孩子们看，以免惹得他生气。

他说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

有人说他的声音如同一种具有魔力的器具，可以罩住人，仿佛在四周建起一道铁丝网筑成的围墙，把人困在里面，谁也无法逃脱。

然而，躲进四风亭的那个下午，他却吃力地自言自语，前后不能连贯，谁也无法听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两天以后，他把全家人召集到大厅里向他们宣布其最后决定时同样如此。虽然他尽量想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稠密的胡须遮盖住了他颤抖着的下唇，却无法掩饰其激动的情绪。他让大家坐下来，自己站到桌子的一端，两只粗大的手撑在椅背上，两眼漫无目标地朝着以询问的目光望着他的那些人看来看去。不，无论

如何他不是来回答他们的问题的，他已经讲过了，他们只是来听他讲话，如此而已。

他大致向他们讲了下面一番话：

“我向圣母马利娅保证过，如果有一天我感到我的血液已经开始坏死，我就隐居起来……我有责任维护自己的名字的声誉。我向来注意使自己的头脑清醒。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清醒的头脑实际乃是一副由不少镜片组成的眼镜……那么，哪一种镜片是好的呢？

“但是，我注意到……几年前，我不想说到底是多少年，我觉得自己已无法忍受你们给我造成的痛苦了。从肉体方面来说，我还没有死，因为不幸得很，我身体还挺结实。我就像一头受伤后的动物，几乎总是在到处走动，只想找到一个可以去死的地方。我作出了决定，是你们帮助我这样做的……不，你们别以为我在承认自己对别人做过坏事。我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我只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公正的人。我一向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公正的人……

“两天前，我觉得我的血液已经败坏。当然，这一天迟早总会来到，是命中注定的。那一天他们羞辱了我，我不但没有能将欺侮我的坏蛋置于死地，反而在马背上发起抖来。从那天起，我就已不再是这个家的

一家之长了，虽然我还可以出些主意，但是已不能用自己的手臂指挥了。我现在很贫穷……当然，这里指的不是财富，而是勇气和高傲，它们历来是雷尔瓦斯家族的人所具有的美德……

“这个世界得了病，包括我们在内，谁都无法对此推卸责任。比如我的爸爸，他就曾经把自由派的思想当作是人类应该遵循的一条美好的道路，那马头标本就是一个例证，当然，我们家绝大部分的财产无疑是靠了他才得到的。可是，具有他这种气质的人，不该为了使财富达到今天这种地步而去毁灭教会的财产，现在，我们正在品尝它的恶果。说这是恶果一点不错，这也是我们相信进步的恶果。这种所谓的进步扰乱了上帝赐予我们人类的世界。什么是进步呢？它无非是邪恶精神的一种发明……

“我们同意发展工业，而且有不少人相信从工业方面挣来的钱就是财富，这样一来我们就加剧了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在这方面，我们也没有尽力并果断地阻止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发展。犹豫不决可能给农业带来致命的伤害，然而农业今天是将来也永远是误入歧途的人类唯一的食品来源。我们这个国家正沿着斜坡往下滑……我想现在也许还是让它继续晕头转向地往下滑为好，甚至会出现让我们把它往下推一推的良好时

机……

“当大家都不再相信工业，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是上帝向我担保说会到来的，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拉住我们的国家，把它带回到我们传统的发源之地，就将轮到我们去惩治它，训导它，教会它如何在慈父一般的树荫下生活……

“这些慈父来自土地，显然只能来自土地，因为只有土地才能教人识别和接受眼下已被忘得一干二净的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等级体制。我们至少将在阿尔德巴拉这个地方把它重新树立起来，即使为此我们不得不用火去烧毁那些不可救药的人或腐化堕落分子。火能够纯洁人类和民族。火与血……

“我还想再说一点：在这个家里和这个地方，鲁伊·迪奥戈将成为我的代理人，他天天都要到四风亭来见我。我们俩决定的事情你们用不着去讨论。谁要是去讨论谁就要倒霉。你们要相信我们……上帝将帮助我们去作出贡献。”

他已无法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他企图控制自己的动作。

“你们谁也不许站起来……谁也不要转过身来看着我出去……”

他朝门口走去，被指定为他的代理人的鲁伊·迪

奥戈急忙从椅子上站起来，跑过去跪下求迪奥戈·雷尔瓦斯为他祝福。老人让他站起来向他点点头。这时候鲁伊·迪奥戈向他保证说：

“您把他们交给我吧，我一定会把他们弄得服服贴贴的……”

但是谁也没有听见这个神圣的诺言，只有他们俩知道这个秘密。

庄园主突然转过身去，消失在走廊里，仿佛要摆脱什么束缚似的。一段时间之内，全家人听到了他那越来越远和越来越沉重的脚步声，直到四风亭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为止。从此以后，迪奥戈·雷尔瓦斯再也没有下过楼，甚至死后也依然如此。

盲人的峡谷



第二章

胡须燃烧和马获得自由的恶梦

但是他并没有撒手不管，而且恰恰相反。不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复仇可以毫不留情，挥动正义之剑而不会手软。为了找到不能原谅任何人的理由，他过起苦行僧的生活来。几百年之后人们也一定记着他，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

那些无耻之徒如果看到他从四风亭面带笑容瞧着他们，定会吓得魂不附体。从四风亭上望下去，这些人显得十分渺小，几乎像小虫子，所以他要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碾碎。

然而，他内在的思维能力和外表的白色胡须使他的愿望和预想不能马上变为行动。他拥有土地和牲畜，拥有农奴和钱财……

这些难道就足够了吗？

此时此刻，他敢肯定他有勇气吗？

他不想作出回答。对于这种尖锐的问题他暂时是不会作出回答的。有不少次，勇气克制住了他的冲动和鲁莽。勇气意味着善于等待时机……。趁敌人松懈的时候，他要利用好准确的时机勇敢地放手大干，将他那足以改变事物前进方向的决定性行动付诸实现。说到底，这究竟是为了追求什么呢？……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回到真正平静的年代，人人都要接受相互之间的等级关系，一些人背负着马鞍，任人去骑，另一些人则穿着带有马刺的皮靴，骑在他们身上。每个人都安分地忠于自己的职守；不允许一些被骑着的人有一天会产生把他们地位颠倒过来的想法。如果需要把这种想法告诉别人的话，也应该采取一种甜蜜的说法：避免混乱，不使人类回到动物的世界中去。

这场斗争将由他的外孙和所有领悟到下列真理的人去进行，即只有同土地结合到一起才有可能重新实现“经济稳定、思想一致和长治久安”，要摆脱外来思想的影响，不去模仿或向往本土以外的东西，因为每个国家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有自己特色的永恒世界。下述表达会更清楚些：阿尔德巴拉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世界。的确如此，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不要受虚幻的外来

思想的影响，每个人都要明白应该安分守己，明智地回到羊群中去。

然而，眼下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严峻的时刻，我们如此和善和谦卑的人们的那种传统的温顺性格到哪儿去了呢？这是教育和宣传不当所致。不好的榜样也来自农村，在那里，经常可以看到农民的子女拿到大学文凭时的那种高傲的模样。也许人们应该回到以前那种时代，只有神父才能具有知识，他们不会歪曲书里的话，虽然要对那些书进行去粗取精的工作，把那些有害的东西烧成灰烬并投到大海里去。

现在他有充裕的时间来考虑所有这一切了。

尽管外孙对他瞒过不少事情，担心看到他被野兽般的自由党人在最合适的时候踢上一脚而死去。迪奥戈·雷尔瓦斯虽然只呆在四风亭里居高临下地窥视周围的生活，但他仍猜测和察觉到，空中刮起的那该诅咒的巨大风浪可能要笼罩阿尔德巴拉若干年。到底多少年呢？……这场戏的结局如何？是他有幸目睹这种奇耻大辱的结束，还是他将被百姓的暴乱所埋葬，对此他不得而知。他盼望上帝能使第一种假设成为现实。

一天，他觉得外孙对王室的权力产生了怀疑，也许外孙也受到了赞同共和制时尚的影响。很多人都拥护这一主张，认为这样一来王室的权力就可以寿终正

寝了。迪奥戈·雷尔瓦斯大为愤怒。

“就像不能选择自己的父亲一样，谁也不能选择自己必须服从的国王。”他中了风似地喊道，用手指着门让鲁伊·迪奥戈出去。

当他单独冷静下来时，内心感到十分痛苦。他开始认真思考，并且最后得出了几个令人十分痛心的结论。

“不能这样苦恼……可这些苦恼是时代的一个可怕的标志，随时都会狂风暴雨般地席卷而来，使英雄变成胆小鬼，圣人成为白痴。”

他关上窗，怒气冲冲地一面大喊大叫，发泄仇恨，一面两手捶胸，仿佛要把胸膛敲碎，以免让它忍受更多的耻辱。他就这样捶胸顿足，大喊大叫，直到疲惫不堪为止。过了一会儿工夫，他倒在地上睡着了，由于过度的吼叫和仇恨，他呼吸困难，喘着粗气。

虽然情绪激动，但他却马上就做起梦来。不是美梦，而是一场恶梦。

他骑着马在一座山上行进。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有这样高的山，到处都是一片片的树林。他身着新的盔甲，手持长矛和盾牌，只有头上带着他的那顶庄园主的帽子，以便使人能辨认出他来。一群骑士尾随着他，这些人都是农民，也骑着马，但是没有任何防卫的武

器。他们骑的马鬃毛和尾巴都装饰着丝带，仿佛是斗牛士骑的马。这些人在斗牛士进行曲的伴奏下尽情娱乐，在胜利进行曲中前进。就在他们被这无比欢乐的气氛陶醉的时刻，从美女们的掌声中突然传来一个宏亮的声音。他们看不到发出这一声音的人，但是从他的语调中可以知道，此人在对他们进行威胁。

“是谁在那里？快说出你是谁！……”

迪奥戈·雷尔瓦斯小声地对身旁的一位带着头盔的骑士说：

“赶走这个不速之客，不要回答他的提问……”

“司令说得好，他大概是一位异教徒……”

这句话一直被口口相传到队伍的最前面，那里飘扬着一面农夫的战旗。这时候，人不作声，马不嘶鸣，只听到骑士们阵阵密集的马蹄声，大地在微微颤动。

那个声音又问道：

“你们都是些什么人？”

“我们是些什么人？……你们不认识我们吗？……”

“好吧！”另一个声音说，“那个胆战心惊地躲在中间的就是迪奥戈·雷尔瓦斯……”

“你是在哪里认识我的？”迪奥戈·雷尔瓦斯从马蹬上站起来，大声喝问。

“我是泽·佩德罗。就是驯服你这匹马的那个人。你以为已经把我杀害了，可我现在就在这里，大胡子！现在要是你不说出企图去干什么，就别想通过这里。”

“那我就再杀你一次。”

回答他的是阵阵哈哈大笑。迪奥戈·雷尔瓦斯马上意识到他们是一些贱民，因为有身份的人是决不会如此卑鄙放肆地哈哈大笑的。

“你听见了没有？”迪奥戈·雷尔瓦斯问道，他已经恼羞成怒。

“听见啦，不过，你别想通过这里。”

这时候，从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需要跨越的障碍，可是马却停了下来，仿佛地上有什么东西割去了它的前蹄似的。迪奥戈·雷尔瓦斯吃惊地瞥了一眼自己的马，只见它正在向下跪倒。他又顾盼四周，所有的骑士们都纷纷从马鞍上掉了下来，因为一把令人恐怖的镰刀正一毫米一毫米地割着马的前蹄。队伍前面传来了一声受了伤的人或类似受了伤的人的惊叫。迪奥戈·雷尔瓦斯还没来得及下马，交战另一方的农民侠士们吐着烟火开始从他的身旁通过。

上帝啊，他看见了些什么？……

他身旁的人和其他伙伴的胡须都燃烧了起来。他们大喊大叫，你推我挤，拼命地四下逃跑。与此同时，

那些马却站了起来，变成了人，摆动着其已变短的前蹄，是的，这是他们的双臂，而且还长着手，举着火炬，哈哈大笑。这些坏蛋看到主人和骑士们仓惶逃窜而感到幸灾乐祸。

“向我们发号施令的时代已经结束。”一匹栗棕马喊道。

“我们不再任人去骑了！”另一匹白马说（看来这马挺漂亮！），“要是毛驴愿意让你们骑，你们就去骑毛驴吧！……”

迪奥戈·雷尔瓦斯觉得自己已经失败。他清楚，要是泽·佩德罗来到他的身边，将立即变成一把火炬，肯定会把他烧成灰烬。他遮住自己的胡须拔腿便跑，一群人马在后面紧紧追赶他，个个都十分愤怒，有节奏和不怀好意地重复着他的名字：

“雷尔——瓦斯！雷尔——瓦斯！雷尔——瓦斯！”

他突然产生灵感，继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倒在地上，把头遮了起来，佯装死去了。这时候，一阵风刮过，使所有的树叶都从树上掉落下来。这些家伙又犯了一桩罪行！接着又刮掉了树上新生的绿叶……这些坏蛋连儿童和妇女都不肯放过！……—伙杀人凶手！

然而掉落下来的叶子却把他盖住了。他深吸了一口气，看来他得救了。那群喧闹着的马人远远离去，远

得几乎听不清楚他们的声音。但他看到离自己很近的地方其他一些骑士的胡子在燃烧，他们正悲痛欲绝地放声痛哭。这时，要是他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一定会以为他是叛徒而把他杀死。的确如此，他无法向他们进行解释。为什么他的胡须没有被烧掉呢？……

哦，多么悦耳动听的声音啊！他觉得附近有流水的声音，大概是一条小溪在山间流淌吧。他猜想那流水一定是清澈见底，水花飞溅。他抬起头来，又听了一遍，虽然仍将信将疑，但终于慢慢地朝四下看了一眼。周围没有任何人！……只有他一个人。幸好如此，没有人会要求他把这一切都说个清楚。他仓皇地匍匐过去，一头扎进小溪，忧心忡忡地趴在那里，好弄湿自己的胡须。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正好这个时候，他听到山上传来一种嘶哑和令人恐怖的狂笑声，同时觉得有一只几百公斤重的巨手压在他的头上，要淹死他。

他从恶梦中惊醒过来，浑身淌着冷汗。他以为自己仍然在小溪边上，虽然觉得自己并没有跪倒在地，盔甲也不妨碍他的行动了。

就在那天傍晚，一个不多见的美丽的傍晚，他的先辈们第一次出现在他的眼前。

祖父“鞭子”微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露出了临

终时那口又白又大的牙齿。“我还是在做梦吗？”迪奥戈·雷尔瓦斯自问道。这时候，父亲出现在他的身边，因为年龄和死的时候一样，所以是位小伙子，亲切地向他问道：

“哎，我的孩子，吓了一大跳吧？……”

盲人的峡谷



第三章 小小的启示

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迪奥戈·雷尔瓦斯决定向先辈们——滑稽得很，从外表上看，他的先辈比他还要年轻——讲述他躲进四风亭的原因。也许该给四风亭改名字了，他怨恨地想道，叫四风亭要更好些……

不管如何，他必须向他们作出解释。当然，他不能说是由于他们之间的情谊他才乐意在这里陪伴他们，或是编造一些别的理由，比如他是来同他们一起度假的。迪奥戈·雷尔瓦斯坚信，先辈们会合在一起痛打他一顿，如果他对他们说：“好哇，我们一起来个太阳浴吧！请穿上裤衩，只穿裤衩，在沙地上躺 10 分钟，第

一个太阳浴不能超过 10 分钟……”对他们说这种话或别的类似的话意味着要招惹祖父“鞭子”和父亲的怒斥，如果不是嘲笑的话。

除家庭琐事外，迪奥戈·雷尔瓦斯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而他的祖父和父亲对他撒手不管农业的做法是无法理解的。“他们还不知……”他谦卑地这样自言自语。

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即他要向他们忏悔是件颇为困难的事情，至少如此。

他张口结舌，喃喃自语地说：“这是一件令人可怕和苦恼的事情！”

在他老态龙钟的今天，却发生了小时候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他从小就爱虚荣，而且嘴很乖巧。据说，在他祖母伊费里娜——一个傲慢而伪善的女人——生日那天，他还不满四岁，刚学会几个字，可是却为祖母致了个漂亮的祝酒词，在雷尔瓦斯家族一时传为佳话。显然是他的这种才华播下了他祖父和祖母在感情上产生隔阂的种子。祖母认为他将来可以成为一个神父，如果不是主教的话，这样他就可以沉浸于祷词之中了。“鞭子”爷爷却反对妻子的设想，这并非因为他反对神父的教袍，而且恰恰相反，但是他以为雷尔瓦斯家族的人应该从事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幸好这一天他没有听见祖父一边叹息，一边望着他小声对他父亲说的话：

“显而易见，迪奥戈·雷尔瓦斯神经错乱了，真让人可怜，准是女人的事让他感到不快……”

两位老人中的一个终于向他发问了，这使他感到耻辱，因为他清楚那问题所包含的意图。

“唉，不是的，并非如此，看在上帝的份上，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说。玛丽娅·若娜·罗林·维拉维德斯一直是我称心如意、堪称楷模的妻子，虽然她的身体并不健壮。我不喜欢维拉维德斯家族的人是由于别的原因，这些原因同女人们的贞操没有任何关系……她们都是一些高尚的女人。”

然后，他怒容满面地盯着他们：

“不过，先生们，倘若她真的毁了我的名誉，你们相信我会呆在这个亭子里吗？……”

“女人都是魔鬼……”好妥协的爷爷强调说。

“但她们却不如我更像魔鬼。要是真有这等事，我要呆的地方就会是监狱，因为我会把两个人都杀死。我向你们保证，这两个人都会死得很惨。”

他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措辞进行解释，由于气愤说话口吃了起来。父亲有些开心似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接着他眼前浮现出了父亲不到 40 岁死去时的模样，现在

仍旧保持着当年的神采。“如果你不是我的爸爸，我早就好好教训你一顿。”迪奥戈·雷尔瓦斯压制着自己想道。

有好几个钟头，迪奥戈·雷尔瓦斯不再同他们交谈，一个人冥思苦想着造成那种奇怪的口吃的原因。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解释：他没有吸烟，的确如此。大雪茄烟或小雪茄烟的刺激已成为他头脑清醒地进行思考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了。“可是，我已经是一个 70 岁的人了，还要请求他们允许我吸烟吗？的确，我从没有当着他们的面吸过烟……”于是他躲到四风亭一幅窗帘后面，点燃了一支哈瓦那雪茄。他几乎是如饥似渴地吞吸起那支雪茄来，尽管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对自己躲避起来吸烟感到不满。他从窗帘后面走了出来，事实上，他的两位先辈谁都没有发现他的非礼之举。幸好如此。

他马上觉得可以自持了。多奇怪呀！……骑在马背上或嘴里叼着雪茄时自己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在他觉得自己有能力详细地、不出现任何记忆上的差错并且用词恰到好处地向他们讲清楚他到四风亭来和他们在一起的原因了。

“我请你们和我一起组成一个 3 人同盟，它能使我們回到原先的好时光……”

“我们有过好时光吗？……”父亲和善地问道，“这正是我要问的。事情从来都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鞭子”没有回答这一提问，但进行了反驳：

“你们大概忘记了那个若奥·弗雷圣人当着堂·米格尔的面所做的布道词了。”

“哦，堂·米格尔！”迪奥戈·雷尔瓦斯的父亲轻蔑地插了一句。

“住嘴！”阿尔德巴拉的第一位老爷训斥道，“从你儿子的话看来，只有另一位堂·米格尔才会使那些人安分守己……”

“可是，那位弗雷·若奥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大致如下：先生，我以上帝的名义，以教会的名义，请求陛下消灭那些自由派恶棍，因为他们都是些不信奉上帝的互助团分子。陛下要知道，我们有三种消灭他们的办法，即绞死他们，在监狱里饿死他们，或让他们服毒而死。先生，让他们服毒而死吧！”

“这已经不可能了！”迪奥戈·雷尔瓦斯叹息道。

祖父像魔鬼缠身似地喊道：

“那就派人用鞭子抽打他们，这向来是我使用的手段……”

持自由派主张的父亲却反驳说：

“可以用糖来试试……”

“你的手会被咬掉的……”祖父生气地大声喊道。

那天下午余下来的时间，两位老一辈的雷尔瓦斯先生激动地进行着争吵，而迪奥戈·雷尔瓦斯却靠在一个窗台上冥思苦想着。他用了好长时间思考着复仇的办法。要慢慢地，持久而慢慢地进行复仇。

两位先辈不再说话，进入梦乡了。后来他们又争论起来，互相生气，有几个月，也许是几年断绝了关系。迪奥戈·雷尔瓦斯却一直在思索着各种复仇的办法，完全沉醉于无情地进行报复的欢乐之中。最后，一天下午，鲁伊·迪奥戈上楼来向他报告农业方面的情况，迪奥戈·雷尔瓦斯让他坐下来，给他描绘了已构思好的全部计划。这个计划是令人恐怖的，但又像他希望的那样体面，虽然对于雷尔瓦斯家族的人来说，体面这个词含有着一一种特殊的含意。

实际上，并非一切都是按照他多年来所考虑的计划实行的。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为就是神仙也不可能使世界总是按照他们那具有魔力的手指转动的。由于神仙十分清楚别人以他们的名义所干的一切，所以他们的手有时候也会显得犹豫不决。

确实，一种可悲的平静笼罩着阿尔德巴拉，尽管

每个星期天和所有晴朗的日子里总是有人受雇去燃放烟火，并在村庄广场庄园主命人修建的舞台上演奏乐曲。但是人们的生活还能受到尊重。一个好人可以上街而不会受到任何歹人的非礼，这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迪奥戈·雷尔瓦斯决定从四风亭下来，现在就要走过一条由扁平、软弱、不露齿的小虫子组成的没有尽头的地毯。

所有关于进步的胡说八道统统消声匿迹了，因为它们都不过是一种用来欺骗平民百姓的邪恶幻想，而那些平民百姓往往忘记，只有安于贫困，才能打开进入天堂的大门。

当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是其生活中最好的幻想之时，不少人在窃窃私语地说，庄园主的神经错乱了。迪奥戈·雷尔瓦斯依旧是个头脑清醒的人，虽然他梦见外孙穿着中世纪骑士的服饰，一双有力的手紧握着一根套着一头硕大无比的怪物的缰绳，上面骑着他自己、父亲和祖父。硕大无比的怪物背上有着可以乘坐 3 人的位子。

这是什么动物？……

它是一种类似基督教《圣经·新约》启示录中的第五种动物，也许连圣·若奥也没有见过，所以也想象不出这头皮毛呈玫瑰色的怪物：一半是驴，一半是

乌龟。远远看去，它虚弱无力，可如果用机敏的脚蹬地，会把地球碾碎。它不时欢快地嘶叫，对赐给它食物的人眨眨眼睛，把头缩进坚硬的龟壳里偷偷享用。

有时候——我们让迪奥戈·雷尔瓦斯梦吃去吧！——他弄不清楚到底是哪些人骑在那怪物的背上，所以他把那头怪物和其主人看成一体。实际上，他们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执拗的意愿。雷尔瓦斯家族的人依旧是阿尔德巴拉和居住在那里的亡灵的绝对主人。他们之中有些人制造饥饿，另一些人制造怠惰。他们都在那里停止不前，生活在幻觉之中，以为他们正骑着马奔驰在队伍的最前面。“鞭子”终于呕吐了，觉得这样奔驰十分荒唐可笑。他小声对儿子说：“我们走得太快了，若奥，这样会迷路的……我们会在路上的一个拐弯处走散……”

迪奥戈·雷尔瓦斯的父亲颇不自在地耸耸肩，把头转向迪奥戈·雷尔瓦斯。这时候，迪奥戈·雷尔瓦斯双手正握着外孙鲁伊·迪奥戈的两个臂肘，教他如何去赶那头玫瑰色的怪物。

老人还不知道他们都已经掉进了盲人的峡谷。

可是他感到报了仇，这位农业上帝现在雪洗了他所有的耻辱。

在神经错乱的无比伟大和无所不能的臆想之中，
他以为正用颤抖的双手点燃着红色天空中所有闪闪发
光的星星，这些星星都是供他消闲解闷的……

盲人的峡谷



第四章 老人去世的地方

迪奥戈·雷尔瓦斯已看不见天空中的星星了，因为他不仅像外孙一样成了盲人，而且还因为他已离开了人世。

难道不是吗？每说完一段话，他总是这样问一句，使他的话产生魔力般的效果。

是的，早在十多年前迪奥戈·雷尔瓦斯就已去世了，可是在阿尔德巴拉谁都不知道这件事。这是一个秘密……

人们只能从远处望着他，看到端坐在马埃多索尔宅邸四风亭的一个窗户旁，却从来听不到他说话的声音。老主人的样子令人敬畏，仿佛农业部落里一位威严的神灵（大家还记得这一点，不是吗？），可是现在他已经死去。不

幸的命运使他在一个十分荣耀的日子里离开了人世。

他梦见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平原上，自己骑着马向摩尔人杀去。摩尔人当中，有长得很像泽·佩德罗和参加农民协会的开渠工。这的确是一个美梦。福图纳托·罗林为他帮忙，长矛上戮着两个抽搐中的孩子。福图纳托·罗林在笑，然后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现在他们彼此称兄道弟，最后还商定了一种游戏：两个人各扯住长矛上第一个男孩的一条腿，比赛谁的力气大。一句话，他们十分开心。战争也是一种娱乐，血的腥味和死尸的气味就像烈酒一样令人兴奋。

福图纳托·罗林想出了一个主意：

“谁能扯去这个异教徒孩子的大部分身子，谁就将去同摩尔王的公主睡觉。”

“好，一言为定！”迪奥戈·雷尔瓦斯以胜利者的口气喊道。

福图纳托。罗林本想听他说：

“你还行吗？”

“你忘了我年轻时……”

“可是那个年代早已过去了……”

“哪里话！我觉得自己很年轻，比小牛犊还要壮实。在情场上，我们这种人是永远不会垮掉的。”

“哦，这倒是千真万确！”福图纳托·罗林开心地

笑着说。“你是亡友遗孀基金会的主席……”

“我占有了这些漂亮的女人……其中有些还正值妙龄。你还记得卡皮托莉娜吗？……老兄……她的味道美极了（在梦中，即使一位令人尊敬的人也会说出些不体面的话来）！”

他们就这样不停地聊着，直到长矛上的两个孩子哭出声来。于是，他们俩仔细观察这两个该死的孩子继续动弹的原因，然后各扯着孩子的一条腿，同时有力地蹬好马蹬，让自己稳稳地坐在马背上。佩雷拉·萨尔达尼亚一声令下，游戏开始了。肌肉发达的迪奥戈·雷尔瓦斯抢先往自己一方用力拉了一下，福图纳托·罗林大吃一惊，只扯到了小摩尔人的脚趾尖。庄园主们在田野上响起了一阵掌声。这些庄园主现在聚集在这两位朋友的周围，连国王也骑着一匹备有金鞍的黑马前来观战了。

“现在扯第二个？”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以胜利者的口吻问道。

“不过，要是陛下允许的话，”福图纳托·罗林说，“要实行另一种奖励办法：胜利者可以得到这个国家和一切我们所经之处遇到的全部女人。”

“赞成！”所有骑士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虽然国王对这一建议并不赞赏。

打起仗来，将军指挥一切，而国王和王后只能顺从他们的意志。

在阵阵狂笑声和分开的两群人的呐喊助威声中，战斗的双方都紧紧地抓住奄奄一息的小摩尔人。佩雷拉·萨尔达尼亚大声要求众人静一静，他刚喊到三，只见迪奥戈·雷尔瓦斯坚定地用力一拉，接着便使那个小摩尔人的身躯在他的头顶上旋转起来，然后又朝远处的地平线扔去，那个孩子肯定摔死在那里了，而福图纳托·罗林却两手空空，东倒西歪地跌倒在地，与马在地上一同打着滚，无法站立起来。不等福图纳托·罗林站立起来，迪奥戈·雷尔瓦斯早已舞动着手中的利剑，朝福图纳托·罗林刺去了致命的一剑。决定胜负的关键性时刻已经来临，此时此刻，是不可能原谅任何人的，尤其是对于一个与其争夺数以万计的女人的对手来说，更是如此。此外，在挖取黄金和宝石的时候，少一个对手事情就会大不一样，情况就会好得多。

围观的人不禁毛骨悚然，立刻快马加鞭疾驰着离开阿尔德巴拉的庄园主。这时迪奥戈·雷尔瓦斯已跳下马，直奔福图纳托·罗林，割下了他的头颅，把它挑在剑尖上，让所有人都不會怀疑他的胜利。

“向摩尔人冲啊！冲啊！”他高声喊道。

现在他大概要去杀掉最后的一批摩尔人了。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住他那把光荣之剑的愤怒。他刺伤他们，活剥下他的皮，衣服的衬里抵御他所感到的寒冷，那片充满阳光的土地上出奇的寒冷，但也要继续不停地战斗，所以便不择手段地杀掉他们：用长矛，用火，用机关枪，用毒瓦斯。现在他已不放过妇女和儿童。他要使那块土地永远不会再有摩尔人，永远属于他。他觉得需要独自一人留在那里。

他准备去割下摩尔人国王的头，这是最后一个摩尔人了，因为他所有的部下都已横尸地上。这时候，他恰好认出了那个摩尔人的脸上半是泽·博托的，就是那个办工厂的坏蛋，于是不由得犹豫不决起来。他踌躇了片刻之后，平原上便响起了欢度圣·若奥节的鞭炮声，每响起一次，便出现一个摩尔人。刹那间，数以百计、千计的摩尔人唱起同一首歌——真是怪事！——那首该死的歌他十分熟悉。

他从这个光怪陆离的梦中惊醒了。但是，现在他不是依然在做梦吗？……因为他听到了有人在唱他梦中听到的同一首进行曲。他急忙跑到四风亭的一个窗户边，他看到了，是的，他亲眼看到了农奴们成群结队地在阿尔德巴拉的大道上行进，唱着造反的歌曲，喊着造反的口号。

多年来的仇恨使迪奥戈·雷尔瓦斯的整个身子炸裂开来。他几乎已满百岁的身躯就像一垛摇摇欲坠的古旧砖墙一下子就倒塌了。他的心砰的一声碎裂，冒出一股臭哄哄的烟雾。就这样，迪奥戈·雷尔瓦斯在爷爷和爸爸的怀里入睡了。与此同时，天使打开了天堂的大门，让他这个没有带着任何污点的人光荣地走了进去。

鲁伊·迪奥戈乘坐着外祖父的黑色马车上就出门去了。马装备着与先前一模一样的马具，车夫穿着跟从前一模一样的服装，戴着同从前一模一样闪闪发亮的无檐帽。一切都依然如故，仿佛他可以不知道世事的变化。

他在这充满不信任和死气沉沉的小镇的街巷中穿行，眼睛盯着前方，却偷偷地留意着谁在向他脱帽致意。他的不悦使他硬如铁石的心感到苦恼。他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仿佛一切都要取决于他，但是已经很少有人向他致意了。他生活在暂时平静的仇恨之中。当到达那里时他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他向外祖父保证说，一切都如老人所设想和所吩咐的那样平静。

他幸福吗？……

不，他不会幸福的，甚至连自己家里的人也使他感到不快。一天，一个叫做安东尼奥·迪奥戈的表弟

闯进了他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以枪威胁，强迫他打开银箱，抢走了里面所有的钱财。舅舅米格尔·若奥的双胞胎女儿在卡斯卡伊斯失踪了，两个人都离了婚，她们长得太一样了，连她们的情人也不能把她们俩分清。她们也同样如此，往往分不清各自的情人，甚至还把其他人也当作她们的情人。

在马车里，鲁伊·迪奥戈想起了以前收到的曾使他不快的匿名信中的一段话：

“您，自以为能指挥一切的大胡子老爷，现在能不能让市政厅允许孩子们在它的草坪上玩耍，否则，雷尔瓦斯家族的女人要悄悄地补偿市政厅这种不公道的作法带来的后果，允许这些孩子的父亲们与她们同床共枕……”

这是一个伪装的敌人所进行的肮脏的报复，可是鲁伊·迪奥戈的一对表妹正沿着一条堕落的道路下滑。鲁伊·迪奥戈的母亲也没有时间去担心自己的罪过。也许因为她知道这是通向圣洁的最好的道路。她就这样去世了，几乎是完美无缺地与世长辞了，四周围着许多穷人，真心实意地为她哭丧。

车夫手里拿着无檐帽，刚到车窗口提醒鲁伊·迪奥戈他们已经到家，鲁伊·迪奥戈就匆匆穿过底层大厅，上了四风亭，向老外祖父汇报他与镇上仆人们谈

话的情况。

上四风亭时他的心情不好，预感到要发生不幸的事情，后来在自己的卧室里，他悄悄地对妻子这样说道。那天他上四风亭时的举止与往常不同，平时他上楼时仿佛醉了似的摇晃着身躯，嘴里打着口哨，忽而用一只脚踏到楼梯的右端，忽而用另一只脚踢在左边的墙。他知道别人是不会发现这些的。自被外祖父选定为他的信使和代理人的第一天起，上四风亭的时候他从来没有间断过这种玩耍。

鲁伊·迪奥戈用手指叩了一下门，问能否进去并和平时一样地去转动门的把手。老人耳聋，可他并不是仆人，不需要在门外恭候。

“我们又在一起了！”他并不高兴地说。

可是，当发现外祖父毫无生气地横倒在床上时，就马上跑过去握住了他的两只冰冷和没有知觉的手。接着他又用双手搓揉着外祖父的手，仿佛还可以使他复活。他癫狂地搓揉着，几乎用嘴去吻。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家族王朝行将结束！他的社会王朝也行将结束。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完蛋了！我完蛋了！”鲁伊·迪奥戈痛苦地说道。当他觉得已无法使死去多时的外祖父复活时，便用外套的袖口揩干淌下来的几滴眼泪，开始独自苦苦思索起来，同时凝视着远处有

很多河叉的低洼地。现在那里的马匹已寥寥无几了。

此时，一股真正神明之风刮进他脑袋的每一个角落。

盲人的峡谷



第五章 载誉而死之人的光荣

他坐着的样子挺好。

经过药物处理而成为木乃伊的迪奥戈·雷尔瓦斯似乎更加健壮，只是不会开口讲话了。

鲁伊·迪奥戈在帮助木乃伊制造者挖掉外祖父体内所有会腐烂的内脏这一可怕的任务时，曾感到一阵阵的恶心，现在这种感觉已全然消失了，而且觉得十分得意。一大早，他就把木乃伊制作者悄悄带进四风亭。他们干了整整一天，一会儿吸支烟，一会儿喝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此时此刻，两个人兴高采烈地吹起了口哨，对他们的作品颇为满意。

当木乃伊制作者告诉鲁伊·迪奥戈，他的外祖父实际上早在20年前就已经腐朽时，已成为阿

尔德巴拉唯一主人的鲁伊·迪奥戈感到十分惊讶。事实的确如此，他的大脑早已不中用了，奇怪的是谁都没有发觉这一点。鲁伊·迪奥戈承认有时老人身上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当时他以为可能是大小便失禁所致。忽然，鲁伊·迪奥戈莫名奇妙地感到一阵难以克制的恶心，肠胃一个劲地翻腾，竟致在外祖父面前出现了失礼行为：把前一天晚餐时吃的三只鹧鸪的残存物呕吐了出来。这时候木乃伊制作者对他说用威士忌酒漱口可以止住恶心。瓶子里的酒只剩下一半了。

在给死者穿衣服时，鲁伊·迪奥戈开始吹起了口哨。两个人的头上都冒出了汗水。

鲁伊·迪奥戈讲起老人的身世来，想以此让时间过得快一点。木乃伊制作者也讲述了一些政治方面的趣闻轶事。

虽然鲁伊·迪奥戈并不十分喜欢某些笑话，但是两个人还是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后来，他们又无休止地讲起庸俗的故事来。

天气逐渐黑了下来，木乃伊的制作行将结束，只差最后的点缀工作了。鲁伊·迪奥戈把帽子带到老人头上，发觉老人的脸色铁青得可怕。这时他想出了一条妙计，走下亭子径直去妻子的卧室，把其所有的眉笔，香水瓶和各种脂粉等化妆品统统搬上楼来。他先

在老人脸上涂上一层褐黄色作为底色，然后在两颊搽上胭脂，用手指慢慢向四周抹匀，铁青色的面部立刻变成了粉红色。他对自己技艺产生的惊人效果不禁欣喜若狂。接着他给老人的嘴唇抹上了淡淡的口红，用眉笔在稀稀拉拉的眉毛上画出了眼眉，然后倒退了三步，从这一理想的距离仔细地观察着化妆效果。他眯起双眼，轻轻地点了一下头，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好，真好！”

“就只差会说话了。”木乃伊制造者接着说。他对这一创新同样感到惊喜万分。

“实际上他还活着。”鲁伊·迪奥戈声音深沉地说，“不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的人来说，我的外公都不能死去……，

的确他就差真正活在世上了，但现在连这一点也并非必要了。奴仆们都已安分守己地回到自己家里，对大街上为别人的胜利而欢呼已感到厌倦。现在大街上甚至见不到了一片树叶在飘动。

木乃伊制作者洗完手后嘱咐说：

“不要让强烈的阳光直接照射到木乃伊身上，阳光透过玻璃窗会把它烧毁的……记住，玻璃是工人制造出来的……”

“拉上窗帘。”鲁伊·迪奥戈说，“这只是一个拉上

窗帘的问题。”

木乃伊制作者点点头，但接着又提出了新的注意事项：

“别打开窗户，对于您的外祖父同时也是我们的主人来说，亭子外面的空气是最为致命的。”

“有患感冒的危险吗？”庄园主问。

“不，比这还要更糟。需要让他避开空气，避免空气……”

鲁伊·迪奥戈担心大街上的空气会透进来，就要用报纸把窗子的所有缝隙统统封严。木乃伊制作者不禁微微一笑，觉得他又有些过分了。但是最后他还是帮助鲁伊·迪奥戈干了起来，这样他可以多拿一份额外的工钱。

除了作为酬劳的金币之外，鲁伊·迪奥戈又给了木乃伊制作者一些金币，要他对此事绝对保密，并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鲁伊·迪奥戈又一次端详着外祖父，点点头表示满意。已经走到门口时，木乃伊制作者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注意事项：

“经常给老人洒些乙醚，这样他会变得更精神些。”

为了载誉而死之人的光荣，迪奥戈·雷尔瓦斯坚定地坐在被邪恶的蛀虫无情地啃咬着的椅子上，仿佛在嘲笑他们俩。

“请您相信，我现在感到最糟糕的是不能为您的死而放声痛哭一场……”

“可是，他还活着，阁下。”木乃伊制作者爽朗地笑着提醒他。

“就像我们一样……”

在威士忌酒的作用下，鲁伊·迪奥戈又悄声说：

“老兄，对我们来说，这里所有的人都已经死去了。”

“这是使生活过得开心的唯一办法。”木乃伊制作者神秘地点点头，脸上流露出疑虑的神情。

盲人的峡谷



第六章 六代人的交接点

世界上再没有人比他更孤独了。

家里人都不愿意理睬他。他明显地感到所有的人，甚至自己的妻子，当他们用甜美和关心的神情问起他祖父的情况时，都对他怀有敌意。

“祖父身体好吗？”

他们是在以含蓄的方式企图提醒他：

“那老家伙什么时候死呢 他已经一百岁了。难道还不该进棺材吗？……”

一些忘恩负义之辈，一些卑鄙无耻之徒……祖父为他们忙碌奔走了一生，而现在他们却这样来报答他。对于这些人，他应该抛弃他们，然后看看他们被抛弃

后的处境。可是，他有一个使命需要完成，他曾发过誓接受这一使命，永远不会反悔，尽管他明白任何人也不会因为他所作出的牺牲而感激他的。他是六代人的交接点，他需要与这些人辩论，把情况向他们讲清楚，并且说服他们。如果情况需要，他将继续与所有这些作对。他完全可以肯定，他这样做是为了他们好。

和往常一样，傍晚时分，鲁伊·迪奥戈便登上四风亭的楼梯，把自己关在亭子里，去听取外祖父迪奥戈·雷尔瓦斯的指示。

刚进四风亭时，亭子里的气味使他头晕目眩，后来他渐渐习惯了，能像以前与外祖父交谈时一样地去做一切事情了。他猜测家里的人会从所有能看得见四风亭的地方窥视着他。他总要在经过防腐处理并似有喜色的迪奥戈·雷尔瓦斯坐着的桌子前面十分尊敬地站上一个钟头，至少要一个钟头。

他摘下外祖父的帽子，喷洒几滴乙醚，悉心梳理他的胡子和头发，使它们不至于变得像旧黄蓼一样的颜色。然后拉开四风亭的窗帘，让别人看到他与外祖父的会晤。不过他向来不去打开朝西的那扇窗户，以免阳光把外祖父烧毁。

“我们在一起了。”他第二次这样说。

两个人靠得很近地坐在床边上，外祖父的父亲和爷爷注视着他们的会晤，也关心着农业方面的事情。他喜欢听他们作出指示。在四风亭里，他们都各抒己见，虽然在亭子外面，大家都背后嘀咕，说他是阿尔德巴拉所有土地、农奴和牲畜的绝对主人。

他打开文件夹，把纸一张一张地摊在桌上汇报一切。

总是迪奥戈·雷尔瓦斯最后拍板作出决定。为了不让迪奥戈·雷尔瓦斯过分劳累，他模仿其粗大且微微发抖的笔迹代替他签字。他签的字已经比外祖父本人的甚至更好。当他证实了这一点时，便从镜子里打量着自己的脸，同外祖父的进行比较。他的脸同外祖父的一模一样，只有通过头发的颜色和眼睛才能辨别出他们来。

外祖父的“鞭子”爷爷看到鲁伊·迪奥戈在纸上签完了字，首先开始同他对话。

“怎么……你好吗？”

“我仍旧感到困难，一天比一天困难。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头脑，唯有我的还在它的位置上。”

“幸好如此，”鞭子”点点头说，“他们都说些什么呢？”

“唉，他们能说些什么呢？”鲁伊·迪奥戈的曾外

祖父若奥·雷尔瓦斯插话说，他是 4 个人中相貌最年轻的一个，因为他继续保持着发生事故那一天死去时的容貌。“背后说别人坏话是葡萄牙人的一个特点，我们就让他们随便去说吧……”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个坏小子的？”“鞭子”怒气冲冲地指责儿子说。

迪奥戈·雷尔瓦斯朝鲁伊·迪奥戈眨了眨眼睛，“鞭子”和若奥·雷尔瓦斯之间的争吵使他们俩高兴地笑了起来。这是命中注定的，这两个人在一起总要发生口角，但是不难看出，他们俩都发疯般地喜欢着对方。

“现在我不会再变了。”若奥·雷尔瓦斯回答说，“我将始终是个自由派人。”

“你当你的自由派去吧，我一定会从中捞到不少的好处！鲁伊·迪奥戈，你再解释一遍，要是沿这条路走下去，我们这一家会成为什么样子……”

“您说得有理，……葡萄牙人没有理解自由派思想的条件，不会正确地加以运用，而是滥用一通。”

“可我们的人民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若奥·迪尔瓦斯大声吼道。

“好，不过显而易见，这已超出了讨论的范围。”对此大家表示同意。

“也许恰恰如此，”坐在椅子上的迪奥戈·雷尔瓦斯作出了结论，“我们的人民具有很大的政治本能。”但是他又小声地对鲁伊·迪奥戈说：“他们都是些坏蛋，都是些忘恩负义的人……”

争吵得越来越加激烈，尽管没有使用辛辣的言词。最后迪奥戈·雷尔瓦斯说道：

“上帝保佑，我们最后总能找到平衡之点。在阿尔德巴拉的全部生活中，我们以五十年来没有受到外来思想之害而感到自豪。在这么多世纪中，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有时我也没有很多理由进行抱怨，真是这样的。上述事实意味着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独立自主、最具有自己特点的人民。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人民能够像我们那样以维持和尊重传统而感到自豪。我们并不在乎有许多人也许对恪守传统不满，认为我们是教皇极权派和保守派……”

“这乃是一种赞扬！”“鞭子”评论道。

“这只能使我们变得更高尚”，鲁伊·迪奥戈接着说，同时理了理自己六十多岁有些花白的胡子。

“可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曾外祖父若奥·雷尔瓦斯用责备的语气说。

“值得我们骄傲。”

“这就足够了！”最年长的“鞭子”补充说，“让我

们这样走下去吧，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来敲我们的门求援的……”

“已经来敲了……”

“国王堂·米格尔一定会回来的……”

“喔，爸爸！……”若奥·雷尔瓦斯抱怨道。

“啊，是的，他一定会回来的。”其他 3 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为了国家的荣誉……”

他们 3 个人单独到一边密谋去了，以免雷尔瓦斯家族的自由派分子若奥·雷尔瓦斯打搅他们。这样要更好些。

“鞭子”有一次已给他起了一个难听的绰号：叛徒。是的，接受这一绰号是令人难过的。

在这场争论中，鲁伊·迪奥戈保持着沉默，但他同曾外祖父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谁要是看到他在四风亭里，并听到他同先辈们的谈话，谁就会说他也得了神经病。然而这却完全错了。因为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来，没有人敢吹嘘他比鲁伊·迪奥戈更加精明能干。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确是一位天才。

一天夜里有人对他说，他被授予国家最高勋章。他满面春风兴奋极了。这不仅是因为他自己受了勋，更是因为他可以肯定，一旦举国上下虔诚地期待着的传

统的君主专制在国内重建，雷尔瓦斯家族将会获得公爵爵位。他保守着这个秘密，一俟机会来到，他要把这新闻立即告诉外祖父，以此表示对他的敬意。

他肯定外祖父会从椅子上转过身来祝贺他的。

盲人的峡谷



第七章 猫和鸟干的坏事

时值正月，人类世界在雷尔瓦斯家族的土地上仿佛变成了石头，所有的人都满足于别人为他们提供的幸福，只能如此。

只有猫儿兴奋地在丛林深处和宅邸的屋顶上冒险地跑动。这时候，从阿尔德巴拉来了一只饥肠辘辘、身上带有白线条的黄色母猫，给宅邸里的公猫们带来了一种陌生的脉脉温情。在马埃多索尔宅邸，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欢的猫叫，天空中的月亮也从来没有这样明亮过，招引得猫儿为它唱歌致意。

庄园里人人都胆战心惊，担心老主人会为此大发雷霆。

“或许他听不到，他已经 110 岁了……真是一个结实的老人！”

厨房里从来没有丢过这么多的东西，女佣们都担保说是被猫偷吃掉了。鲜鱼是逃不过它们爪子的，烧鱼时，总是发现少了一些好的鱼块。夜里，雄猫之间真正的战斗结束之后，总要设一席同白线条的黄色母猫共享用的宴会。在雄猫之间进行的战斗中，一些被阉过的公猫也卷了进来，显而易见，它们绝非为争夺这头母猫才相互争斗，而是为了恢复整个一生中失去的颇为甘美的宁静。对于那些习惯于宁静的猫，不要去和它们谈论争斗的事。

一只多情的公猫决定献给黄色母猫一只欢蹦乱跳的小鸟。它敢肯定，那只母猫十分想捕捉到一只小鸟。诡计多端的公猫躺在屋顶上装死，屋顶上面，高高耸立着树林里的小鸟十分喜欢落脚的四风亭。亭子的屋檐上到处都有鸟窝和唧唧喳喳叫着的小鸟儿。它已几次爬到亭子顶部，伸出爪子企图捕捉小鸟儿，可却一无所获。尽管如此，多情的公猫并没有放弃它的计划。

正月里的一个上午，四风亭顶上沐浴着温煦的阳光。公猫计算和研究好飞来飞去的鸟群的活动情况后，闭起眼睛，躺在屋顶上，一动不动。慢慢的，几只胆子大的麻雀那滑稽可笑的翅膀几乎都碰到了公猫。它们先飞来，随后其它的麻雀也纷纷而至，其中一只麻雀是单独飞来的。可以说这只麻雀挺肥，它在屋檐上

跳来跳去，啄着长在那里的小草，后来把身子转向树林，似乎还想唱支歌呢。这时候，公猫把眼睛张开一条缝儿，计算好它与这只麻雀的距离，猛地一跃，向它扑了过去。

麻雀大吃一惊，发疯似地拍打着翅膀，贴着屋顶疾飞而逃，结果碰到了四风亭的一块玻璃窗上，因为它以为前面并没有任何障碍物。公猫也瞎了眼，以为前面也没有任何障碍物。由于猫没有翅膀，身子显得过于沉重，就一头扎进一块大玻璃中，掉进了四风亭，还没来得及从惊吓中镇静下来，就看见了威严的庄园主坐在一把正被蛀虫啃咬着的椅子上……它似乎觉得庄园主要站起来，便奋力连跳 3 下，从另一个窗户逃走，又打碎了一块玻璃窗。

空气由此徐徐进入四风亭，仿佛一阵柔和的轻风。但是，入夜之后，刮起了大风，风在树林里和马埃多索尔宅邸的大墙上呜呜作响。

不一会儿工夫，迪奥戈·雷尔瓦斯就被肢解了。刮进来的一股风吹走了他的一条胳膊，又一股风毁掉了他的头颅，仿佛他是石膏做成的洋娃娃。木乃伊制作者曾对鲁伊·迪奥戈认真地交待过这件事。

盲人的峡谷



第八章 和平,甜密的和平

“混蛋！”鲁伊·迪奥戈在门口神经错乱地喊道，仿佛要向全世界的人进行挑战。这个疯狂的世界不知道感恩图报，忘却了雷尔瓦斯家族对他们做了那么多好事，不肯跟随这个家族前往中世纪的天堂。他要迫使这个世界重新找到已失去几个世纪的和平——一种在邪恶和不安的精神之中产生的虚假的念头。

“一定要尽快地找到控制他们的办法！”他傲慢地这样想道。他猜测和预料出是谁组织并暗杀了他的外祖父。他的外祖父可是一位圣人啊！无论在哪里，都是那批人在作祟，使用着令文明人作呕的手段。他将用恰到好处的办法去教训他们！这些人现在甚

至利用空气毁灭了他的外祖父——雷尔瓦斯家族神圣家长的珍贵遗骸。糟糕的是现在他已无法再把他搁到四风亭的窗口，让别人看到他，以为他还活在人世。这么说，他不得不向大家宣布外祖父已经去世了吗？……

“不，绝对不能……永远不能！”他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回答了自己的问题。那些逍遥法外的坏蛋还会干什么呢？（鲁伊·迪奥戈所说的坏蛋是迫不及待地要继承老人财富的本家人，一些随时会背叛他的假朋友，一些露面的和不露面的敌人以及外国人……）

这时候，他的脑海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使他不禁笑出声来：

“他们要是以为这样就战胜了我，那就大错特错了。现在已没有先辈们做我的顾问，他们将会知道走钢丝绳是什么滋味……雷尔瓦斯家族真正的权力将从我这里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明天，我就让家里的这些人作好准备，让他们同靠上帝的恩惠而生活的那些下人一起去跑步。这些下人因为在这儿干了一百多年的活，就以为那土地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搞错了！如果他们不想喝敬酒，那就喝罚酒吧！当局是专门干这种事的！……土地是属于我的，现在要让它回到自己真正的主人手里。”

他记得外祖父曾几次与他谈起过那批人，他觉得

外祖父同样使他感到不舒服。“不能有丝毫的浪漫？……”他慢慢地走近外祖父遗留下的那堆灰烬，小心翼翼地捡起了他的上衣和塞维里亚式裤子。他打开了一扇窗子，左右张望了一下，决定把外祖父遗留下的灰烬撒到亭子外面去，让下午的微风带走那些又细又白的粉末。细白宛如晨雾般的粉末开始从四周把阿尔德巴拉包围了起来，像一个离奇的白夜展开了白而厚实的斗篷，把它裹在中间。在这离奇的夜晚，秃鹰翻飞，随时准备向那些前来扰乱宁静而甜蜜的和平的人发起进攻。

盲人的峡谷



编者的话

这套丛书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以葡萄牙语写作的名著。葡萄牙 1143 年脱离邻国，成为独立的国家，自此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因此其文学是欧洲最古老的文学之一。

葡萄牙位于欧洲的一端，版图呈长方形，两面濒临大西洋。这样的地理位置对葡萄牙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西班牙把葡萄牙与欧洲的其它部分相隔离，这决定了葡萄牙的航海家不得不走出狭小的疆域，去寻找新

的发展空间。因此，葡萄牙的航海家征服了前人从未航行过的海洋，发现了陌生的土地，并为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民族而惊叹不已。如果说在曲折的历史中，葡萄牙人曾占领过土地，统治过他国人民，那么可以说他们真正征服的是大海，他们是这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中的胜利者。

葡萄牙人身上体现出敢于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抵御痛苦的能力，葡萄牙著名诗人佩索阿在《葡萄牙海》这首标题意味深长的诗中，淋漓尽致地道出了葡萄牙人的这些品质：

啊！葡萄牙海，你咸涩的泪水
饱含着葡萄牙人的多少悲伤愁苦。
为征服你的万倾波涛
多少慈母把泪抛，
多少儿女徒劳祈祷，
多少姑娘未成秦晋之好，
啊！大海，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属于我们！

葡萄牙被誉为诗人之国，自 12 世纪到现在，诗歌一直繁荣不衰。葡萄牙的叙事文学也有悠久的历史，尤其在航海大发现时期，远航至印度和日本的航海家创

造了大量作品。目前，许多葡萄牙诗人和散文作家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澳门文化司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自 1994 年开始实施这套丛书的出版计划，迄今已出版了 20 部著作，成功地使中国读者对在欧洲享有声誉的葡萄牙文学有所认识。

现在，由于东方葡萄牙学会和积极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作家的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的参与，这套丛书的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方葡萄牙学会总部设在澳门，但与葡萄牙国内的许多机构联系紧密，她的参与表明了葡萄牙方面，特别是资助翻译作品出版的葡萄牙图书馆暨图书学会对这套丛书的鼎力支持。

值得强调的是，为这套丛书撰写评介文章的人士除了在葡萄牙高等院校任教的知名教授外，还有长期从事葡萄牙文学译介工作的中国专家和教授。

林宝娜 姚京明